佛骨奇书

贰

未六羊 著

一个五百年前设计的风水大阵
神秘学盗墓小说流派开山之作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第六十七章:难以置信(一)

此时，

朝歌在看著老赌头；

梁库张大嘴巴看著老赌头；

婉姨、姐妹花、阿光在看著老赌头；

土守形及所有的土家人在看著老赌头；

坑外不知道隐藏著多少只眼睛也在看著老赌头；

老赌头却又笑了：“没想到我老赌头孤身寡人的一把年纪了，还有人这麽惦记我。呵呵，呵……”。

老赌头强忍疼痛，笑到半声便息音下去。

梁库看著仅靠著一条腿支撑的老赌头，再联想到刚才那一声折裂声，虽然还是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麽，但却知道老赌头一定是腿断了，刚想走上前，却被朝歌挡住了。

梁库看了看凝重的朝歌，似乎感觉出事态的严重性，於是对著老赌头大声道：“老……老赌，你要是疼，就别再那麽多废话！”。

老赌头喘了几口气，抬头看了看梁库，又四周扫视了众人，嘿嘿笑道：“没那麽紧张吧。恐怕在场每位想要他这把老骨头都比吹灰容易，之所以一直活到现在，那一定是有他活的道理。”。

朝歌心下急转，已经听出老赌头的话意，那隐身人要想下杀手，恐怕早在那次人骨坑中就下手了，但一直未动手，一定是有什麽棘手的顾忌，或是什麽重要的东西被老赌头掌握著。而现在布下凶阵，好象只不过是为了封住老赌头的嘴，却并不一定狠下杀手。

於是暗暗收了术力松开掌诀，接下来松开掌诀的是婉姨土守形，然後在场的人都似约定好了似的，纷纷松了掌诀，因为大家转瞬间的第一感觉就是，若最後仍把持掌诀的人，那便很可能被怀疑成隐身人了。

出乎意料的是，众人中最後仍迟迟不肯放下掌诀的却是姐妹花。

感觉著万众注目的焦灼，小轻小灵缓缓放下手臂，少顷，巨静中众人双眼闪烁不定仍未移开姐妹花半刻。

小灵忽然破颜一笑：“各位是在怀疑我们姐妹吗？”。

众人不语，依旧闪烁不定的眼睛却似乎已经告诉了姐妹花答案。

小灵再要说什麽，却听到离身边最近的阿光说话了：“施局的人好阴毒！在最後松开掌诀前竟忽然向小轻小灵催动术力攻击，这样就可以逼迫小灵姐妹一直掐诀保持防守，幸亏我离的近，虽然没有什麽术力，好在还能感觉的出这股突然袭来的凌厉术力。这麽做他无非是想扰乱视听瞒天过海！”。

真没想到，阿光不说还好，这样一说相反更让众人满眼狐疑。众人多日来的相处中，就算呆子也看得出阿光与姐妹花小灵间的朦胧爱意，阿光这样挺身而出很容易就让人想到护花使者。况且刚才能在众人眼皮底下布成杀阵，一定是多人协力配合才能办到。难道外表阳光的阿光，还有天真可爱的姐妹花就是那一直隐藏的神秘人？这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多年的阅历告诉人们，让人最不怀疑的，却往往是最後的作案者。

第六十八章：难以置信（二）

一边的梁库听的满头雾水，更何况众人的眼神似乎很是针对自己心爱的姐妹花，於是忍不住大声道：“什麽扰乱视听？什麽瞒天过海？你们在说什麽呀？”。

此时众人没一个肯出声的，本可做答的阿光，忽然发现刚才因为自己的一番言语，不但没能起到正面作用，而且似乎把情况更糟糕化了。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做答。

却又听到背後的老赌头说道：“嘿嘿，让我来告诉你吧。因为小轻小灵是最後一个松开掌局的。所以现在大家夥正怀疑，他们就是害我骨折的凶手。”。

梁库破口大罵：“放屁！放屁！放屁！屁可以乱放，这话可不能随便乱说！谁家的规矩最後松开手的就是凶手？要我说谁最先松开手的谁才有可能是凶手。嘿嘿，再者说了，老赌破破烂烂衰人一个，我们小轻小灵为什麽要害他？呸呸呸！长个脑袋干嘛用的？都好好想想吧！”。

梁库一时激愤，除了朝歌，在场的众人恐怕个个都被骂在话下了。

梁库一天吃的饱睡的香，始终并不知道隐身人一事，但这一通不分青红皂白的痛罵，细一想来却也不无道理。那隐身人为了隐藏自己，虽说不可能是最先松开掌局的，但也绝对是一有察觉众人意图，便立时收手，又怎会等在人後呢？

於是如此一来，让场中氛围更加疑雾弥漫了，眼目微移下，立显人人猜忌，个个自危。

因为众人掌诀一松，老赌头身边的杀阵也便自动消失了。朝歌放下众人走到老赌头身边，伸手在老赌头的手掌中推拿牵引，渐渐把他体内被击乱的秩序恢复过来。

中医出身的阿光也随後走过来，出手为老赌头小心接骨。因为有朝歌的术力安抚，再加上阿光的手法高超，不但很快接上了来赌头的腿骨，而且还很大程度的减轻了痛楚。

於是老赌头又来了精神：“放的好！放的好！谁说姐妹花是凶手？谁说的谁就是凶手！哎呀，梁库放的真好！”。

梁库几步走过来激动道：“老赌，认识你这麽久，总算说了句人话呀……”。

忽然又想到哪里不对，虽然整体话意上在帮著姐妹花说话，但那句“放的好”，又似乎在夹枪带棒的针对自己。左思右想中，刚刚还一嘴激动，马上又满脸狐疑了。

又是紧张关头，被这对活宝给冲淡了气氛。

朝歌眼见又无法追出隐身人的下落，於是欲扶起老赌头：“走吧。”。

阿光也道：“恩！骨头断的久了，恐怕难以全愈。回去再说吧。”。

老赌头却按住了朝歌两人的手，忽然以从没有过的老人口气动声道：“谢了！谢了！今天很难得，人来的这麽全……”。

老赌头说著，向四周望了望，像是说给坑底人听，也像是说给坑外人听。

最後老赌头低下头：“知道为什麽今天我的腿被折断吗？五行族出土了，六甲旬也挖完了，该出来的差不多都出来了，也该到了断的时候了！”。

老赌头说这话的时候一只手在来回摸搓著自己那条断腿，样子就像是跟自己的腿说话。

当老赌头再次抬起头来的时候，全没了往日的赖气，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静淡中又似乎千涛百涌。

这一变化，顿时让全场的气氛为之一肃，不觉中都秉住了呼吸，众人都忽然有了种预感，神秘的老赌头终於肯开口了，也许全局最关键的一条线，终於就要被牵起了。

只听得老赌头苍老沙哑的声音慢慢响起：“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讲一个关於四百多年前的一个故事。”。

此时一阵风吹入坑来，没了夏天的燥热，有的全是仲秋的熟香，和已隐隐步来的晚秋之瑟。

敬告诸兄：本文鲜网首发，转载请保留。

第六十九章：难以置信（三）

老赌头开始讲述他的故事了，老暮的他一动不动的依靠在坑壁上，阴影在他身上罩了一层淡淡的青灰色，看上去就像他腿下古村遗址的地砖，已经在那里静静的存在了几百年。

“四百多年前术界宗门里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年轻人物。没人知道他的师承是哪一派，好像竟然是早以失传了的古占闻声断相。闻声断相是种只听声音就可预知测事的古占，相传是春秋战国时盲公乐圣师旷所创，但因这种术数对人心境要求太高，致使师旷隐世後，也就没一人能懂此术了。”。

老赌头的忽然转变虽然让众人大大吃了一惊，但通过这些日子的仔细观察，对照他不断的惊人之语，又的确在预料之中。他的用意似乎无非是暗中指引等待时机罢了。

而朝歌也彻底明白了从与老赌头相遇那一刻起，一切都在某种冥冥轨迹之中。至於为什麽看上去对术数了解甚多的老赌头本身却无术力，而且体貌特徵又完全不像两族中人，那便只有等待老赌头一一道来了。

老赌头继续说著：“这个年轻人就凭著只听声音就能测准来事的古占奇术，在四百多年前的玄门术界一路闯来，占尽了风头。这当然也就引起了当时皇帝的注意，传旨把他招进宫去，赐号神易国师。”。

一句“神易国师”让众人再度联想起那个神秘牌位“命主神易”来，不知道两者有何联系。疑情虽巨，却都装在心里，每个人都不敢打断了老赌头的故事，生怕这一打断，便像各自家族的残缺记忆般，再无接续。

老赌头继续：“可不久这位神易国师竟忽然失踪，被皇帝下诏缉拿。罪名是神易国师利用职司读遍了皇库藏书，融天下各派术数的长处，竟然勾结私党挖绝龙脉，妄图著自立朝纲。”。

朝歌听到这，心下奇怪，如果神易国师真的达到了这样高的境界，就应该明白，更朝换代的国史大运，决不是一人的命力就能改变的！想来必有内情。朝歌此刻疑情，也正是众人所想。

老赌头像是看穿众人心思般，微笑了笑：“不错！这里面实在隐藏著一个大秘密！”。

一说到秘密，众人在本来就已经极度集中的倾听中又震了一震。只因现在老赌头每说的一句话或是一个字都可能密切关系到本身各自家族。

老赌头：“在当时的玄门术界有个魏氏名门望族，但过於孤世清高，得罪了当朝权贵。被他们收买异士，迁藏祖坟，破坏家脉。害得整个魏氏家族奇祸连连，险些灭顶。幸亏遇到了当时已经出宫的神易国师，暗中点拔，化险为夷！当时魏氏祖先就立下重誓：奉神易为命主，肝脑涂地追随神易左右！”。

命主神易——终於如众人所料，老赌头所讲的神易国师正是六甲旬神秘供奉的命主神易。也便知道了，老赌头的故事正在一点点揭开两族之迷。众人不禁更对老赌头的来历倍感神秘。

第七十章 难以置信（四）

老赌头并未在此问题上停留解释，接著道：“神易却并未接受魏氏族人的重誓，魏氏族人却以死相求。於是神易就告诉了他们那个天大的秘密！”。

朝歌聚精会神，众人听的屏息，虽然没法知道天有多大了，但实在想知道这秘密究竟有多大。

老赌头：“神易在说出那个秘密之前也是犹豫在三，因为他知道，这个秘密一出，恐怕天下真的要大乱了！皇帝招神易入宫完全另有阴谋，神易所尽读的天下各派术数奇书，也都是皇帝亲手送上的，直到神易全部参透贯通，忽令御林军把神易所在学馆围个水泄不通。”。

又是秘密，又是阴谋，又是挖坟的，梁库憋的难受，但看看当下屏息倾听的众人，几次想出口，最後都忍住了。

老赌头：“只因他要对神易说出真正图谋，如果神易不受，便当场诛杀命主！”。

说到这老赌头停了下来，沉了好久才缓缓接道：“你们猜那皇帝要做什麽图谋？”。

众人凝神。

老赌头：“那个昏君早在神易还没出现之前，就已经搜遍了天下奇书，只等一位术界奇才，融天下异术於大成後，依附皇帝，遍毁天下威胁皇朝的风水龙脉。再暗更当朝文官百武的祖坟葬形、八字命宫，令他们的一举一动一家一事，无不掌控在皇帝一手之中！”。

朝歌暗想，控人於掌，玩弄权术，历史中各代皇帝没有一个不是这麽想的，这倒也没什麽奇怪。只是这位皇帝做的有点过头了。

老赌头：“当时那个皇帝正处明朝衰落期，淫奢荒欲，无所不极。他要神易如此做，并非集权中央造福社稷，完全为了要把天下人变成行尸走肉，让他欲取欲求，随心所欲！神易观星断卦早已预知此事。之所以让皇帝亲口说出，是想劝说皇帝，王朝运势亦如人之生老病死，饿食渴饮病则药医，只要尊理行事，一世无虞。但朝代更迭乃天理回圈难逆轮迹。”。

朝歌暗暗点头，易术中的生克回圈也是这个道理。钦佩这位古人神易同时，又不免为他有些担心。

老赌头嘿嘿冷笑了两声：“那皇帝也太小看神易了，就算是千军万马之中，神易亦如信步閒庭，区区的御林军又能奈何？！神易规劝不成，便踏宫而出，从此游迹山河。”。

别看平日里老赌头满嘴市井式的油腔滑调，可一讲起这个故事来却完全换了个人，所用语气就像在背著一篇明清小说般有板有眼，可想而知这故事一定是在他家族世代中口口相传下来，生怕被後世子孙改了内容，所以字字句句都保持著原来模样。

此刻老赌头低沉不语，朝歌众人思索不觉中，沉浸在对神易那丰神逸骨的憧憬幻想之中。

梁库也正想著，就只这又能隐身又能整人的阵衍术，已经够玄的了，那集万术於一身的神易，还不定神到什麽程度呢！

隔了许久，又听到老赌头淡淡说道：“但这还只是那个秘密的一半。”。

闻听此言，众人又迅速在遐思中被拉了回来。

第七十一章：难以置信（五）

老赌头：“神易担心明皇再请异士挖龙掘脉，明朝覆灭倒是小可，但天下苍生却是大计！神易便依山就势，布水裁局，把易显龙脉隐形起来。这样一来不但彻底激怒了皇帝，而且也让上至百官朝臣，下至玄门异术百门各派，无不闻风而动。”。

老赌头说到这停了下来，看了看众人：“说到这，一定有人疑问：按理说神易的作为对百官有利？怎麽他们也来帮凶？”。

问的不错，此刻众人心中也正有此疑问。想来很可能老赌头在第一次听到祖辈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也同现在众人一般，随著曲折发展都会生出相应疑问来。

老赌头：“神易虽未被皇帝利用，但他的入神异术却始终是百官大患，又不能为己所用，还不如乾脆……”说到这里老赌头顿了顿，显然不肯用陋词来污了神易，接著又道：“而那些玄门术士和江湖市井，可就是为了那珍奇巨葬了。”。

听到後面这句话，不只是梁库眼皮一跳，连朝歌也好奇的动了神，所有众人的表情就更加千奇百怪了。虽说还不知道老赌头到底是何来历，他说的这个故事到底可信几成，但从老赌头的认真神情和故事的有根有据，不得不让众人在不知不觉中被带入到情节中来。也不由的心中一荡，如果老赌头所说是真，也就不难理解为什麽一个偏僻小村的祖坟，几百年来会如此牵耗著两大家族的生死旺衰。

老赌头继续道：“神易在隐脉藏形的时候，也同时探出了无数巨墓宝葬，和一些远古高人的佚世奇书。找到了神易，也就意味著找到了这惊天宝葬。所以你们就会知道，神易当时的处境几乎是以一敌国。以神易之术，这倒也算不了什麽，但若是换了常人，恐怕就万劫不复了！”。

在场众人几乎都是术数高手，深知古人盛行修术，几百年前的奇门异术何止千家百派，就算不懂术力的梁库和雷子也都不止一次的亲身经受过术力凶险。也就自然能想像到几百年前这位神易的险恶处境，同时也更加的向往起这位传说中的命主神易了。

正当众人听意正浓，老赌头却微微叹了口气：“魏氏高祖性情刚烈真直，听到神易如此一说，就更加义不容辞了。神易再三思量，不管怎样魏氏族人已经和他拖上关系，即便没在神易左右，恐怕也难逃厄运。於是也就答应了魏氏祖先。”。

老赌头娓娓道来故事长篇，不但并未引起一众人的厌倦，反而越听越精神。巨静的坑中，老赌头的声音虽然不是很大，却传出老远，想来坑外隐藏的那一众人群，此时也大概像坑中一般聚神倾听中。

朝歌神思暗逸，移过一张张目光闪烁深藏不漏的面孔，不禁想起掩在其中的隐身之人，此刻心中又在做何呢?

老赌头：“为了保全魏氏宗族，神易就传了他们一种煞力无比的阵术。”。

众人心中又是一动，似乎老赌头的故事越来越有些头绪出来。就不知所说的那煞力无比的阵术，是否与两族人所习的阵衍有所渊源。

第七十二章：难以置信（六）

老赌头早看出了众人所想："嘿嘿，不错！那煞力无比的阵术正是阵衍之术！"。

所有人虽然早有所料，但一经证实还是不禁深深一惊。终於涉及到了两族秘事，所讲关己，不觉神耳一提，更加注意静听了。似乎全世界只剩下了老赌头，和老赌头的声音。

老赌头："当时魏氏家族里是两兄弟掌门，神易就把阵衍术中的五行煞克传了掌门中的哥哥；把另一部分的六甲空旬传了弟弟。後来就渐渐繁衍成一脉五行族，一脉六甲旬。"。

老赌头的每字每句都重重落在每个人的心鼓之上。

老赌头："六甲空旬就是十天干和十二地支回圈组合的六十甲子。历法中用来纪年、纪月、纪日、纪时。别小看这六十甲子，起局断卦，周天运始，无不依它为准。哥哥的五行煞克，再配合弟弟的六甲空旬，几乎可以破解当时的任何一家玄门了。"。

老赌头所说正是阵衍核心，也印证了一直以来朝歌的暗自解悟。朝歌虽然越来越对术力在自己体内引起的变化感到不安，但听老赌头这麽一说，还是不免心中奇动。

老赌头："四百多年前魏氏族人追随神易命主，凭这五行煞克和六甲空旬的奇阵，来去神龙如入无人之境，那真是：千军锋刃观如春雪，万威金殿酐似雷声！"。

众人听的全神，老赌头讲的投入。

忽话锋一转："忽有一天，神易命主把魏氏兄弟带到一个荒僻小庄，告知他们自己大限将至，把一切都布在了这墓地的风水大局之中。到这时我家祖先才知道，这小庄是神易命主的血脉亲族。"。

说到这，老赌头抬头望了望牧家村的方向："也就是现在这牧家村！"

朝歌也不觉中抬头远望牧村，心中思潮翻涌。众人更是百感於胸。

老赌头："魏氏兄弟当下立重誓：子孙世代护脉守陵生死相待！神易便说，墓地风水大局在五百年後将暗暗启动，牧氏子孙中将再出一

神易，开启宝葬造福天下。局时你辈子孙也将彻底解脱，名彪天下。”。

梁库马上看了看正凝神专听的朝歌，心里想：这老家夥所说的五百年一出的神易，不会就是俺兄弟朝歌吧！

此刻众人也不自觉的向朝歌望去，复杂眼神中含著几许期望。随之心中又明，为什麽各自记忆中，无论怎样残缺，却都想尽办法保证後人在大局启动的时候，能及时到来。这也证明了之前各人对此的推测。

“名彪天下，好一个名彪天下！却不知为了这一誓，我氏後辈付出了怎样代价！”。不知为何，老赌头此刻竟也一脸黯然：“神易不久後便殒迹山河，从此魏氏宗族就好象做了一场四百多年的噩梦！自从神易隐世後，魏氏宗族处境越发艰难，为护脉安全，以一族之力对抗整个术界。凶险难测可想而知。可更没想到的是，他们越来越发现一处怪异，修习五行煞克的族人後代大多容易夭折，即便存活下来也脾气古怪燥虐异常。而修习六甲空旬的後代，竟然大多不是天生残疾，就是身患异症。”。

第七十三章：难以置信（七）

要说先前众人心中已经对老赌头故事的含真度渐渐去疑，现在就更加的增信了。因为能对五行族和六甲旬如此了解深入，恐怕就算编造都很难编的完全。

老赌头接道："魏氏族人就暗查祖坟风水，并无异像。再看後人八字，却忽然发现五行煞克的後代，大多命宫失衡一行独旺；六甲空旬的後人几乎都是三刑具命，克害无边。於是我家祖先就怀疑是这克煞无比的阵衍术，一点点的在各自命宫中发生了奇变！若是不修习这阵衍术，你便凡夫一个，恐怕更难生存世间。就这样氏族後人，越是试图生存，就越要修习这阵衍术，越是修习阵衍术，就越是生存艰难！如此怪圈，让氏族後人想到了当年神易留下的一句话：五百年後，神易再现，局时你辈子孙也将彻底解脱，名彪天下！"。

虽然以上所讲正和当初在牧家村麦场斗局中众人所说相合，但再次由老赌头说出，还是震撼不减。此时众人全都神情凝重，连向来憋不住气的梁库，此时也已经没了发言冲动，他发现老赌头的故事越来越沉重了。

老赌头沉了许久，声音有点发颤："於是就有族人怀疑，这一切都是神易安排，他为了魏氏後人能忠心护脉，所以用这阵衍术来劳劳的控制他们！"。

这一下奇峰突转，众人刚刚还对神易的丰神奇术所心驰，现在经老赌头如此一说，如同妙琴之音嘎然而止，疑惑中暗暗视了视凝眉而思的朝歌，真不知该做何想。

老赌头也默默的看了眼朝歌："从那以後，虽然嘴上不说，但在五行族和六甲旬的整个家族中都暗藏著一个念头：也许能解开家族厄运的秘密，就藏在牧氏坟局之中。"。

老赌头想想又沉沉道："但这毕竟是心里想法，无从考证。也有魏氏族人认为，祖先即以立下重誓，後辈子孙就应当谨守。更何况要不是神易命主，魏氏宗族恐怕早已不存於世。不存於世……"。

说到最後，老赌头的声音几近哽言无续。

谁都知道这几百年来，五行六甲两大家族世代承受的是怎样凄苦，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许不存於世反倒还幸运些。

要知道人之将老，心中所挂无非儿女子孙。若是生下来你就已经知道，自己儿女将要残苦一生，或是夭折绝症，恐怕没几个父母不情愿以身相换，可偏偏连自己都是苦残无救，又当如何?

朝歌更是心绪万千，真不知该怎样看待老赌头的故事，也不知如何思量自己的祖先神易。

老赌头叹了口气："也就因为这个原由，从此在五行六甲两同族异门中埋下了可怕的种子。"。

故事终於到了最关键的部分!

老赌头似乎已完全忘了那条隐隐作痛的断腿，神思中像是回到了几百年前："那是在後世的第二十五代传人上，六甲旬出了位杰出术才。恩，！应该说是很的杰出术才！不但五行族里没一个能比的上！而且在当时的整个术界里简直就是威震八方！但……"。

欲言又止後，老赌头重又接起："但就是这位了不起的的术才，却做了件每个人都想但都不敢做的惊天大事！"。

"知道这大事是如何的惊天吗？"老赌头扫视一遍众人後接道："他竟然敢违背祖训独身一人闯入了神易命主布下的这块巨煞坟局。"。

这事不一定惊天，但的确有点巨大。先不说违背祖训所受的压力，单只那些千局万布杀人无形的阵衍，就已经让人倒吸凉气了。

老赌头："可还未走近祖坟山便几乎经脉断尽。他没想到这神易布下的风水墓地中，竟然隐藏著更为繁复深奥的衍术阵，而且历经世代多年煞力不减！想必各位对牧家村的万阵坟局都已经有所见识了。"。

面对老赌头的相询，朝歌不禁缓缓点了点头。

老赌头："六甲旬的那位奇才拼尽命力才勉强从墓地中退出来，等被发现时已经是命悬一线了。可不成想……"说著又在众人的脸上一扫而过："不成想五行族人竟以家族名义把奄奄一息的这位六甲奇才驱出族门！"。

刚刚语气偏激的老赌头，忽又转而一沉："违背祖训被逐出族门本也应该，可这也意味著把他推入油锅一般。要知道为了保守神易之

秘，五行六甲两族几乎成了众矢之的，孤身术界之中，恐怕比那墓地中的杀阵还要凶险几倍！”。

老赌头：“从此本是同根同祖的一族人越走越远，最後成了各不相容的五行族和六甲旬。所以在出土的六甲旬中似乎是一次迁移而走，这也就是其中的真正因由。”。

故事至此终於让人明白了迷局的一半轮廓，虽然还有诸多不确定性，但对照现有的一一线索，老赌头的这个故事，的确给了很完整的解释。

但又马上生出一个疑问，朝歌说话了：“如果说五行六甲两族人共同俸神易为命主，却为什麽出土中，只见六甲旬有供神牌位，而五行族却无呢？”。

久久无言的老赌头像是专等有人问这句话似的，微微一笑：“问的好！这正是我要讲的故事下半段，六甲旬迁走之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麽可怕的事！”。

第七十四章：难以置信（八）

说这话的时候，老赌头再次从眼前众人脸上一一扫过，眼神电闪，像是要劈开每个人的面罩般凌厉无比。

被扫视众人，或凝重，或沉思，或不明，或抑郁，或淡然，或疑惑，或静穆。但神情各异之下却几乎都有一个共同想法：六甲旬迁走後，究竟发生了什麽?

老赌头却忽然放慢了语速，不急道："在讲出下段故事之前，我老赌头有件事情想问问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一个地方，无论是阵衍的术力配合，还是各村的方位分布，都可以看出五行族和六甲旬在护脉一任中的不同分工，互补长短。但让我不明白的地方是，为什麽事关重大的那七盘棋，却由土行一族来保管？"。

看似轻描淡写，却又是一记重磅炸弹爆在众人心中。因为听言观色，老赌头似乎更有深意所指。

土家众人中的土守形并未回言，眼皮子望著地面，还是八雷轰不动的深沉著。

反倒是旁边的土守仁笑著回话了："呵呵，听得出，赌师傅的话里话外都好象在说，我们土行族与这下半段故事有著很重要的关联。至於那七盘棋，自从有记忆开始就有它了，到底为什麽，我也很想知道在您的故事里是怎麽说的。"。

老赌头也笑了笑："嘿嘿，既然不肯说，那就听我老头子来唠叨唠叨吧。"。

老赌头直了直身，然後又看了看众人："其实，神易留下来专门用於开启坟局的不止七盘棋，而是八盘。"。

话音刚出的一瞬间，几乎所有人的头脑中都发生了一刹那的空白，都在认为老赌头会说出那七盘棋的原由，却不料竟然引出非常陌生突然的第八盘棋。随後脑中便开始了狂转，强烈的预感到，将有大事发生了。

而那一刻的土守形依然沈默不变，土守仁也还是那样微笑著看著老赌头。

老赌头也回视著土守仁淡淡道：“那八盘棋本来是分由两族人保管，五行族各族一盘，六甲旬分管剩下的三盘。前七盘是阵衍的总局，而最後由火行族保管的第八盘棋才是揭开全局的关键！”。

要说对这七盘棋最熟悉的除了土守形就是朝歌了，曾在牧家村的坟地里不分昼夜的参悟棋局。虽根据这七盘棋开始真正进入阵衍的神奥殿堂，而且从五行村和六甲旬的出土中也越来越证明这七盘棋的用处。但却始终解释不了坟局中祖坟山不为空的疑难，难道真的存在全局至关重要的第八盘棋？如过是这样，土家人又在其中扮演著什麽角色？

盯著土守仁的老赌头，神情由笑转厉一字一句道：“之所以土家一族独具七盘，那是因为在六甲旬迁走後，它便暗暗的向各族伸出了黑手！”。

第七十五章：难以置信（九）

老赌头的惊天之语再次颠覆了所有人。

当几乎所有人都齐齐的向土家人看去的时候，朝歌却一直盯在老赌头的脸上，他想捕捉这张脸上的一切反常表情，哪怕只是一丝肌肉的异常颤动，都可以给他的判断提供难得的参考——他可以相信谁?

土守仁的笑依旧那麽自然，好象老赌头刚才所说的根本不关他任何事情。甚至微微点了点头，样子像是在很礼貌的示意老人家请继续讲下去。

老赌头视线陡移，对众人声调一扬："我曾说过了，五行六甲两族人虽然不说，但却都在心里怀疑著，各自的家族厄运都是在牧家村的整块坟局中。如果谁能掌握了这个坟局，不但自己的命运从此可以脱出牢笼，而且更能拥有传说中的无数奇书宝藏。但想归想，人总归有管不住自己想法的时候。可真正动起手来的却是身为五行族首领的土行族！"。

说到最後土行族三个字的时候，老赌头的眼睛几乎冒出火来："当六甲旬迁移而走後，就是土行族曾多次暗中刺探馀下各族的口风，当他发现没可能联络各族私自开启墓局後，便处心积淤的开始了灭族夺棋的奸恶行动。先是利用各族间越来越多的猜忌，从而挑拨是非，然後再趁势逐一除掉。也就在这种各揣心腹的明争暗斗中，各族开始渐渐淡去最初祖训，所以大家也就明白了，为什麽过早迁走的六甲旬中还保持著对命主神易的供奉，而在五行族里，无论是村落还是生存下来的後裔，都没了命主神易的影子。"。

老赌头每说一字，都像在重击著每个人，真真是心里五味翻涌，脸上七情暗动。

老赌头："短短的十年之间，便相继除去了其他五行各族。不但如此，为了永除祸患，土家人每隔一段时期便派出族中强手四处追杀漏掉的五行族人和迁移走的六甲旬，累朝历代从未停歇。不但独具了八盘棋中的前七盘，而且几乎灭尽了所有他族之人。所以你们就会明白，为什麽两族之人为避灾祸，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甚至连记忆都被强迫忘掉，以免疏忽中招来灭顶之灾。更所以你们就会同时明白另一件事，为什麽土家人不但人丁兴旺，而且几乎遍部各地。"。

老赌头一口气说完，几乎不给众人思考的空隙。一幅百年恶梦，被呼啦啦的抖落眼前。

火暴少年雷子不知道什麽时候什麽原因已经不在场了，否则真不敢想像，当他听了老赌头的这番话会有什麽反应。

老赌头停顿间，土守仁微笑著说话了：“的确很精彩，解释的几乎滴水不漏。连我自己都有点相信赌师傅的这个故事了。可这个故事好是好，只要赌师傅给我们这些听客一点思考的时间就会发现，这里除了赌师傅您，没有第二个可以为您所说情节做个证实的。如果现在讲故事的换做是我，完全可以根据目前这些不会说话的破砖烂瓦说出好几种可能。但我却不会那麽做，因为我知道，没根没据的乱讲故事，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会惑了人心。”。

听完土守仁的一阵回击，朝歌不禁暗自打量了几眼这位好象无论什麽时候都能笑得出的土族人。他真是一点没辜负了这些天来梁库对其的夸赞。不但口才好，涵养也好，无论什麽时候，什麽事情，他都会微笑处之。只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便把老赌头刚才几近完备的故事，刺的千窗百孔。

土守仁正说到了众人的心点上，的确老赌头开讲以来都在以先入为主的姿态，引领著大家往设定好的情节里钻，而且被看上去有理有据的描述，渐渐把众人的防范怀疑之心软化了。如土守仁所说，根据目前的线索，如果没有更有力的证据下，真的不止几种可能。而且更重要的是，老赌头始终在讲著别人的故事，却对自己的来历之字未提，这又如何能让人尽信呢?

眼看越来越僵，婉姨出来打圆场了：“呵呵，大家都只是在推测，千万不要认真。还是那句话，别是真凶没找出来，先是自己斗垮了。”。

小灵也道：“是呀是呀！你们两家呀说的都有道理，但也都找不出真实的证据来。刚才我就在想，如果五行族和六甲旬真是土家人所灭，那为什麽土家的导引术又与那种诡异的催鼠山术完全不同？如果灭两族的人和催鼠人不是同一个，那又为什麽催鼠的人非要封住赌师傅的口，他又怕的是什麽呢？”。

第七十六章：难以置信（十）

土守仁见众人不再一边倒的倾向老赌头，於是又微笑著亮出了一口利嘴钢牙：“恩，婉姨和小灵妹妹说的很对，大家都只是在猜测，不如静下心来，也许就意外发现什麽隐藏的线索。哦对了，讲了半天却不知道赌师傅是否也是两族中人。从知道这麽多两族私事上看，您应该是两族人，但从身无术力，体无病缺上看，却又不好捉摸了。再有就是我一直想不通一个问题，听说过在九鹿县您曾无意中指引朝歌启动了自身的术力源。从手法属性上看，那都非常相似久已不见的火行族导引术。当晚辈的冒失猜测一下，是否这证明您就是火行族後裔？如果是，那又为何没一点徵象；如果不是，您又是如何得到火行族导引术的？要知道火行族被灭的最彻底，至今没见一人走动。好象能掌握其术的人，除了是本族，那便可能就是……。呵呵，不说了。”

每个人都听得出，土守仁的最後一句在暗指老赌头，如果不是火行族後裔，那便很可能灭族凶手了。因为从百骨坑和尸迹看得出，灭掉火行族的黑手一定与与火行族非常熟悉，导引掌诀也自然有被盗的可能。而至於为什麽当众欲指土行族为灭族凶手，当然是为了挑拨离间，最後鱼翁得力。说不定当初灭掉两族凶手，也正是利用了此种手段才得以把两族灭掉，否则真的很难想像强拼硬打，会有谁能具备如此力量。

一时间，众人把疑惑目光又转而投向了老赌头。并不是众人像墙头草般的随风倒，的确因为可信的证据太少，真的无法相信任何人。

老赌头漠视良久，忽然一笑，虽然话是回答给土守仁的，眼睛却始终盯著土守形：“要证据，呵呵，好办。”

说著转过头对身边的朝歌道：“能不能帮我老赌头一个忙？”

朝歌点头：“请说。”

老赌头：“大家都说需要个证据。这证据嘛我老赌头倒是有，不过得需要用你的身体做个实验。”

正说到紧要处，老赌头这句话却显得有点无厘头。不但让众人脑袋里划出一个大大问号，连朝歌也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老赌头笑道：“很简单，就像上次在九鹿县一样，我念套掌诀出来，你在体内照行导引就成。”

众人更迷惑了，老赌头究竟想做什麽？

又听老赌头扬高嗓门：“为了避免让人怀疑我在朝歌体内下什麽局，我老赌头现在念出一套掌诀出来，在场的都是习导引阵衍的高人，一听就知这套掌诀的用处。我不想多说，等朝歌依诀推掌，大家想要的证据自然就会出现。”

不等众人表态，老赌头便开始大声念诀了：“寅午戌合，居中化辰……”。

第一句刚刚念罢，所有人都的脸色都同时一变。连一直微笑的土守仁都开始微微皱起了眉。

老赌头继续大念：“午未六合，术行脾胃……”。

这第二句念出，众人就更加一震。忍不住互相对望，眼神中满是惊疑。而站在一旁的朝歌已经开始依诀导引了。

老赌头念的这套掌诀究竟是什麽法门，竟然把一众高人都惊的如此模样。也许众人在没听到老赌头念出声前，做梦都想不到那竟然是土行族的阵衍掌诀。

一切都好象太过突然了，从老赌头念出那掌诀开始，众人便开始在突然中不知所措了。因为按路数风格，和导引路线，老赌头所念的掌诀竟然是土行族所有。虽然各族掌诀都属各族秘密，但对於同属阵衍高手来说，彼此间的差别就只是一层窗户纸。一经捅破，豁然明了。

老赌头究竟是谁？

身无术力的老赌头用火行族的导引指引朝歌激发术力就已经够让人不可思意了，现在他竟然又大声念出了土行族的秘传掌诀。就算众人再聪明也忽然发觉他们的思路开始错乱了。即便是朝歌婉姨也一时间不知从何下手。

老赌头还在继续大声念著，每念一句，场中众人便一次骚动，随著老赌头的不断念出，场中越来越躁动起某种隐隐的不安。

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是五行族还是六甲旬，他们各自所习练的阵衍导引都有很强的偏激性，都是针对各自的奇偏命局而专设的。即便

有人把本族的掌诀泄露给其他几族，也没人敢尝试习练，因为属性不同，就像水火不融，如果强行习练，後果不堪设想。

但应五百年而生的朝歌，体质非同常人，有著很强的融合性。否则在九鹿县老赌头的火行术也就无法对朝歌起到那麽大的作用了。相信朝歌也早悟通此中奥妙，否则现在的行为真的是大大的冒险了。

但正是因为朝歌的体质超常，更不知身兼两族术力的他，会出现什麽不可思议的变化。这个期待中的变化会不会就是老赌头所说的证据呢？而这个证据似乎在隐隐的向众人显示著一个资讯，它一定与土行族有著蜜不可分的关系。

第七十七章：难以置信（十一）

朝歌依老赌头所言，试图推运掌诀，但忽然发现这种拆开互调的行法古怪异常，完全与所悟阵衍导引相左。

众人也在疑虑的看著朝歌，小轻担心道：“这是什麽古怪掌诀呀，和刚才的完全不一样。巢鸽小心哦！”。

梁库似乎闻出了些不安：“老……老赌，你不会害朝歌吧？”。

老赌头却不声不理，只看朝歌。朝歌的性子越具挑战就越能激起斗志，况且要想解开迷局，眼前似乎只有一条路可走了，於是凝神中毅然推起了掌诀。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慢慢折磨著，小轻的神情充满了担心之色。对比起来婉姨等人便是又担心又期待了。期待朝歌的身上真的会出现能揭开全局的证据。

终於就在一颗晶莹香汗从小轻的鬓角悄悄滑落的时候，所有人都几乎同时听到了一种声音，那是一些小土渣滚落坑底的声音，然後就是一个什麽物体不轻不重的堕在地上，紧接著像是有什麽小生物一路碎步的爬行声。

众人寻声而看，赫然发现竟然是一只硕大的灰鼠，像是被牵了魂般的向圈中行来。

巨惊中，众人不自觉的纷纷让出一条小路来。那灰鼠不消片刻便行到朝歌脚前三步远的地方停住了。

接著又有第二只鼠从不同方位掉下来，却也向朝歌行来。

一直到凑足了第三只鼠，朝歌掌诀一收，拇指轻轻居中一按，那三只灰鼠竟齐齐的抬起了头。

三鼠运水！

就在婉姨，姐妹花，阿光，几乎同时惊声呼出的时候，朝歌的双眼暴射出两道神光。他瞬间似乎明白了许多事。

老赌头嘿嘿一笑：“不是要证据吗？这就是我给大家的证据。土守形，你是不是也很想知道我的来历？”

土守形还是低头看著地面，土守仁虽笑的已不那麽自然，但还是笑著道：“洗耳恭听。”

老赌头缓缓道：“我就是你们一直在等的第八盘棋！”

此话一出，土守仁便与老赌头对视不动了，过了良久才忽然一笑，并不说话，而是看向了土家的领族人——土守形。

土守形终於抬起了头，也同样凝视良久，竟然带了种望眼欲穿的感觉，慢慢的只说了一句话：“终於等到你了！”。

顷刻，场中所有人的表情动作思维，都像是在电光火石间永恒的凝固了。

实体书版第四章 第八盘棋（上）(接七十七章)

火土两术的巧用怎么竟然演化出诡异的山术？

那忽然跳出第八盘棋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土守形的最后一句话又究竟有着什么含意？

没有思索，没有推理，最后那一刹的停顿中，在众人脑里闪现的只有这三个问题。

“嘿嘿，终于等到了……”

几乎把人压爆的巨静中，老赌头惨笑着默念土守形最后的那一句话：“终于等到了，你却不知道我也在等你！”

就在众人的惊疑不定中，老赌头终于说出了最后一个故事。

老赌头：“大家还记得火行村的那个百骨人坑吧？一定有很多人一直奇怪，为什么它在一夜间被杀得那样彻底，却丝毫没有惊动其他村落。就像有人推测的那样，因为它的确是最后一个被灭！”

朝歌、梁库、婉姨、阿光、小轻、小灵在听。

他们已经不再思索，只是非常纯粹的在听。因为只有听完这个故事，他们才可能明观全局。

土守形、土守仁、土家的所有人在等。

他们好像已经不用思索，也只是非常单纯的在等。因为似乎只有等老赌头说完最后这个故事，他们才彻底认准一件事情。

老赌头：“你们知道为什么火行族是最后一个被灭吗？嘿嘿，没有人会想到，那是因为自从六甲旬迁走后，土行族便主动与火行族开始了大规模的联姻。

“虽然五行族和六甲旬最初都是一个亲源家族，但从明代一直到清代这两百年间，早各自独立繁衍成村，因此各村间的互通婚姻并不偶然，但土行族这次的联姻却是有个天大的阴谋！”

老赌头的话，让朝歌等人想起来在火行村遗址发现尸迹时的情景。

记得在众多猜测中，老赌头忽然像是半开玩笑的说过，这么多的尸迹，大概被杀者与杀人者两家是亲缘关系。

现在一想，看来老赌头的每句话都似乎暗透玄机，但就不知道这个天大的阴谋指的是什么。

老赌头："因为在土行族开始准备灭掉各族前就一直有个顾忌，那便是在金木水火的四个族群里，他们最没把握灭掉木行族。

"因为在五行生克上，木正克土，虽说原则来讲，五行族的阵衍导引各有所长，对敌时可以互补。可一旦相互对斗起来，如果不占时辰地利的话，被克一方就处在劣势了。

"所以土行族选择了以整村的方式与火行族通婚，如此一来有火通关，那木行族就不足为患了。"

所谓"通关"，是五行学说中的术语，就是把相克的两个五行联在一起不再交战的意思。比如五行中木克土，如果想让木和土在一起的时候不发生严重的相克，那就在他们中间放个火。

因为火能泄木，而被泄之火又来生土，所以土就不再怕木克了。

当两种阵衍对斗时，谁能掌握了通关，被克一方也就掌握了制胜法宝。

因为在场的除了梁库，其他全是深懂术数的行家，所以老赌头对于通关一说只是带过。

老赌头继续说道："就这样，在大规模的通婚中，土行族窃去了火行族的阵衍掌诀加以研究利用，虽然各族人的命局有所限制，导致阵衍不能兼练，却被土族人意外发现，通过看上去不可思议的对调，便可化生出可怕诡异的似山之术。

"土族人如获至宝，这种像山术一样的诡异术力不但可以出奇制胜，而且对斗灭族中还丝毫不留把柄。

"可怜被蒙在鼓里的火行族还一直庆幸，以为自己在各族的暗自争斗中不受影响，却不知道，就在五行族一个一个被灭掉的时候，最惨烈的噩梦也正一点一点逼近了他们。"

静听中，每个人都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思路。

因为在没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他们不可以被任何情节感染，否则就会失去清醒的判别能力。

简单的听故事，也许对梁库来说是件比较惬意的事情，但对于习惯了繁复推测的朝歌等人来说，却是件痛苦的事情。

老赌头："当金、木、水被逐一灭掉之后，土族人终于向本是亲家的火行族动手了。"

老赌头的神情忽然变得复杂起来。

朝歌的双眼一直注意着，说不上那是一种什么表情，沉郁中又夹杂着更多的东西，似乎有痛苦有迷茫。

老赌头："其实当初两族连姻的时候，土行族虽出于利用之心，但时日一久，难免暗生情意……"

说着又是静静的顿住了。

老迈的老赌头露出从没有过的凄惨沧桑："如果那第八盘棋像火族掌诀一样容易窃取过来，也许火行族会逃过这一劫难。

"但……那由神易留下的第八盘棋却像其他族一样，都是由每族头人来密掌的，所以最后土行族还是决定动手了。

"正是没了其他三族人的顾忌，所以土行族不需要隐藏也不需要等待，聚集了所有力量，为了那第八盘棋在一夜间忽然痛下杀手，不分老幼，不分亲属……"

老赌头的声音有些颤："……所以众位才有幸看到遗址坑中，留下那么许多怨气冲天的尸迹。"

夫婿杀死岳丈，丈夫杀死妻子，男人杀死女人，老人杀死孩子，没人敢想像那是一幅什么样的人间惨剧。

众人在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不敢想像，如果老赌头所说属实，这土行族可真是罪孽滔天了。

奇怪老赌头说到这，不但神情中见不到悲愤，竟而有些深深的负罪。

沉了许久，老赌头才又接道："最终不忍对自己的亲人痛下狠手，于是在土行族里有个叫土传世的，在最后关头，冒死把他在火行村的岳丈一家救了出来。而他的这岳丈也正是火行族的头人。

"说来也真是天理奇妙，这土传世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土家首领的长子。他虽拼死相救，但怎奈突围时寡不敌众，最后也只有他和他的年轻妻子存活下来。

"从此这对患难夫妻，带着火行族首领临终前留下的那第八盘棋，便开始了天下最悲惨的逃生。"

对于颠沛流离的逃生，没有人再比婉姨、姐妹花、阿光更有深刻理解了，但他们却不知道，这对背负着第八盘棋的火土夫妻，不知又比他们凄惨几倍?

老赌头："这对夫妻居无定所，隐姓埋名，但与其他各族残存下来的人又不同，因为他们俩知道，如果他们不把这内幕真相保存下来，恐怕在五百年期到的时候，就再没人能揭穿土行族的罪行了。

"于是他们就选择了一条常人所无法想像的道路。这对夫妻在几十年的逃亡生涯中养育了两个儿子，就在他们临终前留了一条遗命。

"因为两人生怕死后自己的后代无法完成百年使命，于是就想出了一条恐怕天下每一个父母都无法做出的决定。

"那遗命让两个儿子选择，因为九鹿县距离牧家村最近，土族人说什么也想不到他们就生活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所以一个隐居九鹿县，从此不得习练任何导引术数，并负责保存那第八盘棋和火土两术可以互用演变的秘密。"

说到这，众人自然联想起这留在九鹿县的儿子，很可能就是老赌头的祖先。

老赌头："而另一个儿子则必须习练火土两族导引阵衍，离九鹿县越远越好，但有一样，必须隔段时间就要露出形藏，以便吸引土族人过来追杀，从而确保土族人对九鹿县的忽略。

"一个遗命，两个选择，却都是九死一生的险路。当时大儿子选择了习练导引阵衍，二儿子选择了留在九鹿县。从此两人及其后世的子子孙孙，注定一生下来就准备随时为家族献身。

"悲惨的是，没过十代，大儿子的后人就全部在逃亡生涯中逐一被灭，但也因此很好的隐藏了留在九鹿县的弟弟。可他们却不知道，留在九鹿县的二儿子，其后人世代所承受的苦难更甚几倍。"

小灵忽然想到了因放弃习练导引而身患奇病的阿光，就不知道那留在九鹿县的后人，会不会也像阿光般奇病缠身。

想事中不自觉的盲着一双大眼睛向阿光的位置望去。

她却不知，就在此刻，阿光也正在望着她。

朝歌和婉姨却想的是另一回事。

像阿光一样，按理半路放弃习练导引的两族人会因无法压制过偏命局，必定奇病缠身，可如果老赌头果真是二儿子的后人的话，都这把年纪了，怎么看起来毫无征兆？这其中又有什么缘故？

正疑思间，忽听到老赌头看着阿光道："可能大家都清楚，对于只能依靠习练阵衍导引来克制命局偏激的两族人来说，那意味着什么。

"这留在九鹿县的一支后人，不但受尽各种可怕的奇病折磨，而且更不敢求医诊治。因为此类难解奇病通常很快会引起土族人的注意。可想而知，这支后人的子子孙孙所承受的是什么！

"看到自己的父母兄弟躺在那里挣扎，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把房门一层层的关紧，然后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痛苦而死。

"更让他们受不了的是，不久后的某一天，他们自己也会像现在面前的亲人一样，以相同的方式离别人世……"

老赌头哽咽了，梁库还是第一次看到老赌头这个样子。

能让一位老人哽咽，那一定是发生了很悲惨的事，而能让老赌头哽咽的，一定是更不可想像的悲惨事。

梁库的眼睛红了。

缓了好一会，老赌头才又讲起："这一支后人就这样顽强而又悲惨的活着，虽然躲过了土行族的追杀，可无论怎样坚持，也都无法逃过奇病的折磨。

"所以就在距离开启五百年大局还有八十年的时候，这支苦苦支撑的后人，只剩下了一个。"

老赌头停住话四周看了看："不错！这个人就是我。"

果真是老赌头！

果真老赌头是那对火土夫妇的唯一传人。

又一阵微风吹进来，颤动了老赌头的一头花白乱发，看不见有多少凄惨，只是有些沧桑。

也许他也像梁库最初一样，早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但在别人看来，却是更加说不出的酸楚。

老赌头忽然开颜一笑："呵呵，大概很多人会疑问，要真是像老赌头说的那样，怎么他还好好的活着？而且虽然老了点，却也绝对不像

八十几岁的人啊！”

说完老赌头消失已久的鬼笑又出现在脸上：“嘿嘿，我老赌头可以向大家发誓，我不但的确只有六十几岁，而且虽然穷却百病不生。这所有的奇妙巨变，都是因为一次实在普通的轻微地震引起的。”

说到地震，朝歌忽然想到了爷爷牧三文在世时，讲过老家牧家村曾发生过的一次轻微地震。

虽然这种轻微地震，在后来的二十几年间，也都曾于不同时期发生过几次，但就属那次是爷爷特别提起的。

一是因为那次地震就在牧三文刚刚离开的第三天发生的；二是后来从进城来探望牧三文的牧家村晚辈那里知道，那次地震在祖坟里震开了一条裂缝，还嘱咐牧三文有时间一定要回去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后来那裂缝又合拢了，也就没人再提起了。

老赌头：“那是一次发生在大概二十多年前的、极普通的轻微地震，那时也正是我临尽命终的最后时刻，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化，自从那次地震后，我不但恶病全消的活了下去，而且一活就到了这把年纪。

“嘿嘿，知道为什么吗？虽然我老赌头看不到，却能感觉得到，那是因为这次地震竟然提前二十几年启动了墓地的五百年风水大局，同时也歪打正着的改变了我的命运！”

果然是那次地震！

朝歌不禁惊叹起造化之奇。

婉姨等人同时心里一惊，如果这大局真是已经提前启动的话，就不知除了老赌头，还会引发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

此时老赌头仰头看天：“呵呵，真不知道是祖先在天有灵冥冥相助，还是天地有神，眷顾苍生。”

老赌头回头盯着土守形：“因为我老赌头贱命一条虽然死不足惜，可我这一死，恐怕天下就再没有人揭穿你土族恶行了！”

故事终于讲完了，过往的一切谜团似乎都有完好的解释。

众人都在看着一脸土色沉郁的土守形，好像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故事的主角来盖章确认了。

此时的土守形竟也轻轻的吁了口气，谁也猜不出他在想什么，他接下来会做什么。

少顷，土守形抬起头看了看众人，眼神惟独跳过了朝歌，缓缓说道：“几百年前的事不提也罢，我们土族人不求什么，只要一样东西，那就是你说的第八盘棋。”

土守形说得很平静，语气神情就跟平时一样，只是看在众人眼里却有着说不出的阴森之气。

同时众人也发现，坑中土家的近百人已经不知不觉间把朝歌、梁库、老赌头、阿光、婉姨、小轻、小灵等七人紧紧的围在了中间。

梁库脖子一挺，破口大骂：“我*！我已经很久不骂人了！土守形你真够阴，算我梁库看走了眼。怎么着，想靠人多欺负人啊？来呀来啊，我梁库可不吃这一套！”

梁库说着抄起了旁边的一把大镐。

看着也同时默默掐起掌诀的朝歌等人，好久没说话的土守仁又笑了：“都说过了，几百年前的事，真的离我们很远了。

“我们也不想为难众位，一句话：我们只要赌师傅身上的那第八盘棋。”

说完，右手指间无意的敲了几下，立时围在身后的近百号土族人都同时掐起了掌诀，顷刻一张巨大的术力网笼罩了整个坑中。

且不说术力深不可测的土守形一人就够让朝歌等人皱眉的了，更不用说这近百号的土族高手。

只凭婉姨、阿光、姐妹花，是万万抵挡不了的。

难道百多年前发生的各族间的残杀又会再次上演吗?

老赌头又嘿嘿笑了：“土守形呀土守形，我之所以等到今天才把真相说出来，一是在等一切遗址的出土，二就是在等时机。嘿嘿，你应该知道，我既然敢说，就不会怕你。”

土守形也看着老赌头：“哦？是吗。”

话音刚落，土家的近百个高手同时推动了掌诀，立时那本已大得吓人的术力网缓缓向内压来。

站在外围身无术力的梁库最先感受到了，哇哇大叫：“哇靠！你还真敢来真的！哇靠哇靠！”

叫嚷间忽然觉得背后有人一手把自己拽入圈内，回头一看，正是朝歌。

梁库又随手抄起了一把铁锹递到老赌头的手里：“来！以前算我看瞎了眼了，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哥们了。别怕，有我呢！”

老赌头嘿嘿一笑又恢复了以往赖皮模样：“嘿嘿，靠你？恐怕靠不住！再说了，我老赌头也从来没怕过。”

说话间，那术力网又压近了一步。

阿光身体里，已隐隐发出相搓的骨骼声。显然无论朝歌等人如何拼尽全力，面对强大的土族人，也如同螳臂当车。

就在危急时刻，忽然在坑外传来一声娇滴滴的女人声：“哎呀，我说赌师傅，你是不是早看出来我和平哥是六甲旬的人呀？害得我还偷着得意呢！”

这一声犹如天外妙音，在剑拔弩张、雷霆万钧的坑底袅袅回旋。

众人抬头望去，坑边之上依偎而立的正是那对老夫少妻，和渐渐相继站出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

看样子，正是那群一直神秘出没，被怀疑成敌对势力的外围人。

他们虽都表情不一，年岁参差，但却有个共同特点，那便是此时的他们都对着土族人掐起了掌诀。

第五章 第八盘棋（中）

此时更有一位长得跟黑熊般的汉子闷声闷气道：“不光你们六甲旬，这里还有大把五行族的人在！”

这一惊天变化真是让坑地众人一半喜来一半忧。

土族人纷纷露出吃惊之色，只有土守形还镇定如一，似乎对此情况早有预料。

朝歌一帮众人喜上眉梢。

梁库几步冲到前面，拍手大叫：“好哇好哇！人民群众的力量就是大！”

情绪高涨间，忽然从左侧坑边上咕咚一声掉下一人来。

显然重量不轻，因为土族人的包围，正好挡住了朝歌等人视线，连坑边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纷纷向出声的地方望去。

忽然一人抽筋似的爬了起来，梁库垫起脚尖使劲的往那边看，只见一个瞎了一只眼的胖子，正像泼妇般对着掉落处的坑外大骂：“妈妈姐姐妹妹的，是哪个杀千刀的把我给推下来的？不要以为装成看热闹的我就看不出来了！

“排骨精你给我出来，我就知道准是你把我推下来的……”

看着这位如碎嘴婆娘的独眼胖子，众人先是一愣，随即又微笑起来。

这不正是那天坑底决斗一胖一瘦中的胖子吗？就不知他骂的那位排骨精是不是那个瘦子了。

那胖子还在不依不饶，喋喋不休饶有趣味的骂着，忽听到右侧坑边的人群里一个声音冷冷的传了出来：“你骂够了没有？”

话音刚落，包括胖子在内的所有人，又都呼啦向右边转过来，一个精瘦阴郁的中年人在人群里露出半身来。

可不正是那个瘦子！

胖子一看到瘦子，两眼便更加冒火了：“你妈妈姐姐妹妹的，不要以为你跑到这边就可以骗到我了，就算不是你亲手推的，也是你找人帮忙的！想整死我，你再等五百年吧！呸呸呸！”

眼看胖子落下的地方距离瘦子这边有几十米，显然不是瘦子推的，但好像两人是天生的冤家对头，尤其是这悍妇似的胖子，好像天下所有针对他的坏事都与这瘦子有关一样。

梁库看着好玩，大嘴笑得跟海碗似的，于是扯着嗓子向胖子喊："我说这位老兄，都是自家兄弟，别骂了，攒着点力气，这还有活没干完呢！"

说着梁库向土守仁狠狠瞥了一眼，这所谓没干完的活，当然指的是土族人了。

现在在他梁库眼里，土族人实在成了天下最恶的人。如是论罪排名，土守形第一，那欺骗了自己多少赞美之情的土守仁就是老二了。

梁库这么一喊还真起了作用，那胖子又连呸了几口，狠狠的跺了几次脚，然后开始往这边走来，经过土族人时挥手吵着："让让道啦！让让道啦！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还这么爱凑热闹！"

胖子边吵，边连推带挤的从土族人阵中一路走来，本来严阵以待的土族人被他这么一闹都不知如何是好。

让也不是，斗也不是，只好纷纷看向首领土守形。

土守形微微挥了挥手示意让路，于是土族人纷纷让出一条小路来。

独眼胖子没好脸的白了几眼土族人，样子竟然也像极了悍妇。

刚走出来，梁库便迎了上来，就跟领导握手般死死握住胖子的手："老兄，让我等得好久啊！辛苦了！"

虽然多日来，胖子等人都在密切注意着朝歌等人的一举一动，也在刚才几乎完整听到了老赌头的全版讲述，但毕竟对这个团体中的人员组成不甚了解。

看这握手的小子貌不压众，气质平平……气质平平也就算了，仔细感觉起来，竟然还有些明显的市井气。

于是也不上心，只是含糊带过，便直接来到朝歌面前。

上下打量一二三四眼，笑开一张有点恐怖的脸："你就是所讲的那位神易后人吧？！呵呵，不错不错！真的不错！听刚才这位老师傅说，自己又对比一下，我应该是六甲旬的，就叫我文宣吧！"

刚说完就引起了四周众人的一片窃笑声，没想到这么婆妈的一个中年男人，竟然起个如此文雅的名字。

朝歌礼貌的点点头：“你好，文宣。”

本来就气血方刚的梁库见有这么多人撑腰，就更加不把土族人放在眼里了。

竟然找了个颇高的土堆站上去，向坑边足有百多号的人众振臂一呼道：“兄弟姐妹们，大叔大伯们，人多好办事，人多力量大，我提议：趁着天还早，我们把手底下的活先干完。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

尽管梁库觉得自己演讲的激情指数，已经到了相当的高度，可似乎坑边的这些兄弟姐妹们，并没想像中如下山猛虎般地，把土族人给收拾了。

不懂术力的梁库哪里知道，即便在人数上己方稍稍占优，但从术力的深厚上，就算坑边所有人再加上朝歌，也完全没把握胜得了百多年来一直一脉相承的土族人。

土守形虽然也知道这群神秘的人很可能就是五行、六甲两族人残存的后裔，但因为他们世代迁徙躲藏，早削弱了导引术力上的传承和完整性。

而且年岁有老到六十几岁，小到竟然有十五六岁的少年，如果真要对阵起来，想在短时间内配合默契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也就不是很担心，即便被可疑的老赌头真的揭穿的话，也不会受制于人。

朝歌这边也自然心里有数，只凭现在的这些人手，恐怕奈何不了土族人。

老谋深算的土守形之所以迟迟不动，是因为他没想到老赌头会真的大声的把土家掌诀念出来。

这样一来，自己的路数就被摸得一清二楚了，因此他还在迟疑着，想尽量摸清这些神秘来人的根底。

朝歌不给土守形喘息之机，于是对土守形冷冷道：“你想要的东西就在这里，如果想动手，现在就可以。”

土守形也知道朝歌用的是威逼之法，想的是趁热打铁，但又怕这个深沉难测的年轻人真的动起手来。

相处多日，他是知道朝歌性子的，常常做出不可预料的事情，而且沉静喜思，一旦决定下来的事情，那便不可更改了。

这一点早在与朝歌的第一次对接中，他就深深了解到了，凡喜欢动心机的人都善于暗地观人。

还记得牧家村那次三鼠运水，其起因就是当土守形从石函轻微的重量差别中，发现朝歌不声不响的暗自把臂骨又埋回祖坟的时候，就决定要暗中试探一下这位应五百年风水大局而生的神易后人。

直到在斗局中探出朝歌的确还只是萌芽状态的时候，也便放心的同炕而卧了。

而此刻与土守形的对视相逼中，朝歌也正在揣摩着面前这位曾和自己朝夕相处、出生入死的土守形。

老实讲，在朝歌心底虽每个人都怀疑过，但始终对土守形的信任多些。直到一切大白时才如梦方醒，其在朝歌内心造成的震撼也就可想而知。

朝歌通过这些日子的磨练，人情冷暖、心机变换，早比在省城时不知成熟了多少，此刻他已把土守形看得很透。

他知道老谋深算的土守形，在摸不清根底的时候绝不肯铤而走险，即便明知道现在朝歌正在逼他，但也绝不会贸然动手。

看着已经有些犹豫不定的土守形，朝歌向前踏出了一步。

他并没说话，就只是冷冷的看着土守形。

此时的婉姨、姐妹花也都为朝歌捏了把汗，因为她们同朝歌一样清楚的知道，一旦土族人动起手来，最好的结果也是两败俱伤。

虽然自从知道真相之后，几乎所有人都对阴险凶恶的土行族恨之入骨，但事隔百年后的现实告诉他们，让已经残缺飘零了不知多少辈人的两族人解脱家族厄运，才是首要问题，而报仇自有时日。

对于朝歌无声迈过来的步子，有如坑边所有人一起向他踏来般的压迫，土守形清楚的知道，也许现在的朝歌还只是在试探，可一旦真的超出一定界限的时候，他的步子就再也不会收回了。

而斗得两败俱伤也不是他的期望，毕竟土族人煞费心机的等了上百年，为的也只是家族命运的解脱和那珍奇巨藏的秘密。

如果从原始角度看，其实所有人都是站在一条线的，大家的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解开桎梏的坟局。

至于其他，才是之后考虑的事情。

于是就当朝歌准备再踏出一步的时候，土守形抬起了头。

那土黄的面容上，少有的露出一丝无奈，向正等待他发话的土族人看了看，然后又是无声的挥了挥手，接着便独自向坑外走去。

就在所有人的漠视当中，土族人静静的相继走出坑中，消失在大地中。

危机终于暂时过去了，谜局终于大白了，所有人也终于可以松了口气。

朝歌开始往外走，梁库和阿光两边搀扶着老赌头，坑边的各色人等纷纷迎了上来。

大伙都已经知道，面前这位叫朝歌的冷峻年轻人，就是应五百年风水大局而生的神易后人。

纷纷嚷嚷中各自介绍着，这里面有老年有中年，有大嫂有姑娘，有年轻人有少年人。

朝歌看着纷纷迎来的人群，各个经过的笑容，忽然有种说不出的悲戚。

这就是受尽飘零之苦的五行族和六甲旬！从外表看来都是那么的普通，几乎放在街中，你就再也分不出他们曾经是谁了。也许他们现在能来的，已经都很可能像老赌头一样，是家族的最后一人了。

另一边的梁库却全没朝歌这种低沉，一时间呼啦啦的来了这么多人，而且还都是各具特色的术界奇人。

再想想自己的铁兄弟朝歌，就是他们几百年来一直护持和期盼的来世神易，大有一种豪气冲天的感觉。

正飘飘然不知所处的时候，不知道如何七幻八想的回想起自己的身世来，才忽然想到，听老赌头说了这么一大堆，好像没一处是说到关于他梁家来历的。

这就有点奇怪了，难道先前以为，梁家是专为唤醒牧氏家族的想法是不存在的？还是另有隐情还没被说出来。

想到这，梁库向老赌头道："我说老赌。"从称呼上的改变就可以看出老赌头的地位，在梁库心中已经得到空前提升。

梁库："我吧，忽然就想起一件事，你今天说了这么多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忘记说了？"

老赌头正和婉姨有说有笑间，忽被梁库这么一问，回道："什么陈芝麻烂谷子？别搞错，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梁库应道："哦哦，大事大事！"随后又疑惑的追问："你真都说了？没忘掉什么重要的事？你再想想。"

老赌头有些不耐烦了，虽然现在已经露出真实身分，但脾性依然照旧："啥事？总不能没事找事吧！"

梁库就颇为失落了，自言自语着："难道就真没我们梁家什么事了？"

老赌头忽然想到了什么："哦对了，你不问，我还真差点忘了。"

梁库觉得有门，乐着问："啥事？"

老赌头："你外公姓穆对不对？"

梁库点头。

老赌头："你外公的坟相，据说专是为唤醒神易后人设计的对不对？"

梁库真是越来越佩服老赌头了，果然是高人，不用他说就知道得一清二楚，连连点头："对对对！老赌哇老赌，你可真是个高人。我正想问你，我们梁家是不是跟你说的那位命主神人有特深的交情？"

老赌头却出乎意料的摇摇头："这也是我一直想不通的，我的所有记忆里，真的没有任何有关你们梁家的什么东西。"

梁库几乎要把老赌头的表情逐一拆下来看了，当发现的确不像是玩笑的时候，开始有点泄气了。

他曾就此事问过土守形，现在土守形被揭穿之后，又燃起了希望，但得到的回答仍然是一脸茫然。

梁库却并不知道，老赌头从跟众人混在一起开始，就暗地里把每个人探个遍，主要为了弄清朝歌身边都是些什么人，没成想探来探去……就属梁库最摸不到底。

不过梁库这个人可爱就可爱在特能掩耳盗铃似的自我安慰，刚刚还一副无根的失落状，现在又已经眉开眼笑了。

因为他忽然认为，之所以每个人都不知道他梁家与神易的渊源，那正是证明了他们梁家的不一般处。

想想就知道，哪部电视剧里的大人物不是直到最后才出来的?

虽然梁库已经满不在乎了，刚才的话却让本来挺高兴的老赌头陷入了沉思。因为从梁库的身世和其两代人对牧氏所起的作用看，那绝不像偶然，但为什么自己家族保存的所有记忆里，连一丁点的影子都没有?

就这样，众人皆欢老赌独闷的回到了牧家村。

在经过那片巨大静穆的祖坟地的时候，所有人都不自觉的停下来，远远望去茔头交错、高低起落中的千局内藏，百煞暗生。

那里不但埋藏着牧氏子孙，也同时埋藏着各族人的百年恶梦。

突然来到的这一百多号人，着实让村长和村民们大吃一惊，这在他们的记忆中是绝无仅有的。

即便是多年前的那次汉墓挖掘，也没有这么多的人，这一大群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下子让恬静的小村子炸开了锅。

不过所幸有梁库和朝歌的安排，这一大队人马很快化整为零的分配到各家各户。

在热热闹闹的一同吃了晚饭后，开始集体研究下一步的计画了。

因为虽然暂时避过了土族人的威逼，但土族人绝不会就此罢休。从种种迹象看，仍有分布在各个地方的土族人正在往回聚集。

很快他们的力量就会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到时如果还不能揭开坟局之谜的话，恐怕一次生死大战在所难免。

所以必须赶在土族人动手之前揭开风水大局，到时不但很可能解脱两族所有尚存之人的命运，同时也可以掌控土族人的族运，即便不像土族人那样残忍的对待两族人，但也能给他们应有的惩罚。

而且最重要的是，从此可以完全解除掉土族人对两族残裔的世代威胁了。

朝歌真是万万没有想到，最初只是想解开自己的命运之谜，不料却揭出这么一个纠葛了五百年的风水大局。

饭后的讨论主要是围绕墓中坟局来展开，于是必不可少的集中到那事关全局根本的第八盘棋上。

在白天坑底的讲述中，老赌头自始至终的并未详细说出那第八盘棋的有关密事。

朝歌、婉姨心思缜密，并未主动当众提出要公开那第八盘棋的秘密。

因为虽然真相大白了，但目前的这一百多人毕竟临时聚成，互不知底，所以还是谨慎为好。

只把那前七盘棋和以前朝歌绘制的坟图摆了出来让众人参考，经过一番推演讨论后，得到的一致结论与婉姨当初做的推断一样。

虽然从理论上讲，五行阵衍的核心最好为空，才能释放更大的空间让五行发生自由克化衍生煞阵。

但从阴宅墓地的角度看，如果这座始祖坟山要是真的为空的话，那整个庞大的家族坟群又以何为首呢?

既要若有若无的保持其隐隐的统领作用，又要在阵眼中发挥着五行化合的虚神之功，所以坟中用的是土台，土台上又用的是小石函。

一方面保证了臂骨历百年而不被腐蚀，从而在风水上起到一族之始的统领作用，一方面又尽最大努力减少了因杂气而干扰阵眼核心的化空之功。

因为无论是行气专一的金银铜铁，还是属性强烈的木之属性，都会影响到阵衍核心中的虚实平衡。

所以祖坟山中的石函臂骨，不但不是无法理解，而是实在的妙不可言了。

而就在这时，死对头一胖一瘦的一番话，更让众人对坟局有了全新认识。

第六章 第八盘棋（下）

胖子："大伙都是从五行生克的道理上来推演这坟图棋局的，我倒是忽然发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

说着转头对梁库道："裤子，这里有没有手电筒？"

梁库这名字起的就是好，不同的人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对其进行不同裁剪和组合，生出来的味道也就自然不同。

梁库也早已习惯了："有，有，这东西多得是。"说着，便从木柜里找出两只用来夜间挖坟的电筒，递给了胖子。

众人对胖子的突然举动很是好奇，不知道他发现的这个有趣现象是什么，更不知道他要手电筒做什么。

胖子在完全铺开的坟图中央，祖坟山的位置上扣了一碗，然后再根据刚才婉姨等人的一致推断，排出五座定为基穴的坟头来。

然后再寻了五只稍小的碗扣在上面。

这样一来，看上去就真的像是一大五小的六座坟丘了。

胖子一边唠唠叨叨的安慰大家别急，一边把最后一个碗扣好。等摆好一切，胖子又把房间内的灯灭掉了。

这就让众人更糊涂了，这时胖子才呵呵一笑，把手电筒拧开，一根光柱照了出来。

胖子："大家别急，大家别急，我给大家说个实验。大家都知道用来辨别方向方位的指南针吧？"

众人点头。

指南针对于中国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而据传，这指南针的最初发明源自风水方士。

朝歌在省城的家里有很多风水罗盘，那罗盘中最中心部位的天池中，便是一根指南针。朝歌虽一时还摸不清胖子要讲什么，但已隐约觉得必定跟风水方位有关。

胖子："嗯，看来大家都知道指南针。但大家知不知道，在古代，同时还有一种方法也是用来定方位的？"

胖子生性婆妈唠叨，本来一句话的东西，他非喜欢拆成七八句讲不成。梁库早不耐烦了：“我说文宣老哥，你能不能直接点说呀？！”

胖子文宣：“别急嘛，这个东西要细了讲才说得清。”

这时瘦子冷不丁的说了句：“他是要从日影定位的角度来证明那七盘棋。”

胖子白了一眼瘦子，却并没像平常那样的激烈反驳，这倒是颇出乎众人意料。

胖子道：“因为指南针有磁偏角的误差，所以从前的古人，就用测日影的法子来准确的定出方位，就是这样的。”

说着，胖子又拿了根筷子，两指一掐悬立在中间祖坟山那只碗底上，然后用手电筒从刚刚高于水平位置，向这根筷子照去，说道：“就是根据日出和日落影子的不同方位，来确定出方位朝向。”

胖子所说的正是古人用来测定方向的一种正法，他的最初原形也就是“立竿见影”的这句成语。

具体是这样的，用绳子悬重物，使木杆垂直于水平地面，然后以杆为中心做圆，日出与日落时，杆投与地面的日影与圆周相交成两点。

这两点连线，就是正东西方向，然后再参考正午时木杆的投影，或是夜晚北极星的方向用以校正。

这方法在《周牌算经中》也有记载，虽然历朝各代都不断改进，但其原理核心都是一脉相承。

胖子在边做边讲时，老殷不时做些简明扼要的补充，样子竟然默契得很，完全没了最初看到的那种拼命状态。

大家自从那次坑底观斗，就对这一胖一瘦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就自然一有机会便想知道，同是六甲旬的他们为什么如此以恶相对。

这不问还好，白天往回走的路上，婉姨还只是试探性的提了那么一点话头，那叫文宣的独眼胖子便唾沫横飞的讲述了事情原委，自然也是骂声不绝。而也在这骂声中，知道了那被称作排骨精的瘦子叫老殷。

原来这一胖一瘦的文宣和老殷，曾是同一个地质勘测队的测绘员。

据胖子说，这老殷为人阴险，再加上彼此都隐隐发现对方是身怀术力的人，出于家族的危机感，时刻互相提防着。

也因此两人虽然同在一个队里，却很少往来。

但就在一次工程项目中，因为老殷的失误造成了巨大损失，虽然没有死人，但经济财产却损失惨重，完全够判重刑了。

但老殷却把这个责任，嫁祸给自称很热心和善良的胖子身上。

胖子洗罪无门，便开始了逃亡生涯。

事后不久因为怕事情败露，老殷也辞职迁居而走。

期间在外逃亡的胖子终于找到了隐居在一个小镇上的老殷，便要老殷去自首，还他清白。

但老殷却死不承认，反倒劝胖子自首。

这下可惹火了胖子，于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既然你不让我好，那咱俩就一起死。

于是两人就开始了逐渐升级的殊死相搏。但怕泄漏出家族的底细来，所以无论怎样恶斗，都完全不用术力相击。

而且两人本都是有家室的人，老殷不胜其扰，于是干脆把家安顿好，便也像胖子般过起了逃亡生涯。

只是与胖子不同的是，胖子是在躲避罪刑，而老殷是在躲避胖子。

却不成想，直到两人不约而同的被大局招引到这里后才发现，原来两人都属六甲旬的后人。

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稍稍减轻了胖子对老殷的怀恨之情，却始终无法完全释怀。

毕竟两人同是测绘员，平时合作习惯了，一涉及到专业上的东西，就会不自觉的配合默契。

直到配合完，便又开始了激烈战斗。

真是让看的人都哭笑不得。

此时两人已合作讲完日杆测影，胖子道：“其实我讲这个实验，只是想让大家更好的理解到天体运行跟我们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也是为了说明下一个核心问题。”

在场的人都是五行、六甲两族后裔，而所习练的阵衍，也必都涉及到天文地理，因此对二人所讲一点就明，却不知道这胖子到底想说明什么问题。

胖子终于说正题了。

他拿起电筒模仿日落日出的轨迹，运动中对准那立在中央的祖坟山照去："大家看到没有？随着太阳的不同位置变化，祖坟山的每次投影，都在指引着坟中阵局的变化。

"从日出到日落，正好完成了一个完整的五行阵局变化，再根据这投影，我就发现了每次变化的中心点，也正是现在排定出的这五个基穴。"

胖子说到兴奋处，不自觉的把手往坟图中一拍。

专心倾听的众人也都来了兴趣。

因为大概是胖子和老殷的工作性质不同，以这个角度来推演坟局，的确是众人想都没想到过的。

朝歌按着胖子和老殷所说，又仔细整理了遍日影之说，深感天地人三者间的对立既密切又具互通性，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最后都很可能回到一个原点上。

忽然又联想到老赌头白天所教的火土二术的互调法，便有了更多的理解。

这时老殷道："这是按每日来推演的，如果再大点范围来理解，对照天体中星宿的周期运行，这五个坟头的每个基穴，也正好主掌一百年的运程变化，合起来，也正是所说的五百年风水大局！"

说到此，众人终于明白了胖瘦二人的用意。

虽然更加肯定了婉姨推测正确的可能性，却在心底里都隐隐觉得有哪里不妥，好像几百年的风水大局不应该如此简单。

接下来就是众人商议明天的具体事宜，然后便各自散去休息了。

即便开始挖掘，也只可能是梁库和朝歌两人偷偷进行。因为不管牧家村人有多好客，这挖祖坟的事情却是万万通不过去的。

而明天其他人的任务，就是细细侦测牧家村以及墓地周围的地势地形，以备土族人突然来袭。

直到人尽散去，房间里只剩下朝歌、老赌头、婉姨、阿光、姐妹花，还有梁库。

朝歌对老赌头道："事关重大，不知道现在可不可以说说那第八盘棋？"

这样一说，每个人都极期待的望着老赌头。

尤其是本来已经有些困倦的梁库，一听那关系到最终解局的第八盘棋，立刻来了精神，与众人不同，他非常感兴趣的倒是那传说中的珍奇巨藏。

老赌头看了看众人，最后迟疑的看了看两眼正放光的梁库。

朝歌心思聪捷，马上意会到，老赌头必是因为搞不清梁库的根底所以才有顾虑，于是道："没事。"

朝歌向来不多话，但每一句都落地有声。

其实老赌头自从九鹿县那次斗赌中，就已经看出，梁库虽然来历有些不清不楚，但其八字似乎与朝歌奇合，就好像朝歌身边的一颗福星，外表好似无用，内在五行上却实在是有用得很。

再加上从其两代人唤醒牧氏两代人上看，即便不清楚其来历，但看上去似乎只好非坏。

因此老赌头也并未坚持，哈哈一笑："是我老头子胡思乱想了。"

婉姨是何等聪明，忙打圆场："呵呵，可以理解，小心一点总是好。"

梁库则还不知道众人在说什么，只是一个劲的眼光直冒，左右上下把老赌头瞧个遍，就差动手去翻了。

只恨老赌头啰嗦个没完，光说不练！

老赌头终于道："诸位猜猜看，那土族人整整追了上百年的第八盘棋是怎样的？"

众人面面相觑，实在不知道老赌头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老赌头嘿嘿一笑："知道为什么土行族几乎全村都已跟火行族通了婚，却始终没能窃取到那第八盘棋？嘿嘿，除了那第八盘棋是由火族首领一人密保的之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

老赌头的这副脾性，快把梁库急炸了。

老赌头眼睛一转："因为它并不是一盘真的棋局，而只是火行族世代首领口传的一句话……"

姐妹花已经忍不住，齐声问道："什么话？"

老赌头一字字道："前七为真！"

前七为真！

好一个"前七为真"。

任谁都想不到，如此繁复精妙的百年大局，至关重要的第八盘棋竟然只是这四个字，只是用来肯定前七盘棋的四个字。

惊诧的同时，也不禁暗叹起神易的用心来。

人就是这么的奇妙，潜意识里总是觉得，越容易得到的东西，越认为是不牢靠的、不可相信的。

这四个字高的就是利用了人心弱点，况且再加上众人的确对万一搞错而乱掉全局，极为顾忌，神易的这一简妙之局，看似铤而走险，现在印证起来，却实在是万无一失。

全部的八盘棋已经公诸面前，一扇通往百年命局的解脱之门正在缓缓推开。

望着坟图中的千局百阵，朝歌、婉姨、老赌头、阿光、梁库、姐妹花，每个人的脸上都生出了一层光晕。

第二天，众人开始熟悉牧家村及坟局四周的地势地形，并研究对付土行族的阵术。

为了在对斗时能达到更好的配合，所有人根据各自的术力特征和命局构造，确定出自己到底是什么属性。

虽然大范围上比较容易知道自己是属于五行族或是六甲旬，但如果要具体细分，那便要下些工夫了。

于是，这群一百多号的男男女女都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流着，也互相确认着。有梁库和老赌头夹杂中间，说说笑笑，气氛融洽。

大概用了半天的时间，所有在场的两族人等，都已经明确了自己的属性。

因为五行族曾被毁严重，所以在整个人数中只占了三分之一，大概有三十几人。

木行族的阿光、金行族的婉姨正和本族的后裔们聊得正热。

水行族人与婉姨的金行族正好形成鲜明对比，因为水色属黑，水行过旺的人大多皮肤瘦黑。

那位在坑边曾说话的黑大汉便是水行族人。

不过他只黑不瘦，听说也是在试图改变命局的时候，发生了偏差，虽然外表壮实，却常犯肉瘤恶疾。

而婉姨代表的金行族，无论男女，个个皮白肤雪，五官清濯。俗话说一白遮百丑，更何况模样俊美，只是都有些冷寒之气，让人有种距离感。

遗憾的是，在金木水火土的五个属性中，敌对的土行族不算，独独没有火行族的后裔，让人不免为之一伤。

低落间，老赌头嘿嘿一笑："谁说没有，我老赌头好歹也算半个火行族的人吧！"

梁库一边捧场："对，还有我兄弟神易后人朝歌啊！他那个引雷霹雳火可大大的不得了！"

相比之下，六甲旬可算得上是人丁兴旺了。七八十号人，几乎把十天干、十二地支都凑全了。

可以确定了，姐妹花小轻、小灵分别属丙丁之火，因为命局刑伤过重，导致眼睛失明。

那对老夫少妻颇为巧妙，丈夫是十天干中的戊土，女人是十天干中的癸水，戊癸相合，正应了老夫少妻之配，虽然外表上健康无恙，可夫妻两人都无法生育。

当确定出那一胖一瘦的属性后，更引来众人的一片啧啧称奇。

那独眼悍妇似的胖子，是十二地支中的午火，而瘦成排骨精的老殷，是地支中的子水。

十二地支中有六对相冲，而其中冲得最厉害的有两对，一对是卯木冲酉金，一对就是子水冲午火了。

这也正与现实中死对头的两人发生巧合。

六甲旬在进行细分属性时，梁库忽然想到了那个再也没出现过的文物贩子，现在想起来，大家都被土守形利用了。

虽然尚保留着一些关于七盘棋的残缺记忆，但总体上仍是蒙然不懂的文物贩子心太急切，竟然去争夺那出土石函，结果正巧被土守形用来大显忠义，从而在第一印象上博得了众人的信任。

姐妹花曾听说过这段经历，根据当时的斗局手法看，那文物贩子很可能是地支中的丑土。而等六甲旬所有人确定完属性后，恰巧正缺了这地支丑土。

要知道，五行族、六甲旬的阵衍虽然相辅相成，但也同时可以相互抑制。如果文物贩子还活着的话，把现有的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的人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六甲之阵的话，是完全可以与土行族一拼的。

可遗憾，还是遗憾，似乎从这个坟局诞生那一刻起，五行、六甲之人就充满了无法圆满的遗憾。

在另一方面，朝歌开始准备晚上的挖掘工作了。

由于白天的诸多不便，挖掘只能在夜间进行。

本来可以施局让全村人在白天睡去的，但这样一来恐怕引起全村的恐慌，而且为了尽快打开墓局，他和梁库必须要在墓地里挖上一整夜。

剩下的众人除了加倍警惕土行族突然进攻外，更要加快互相配合的默契。因为一旦两边交上手，朝歌这边只能靠默契的配合来弥补术力上的不足。

就在牧家村整体紧锣密鼓的进行防卫解局的时候，土村方向却一片死气沉沉。

登高远远看去，真的就像大地中的一片坟头。

他们在等什么?

夜幕悄然降临，一切就绪后，在众人的暗暗护持中，朝歌和梁库带着器具消失在村野中。

终于要开始挖掘了。

与往日的任何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意义重大。

谁都不知道那即将打开的五个基穴中，到底埋着什么，谁也不知道这五个基穴打开后到底会引发什么。

忽然所有人都不再说话了，感觉到的，只是藏在黑夜村影下的心跳声。

第七章 最后一天（一）

开这五个基穴都必须严格按顺序进行，因为整个墓地阵局的生化作用，就像人体的经脉一样，每一时辰，坟局阵衍都要有次交替变化。

如果不按运行规律胡乱开挖的话，正巧把正在运行当位的那个基穴给毁掉了，搞不好全局立时混乱崩塌，凶煞阵衍如果一旦被打乱，恐怕连朝歌和梁库也都难逃厄运。

所以正常来讲，每天就只能挖一个。

也就是说，全部五个基穴完成至少需要五天时间。

今天是第一天，第一个要开的穴是土行，时辰半夜子时。

朝歌和梁库先合力，把探墓长锥从坟基边缘向坟穴中央部位，斜插了下去，一种莫名的兴奋让梁库的手有点发抖。

梁库强压着嗓子："朝歌，还记得那个王老财吗？"

朝歌用力往下探锥。

梁库："那个是我们的第一次合作。嘿嘿，还记得这里那次的半夜喘气吗？那是我们的第二次合作。还记得祖坟山的石函吗？那是我们第三次合作。嘿嘿，现在，我期待最大的就是目前这一次的合作了！"

现在已经搞不清梁库是在对朝歌说话还是自言自语了，藉着微弱的夜光，迷乱的眼神，痴笑的大嘴，好像此刻已经看到基穴下的奇珍异宝了。

正幻想间，忽然觉得长锥尖碰到了什么硬物。

跟了朝歌这么久，这种感觉最让梁库兴奋了，因为从以往的经验看，这种手感和这种声音，还有这种深度，很可能又遇到了青石墓板一类的古墓。

朝歌慢慢的抽出长锥，梁库赶紧扭开电筒，一束光柱照在锥尖上，一点极细微的石沫清清楚楚的粘在上面。

梁库猜得没错，这种地层深度，这种石沫，八成就是古墓青石，于是他的工作热情就更加高涨了。

朝歌却没那么乐观，因为他正在想。

按理说这基穴的年代是在明代，而且既然是重要的基穴，里面应该会有自己独立的东西。而刚才这个地层深度和青石沫，却像是先前、也是在附近挖开后又添回去的那个汉墓完全一致。

如果这样判断，这基穴岂不成了空穴？而所探到的，只是正座坟局下的古墓群？

不管怎样，还是先挖开再说。

选择开挖口也是有讲究的，首先要最短距离到达墓穴中心，而且还要最大限度的保留原坟轮廓。

这样既节省时间，又不会因乱挖而对原坟造成很大的改观。

而且挖出的新土尽可能的保证不乱扔，其在穴口堆起的土堆，也不可以挡住自然光的照入；开口不可以过大，否则容易造成整座坟头的塌陷。

很快在两人的熟练挖掘中，已经进行到了距离地面差不多半米的地方，正常来说，这个层面就应该是有东西的了，可几锹下去仍不见触到什么东西。

朝歌示意正热情高涨的梁库，拧开电筒往穴洞里照了照，除了湿土的挖掘痕迹，不见一点异物，再用短铁锥向四周探了探，还是松软的土质。

朝歌皱起眉头，难道这还是个空穴吗？如果真是空穴的话，那这八盘棋的解释岂不是完全错了？

当朝歌再把短铁锥从垂直方向探下的时候，忽然碰到了跟刚才手感很相似的硬物阻挡。朝歌心里一动，因为虽然不是很准确，但现在这个土层位置，是比刚才长锥探下的位置稍稍高出了一点的。

朝歌心里一阵喜动，如果感觉正确的话，很可能就是有不同的发现了，于是他又换了几个位置探了探。

这回可以确定了，这底下的状况很像是在一块很巨大的青石板上，还有一个由小青石板围成的一个既像方形又不像方形的东西。

朝歌在小心细探的时候，梁库一直死盯着他的每个动作和相应的表情，他能感觉得出，底下有戏了。

朝歌把大锹换成了小锹，梁库乐了。

不一会，穴中的土层下，渐渐现出了一个小小的梯形石顶。

继续小心的挖，一尊用整块石头雕成的石物完全呈现出来，而这尊没有任何花纹的石物，就稳稳的坐在一块只是局部的青石板上。

梁库的手几乎都在颤抖了，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个形状古怪的石物里，一定有大大的古怪。

朝歌并没有急于搬动它，只是仔细的用电筒照着它看。

石物大概比原先发现的那个石函大了一圈，而且是一整块石料雕成的，旁边有一个巧妙的封板，相信就在这个事物中心有着一件很特别的东西。

当没有发现任何异样后，朝歌开始动手去开启那侧封的石板。

石板封得很密实，必须用薄刀片一点点的撬开。

这种细活通常是由朝歌亲自动手的，因为梁库那双大手，恐怕就算是石洞，也会被撬塌了方。

而此时的梁库，通常都会急得瞳孔出汗。

石板终于撬开了，电筒光的照射下，竟然发现，紧贴石板后还有一个桩型铁函。

这让梁库几乎跌倒在地。

靠！到底装的是什么鸟，竟然这么里三层外三层的！

朝歌的手也稍稍停了停，然后又小心的把这个柱形铁函捧了出来。左右一看，除了顶处有一镶环掀盖外，别无开关。

为了以防万一，朝歌和梁库躲开了半米远，用短锥尖穿到掀盖的铁环上，然后轻轻一提。

铁盖被掀开了，两人都静了一会，只等确信没有任何异物出来，才走近过去。

两道电筒光照射下，黑漆漆的柱型铁函内，反射出一道柔和的金光来。这一刹间，朝歌嘴角微颤，梁库眼皮猛跳。

这发出金光的东西，看上去很像是一尊小金塔的塔顶。

朝歌戴上棉线手套，小心的把它取了出来。

没错，这正是一尊金光烁烁的小金塔。

梁库久已干枯的口水，终于流下来了。

可他却并没发现，与此同时，朝歌的眉心又皱起来了。

金塔铜塔在风水上的应用，大多有化煞之功，又可镇邪。从这个精致的容器中可以理解到，这都是为防止因为震动，使得金塔歪斜或是倒掉而设计的。因为镇邪化煞的金塔，最忌歪斜倾倒，不但不起化功，反而加倍楣气。

可让朝歌疑惑的是，按正理，化煞镇邪的塔器，大多都放在高处才可起到更好的作用，即便不高，也至少是地面之上。

可现在这金塔，形状上不但古怪，而且竟然是被埋在地层深处。

这样一来，岂不是完全起不到化煞作用？

朝歌又看了看坟穴内的那块青石墓板，恍然，难道金塔的作用，是为了镇这底下的古墓煞气？

朝歌想到这，俯下身，把手指头触在了墓板之上。

因为此时的朝歌，身体已经非常敏感，稍一冥神清思，立时能感觉到从底下古墓中传上来的一股风水厚力。

朝歌也立时明白了，整座墓地坟局，都是借助了古墓群的特殊格局来生法作用的，但前提是必须把古墓群中的这种力量锁限在一定范围内，范围过大，就会与地面的坟局力量互相抵销。

也就是说，这金塔所起着更多的镇锁古墓作用，令其独特的风水之力，巧妙的为地上坟局所用。

朝歌想到这，又马上静下心来，去静静的感觉地上这个被开基穴所统的阵衍坟局。

不出所料，阵衍的煞力正在逐渐减弱。

这一变化让朝歌欣喜生起，因为照这样推理下去，当把所有剩下的四个基穴打开，会不会就能让整个坟局失去煞力呢？也从此让所有控制着五行、六甲两族的风水阵衍失去效力呢？

可他马上又意识到另一个问题。

且不说自己的这个推断是否合理，单就把整个坟局的煞阵过早解除，不但很可能让土行族趁虚而入，而且在没有完全知道整座坟局最终秘密的时候，也不可以轻率行动。

想到这，朝歌不理会梁库的痛苦感受，迳自又把金塔原形封回，然后开始往坑穴中添土。

梁库的干劲立时像是电力不足的录音机，软塌塌的瘫痪了。

回到牧家村后，朝歌把整个经过简明扼要的跟婉姨、老赌头等说了遍。众人也很同意朝歌的推断，但具体的还是要等把剩下那四个基穴打开再说。

第二天，第二个被开的是金穴，凌晨寅时。

如朝歌所料，这第二个穴里，仍然是相同的一个小金塔。

这下很是给众人鼓舞，也许真的五个基穴被揭开后，整座控制了两族人的几百年风水大局就要解除了。

就在众人因发现而信心高涨的时候，土行族开始了试探性的出现。负责警戒的六甲旬和五行族发现，围绕着牧家村和坟局，时常有土族人在四周出没，也不动手，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而且据观察发现，土村还是在不断的增加人手。虽然这几天来，牧家村也陆续的到来了两族后裔，但始终没盼到最关键的地支丑的后人到来。如此下去，恐怕一旦提早开战，所做一切都会功亏一篑。

梁库就说自己要到县上去报案，却立时招来一顿痛扁。

就算你没遇到土行族的阻挡，等你到了县城你又如何说这里发生的事？

如果照实说，非被当成神经病被关起来不可。

再者，如果哪位警察大哥真的灵光一现相信了你的话，你又有什么证据来控告土族人呢？结果除了闹得满城风雨外，搞不好还让外人注意到这块巨大的民间墓地，到时候恐怕这里就永无宁日了。

所以说，想来想去，两族之间的事还是要靠两族来解决。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拖延时间，并且做好最后一搏的准备。

第三天，第三个水位基穴被打开，前夜戌时，仍是相同金塔。

而就在第四天的一大早，众人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牧家村早起的村民忽然发现，村里的家畜都出现了异样。本来好好的走地鸡，忽然都不停的叫起来，猪也像很烦躁的在圈里四处乱撞。

而真正引起两族人注意的，却是忽然发现村头的田埂间，出现了上千条集体向一个方向迁徙而走的蛇，还有从地下井中打出来的浑浊

的水。

看着越来越多的异常现象，一直搞地质勘测专业的胖子和老殷一同惊觉，这种大规模的生物反常现象，一般通常只有在地理和生态环境发生急剧变化前，才会出现的。就像剧烈地震发生前，都会发生很多诸如此类的异兆。

但从村长家唯一一台无线电老收音机中，没听到任何有关重级地震的新闻。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了，那就是土族人也感觉到了坟局中时弱时强的异常变化，为了不让朝歌等人抢先掌握坟局秘密，他们开始做进攻前的准备动作。

于是先在牧家村周围设下了一个滔天巨阵，等这个大阵一旦合拢，届时任何人都无法进出，这座偏僻的小村子将会彻底与世隔绝。

为了进一步证实这种推测，朝歌、婉姨还有姐妹花等人先后走出村头，立在高处冥神远望，立时便感觉到四周一种可怕的风水杀阵，正在渐渐的生起合拢。

于是在众人的一致同意下，决定冒险加快挖掘进度，就在今夜连着打开第四、第五座基穴，并且通知村长及所有村民一个都不要出村。

事到如今，朝歌等人也不得不把所有真相告诉了全体村民。

起初真的是让一众村民摸不着边际，无奈之下，朝歌现场施出术力，顿时让被召集而来的所有村民一阵眩晕。再看到周围越来越多的异常现象出现，村民们开始渐渐相信了。

在婉姨的组织下，带领各家各户开始做起必要的准备来。主要是让挨家挨户多准备木板，铺设在屋内地上。

因为一旦两方开战，土族人必定催动土行地气，而木克土，木材木板可以稍稍缓解土煞之气对村民造成的伤害。

而即便如此，挖掘坟穴的事情还是要隐瞒村民的。

因为村民已经够恐慌的了，如果再动他们的祖坟，恐怕会引起不良反响，所以挖坟的事还是要在晚间进行。

第四天，准备开挖最后的木穴、火穴了，时间前夜亥时。

这一天的心情是最紧张的，虽然夜已渐深，除了不懂事的孩子们，全村民众无一入睡，都各自关门闭户，静听着一切可怕的异声异响。

众人把朝歌、梁库护送进入墓地后，便转回村庄，按平时研究出的对策结成不同组合，分布在村子的各个有利方位上，准备土族人随时发起的进攻。

这时，从靠村边的一栋废弃小土房的一侧，隐隐传来一阵像是轻轻的哭啼声。

那里即是村边，有间早已废弃了的破土房。此时黑幽幽的深更半夜，又如何传出哭啼声呢?

这边防守的正是婉姨和姐妹花还有几个六甲旬的人，最先听到这异常哭声的，是听觉灵敏的小轻、小灵，她们忙止住所有人的声音，于是那传过来的轻轻哭啼声就更加清晰了。

这让六甲旬中岁数最小、只有十五六岁的乙木小姑娘怕出一身冷汗，不自觉中用手牵住了小灵姐姐的手。

婉姨轻声安慰着："没什么，乡野小村不比城里，经常的有些古怪的声音，别怕。"

又过了会，婉姨带上两个成年人，留下姐妹花照应着，便悄悄向传出啼哭声的土房摸去。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那哭声也越来越清晰，听上去，竟然很像是一个孩子在那里怯怯的哭。

婉姨和跟来的这两人分成两头，用手势做联络，一同冲出，于是他们就看到了土房的墙根底下，夜色朦胧中，一个衣衫褴褛的十一二岁小男孩，正用他唯一的一条小胳臂，抱着一条奄奄一息的老黑狗，在那里不停的抽泣。

与此同时的墓地中，朝歌、梁库二人正打开最后一个墓穴。第四个墓穴已经恢复，里面所藏与前面三个基穴一样，都是密封函中的小金塔。

现在这最后一个基穴就要挖开了，如果这最后一个基穴也只是个小金塔，那么就可以肯定，当把所有小金塔同时取走的时候，整个墓局的煞阵就会自动解除。

但这并不算结束，也许一等全部煞阵消失的时候，那最终的秘密就会显露出来，否则这几乎耗尽了两族人性命的风水大局，可真成了神易跟后人开的一个天大的玩笑了。

最后一个基穴终于打开了。

似乎没有意外，眼前穴坑中静立的，还是一座造型古怪的石物，可就在朝歌藉着电筒光把它取出来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就在石物底下的那块青石墓板中央，裂开了一条深深长长的缝隙……

第八章 最后一天（二）

那裂缝不是很宽，却很深，细细长长的从装着小金塔的石物座下横贯延伸。

朝歌没再动那石物，而是开始仔细观察起那条突兀的石板裂缝来。

一边的梁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想探头往里看，小小的洞口却被朝歌挡住了。想问问，却又怕扰了朝歌的思路，只得一边左探右窥的心痒着。

朝歌把手电筒固定在洞口处，腾出两只手，一只扶在洞口，一只一点点的把敷在石板上的土渣向两边抚清，那石缝就更清晰的显现出来。

很奇怪的是，从痕迹上看，这石缝虽然已经有些年月了，但却绝不超过百年以上，而这个地层的古墓，最起码也要唐代以前了，显然并非下葬时造成。

但这也不像是人为挖掘而造成的，因为那裂缝旁边没有丝毫被敲打的痕迹，况且整座坟局除了牧家人之外，几乎很少人能自由进出，盗墓贼的可能性更是少的了。

如果说是牧家村本村人所为，也是不太可能。

想像不出淳朴无知的牧家村民又是出于什么目的挖开先祖的坟穴，把这宽长的古墓青石板敲个裂缝后，再若无其事的掩埋回去。

百思不得其解中，朝歌已经渐渐把裂缝两旁的所有浮土清除了，并且顺着这条裂缝的延伸方向，开始继续挖掘起来。

梁库也加入进来，此刻的心里是激动非常的，因为这之前的四座基穴都只是挖出来看看就完了，惟独现在这最后一座，看样子很有可能是要开挖他垂涎已久的地下古墓群了。可抡开膀子没挖几锹就被朝歌制止住。

梁库愣着一双小眼睛，看着不说话的朝歌，沿着青石墓板裂缝的方向，用锥尖画了一条长长的沟线，示意梁库只能沿着这条细细的沟线挖，而朝歌就在梁库的后面做些细致性的处理。

不管怎样，种种迹象都表明挖掘跟这古墓群有关，梁库还是很兴奋的抡起了膀子，挥起了锹。

很快，整条盖在古墓室道上的青石板被挖完了，梁库看着朝歌，等待下一步的指示。

朝歌走过来，俯下身仔细看了看青石板的末端，那裂缝一直延伸到这里，从石板的侧面看，这裂缝一深到底，似乎一直裂到最底处的墓室。

朝歌的下一动作并没如梁库期待的，像上次那样，找出另一块石板的对接处撬开，然后就可以左拥右抱的融入到那无数的奇珍异宝之中，而是奇怪的用手仔细地清理石板终端的土层。

因为朝歌在无意中发现，就在石板终端裂缝的延伸方向，土层中竟然也有一条极细微的裂缝痕迹。

因为土质粘和，虽有裂缝却不像石板那样清晰。

这一发现，让朝歌忽然有了对裂缝的全新猜测，他忽然想到了那次爷爷和老赌头都一同提到过的轻微地震。

因为如果只是石板本身的裂缝，还不足以表现出剧烈性，但连土层都有明显的裂缝，就说明了这很可能是一次大规模的自然震动。

紧接着，朝歌拿起探墓长锥，继续沿着裂缝的方向，开始每隔一段距离就探入地面。

梁库就更加心痒难耐了，帮忙探锥的时候，不停的偷偷注视着月光下朝歌那张冷峻的脸，忽然又自我幻想的担心起来：不会吧，难道朝歌一晚上想挖两座古墓？嘿嘿，真是不挖则已，一挖惊人啊！

很快另一座古墓的青石墓板被探了出来，对准不远处那条裂缝的方向，朝歌和梁库开始挖了下去。

不出朝歌推测，就在新的青石墓板清楚呈现的时候，它的正中央，也有一条细细长长深深的裂缝横贯延伸。

在梁库兴奋得嘿嘿偷笑之时，朝歌两眼放出了光。

他仿佛正看到一条细长深远的裂缝，正横贯在整座巨大墓地之中。

就如老赌头所说的，正是那次轻微地震，像是在不经意中震开的这条裂缝，提前启动了整个大局。

而此时，整座墓地下的古墓群的地气精华，正沿着这条裂缝，源源不断的顺着地势泄向坟外的牧家村方向，不，准确的说，那应该是汉墓的方向。

一个更加无比震惊的念头从朝歌心底生了出来：也许这次地震没那么简单，也许最早被开启的汉墓，才是最后的终点！

当婉姨端出一碗香喷喷原汤手打面的时候，已经被领到房间却缩在一角里的小男孩睁大了眼睛。

看得出，已经不知道饿了几天的小男孩，是如何的向往着这碗香喷喷的汤面了。

可就在婉姨递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却低着头往后不自觉的躲了躲，样子就像是个怕见生人的小姑娘，又带了点畏惧。

此时他那仅有的一只小手，还在紧紧的抱着那只老黑狗，黑狗虽然已经奄奄一息，却始终没忘了护持着小男孩，无神的眼睛正努力的盯着婉姨。

很可能正是这只已经很老迈的黑狗，凭着对周遭的灵敏感觉，才带着小男孩在土族人设下的凶阵最后合拢前，误闯入牧家村的。

从褴褛的衣服来看，小男孩可能是跟四处乞讨的亲人走散的，只是从怕生的神态和污秽脏垢下隐约露出来的嫩白肌肤上，又似乎不像终年以乞讨为生的流浪一族。

婉姨看着小男孩那只剩下的一条小手臂，忽然心中一动，这突然误进入凶阵合围牧家村的小男孩会不会也跟众人一般，与两族人有着什么渊源呢？

于是婉姨轻声的问：“孩子，告诉阿姨，你家大人呢？是不是有人让你来的呀？”

小男孩却始终低着头不声不语，下垂的空衣袖，孱弱的小身体，让人看了忍不住心痛。

此时乙木小姑娘把婉姨手中的面碗接过来，轻声细语的对着小男孩：“小弟弟，吃吧，这面条可好吃着呢！以前我妈就常做给我吃。”

可能是乙木小姑娘年岁只比这小男孩大了两三岁的缘故，也可能是小男孩终于忍不住，偷偷瞄了眼小姐姐，又盯了盯小姐姐手中的这

碗面，慢慢的把老黑狗往怀里搂了搂，然后很快的伸手把大碗面拿过来。

因为只有一只手，只能就那样连汤带面的往嘴里倒，汤汁顺着小男孩的嘴角一直流到脖子，要不是婉姨细心，先把面凉得差不多才端出来，恐怕早把小男孩烫坏了。

乙木小姑娘忙上来替小男孩端，他却生怕被抢了似的，边死命的不放手，边不停的继续往嘴里倒着，看得所有人心酸得险些落下泪来。

小男孩却忽然停住了，但仍死死的捏着碗。他看了看此时怀里正望着他的老黑狗，慢慢的把那碗汤面放下来凑到它的嘴前。

老黑狗却并没动，好像极通人性的知道小主人也非常需要这碗面。

小男孩就又把面向前凑了凑，直快要碰到老黑狗的鼻子了，老黑狗才勉强的添了添汤，尾巴习惯的微微摇了摇，眼神竟像是与小男孩相依为命的老仆人，温顺而慈爱。

小男孩看着大黑狗吃了汤面的瞬间，一下子笑出了两排白白的小虎牙。

吃完汤面后，小男孩在婉姨的房间里渐渐睡去了，老黑狗在众人的救护下慢慢活了过来。小男孩的手，即便是在睡觉的时候，也是一刻不离的搂在老黑狗的脖子上。

婉姨是个有着洁癖的人，能让一身污秽的小男孩搂着一只老黑狗睡在自己的房间内，真是绝无仅有的破例，也可以看出婉姨对这个好像隐隐有着悲惨身世小男孩的深深疼爱。

朝歌同梁库从墓地回来的时候，天已经是快蒙蒙亮了。

现在已近暮秋，大地的庄稼都收割完，空空旷旷的在那里凄惶着，连秋草里的鸣虫们都有气无力的配合著鸣叫。

此时季节，农户们起得颇晚，再加上对突然降临的古怪凶阵恐慌，整个牧家村都如同荒废般的死静着。

走进村来的朝歌和梁库，让在各个方位防护了一夜的两族人等为之一松。

绝大部分人虽然知道朝歌两人在坟局里拆解着什么，但却并不完全清楚两人到底在做什么，经过时，纷纷与两人用眼神默默打着招呼，然后开始准备着交替休息吃早饭了。

老赌头也一改往日的懒散脾气，正支着一条断腿在屋内对着铺在炕上的那张坟图沉思，直到朝歌两人推门进房，他才发觉已经天亮了。抬起一双布满血丝的老花眼看着朝歌，试图看出这最后两座基穴的情况。

朝歌迎着老赌头目光微微点头，用最快的方式给等了一夜的老赌头予以肯定。

紧跟着走进来的是阿光和姐妹花，最后到的是婉姨。

多日来在所有两族人中形成了一个自觉的规矩，那就是把朝歌、婉姨、老赌头、阿光、姐妹花、梁库这七人，隐隐的当作了整个团队的核心。

当然其中浑水摸鱼的梁库也因为朝歌和前后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下，已经勉强被大家默认为核心部分的一分子了。

人一到齐，朝歌开始讲述昨晚的全部过程。

尤其是讲到那神奇的地震裂缝，竟然正把古墓群的地气精华涌向已经被考古大队挖掘了的那座汉墓时，所有人都惊呆了，这意外之现实在是出人意料。

小灵忽然道：“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姐妹早对那座汉墓有过怀疑了。因为大家都对考古不太熟悉，从我们的角度看，你们可知道这汉墓有个大大的疑点？”

朝歌实在没想到姐妹花竟然也发现了汉墓的不寻常处，只是不知道是否与自己的发现同属一个。

众人便更加惊奇了。

小轻轻声接道：“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自古王后将相的墓陵旁，很多都有世代的守陵人。这些守陵人大多都是从前的家将或是仆人，在长期的守陵岁月中生息繁衍，成了许多有着独特地名和习俗的村落。从考古学记载上，统称他们为烟户。”

小灵接道：“从牧家村的朝向方位看，正是以着守陵人的格局建造，护卫着那座汉墓的。但让人不理解的是，牧家村的建村年代明显

要晚于汉墓千年有余，又怎么可能是守陵的烟户呢?

“再加上汉墓一开，从风水大局上也完全失去了阴宅力量，所以我们姐妹也就没再深究。不成想，竟然还隐藏着这样一个隐秘。”

姐妹花所说的，正是当初考古大队面临的难解之题。

当初对牧家村是守陵人还是盗墓者的讨论，非常激烈，以至于影响到了整个村子，当然就更给总是隐约觉得家族墓地藏着隐秘的牧三文，留下深刻印象。

在他试图培养朝歌接替他的遗愿那段时期，曾不止一次的反覆提及。

此时朝歌点头道：“不错，当年神易正是以守陵人的格局布置下了整座牧家村。”

说着，朝歌停了停：“守陵虽是守陵，但却不是守这汉墓之陵！”

尽管所有人都已经越来越隐隐感觉到整件事情的复杂以及不可预知的颠覆性，但却完全没想到，竟然在颠覆之后还有颠覆。

惊诧之下，纷纷注目朝歌。

就连本已经饿得肚子咕咕叫的梁库，也立时忘了一切。

朝歌却忽然不再说话，随手取了两只茶碗一前一后的扣在了坟图外，从位置上看，最外边那个碗代表牧家村，中间那个便是那座轰动一时的汉墓了。

众人不时的看看朝歌动作，又不时的看看朝歌的表情。

完全确定好位置后，朝歌抬起头：“那条横贯墓地的地震裂缝，虽然并未与中轴线重合，却直接向汉墓方向一直延伸。”

说着，朝歌又寻出一支笔来，从坟图内一直往汉墓方向画出一条裂纹似的细线。

朝歌边画边道：“但在我回来经过的途中仔细观测后发现，这条裂缝竟然并非指向汉墓。”

说着，朝歌笔下用力一画，那裂缝细线就像一道霹雳似的瞬间画出，却从代表汉墓那只茶碗的边上画过。

老赌头忽然想到自己的运势突然被改变的经历，惊道：“难道出了偏差？”

朝歌摇了摇头，又不再说话，而是用笔在代表汉墓的茶碗本身底部又画出了一条线，正和对面画过的那条裂缝在不远处相交。

朝歌随之用笔在那相交的一点上重重描了几描，抬头道：“可能没人知道，新画的这条线，却是当初那次在准备考古挖掘汉墓时发现的一个盗墓穴口。”

现在所讲的这个盗墓穴口，就是那次考古大队在准备开始挖掘汉墓时，忽然发现的一个明代盗墓穴口。

正是这个神秘的穴口，才导致汉墓的封土层破坏，从而使内存的所有尸骨文物都化为泥土。

也正是因为这盗墓穴口，才让考古大队的专家们挠破头皮也想不通，分明手法极为高超的盗墓者，却为什么只挖开封土层便忽然终止，当时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

朝歌把整个经过简短讲述后道：“现在终于明白，在这个上好致吉的古位汉墓上开个洞，完全是为了能把墓中的精华地气慢慢的泄入这里。”

说着，朝歌把笔在两线交接的地方重重一点。

小灵惊道：“啊，我明白了！开了这个洞，不但可以有了方向上的指引，而且和那条地震裂缝起着一上一下的绝妙之合！”

老赌头凑近那个交点，无限慨叹道：“妙哇，实在是妙！我们的命主神易真是用心太妙！就不知道，这么一个夺天妙局又起着怎样的惊天用处？”

一席话，顿时让那个小小的圆点，成了众目之地。揣摩全局构图，真如一个巨大的太极图般，阴中有阳，虚中抱实。

婉姨凝神道：“所画的这个交点我曾记得，外表看起来好像是一处极普通的小土丘，却吸纳了两处上千年的地气精华，就像是一个正在孕育中的胎儿，只等古墓群中所有精华泄尽，也便是这地穴绝点的成熟之时。也许到那时……”

婉姨的话只说了半句，她也只能说这半句了，因为真的没人能猜测出真正到这地胎成熟时会出现怎样的变化。

是全局的终结吗？是宝藏的揭示吗？是两族人的解脱吗?

在场之人各想不一。

姐妹花有些激动道：“嗯，不管怎样，这一定是揭开全局的关键！”

场中气氛顿时升腾起来，每个人的眼中心里都好像开了一道门。

朝歌却忽然静静道：“只是还有一个问题。”

看着众人投过来的目光，朝歌接道：“很明显，如果要想等这地胎尽早成熟，就必须加快古墓群中地气泄入的速度。也就是说，必须要解除镇在五个基穴上的金塔，否则镇锁不解，地气不舒。”

众人一下子陷入了沉默，因为他们同时想到了一个问题。

如果把五个金塔取出，整个古墓地气泄出之时，不但让本来依托古墓特殊格局的地面坟局顷刻解了煞阵，而且更不知会引发什么预想不到的事情，毕竟这坟局太过复杂微妙。

更要命的是，一旦坟局煞阵解除，连阻挡土族人的最后一道屏障都没了。到时，窥视已久的土族人，必然毫无顾忌的出手了。

但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如果不尽快掌握全局，多一天的等待也就多一天危险。因为日渐汇聚壮大的土行族，随时都有强行出手的可能。

朝歌在一片沉寂中最后道：“无论是进还是退，与土族人一战在所难免，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如何进行这最后一战。”

第九章 最后一天（三）

每个人都知道这最后一战意味着什么。

积蓄了几百年的力量就要爆发，或者从此再没有五行族和六甲旬的名字，或者从此真正的解除那镇锁了几百年的命运之劫。

但这一战，真是如朝歌所说的在所难免吗？

还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

所有人虽都对五行族有着世代深仇，但面对现在的对阵形势却心有矛盾。

对于死的概念，受尽奔波之苦的两族人却并不惧怕，只是这样死是否值得？因为两族人的无谓牺牲，只能是为阴险的土族人铺平了道路。

一时间，众人默然无语。

婉姨沉吟道："虽然有些冒险，我却很赞成朝歌的想法。"

婉姨心思细腻深重，她既然这么说，想必一定内有道理，众人纷纷抬头望去。

婉姨："土族人掌握那七盘棋已经有百年时间，而这百年时间内，也必然是费尽了心思去试图破解它。

"大家想一想，这七盘棋的阵衍术对两族人来说，理应不是很深奥难解，就算土族人进不了墓地进行实地确认，但可别忘了，他们完全可以根据当时尚未消失的几个村子位置，推断出这七盘棋的真意。

"再有就是，朝歌每开一个基穴时，坟局内的煞力就相应的减弱一次，相信这种变化我们能感觉到，土族人就更能感觉得到。

"从他们设局对整座村子的合围时间推测，这土族人完全有可能已经清楚我们的意图，现在只不过是在等，等待坟局的最后结果。"

从土守形介入到最后表明身分，种种迹象表明，土族人步步精心隐藏，都只在耐心的等着两样东西。

一样是那确认全局的第八盘棋，一样就是等待朝歌亲手解除阵局。

婉姨接着道：“所以从这点上看，如果我们一直耗下去，几乎连一点胜出的可能都没有。但要是解开大局搏一搏，也许我们还有一半的可能。”

小灵道：“嗯！看来也真的只有搏一搏了。只是有个担心的问题，我们和土族人这最后一战，硬拼恐怕是不行的。

“但如果想利用默契的配合，就一定要把所有真相告诉所有的人。

“因为这最后一战可能要完全围着那个地胎之穴展开的，如果隐瞒方位，根本无法达到彼此的术力配合。可是，如果把这地胎之穴公布出去，恐怕秘密会泄漏到土族人那边……这可有点难办。”

朝歌道：“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土族人世代守候于此，从没间断，相信那次汉墓的开发，还有后来的地震，土族人一定密切的注意着每个细节变化。再结合七盘棋，恐怕连那地胎的所在精穴，土族人也早已经心中有数。”

小轻叹道：“呀，那不是我们什么都被人家掌握了！”

婉姨道：“也不一定，至少我们后来的这么多人，土族人并不清楚他们的底细，而土族人的术力路数我们却个个清晰得很。

“从这一点上讲，他们在明我们在暗，再加上解局的主动权在我们这里，完全可以跟他们赌这一次。”

没想到平时凡事多思的婉姨，这一次却果断得很，不是很煽动的言辞，却把众人的斗志激了起来。

老赌头嘿嘿笑道：“嘿嘿，打架我老赌头不在行，但这赌博，那可算是老大。土守形啊土守形，这一次我非把你赌个倾家荡产！”

梁库把手往老赌头的肩上一搭：“嘿嘿，加我一个，咱爷俩吃定那个土兽行了！”

一直没有说话的阿光，此时笑咪咪道：“可不可以也添我一个？”

老赌头道：“嘿嘿，你可跟我们俩这对臭皮匠不是一个档次的，还是不委屈你了。”

小灵笑谑道：“两个臭皮匠怎么可以？三个臭皮匠才够数呀！”

看见阿光一副被小灵越骂越舒服的样子，梁库就特不舒服，拉着脸道：“我们爷们的事，不需要外人插手。”

说着，搭在老赌头肩上的手用力搂了搂。

朝歌却明白阿光的意思，因为阿光也是身无术力，完全是通过对自身内部的推拿泄导而来转移对手的术力攻击。

虽然这门功夫也不是一朝一夕练成的，但总比导引来得快些。

如果老赌头和梁库好好利用这最后的一段时间修习一二，就算派不上大用场，危机时刻保身活命却不无作用。

但深知梁库心理活动的朝歌，怕自己这位兄弟驴脾气一犯，不买阿光的帐，于是对着梁库沉声道："阿光的推拿很有作用，你好好学学。"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在朝歌心里已经处处不自觉的把梁库开始默认成了兄弟，每次说话口气也不自觉的带出些大哥式的语气。本来朝歌语调就冷，这对梁库的一番话就更加冷中带沉了。

小轻也拍手赞道："对呀！阿库呀，如果能学会阿光的推拿泄力，那可就大大的有用了。"

天下除了老妈的话能对梁库起作用，剩下的也就是朝歌了，再有小轻的台阶下，梁库转而对着老赌头一坏笑："喂，听到没？要好好跟阿光老师学学，说不定还能返老还童呢！"

一句笑语，又把刚刚的一点冷场给解了。

婉姨此时道："嗯，接下来就得要抓紧时间，把大伙全都召集起来，一同研究如何设局来破土族了。"

气氛高涨中，大家正要走出去召集众人，朝歌却道："时间紧迫，必须赶在交午时把那五个镇局金塔取出来，否则又要等一天才行。"

说着，朝歌对着婉姨道："我们两头行事。"

婉姨点点头："好，你和梁库去解除阵局，这边就由我们大伙一同研究破土设局。"

朝歌也点点头，然后抬起头看了看大家，缓缓道："五座镇局金塔取出后，整座古墓的地气精华会在十二个时辰后，全部泄入地胎。在明天的中午午时，地胎会完全成熟。"

话到一半，朝歌少有的沉吟了片刻，然后颇意味不同的道："也就是说，十二个时辰后，就是开解全局与土家最后一战的时候。"

朝歌的语调即便是在最危险的处境下，也大都冷静如冰，今天这一刻却忽然让人感觉到与往日的一丝不同。

的确，压抑了四百多年的惊天大局就要开解了，背负着百年悲运的每个两族中人，此刻的内心都如同万河奔腾一般，汹涌不息。

他们也看着朝歌，同时默默的点了点头。

就在这一刹那，距离最后一战的倒数计时，犹如一座大钟，滴滴答答的缓缓启动了。

众人陆续走出朝歌的小屋，婉姨、阿光等人要去召集众人了。

朝歌、梁库会再次回到墓地中，赶在交午之前把五座镇局金塔悉数取出。

此时却并不担心煞阵一解，土族人会趁虚而入了。

因为现下最关键的，已经是那只有在十二个时辰后才能成熟的地胎之穴，而相信等了上百年的土族人，也绝不会急在这一刻。

正往外走间，朝歌忽然发现，在门口边蹲了一个抱着老黑狗的残臂小男孩。刚才本已感觉出门口有人，但从体质上知道是个毫无术力的小孩，朝歌便以为像平常一样，不知道是村里谁家的孩子溜出来在这里玩。

但现在忽然发觉这小男孩不但面生得很，而且穿着神情也完全不像是牧家村的孩子。于是朝歌停住脚，开始注视起正怯怯看着他的小男孩。

婉姨微笑道：“怎么这么快就醒了？饿不饿？等会婉姨再给你做一大碗面条吃。”

朝歌看得满脸奇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婉姨于是把昨晚的事说给了朝歌听。时间紧迫，朝歌无法多想，只是看着小男孩的残臂还有那只沉静的老黑狗，心底闪过一丝莫名，随后便向院外快步走去。

梁库看着小孩联想到自己当初飘街走巷的拣垃圾生涯，虽然自己很少感伤身世过，但却总为别人而心里难受，禁不住又是孤苦伶仃的一阵发热。临去追朝歌前多看了几眼小男孩，心里在想，要是这孩子真没去处，将来就收他做小弟。

所有人召集全后，以婉姨为首的一百多号两族人众，开始了研究破解土家阵衍的配合之局。

小男孩在乙木小姑娘的劝退下，回到了婉姨房中，又和老黑狗饱饱的吃了两大碗三婶做的甜粥红糖荷包蛋，便渐渐睡去了。

却不知为何，就在等乙木小姑娘回到众人那里一同研究破土之法的时候，谁也没注意到，那小男孩又费力的抱着他那只老黑狗，悄悄的蹲在门口。

朝歌和梁库再次进了坟局，此时的朝歌再也无法顾及到村民们的感受，因为已经没有时间了。

但还是小心的在进坟局之前，运行术力封锁了村子入坟的那条正道。

再加上已经处在恐慌下的村民很少走出村头，相信即便现在是大白天，朝歌两人的大挖坟墓，也不会有人看到。

距离开解全局和最后一战，只剩下一天多一点的时间了，围绕着整座牧家村，充满了动人心魄的紧张氛围。

此时的梁库也已经兴奋到了极点。

不过他的兴奋却与其他人不同。

正当每个人都在想着那最后时刻，他却在盘算着那五座晃眼挠心的小金塔。

他不敢问朝歌小金塔取出后的用处，但他知道，现在来的所有人都对这东西不感兴趣，自然理所应当的归他梁库了。

当然他也绝不会亏待了众人，想想他梁库一直深爱着考古事业，并不是因为缺钱，他随时施展彩票神功都会吓死一批人。

现在细想起来，自己似乎更喜欢的是这种感觉，于是不禁感叹：靠！我们梁家从骨头里竟然就有研究古董的遗传。

天晓得，就在如此紧张的局势下，梁库竟然还想到这些个。

婉姨率众的研讨之会上面临了一个难题。

无论怎样把现存两族人进行搭配组合，都面临着一样缺欠，那便是缺了丑支而无法联成大阵。

从实力上已经属劣势了，而且被封锁这几天，土族人一定还在不断的增加人手，这就更拉开了距离。

虽说针对土族人的阵衍术力，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胜出的希望，只是在设巧局与土族人周旋时，必须有准备要牺牲一部分人来换取整个对局的均衡。就如同对弈中的弃子战术，以一小部分的不惜生命，来撕开土族人的阵局。

这样一来便显得沉重了。

静默间，所有人都忽然感觉到了四周地气的一丝异样，他们随即知道，朝歌正在一座座的把小金塔取出来。

同时也紧迫的感觉到，那最后一战正一步步不可阻挡的向众人走来。

水族的黑壮汉忽然一拍而起："我看就按这个计画行！不就是要拼死一部分人吗？！我们水族人多，就让我来上吧！不求别的，整个大局解了，也算是对我儿孙的一点交代。嘿嘿，划算划算！一点都不亏本！"

黑汉语气瓮响瓮响的，激起群情一片，于是众人纷纷自告奋勇，气氛热烈中却看不出丝毫是在报名向死。

激荡之中藏着一股子悲壮，让人看了不禁热血湿眼。

婉姨却在群情激奋中冷静道："可即便这样，我们也没五成胜算。再想想有没有别的法子，要以最小的代价赌赢这一局。"

想法虽好，条件却有限。

无论怎样设计，大局依然没有进展。

于是众人又再次沉默。

可以感觉到，随着越来越多的金塔取出，异样的阵局反应越来越明显了，每个人的心跳，都怦怦的化成了倒数计时的快滴声。

就在这时，忽然一个小男孩怯怯的声音响了起来："俺爹说，俺的这条命可以帮你们。"

声音不大，却四座皆惊。

众目注视中，那个抱着老黑狗只有一条手臂的小男孩，正怯怯的站在眼前。

乙木小姑娘懵懂的问：“弟弟，你在说什么呀，什么这条命？你爹又是谁呀？”

小男孩努力的想了想：“俺爹就是俺爹呀！俺爹告诉俺，等来到牧家村听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还有那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中只缺丑的时候，俺就告诉你们，俺的这条命可以有大用。”

小男孩边掰着手指头，边不是很熟的背出了十二地支和十天干，显然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强迫自己记住的。

更让人吃惊的是，小男孩的言语意思竟然似乎在向大家示出，他就是两族人最需要的六甲旬丑支后人。

婉姨心中一阵巨动。

她忽然想到了曾听朝歌、梁库讲过的那个文物贩子。虽说六甲旬中丑支后人不一定就只有文物贩子，但不知道为什么，婉姨的女性直觉里强烈的预感到，这个可怜可爱的残臂小男孩，一定与文物贩子有着很深渊源。

忍着激动心绪，婉姨有点颤声的轻问道：“孩子，告诉阿姨，你爹是不是很瘦很瘦？”

小男孩忽然觉得有点惊讶，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看着婉姨点点头。

婉姨：“你爹是不是经常在外？”

小男孩更加惊讶了，似乎在用眼睛疑问着面前这位白白柔声的阿姨，是如何知道自己的爹的。

婉姨：“你爹是不是最后一次回家时，断了一条腿？”

听到这，小男孩的眼睛里忽然涌出两汪泪来，咬着嘴唇使劲的点点头。

婉姨每说一句话，心中便更加的翻涌，最后缓缓问道：“那你爹现在在哪里？”

小男孩终于忍不住抽泣起来，断断续续的哽咽着：“俺爹他……他死了。”

终于可以确定，小男孩正是文物贩子的儿子小丑，也是他在这个世界上仅剩的亲人。

原来文物贩子最后与土守形对斗那次受伤不轻，预感自己将不久人世，便把孩子叫到身边，留下最后嘱托。

他虽然还不知道全局真相，但却从被提前启动的坟局中感觉得出，不久后，控制着两族人的百年大局必有巨变。

那只老黑狗曾跟文物贩子去过几次牧家村。

也正是这只忠心耿耿、几乎一直伴着小丑长大的老黑狗，在杀阵合拢的最后一个空隙，拼死把小主人带进了牧家村。

事后当朝歌得知整件事的时候，曾为文物贩子能做出此举深感震惊。

因为无论是第一次见面的深更半夜，还是最后一次的凶险斗局，文物贩子在朝歌的印象中都是狡诈而世故的。

但转又一想，几百年来，五行族和六甲旬受尽残苦，在不可想像的重压下几近变形。

也许是清楚的知道，自己死后留下的这个唯一独子，不是再走自己的老路，便可能夭折而死，与其这样，还不如拼命一搏，要么从此解脱厄运之锁，要么干脆与世决绝。

不敢想像永无休止的生死离别，让两族人承受着怎样的煎心之痛。

当知道整件事的全部过程后，在场的所有人都默声了。

姐妹花已经泪流满面。

平时就极爱小孩，偏又无法生育的癸水少妇，忍不住过来把小丑搂在怀里，更已泣不成声。

过了许久，众人心绪稍平。时间紧迫，由于新情况的发生，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计画讨论。

但又有问题存在了。

虽然文物贩子临终前把丑支掌诀留给了小丑，但小丑却不会练，而此时的所有人中只有朝歌可以。

但问题是，在短短的十二个时辰内，能把这丑支术力练得强大，是完全不可能的，况且一旦朝歌勉强充当丑支来用，便浪费了最拿手的火土混合调用，否则他可以利用对土族人的掌握来领导全局。

于是众人想起了小丑最开始说的那句话。
俺的这条命可以帮你们。

第十章 最后一天（四）

小丑的这句话众人都明白，指的是小丑的独特命局。

虽然这孩子还并未开始习练六甲旬的导引术，但其命局却是遗传了地支丑家族的特性，在六甲全阵中，可以勉强起到连接环节的作用。

但这却是众人所不忍心的，明天与强大土行族的最后一战凶险无比，万阵齐发术力交错中，不要说十一岁的小丑，就算是术力最强的朝歌与婉姨，都不敢确定完全自保。

可另一方面又想到了一个残酷现实。

如果明天一战不能获胜，现在所残余下的每个人也都没了生存的希望，即便侥幸逃生，却也仍逃不过土族人或是风水大局的掌控。

历经了几百年的五行族和六甲旬，忍受命运的无奈和凄惨已经到了顶点。

文物贩子最后的决定，其实也看出了两族人的普遍心理。

就在两者的矛盾之中，时间滴滴答答的一点点划过。

小丑虽然有点怕生却很聪明，觉察出叔叔阿姨们似乎因他而为难，就鼓足勇气对婉姨说："阿姨不用担心，俺不怕。俺爹告诉俺，他走后就全靠俺自己了，别再像爹那样过一辈子。就是死，也要给俺死在牧家村。"

小丑的幼稚童音，仿佛让众人看到了文物贩子在临死前最后嘱托亲子的样子，心中又猛生出一阵酸楚暗伤。

朝歌和梁库终于回来了，知道了所有事情后震惊不已。

同时也带回来一个不好的消息，就在他们完全把五个小金塔取出回来的时候，土族人缩小了封锁圈，把所有人的行动范围都压缩在一个小小的牧家村内，那位于村头的汉墓和地胎已经可望而不可及。

从这点上可以确定了朝歌的推断，土族人根据种种迹象和百年来的苦心研究，几乎已经知道了地胎所在。

现在他们也同朝歌众人一样，都在等待着明天午时的大局开解。

也就是说，最后一战已绝无幸免。

万般无奈下，众人开始在不得已中，结合小丑的独特命局进行排局布阵了。

因为有小丑这支的加入，整个阵局总算连成了一片。

虽然因为这一环的薄弱，造成了潜在漏洞，但毕竟可以通过旁边人的互补，来完满整个阵局。

虽然排阵确定了，朝歌仍紧缩眉头，像是想着什么解不开的事情。

婉姨心中知道，那一定和她想的一样，如何能不用小丑而计画全局那是最好的，但遗憾的是，只要缺了小丑这一环的独特命局，全阵计画将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漏洞。

此刻两人都在心里默默想着，如果明天一战真的决定用这孩子，即便剩下最后一口气，也要把小丑保全下来。

很快一切就绪，信心倍增下众人纷纷嚷嚷的热说着明天一战的预测，就在这时候，朝歌静静的说出了最后一事："也许大家都已经觉察了一件事。"

众人都静了下来。

朝歌："从裂缝的精妙设计看，实际上，很可能连这次地震都是在几百年前的预测之内，也就是说，这大局的提前启动并不是偶然，而是好像已经早早的被设计好了在等着什么。"

朝歌的这件事一下子说到了众人的心里。

一点也不错，正如朝歌所说，每个人都已经觉察出地震的奇巧，只是不说。

因为无论是几百年前还是现在，命主神易都像是一尊不可触碰的神，重重的压在两族人的身上。

朝歌几乎望了每一个人，最后缓缓道："我只想说，无论明天发生什么，我都会和两族人共进退！"

正是这句话，真正的一下子把大家紧紧拢在一起。

他们开始感觉到，面前这位看上去总是很冷峻的年轻人，心里像是藏着一座火山，并不因为自己是五百年后的神易传人而自恃，而且还毫不避讳的与受尽磨难的两族人站在了一起。顿时无论还尚存什么疑虑，都凝聚成了对土族这最后一战的热血之激。

胖子午火尖声激动道："我们两家的祖先早在几百年前就发誓过，几百年后助牧家后人登上神易。我午火向来倒楣，从来就没幸运过，也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活着回来，就趁现在把这午火掌诀送给我们的新命主吧！"

水族黑汉也站了出来："嗯，还有我一个！"

一时间，每族人都纷纷把各自导引掌诀留给了朝歌，朝歌抑制感动道："老实说，几百年前的事，离我实在太远，神易之说不提也罢。如果明天这一战败了，恐怕这掌诀留给我也无用，如果明天胜了，这掌诀就更加的无用了。我不能受。"

僵持间，婉姨说话了："大家先听我说两句。不管怎么说，几百年了，我们两族人都是为了这个誓言而起，也是为这个誓言而来。这各族掌诀，本应该就是属于你的，我们只不过替你保管了这几百年。"

婉姨一说，众人纷纷附和。

婉姨接道："况且我还有私心没有说出来。即便明天我们真的败了，可还有你，你是我们的希望，这掌诀就算我们每个人出的力，等将来再重新与土族来过。"

朝歌对于明日一战，早已抱定与两族人共存亡的想法，可婉姨这一嘱托却又让他重担在肩。

踌躇之下，他缓缓的点了点头，慢慢接过了凝聚着两族人血谱一样的掌诀。

氛围忽然莫名的悲壮起来，梁库脖子一挺站了出来："大家先不要这么生离死别的好不好？！"

众人听言齐齐一愣，纷纷向梁库看来。

梁库："刚才听你们说我才知道，我这条命也是很有用的！原来我还以为我是老天用来专门打击的对象，现在我才发现，我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保护好我的兄弟——朝歌！"

说着，梁库转过头笑着对朝歌道："你可别忘了曾在我外公坟前跟我说的那些话，你说我梁库越是凶险就越是大富大贵。"

梁库深深的看了看朝歌后又转向众人："这就说明我天生就是为朝歌来的，所以有我在，你们就放心好了，老天没理由不给面子的！"

然后回身对朝歌笑道：“嘿嘿，看来注定我们俩是要在一起的，这辈子我梁库就算死也要死定在你朝歌身边了。哈哈哈哈……”

朗朗笑声中，顿时一股热血涌上每个人的心头。

秋深云淡，天高雁远。

现在是午后未时，距离明天午时还剩十一个时辰，合现在时间大约二十二个小时，每个人都在这最后一战前，开始了他们最后的一天。

走出门来，瘦子老殷忽然对胖子午火道：“我想好了，等过了明天，就去自首，补偿你这么多年来的委屈。”

胖子绷着脸，上下猛看了一阵老殷，他实在不敢相信死缠烂打了这么多年的老殷，今天怎么忽然倒转了。

等发现今天的老殷的确很认真的时候，撇了撇嘴道：“说这话还太早，等过了明天再说我才信你。”

胖子用眼睛瞥了瞥一脸窘态的老殷，转而又道：“其实这么多年过来，我也早看清了，你比我过得还难受，你不自首谁也逼不了你。我看就这么让你难受着更好！嘿嘿，我睡得可比谁都香！”

说完，胖子午火不经意的轻轻吁了口气，神色间却像是吐出了多年来的积怨，其实两人本没什么深仇大恨，只是互不相容，性格对冲，导致怨恨越演越烈。

自从两人知道彼此都是受尽苦难的同族人时，便早消去了大半仇恨，现在老殷又主动服输，大战前最后一天的这一瞬，不禁恩仇释然。

看着慢悠悠往前走的胖子背影，老殷忽然听出了什么，紧跟两步追了上去，两个不知道斗了多少年的老冤家并肩走到了一起，就像是两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胖子文宣和瘦子老殷像是聊起了家常。

老殷说自己还有个女儿，如果家族的厄运解了，就算死也瞑目了。

胖子就呸他：“我也有个儿子，可跟你的想法不同，我一定要亲眼看着他娶老婆生儿子，再看孙子生孙子，我一定要快快乐乐的活到九十九岁。”

老殷就笑："记得好像你儿子和我女儿小时候还一起玩来着，不如我们结亲家算了。"

胖子就撇着嘴："你这么坏，谁敢保证生下的后代没有你的遗传！"

老殷被奚落得涨红了脸，窘了好久才说："不是坏，是聪明！"

胖子忽然停住脚，好像不认识了的就那样愣着看老殷。

老殷还以为自己哪里又说错了，担心得不时偷看两眼胖子。

胖子却忽然大笑了起来，笑得几乎弯了腰，捂着肚子："老……老殷，我才发现，你……你竟然也会搞笑……"

老殷也跟着笑了起来，从没看过的笑了起来。

秋阳下，两个老冤家就这样笑着一歪一斜的相扶在村路间。

老夫少妻恩爱至极，他们因为命局畸变而不能生育，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有个孩子，平时言语对话中，女人几乎三句话不离孩子宝宝。

男人却很小心，每次都顺着女人的话题聊，从来不单独提起，因为他知道，虽然柔妹常常笑着在说，心里却是在痛着的。

男人几乎把所有时间都陪在了女人身边，听着她嗲嗲的柔声，看着她娇娇的甜笑，他在想，如果一辈子都能这样，他也就满足了。

女人也很粘他，好像两个前世彼此欠了几百年的情债，赶这一生全都还了。

今天女人却忽然心血来潮，留下男人等她，自己一个人急急的走了出去。直等了好一会，男人有些站不住了，女人才抱了一大堆五颜六色的毛线，喜着走了回来。

男人以为女人要给他织毛衣，就笑："现在已经没人织这东西了，买现成的也好。"

女人就笑："你还以为这是给你织的呀？臭美！"

男人觉得奇怪，女人就说："这是我给将来咱们宝宝织的。等到明天一过呀，我就生个宝宝给你！"

女人说着说着，眼睛里就有了一个肥肥可爱的宝宝在笑。

她又忽然问男人："平哥呀，你喜欢女儿还是儿子呀？"

男人想了一会就说："如果柔妹愿意，那就生一男一女吧。"

女人就抱着那一大堆毛线软软的倒在男人怀里，男人的一双大手把女人搂得紧紧的，紧紧的。

阿光在僻静的村头找了块向阳的地方，坐了下来。

他喜欢太阳，尤其是秋天的太阳，没有夏天的毒热，也不用担心忽然的遮起云来。唯一不足的就是有点凉，有点伤伤的凉。

就在他闭着眼睛深深陶醉在阳光里的时候，后背响起了一个美妙的声音："哼，大懒虫，你躲到哪里我都会找到你！"

阿光慢慢的回过身睁开眼，小灵就那样骄横的出现在眼前。

阿光笑了，笑得像太阳一样。

他知道他躲不了。

躲了人，却躲不了自己的心。

他无数次挣扎在躲与不躲的中间，他知道他的生命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他不能给予小灵任何应该给予的东西，自从他生下来就已经注定没有这种给人幸福的权利。所以他一直在躲，躲得他想早早的了去一生。

小灵也坐了下来，更加骄横的说："最后警告一次，如果再躲，我就找根链子把你锁起来！"

阿光笑着道："求小灵姑娘一件事。"

小灵嘟着小嘴哼了声："说！"

阿光："锁我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有空多带我晒晒太阳。"

小灵忍不住笑了出来，狠狠的捶了下身边的阿光："越变越坏了！"

笑着笑着，小灵忽然收起了声，幽幽的望着旷野："其实你也不用躲，现在我们都扯平了，你剩下一天，我也剩下了一天。"

阿光也收起了笑，如果可能的话，他情愿把这最后一天都给小灵，哪怕只有这一天。

在这最后一战的最后一天里，两个年轻人的手慢慢的握在了一起。这对他们来说，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面对这最后一战，即便这是最后一次，也已足够。

忽然，阿光看到了对面远远一道坡上，默默的伫立着一个少年，一个瘦小而倔硬的少年。

小灵也感觉到了阿光的变化，不知道为什么，她忽然想到了一个人，一个瘦弱而火爆的少年——雷子。

单纯的雷子也许永远也无法知道真相了，但他说什么也不肯相信，两个只有在传说中才有的仙子姐姐，怎么忽然与土家成了水火不容，他那还不是很成熟的心，憋得难受，却找不清难受的根源。

婉姨正在给母亲烧纸，她小声的跟母亲聊着天。

等了几百年，终于这是最后一天了，也许明天过后，女儿再也不能给母亲烧纸了，但那也好，因为那意味着我们母女就要团聚了。

婉姨今天又穿上了她第一次进牧家村时穿的那套民国旗袍，有种民国风韵，有种妇人的美。

小轻不知道已经来了多久，她忽然猜着说："婉姨应该是有个家的，应该有个很好的丈夫。"

婉姨就望着一片冉冉飞起的纸灰，默默的说："真希望自己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普普通通的快乐着，普普通通的悲伤着，普普通通的老去着。"

小轻就像对婉姨，又像是自言自语的说着："会的，一切都会有的，只要过了明天。"

婉姨回头看着茫然的小轻，似乎觉察出小轻的心事，嘴角一笑："我们小轻这么漂亮可爱，将来一定会找到很爱很爱她的人的。"

小轻就羞红了一张脸。

婉姨又旁敲侧击的说："我们的朝歌呀，虽然人冷了点，但可看得出是个把热血藏在心底的人，也一定很懂感情！"

听的时候，可爱的小轻默不作声，一会羞红含笑，一会又好像心事重重、犹豫不决，一颗心早像是飞了出去。

婉姨早摸透了她的心事："要我说呀，喜欢一个人就向他说出来，不管成也好，不成也好，这辈子总没遗憾了。"

小轻抬起了红红的嫩脸，一张充满对幸福憧憬的脸。

梁库很幸福，因为他看到了小轻、小灵幸福的样子，虽然这种幸福让他有了种从来没有过的孤独。

不知道为什么，他想到了老妈，还有那个小川妹阿红，不知道她们现在怎么样了。

梁库跟自己说，等明天一过，他哪里也不去，一定回家待在老母亲的身边，好好的尽孝，好好的经营他的网吧。

就这样失落失落的走着，便看到了独自在喝老酒的老赌头。

老赌头眼睛一翻嘿嘿一笑："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大好时光怎没去缠着小姑娘？我穷老头子可没什么女儿啊！"

梁库闪过一丝暗伤，又马上咧开嘴笑："我看你孤苦伶仃，所以就来陪陪你。你也不用借酒浇愁了，你明天要是真回不来，我准给你找个好风水的地穴葬了！"

老赌头笑得一口酒都喷了出来："我老赌头命硬得很，你就别指望了！再者说了，我全家从里到外干干净净就剩我一人，死了也就死了，埋不埋的也没多大意义。但你小子这片孝心我还是领了，哈哈哈……"

老赌头说着，自己又喝了口酒，然后把剩下的向着天一洒："列祖列宗啊，不孝后人老赌头给你们敬酒了。"

老赌头边洒边老迈的向九鹿县方向跪了下来："就要结束了，就要结束了，你们交给我的任务终于要结束了。这几个头就当是在敲门，请你们把家里大门打开，我老赌头就要回来了。"

然后就老迈的一个头一个头的慢慢磕了下去。

梁库心口一热，也不自觉的向着省城方向跪了下来，想了半天却不知道要说什么，于是颤着声："妈，梁库给您磕头了！"

一个头磕下去，村边那棵老榆树上顿时飞起一片秋鸟，振着翅带着声，久久飞旋在牧家村的上空。

就当梁库抬起头的时候，他看到了小轻。

小轻没有去找朝歌，而是找到了梁库。她把心事全告诉了梁库，然后就笑着说："你要替我保密哦！"

梁库就说："好！保证给你保密，我们来拉勾。"

小轻嗔笑："阿库好老土，什么年代了还拉勾。你跟我一起对着太阳用最大的力气喊就行了。"

梁库用力的点点头："好，这个我在行！"

于是小轻对着那轮红红的巨大夕阳，用力的喊着："我保证！"

梁库和小轻并肩站着，他把两手拢在嘴边大吼："我保证！"

小轻："如果没有小轻的同意，"

梁库："如果没有小轻的同意，"

"她们刚才所说的一切秘密，"

"永远永远永远，"

"不可以告诉任何人！"

"就算我明天再也回不来了，"

"就算……我明天再也回不来了，"

"就让这个秘密，"

"跟一个叫小轻的女孩，"

"永远永远永远的，"

"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在这个世界上……"

看着小轻认真而又可爱的笑容，梁库的泪再也忍不住的涌了出来。

这最后一天，只有朝歌是孤独的，他再次弹起了钢琴。

也许明天过后，他的命运之锁也会同两族人一样解脱了。他第一次忽然很想自己的母亲，他努力的寻找着，他在弹指间寻找着，他在琴键间寻找着，他在乐声中寻找着，可那个影子却始终模糊着，模糊在每个角落。

琴声悠扬激荡，映着巨轮红日，忽然一阵秋风骤出，荡起漫天秋黄。

村长还像往常一样，背着手走在仅有的几条村街间。他也说不出现在的感觉，就是想跟每个熟悉的族人见见面，打声招呼。

夕阳最后一抹余辉落在他那瘦而微驼的背上，落在安安静静的牧家村上，落在静穆着祖坟地的每座荒丘上。

最后的晚餐上，所有人都聚在了一起包饺子，就在第一锅饺子捞起来的时候，梁库忽然提议每个人都说一件过了明天后最想办的事。

欢跳的乙木小姑娘抢着说：“回家就告诉我弟弟，姐姐好想你。”

胖子午火尖声说：“找个地方好好打个电话给我儿子。”

瘦子老殷犹豫了下：“去还个债，再也不走了！”

水族黑汉憋了半天挠挠头说：“我还没想。”

老赌头：“哈哈，我都这么老了，找个老伴儿不过分吧！”

小灵眨眨眼：“我去亲手做一条链子。”

小轻红着一张粉脸：“能不能不说呀？那是秘密。”

梁库一举手：“我负责监督大家。”

气氛欢愉而热烈，每个人都在满怀憧憬的说着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婉姨摸了摸已经和大家熟起来的小丑的头：“丑丑，说说你最想做的事。”

小丑看了看众人，信心十足的：“俺爹说了，等俺回去了，别忘了去他的坟上告诉他一声，小丑回来了！”

小丑的稚嫩童音，又一下子让场内静了下来。

朝歌接过来静静的对众人说：“我们每个家族都为了这个大局活了五百年，过了明天，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好好的做一件事，为自己活下去！”

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每个人都在不停的传递着这句话。

梁库激动的抹了把泪，说自己没出息，总是容易掉泪，既然忍不住就让他掉好了，反正这是高兴的泪，是笑出来的泪。

他再提议大家边吃饺子边合唱一曲。

唱什么呢？要唱就唱个喜庆的，唱个大家都希望的，那就唱拜年歌吧，我们提前互相拜个大年。

于是敲着碗筷、击着桌子，大家热闹的唱起拜年歌来。

欢唱中，以往无数个画面涌现在人们的眼前。

梁库与朝歌在油罐车上的惊险一幕；朝歌与梁库初次进入牧家村一幕；文物贩子在与梁库开玩笑一幕；小轻、小灵瓜棚下对花一幕；

众人开始为石函斗局一幕；九鹿县中朝歌斗赌一幕；众人开始逆转大局中，姐妹花双双抬起掌诀一幕；朝歌、老赌头、梁库三人并肩冲出重围一幕；九鹿县的夜街上钢琴微笑一幕；六甲旬出土一幕；所有人与土家对斗一幕；此刻欢聚一幕；……

婉姨欢笑着，阿光欢笑着，姐妹花欢笑着，梁库欢笑着……所有人欢笑着。

小小的牧家村从没有过的沸腾了。

这一夜，绝美而激荡。

第十一章 最后一天（五）

以地胎精穴为中心，周围分布着八个卦位。

它们是正南离火卦，西南坤土卦，正西兑金卦，西北干金卦，正北坎水卦，东北艮土卦，正东震木卦，东南巽木卦。

对着牧家村方向最近的只有四个，一个是正北坎水位，一是东北艮土位，一是西北干金位，一个是正东震木位。

背道从其他那四个卦位绕进去，虽然可以出其不意，但因为村子四周已经被土族人设阵封锁，而且土族人在地胎周围以逸待劳，这样费力费时就得不偿失了。所以突进的方向只有前四个。

破阵计画如下：利用朝歌和梁库的天合命局作核心阵，老赌头虽然身无术力，但却记得火土两族的掌诀，如果朝歌昏厥，可以由老赌头唤醒。

就这样，三人又像九鹿县一战时，并肩站在了一起。

因为所剩的干坎艮震四个卦位中，只有震木之位可以生火，对方多半推断以火行术为主的朝歌必从东方的震木之位推入。

而且因为木克土，震木卦位最是土族人防守弱点，所以估计土族人一定会在这个方位上重点把守。

为了出奇制胜，朝歌将从绝对意想不到的坎水位推进。

虽然坎位之水正克朝歌之火，但先由黑汉带领水族人打头阵，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力争用最短时间在坎水位撕开一道口子，为朝歌三人铺平道路，这样就会以最快的速度按时到达精穴。

这个时间不可以早，早了你会被土族人围攻，时间也不可以晚了，晚了可能就会错过时机。

而巳过交午之时最为恰当。

同时也估计到术力最强的土守形，一定守在地胎精穴最后一关，所以要术力最强的婉姨，在六甲旬的申酉合金局的护持下，带领她的金族人在干金卦位配合前进，一旦与朝歌会合，就可以一起与守在那里的土守形做最后决战。

但这样一来，让负责从震木险位攻入的两族人负担艰巨。

他们必须面对很可能是土家最强悍的高手在此布控，估计是仅次于土守形的土守仁在此督阵。

针对此种情况，先由六甲旬的亥子丑汇成一个北方时水局，再配合甲乙木，水木相生来克土。

再几乎把剩下的各族高手都调到这一位来，老夫少妻的戊土癸水充当着主导人物。在漏洞加大时，可以互补来干扰对方的攻击，这也是对小丑等孩子的保护。

东北方向的艮土卦位上，由对地势地形有超常能力的胖瘦二人负责。他们带领一部分人，制作了许多硬木桩，他们要在六甲旬寅卯辰汇成的东方木局对土族的压制下，迅速把木桩钉在前进方向的艮卦土位上，从而破了全局的土家本气。

而丙丁火的姐妹花带领自己的族人，在与穿过地胎子午中轴线对面的一个小坡上，负责抑制全局火时。

因为在开战斗局的时候，正是生旺土行族的时辰巳火当位，控制了巳火时局，也就断了生旺土行的母根。

这是全部排阵中唯一的一个守局，不能不考虑到土族人的攻击，所以阿光会带领他的木行族守在这里，可以利用自己的泄导神功结合木行族的克土之术，来减弱土族人可能发生的攻击。

斗局就要开始了，因为万阵齐布，完全打乱了周围的风水地气，导致了大面积的生态紊乱。

秋草中的蝗虫骚动着，成片的乱飞在空中，而树上的鸟不时的像陀螺一样纷纷坠落，大地中隐隐的弥漫着一层淡黄色的惨雾，太阳失了深秋的清澈，而变得有些浑浊浓重。

就在上午辰时刚过，正交巳时的时候，姐妹花带领她们的族人一同起了控时掌局，最后一战开始了。

最先冲入的是震卦位，但说什么也没想到的是，当戊癸夫妇率众冲入东方震位的时候，土守形出现在了第一阵容上。

所有人都惊诧了，虽然这克制土行族的震卦位是他们防守的重中之重，但土守形的过早出现，还是大大出了意料之外的。

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难道土族人就不怕地胎的防守空虚了吗?

是土族人的孤注一掷，还是另有原由？

两族人已经无从得知，而且大战一开，所有计画已经无法改变了。

戊癸夫妇已经感觉出了严重性，土守形的出现，就意味着本就凶险的震卦位，现在更加凶险无比了。

这里一定事先布满了毒辣杀阵，虽然地势上己方占优，但有阴险狡诈的土守形率领一众土族高手背后控局施术，每踏错一步，自己的人都有生命危险。

于是戊癸夫妇先令众人止步，把小丑、乙木等年纪小的汇聚中间，再由几个术力稍强的族人跟在自己夫妇身后打头阵。

看着忽然变得就像一家之长不再娇柔的柔妹，平哥心口一热，爱怜中说不出的隐隐作痛。

紧张的气氛中，那只老黑狗不安的有点躁动。小丑开始害怕起来，他牵着乙木小姑娘的那只小手，剧烈的抖动着。

乙木小姑娘问小丑怕不怕，小丑说不怕！

看着小丑怯怯的样子，乙木小姑娘就说："其实我也有点怕，可我知道有个法子让你不怕。我们在怕的时候会唱歌，你会唱什么歌呀？"

小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一句来，乙木小姑娘就教给小丑唱童谣。乙木小姑娘唱一句，小丑就学一句。

伴着姐弟颤抖的童声童谣，戊癸夫妇率众破阵了。

就在戊癸夫妇开始破阵的时候，艮卦位上的胖子、瘦子也开始出动了。

每两人一组，扛着一根粗大的圆木楔子和大铁锤往艮卦位冲去。出人意料的是，一直到所有人冲到预定的位置开始往地中钉入木楔的时候，都没发现任何暗设的阵局，和土族人的影子。

胖子既兴奋又担心道："他妈妈姐姐妹妹地，土族人是都死光了，还是我们跑得太快？"

老殷皱眉道："没那么简单，土族人个个都是人精。"

两人边说边用力的往地中钉着巨大木楔，每一钉都好像在跟时间抢夺时间，恨不得一锤就把所有木楔连头没根的钉入地底。

终于他们担心的事发生了，就在两族人拼尽全力把大部分木楔钉入一半的时候，土族人出现了。

奇怪的是，土族人并没掐起掌诀对钉木楔的子午族人进攻，而是推出许多个淋了油的、用杂草捆成的圆球，然后顺坡用力把所有的草球滚向了正在钉桩的子午所有人。

胖瘦两人互相对视一眼，实在搞不懂阴险的土族人要做什么。

可当他们明白的时候却晚了。

就在草球快滚到那些被钉入半截的木楔的时候，土族人把点燃的火把扔了过来，顿时草球连着木楔火光一片。

胖瘦子午立时明白了，土族人是利用火球，把用来破散土气的木楔烧掉，这样一来，木烧火旺，火再生土。

不但土行不受克制，反而越加旺盛了。子午的木楔不但没能起作用，相反却因为燃烧通关助了土。

正在二人束手无策的时候，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土族人中转了出来，胖瘦二人一眼望去，那不是别人，正是土家的二号人物：土守仁。

乾卦位的金族婉姨几乎是与艮卦位同时出动的。

因为考虑到土族人曾盗用了火行族的掌诀，有可能用火行来封锁控制干金卦位，但因为他们命局的局限不能直接习练，而最有可能的是他们利用火土调用的诡异山术。

但就算是土族人用这种火土调用法来应对乾卦位的冲击，却更是婉姨所期望的。

因为火土两术的调用，不管如何变换，其基调都离不开火土互生，但只要土族人用这火土相生的术力来与金族对抗，那便无虑了，因为火土相生，土又生金，无论如何都是金行族占优势了。

结果，实际的情况只言中了一半，阴险的土族人确实用了火土对调的诡术，但并未与婉姨带领的金行族人直接对阵，而是用了老鼠。

就在婉姨带人冲入乾位的中心地带时，他们发现自己正被一眼望不到边、黑压压的老鼠包围起来。

土族人竟像是早有准备，在极短的时间内，催来如此多的田鼠，利用大片田鼠运出的水气，狂泄婉姨和乾卦位的五行金气。

婉姨很快发现，她们遭遇到了最难缠的斗局，虽没有各族那样惨烈，却像是置身鼠海，被慢慢的吞噬着。

土家真是阴损至极，竟然利用这个局，把本来最具强手的婉姨困在这里，只要婉姨众人稍一催动金形术力，就被鼠水之气源源泄出。

真没想到，朝歌、婉姨等人精心设计的破阵计画，刚一上来就面临了严重危机。

现在除了坎水位上的水族一众还算正常，正在与那里防守的土家进行着拆阵与破阵的惊险对斗。

可一旦震卦上的老夫少妻和艮卦位上的胖瘦子午顶不住，土族人就会腾出人手增援坎卦位，到时水族人恐怕就无一生还了。

所幸掌控时辰总局的姐妹花一方，似乎还是风平浪静，否则时局一松，火时旺土，所有进攻卦位上的两族人，处境恐怕就更加艰险了。但他们却不知道的是，自从姐妹花刚一起局，一众土家高手就已经暗暗向她们扑来了。

艮卦位上，看着微笑出现的土守仁，胖子尖笑道："你***，我还以为这世界上没有比老殷更阴险的了，现在我才发现，你土守仁简直就是阴损毒辣的祖宗！"

土守仁则笑着："客气客气，过奖过奖。我这人总喜欢对每个人笑，总喜欢比普通人多想那么一两件事，所以就总被人误会。呵呵，很高兴今天两位老哥多少还能理解些守仁的难处。"

胖子尖笑得更厉害了："嘿嘿，我胖子打从娘胎出来活了四十多年，今天还真是开眼长见识呀！"

说着拍了下站在旁边的老殷："来！老哥们，开开眼，见识见识这天下难得一见的，最不要脸的超人。"

老殷点点头："嗯，的确很超人！"

土守仁快速闪过一丝不被察觉的阴怒又马上笑道："微笑不好吗？呵呵，你们应该知道，常常微笑的人，活的也一定很长。"

声音落地，土族人跟随着土守仁同时举起了掌诀。

钉入地中的半截木楔燃尽最后一个火苗，噗的一下升出一缕青烟。

因为失去了唯一地利优势，胖瘦子午带领的寅卯辰人最先遭受了开战以来的最惨烈一役，在与土族人第一轮的殊死相搏中几乎无一生还。

土守仁看着被围在中心，只剩下苦苦互相支撑站立的胖瘦子午，忽然叹气的摇了摇头："其实我们大家几百年前还都是一个血脉，有时我也常想，何必这样自相残杀？算了算了，只要你们放弃抵抗，我土族人绝对既往不咎。"

胖子午火呵着血，笑得几乎喘不出气来："哈哈……哈哈，老殷你看见没有，这位守仁兄终于良心大发了。"

子水老殷沉着脸道："嗯，难得一见的大良心！"

胖子午火忽有些怨怪道："老殷你什么意思呀？！我怎么听着你好像有点不识好人心啊？！"

老殷嘲道："如果有人想识这好心，我也不拦他。"

胖子有点火了："妈妈妹妹姐姐的，给脸不要脸，活了这把年纪，你别不识好歹！"

老殷也少有的火了："你要是想当狗，我老殷就成全你！"

胖子大怒，叫道："你***，谁怕谁呀！来呀来呀！"

说着便真的向老殷举起了掌诀。

土族人都很诧异，不知道忽然间发生了什么。土守仁也想努力看清，面前的这对老冤家究竟想干什么。

胖子的怒吼更加尖利了，不断的大叫着："来呀！来呀！来呀……"

老殷毫不退让的也举起了掌诀，大吼："来呀！来呀！来呀……"

两个老冤家就这样此起彼伏、越来越快的相替对吼着，土族人就更加迷惑了。可就在这时，当发现这对老冤家拼尽全部命力，运出极煞对冲的子水午火术力相互对击时，土守仁大叫不好，却已来不及了。

水火对碰中，顿时一股巨大无比的冲击波，以胖瘦二人为中心，向四周爆散开去，顷刻间疏忽防守的所有土族人内脏尽碎。

就在土守仁最后一个倒下的那一瞬间，他看到了也在同时慢慢倒下的胖瘦子午一对老冤家，他发现，他们正含血微笑。

暗中袭来的土族人，终于向守在小坡上的阿光木族人发动攻击了。

土族人很清楚此战的重要，因为土坡上那对控制了火行时局的姐妹花，也正在控制着整个对阵局势，同时他们也清楚得很，阿光率领的正是克制土行的木族人。

所以，除了防守震木卦位的力量外，他们几乎动用了土族中所有高手，而且更让阿光木族人处在危险境地的是土族人的火土调用，可以派上用场了。因为火正泄木，当把木族人第一轮防守发出的术力阵泄掉后，土族人趁虚使出杀手了。

任由阿光使出浑身推拿泄导，都无法拯救身边一个个倒下的木族人。他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每倒下一个，都意味着繁衍生息了几百年的最后一个独特族群，在一个个的消亡着。

当小小的土坡上只剩下阿光和姐妹花的时候，土族人被誓死抵抗的每个木族人震惊了，他们稍稍的停住手，不觉中流露出一丝惋惜之色。

阿光笑了笑："小灵，很奇怪，我自从懂事起就从没对生命有过太多留恋，可不知道怎么了，今天我突然有点舍不得。"

小灵也笑道："一点都不奇怪，那是因为有我呀！"

阿光抬起头，看了看已经升起的太阳，默默点了点头："够了，足够了！"说完，阿光低下头，笑着慢慢把双手又放回到身体的推导位置上。

他要完成最后一件事情了。他要为身后心爱的人，也是为了在世界上还活着的所有族人，做最后一件事情了。

就像他所说的，在他开始留恋生命的时候，却偏偏要告别生命了。

这一刻面对太阳，他最后的笑了，那是和心爱的小灵同时笑的。

年轻的阿光倒下了，带着无比遗憾和眷恋倒下了。

小灵几乎见证了阿光倒下的每一刻，看着自己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心爱的人，拼尽全力的最后倒下，她却因为手控时局而不能帮他

一丝术力。

小灵忽然一口血涌出口来，殷红殷红的印在雪白的衣襟上。

忽然带着异常的吼声，远处的大地上正拼命奔来一个瘦倔的少年。

他一路跑着一路吼着，他生怕自己吼声小了一点，跑得慢了一点，便再也看不到装在小小心脏里的那对仙子了。

少年拨开紧围着的土族人群，终于站到了仙子姐姐的身前。他手中那把锋利的板斧，握得紧紧的，看着同族的土族人，眼中像是喷出了火。

小轻轻轻道："雷子，听姐姐的话，回去。我向你保证，每年的这个时候，我和小灵姐姐都来这里看你。"

雷子没动，手握得板斧更紧了。

早有土族人奔去急告了正在督阵的土守形，老迈的土守形抬头望了望天，久久一会，终于缓缓的点了点头。

一刹那，太阳的光线在他那沟壑老迈的脸上，折落一地的悲凉。

雷子倒下了。

一切都静了下来，姐妹花扣着掌诀的手忽然无力的落了下来。此时一队大雁飞过，几声啾啾雁鸣随风而逝。

小灵、小轻双双抬起头，小轻道："姐姐，大雁南归了。"

小灵点点头："是呀，我们也该回家了！回家了。"

一阵风，一阵秋风，一阵带血的秋风吹起，把姐妹花的长发缓缓飘浮。

她们本不像是属于这个尘世的，却真真实实立在那里，好像在对尘世上的所有眷恋做最后道别。

再一次秋风飘发的时候，这对含血仙子双双的举了掌诀。

戊癸夫妇率众的震卦位上，局势越来越凶险了。

术力斗局的特点是，全靠打乱所在地点的风水布局，利用交错乱序的风水格力来杀伤误入之人。

而破解的人就必须事先明白整个地势布局的原来构造，再想办法试探出现在已经被改变了的秩序，从而利用本身术力进行拆解。

通常破阵入局的第一步非常重要，如果踏错了，立刻有杀身之险。如果布局一方被破，布局之人就会因术力反噬而受重创。

彼此间每破一阵，每行一步，双方都会有人重创身亡。

但因为我处在明，对方在暗，再加上土守形术力的狠辣深厚，众人每破一局都要付出惨重代价。

与地胎越来越近，倒下的人越来越多。此时此刻两族人都已抱定必死之心，半步一血，一步一命，惨烈之况，撼天动地。

终于在距离地胎还只剩下一局的时候，土族人只剩下了微微喘气的土守形，而这边的也只有伤残累累的老夫少妻，还有颤颤发抖着的乙木小姑娘和紧紧相依的小丑。

面对这最后一阵，男人忽然挽住女人的手想要说什么，却被女人抢先说了："平哥，柔妹想求你件事。"

男人深视良久："好，你说。"

女人："平时你什么都让着我，这一次也不能例外哦。"

男人却坚定地、从没有过的摇摇头，然后又柔声的说："柔妹，这辈子我从没逆过你，但这一次……我先来。"

没说完，男人的大手已经松开了女人，最后深深的看了眼自己这辈子最心爱的女人，也是唯一的女人，便不回头的向阵中迈去。

就在男人那一步迈起的时候，女人又说话了。

她忽然又回到了平时那样，柔柔的、嗲嗲的声音："平哥你要记住哦，一定要回来，不然我会去找你的。"

平哥顿了顿，却还是没有回头，只是幸福的笑了笑，然后真是一去不回的迈入阵中。

就在这一刻，土守形摇了摇头，并不仅仅是因为男人这一步迈错了，而是因为他如此轻快的迈入，根本就是想用自己来探出阵心，从而让他心爱的女人能摸清阵局。

只是这一步的代价太大了，土守形忽然有点憔悴。

看着倒下再也站不起来的男人，女人忽然笑了，淡淡的样子像是紧紧系着的一根线，松掉了。

女人走了过去，轻轻的把男人的头枕在了自己的怀里。男人已经说不出话了，血从嘴里汩汩的往外流，浑浊的眼睛里还弥留着一丝深情。

女人用自己的衣襟抹了抹男人的嘴角，还是那样笑着说："平哥呀，你可真不小心。柔妹说过的，你不回来，我会找你去的。"

说完又抬起头，对着已经开始哭泣起来的小丑和乙木笑着说："阿姨要带叔叔回家了，你们听话留在这里。记得哦，千万不要学叔叔这个样子乱动哦！"

接着女人就撕开衣服，把男人紧紧的跟自己捆在一起，然后用她那娇小的身体把一直呵护她的、那具重重的男人身躯背起来，微笑着、蹒跚着一步步走向前，仿佛前面就是他们一直向往的美好家园。

当娇弱的女人再也无法承载男人的体重而倒下去的时候，土守形也轰然而倒。女人用尽所有命力一击后，带着她的男人悄然离去了。

土守形遭受了有生以来最危殆的一次重创，也从来没有过的觉得自己真的老朽了。

乙木小姑娘忽然停住了哭，摸了一把眼泪，低头对小丑说："丑丑害怕吗？"

小丑忽闪着一双泪眼摇摇头。

姐姐笑了，拉起小丑的手："来，跟姐姐一起唱歌。"

垂危的土守形张开口，老迈的说："孩子，不要往前走，你们会活下来。"

小丑忽然停了下来，看看土守形，又看看乙木小姑娘说："小丑不怕，小丑很听爹的话，死也要死在这里。"

乙木小姑娘本已忍住的泪，又一下子涌了出来。姐弟俩紧紧的牵住手，带着那只忠心耿耿的老黑狗，一边唱着童谣一边向土守形走去。

最后一刻，土守形一念悲起，对天惨笑。

这一刻，他忽然像是看到了微笑中的文物贩子，还有一闪而过的独子雷子，于是松开掌诀，心甘情愿的死在了乙木和小丑的联局之下。而本来就已经受创的小丑和乙木小姑娘因为施力过大，最后也双双闭上了眼睛。

现在正是巳火旺时，姐妹花的殒去，让水族人付出了不可想像的代价，每个人都似在火煮中煎熬，还要抵挡土行术局的攻击，前后夹击艰险万分。他们此刻的血就像要被煮开了一般，身上皮肤开始由黑变紫。

但为了不让对方发觉，水族黑汉对着仅剩的几个人道："为了能让命主最快速度进入正位，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然后就对着群中最小的几个少年道："你们回吧，为六甲旬留几个血脉！"

少年们答："这样回去恐怕一辈子都活不好，大叔就当成全我们吧！"

于是黑汉子对天大吼："朝歌！命主！别忘了，还有许多两族人在等着你救！"说着忽又笑了笑道："千万要忍住呀！别舍不得，我们水族的老少爷们先走一步了！"

说完，所有剩下的水族人一起把手握在一起，凝聚所有的力量向土族人发起最后一击。

朝歌三人的心在滴血，但他不能动，因为一旦过早泄漏，就会让土族人警觉，所有付出的一切都会功亏一篑。

当所有水族人都伤亡殆尽的时候，土族人也同时受到了重创，朝歌三人终于出动了。

悲愤中，带着梁库和老赌头的吼声，朝歌就像一只烈火中振出双翅的怒焰凤凰，裹着巨大的火旋风一路烧来，仅剩的土族人纷纷暴毙而亡。

可就当来到地胎精穴旁的时候，他们说什么都没想到，等着他们的，竟是土族人真正的首领，传言中早已死去的土守望。

一切都明白了。

那次地震，实际上也同时改变了土族人，土守望因此而活了下来。当初文物贩子走后，兄弟俩就为了引文物贩子出现才装死。

因为剩下的土族人都在全力围困婉姨的金族，所以朝歌这一边得以轻松。在这最后一天中，真正的最后斗局在朝歌与土守望间开始了。

朝歌遇到了从没有过的考验，土守望具备的深厚术力比土守形更加可怕。

虽然已经抱着最后一搏信念的朝歌也是术力惊人，并且神奇的，体内每次面临超出承载压力时，就会奇妙的自行泄导。

可狡诈的土守望每每在关键时刻，根本不与朝歌直接对抗，而是用术力无情的摧毁着梁库和老赌头，朝歌一救便会自伤。

原本的相助，现在却成了包袱。

此时已经竭尽力穷的他们，任何一个倒下，三个都会倒下再也起不来。

就在这崩溃边缘，老赌头看了看自己这三人，忽然惨笑了笑，对朝歌道："答应我件事。"

朝歌和梁库费力的扭过头，看着已经随时都有可能倒下的老赌头。

老赌头："已经没时间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你要答应我，一会不管发生什么，都不准顾及我们。等老家伙再向我和梁库出手的时候，你就给我狠狠的干这老王八……"说的用力，巨咳中险些倒地。

三人一把相互扶住，梁库嘿嘿道："老赌真有你的，等会我给你买下酒菜。"

朝歌知道，这的确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决然中他努力站直了身。

就这样，几乎一击就溃的三个人，相互扶撑的老少三人，艰难而又决绝的再次向土守望走去。

梁库大声吼着，老赌头大声吼着，就在一路鲜血的喷吐下，向土守望走去。

似血红日下，四个人同时倒下了。就在巳时刚过正交午时的时候，土守望终于遭受了致命重创。

忽然就在地胎完全成熟的最后一刻，大地发出了一次轻轻的微震，朝歌、老赌头、梁库、土守望，同时看到地胎被震开了一个穴口，可看到穴口里面正静静的安放着一尊与祖坟山中一模一样的青石函。

四人都挣扎着爬到跟前，艰难地揭开石盖，于是一只惨白的手掌骨和一块残碧，渐渐展现在四人眼前。

也就在此时，从周围纷纷坠落的鸟和蝗虫来看，一个更大的杀阵从外围慢慢掩来。

所有事物都静了下来。

困住金族的土族人和老鼠群纷纷恐怖的死去，所有人都围在婉姨身边，他们在等待着死亡。

亲眼经历了所有人的惨痛，最后静静的等待死亡，婉姨带领的金族人却应该是此役最惨烈的遭遇了。

看着渐渐掩来的杀阵，还有石函中静静安处的手骨，所有人都迷惑了。

所有的一切都好像是一个局，一个早被设好了的局。所有人都知道，也许他们侥幸活了五百年，但今天该是结局的时候了。

老赌头苦笑着，解脱了，解脱了。

真正掌控全局的一只手，吸纳了所有五百年的精气后，为的只是启动一个杀灭所有两族人的妙局。

土守望看了看朝歌："呵呵，两大家族原本就是一个血脉，为了这一个坟局苦苦挣扎了几百年，土族人的枉费心计，今天也该尘归尘、土归土了。"

映着如血残阳，村长打开了院门，全村人都走了出来，苍茫大地中，他们注视着远远矗立的朝歌和梁库。

几百年了，他们就像在那里站了几百年。

第五集 四柱推命

第一章 人碑

就在牧家村世代守候了近五百年的那块巨大的祖坟地旁，几乎像是一夜间，震颤颤的起了一百五十六座新坟。

像老坟一样，这一百五十六座新坟同样没有墓碑，映在血阳下，他们一同寂静着，肃穆着。

就在这巨大的新墓中央，有两座坟格外不同。

拱起的两个秀小的冢丘紧靠在一起，就像是一对紧紧牵着手的姐妹，生前如是，逝后如斯。

梁库摘了满满一怀深秋里最后一批不知名的野花，堆在两座坟之间，俯身抬头间再次忍不住涌出两眼热泉。

他最终还是决定把小轻的那个秘密告诉了朝歌，他说的时候是看着眼前那座秀小的茔头说的，因为他觉得当着小轻的面说出来那不算违背誓约。

哽咽中，梁库自始至终没看身边的朝歌一眼，他不敢想像此时的朝歌会是怎样翻涌，因为他知道越是努力克制自己的人，他所遭受的痛苦越是超出常人。

说完，两个人就那样久久立在坟前，远远望去就像是两座纹丝不动的人碑。

所有土族人尸体，都被埋在了土家村中央的一个大冢里，就像几百年前被他们一夜间灭掉的火行族一样，不同的是，他们是自己毁灭自己。

望着新起的巨大墓地，朝歌开始思索起整件事。

显然，困扰了两族人近五百年的大局，并未因最后爆发而破解，相反却意外的启动了一个更大的风水阵局。

更可怕又不可理解的是，种种迹象表明，两族人传说中几乎奉为神明的那位牧家祖师神易百年大局步步引来，为的却是好像专门灭掉苦苦护脉相守的五行六甲两个亲族。

是神易几百年前就已经预测到两族人的离异杀伐?

还是又隐藏着怎样的可怕内情?

此时神易的那句“届时你辈子孙定当解脱”，现在便成了另一番滋味。

而且从唤醒牧家两代后人的穆启明和梁家十代人的苦心孤诣来看，似乎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梁库不受阵衍杀伐的独特命局，还有与朝歌奇合的汹涌鸿运，都像是为了破解各种凶险而准备的，他完全是与护脉两族互不相知的另一个独立系统。

整座大局的背后究竟是什么？

神秘的神易究竟是何用意？

几十年前的那一次大局启动，引来了两族人的殊死之谜，却不知道这一次的启动又意味着什么。

再想起让两族人命局奇变的阵衍术，看着他们最终莫名归宿的上百座坟头，一丝阴阴凉意悄悄漫上朝歌心头。

就着残阳，朝歌打开了地胎中的那个石函。

这是全局中剩下的唯一实物，随之一个疑问又升到朝歌眉头。

祖坟山中的臂骨和这支握着残玉的手骨又是谁的呢？从正常推理，这不太可能是神易的，因为从老赌头和众人的记忆中似乎表明，早在两族人来到牧家村之前，墓地所有一切都已经事先准备好了。

而且在记述中也没提到有关神易的去世，好像是神易独自隐世的。

但如果按影响整个牧家亲族的风水来讲，这发挥着阴宅墓力的手骨，即便不是神易的，那也绝对是神易的兄弟近亲，而且从发挥的作用来看，此人不但是牧氏宗亲，而且是极有辈分的。

但为什么没听两族人谈起呢？当然也完全可能是神易事先安排好一切后，才招来两族人的，但为什么保守得如此神秘？

最后的关键就是那裂成三块的奇状古玉了。

这分成三块，带着古琢蚀痕的羊脂老玉，乍一看像是均匀裂开的三个整块，但上手一摸，三块老玉裂开的边迹光滑圆润，没有丝毫突兀断裂的锐角粗面。

更奇特的是，整三块古玉上的雕物无论风格手法还是形体物状，都完全不同。

一块上有着配合软玉的自然纹路，浅浅勾勒出几道阴纹。

朝歌对古物了解不深，对玉刻就更加不懂，但却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细看这块纹路奇特的老玉时，都很有种似懂非懂的感觉。

另一块雕刻的则显然是真山真水，石凸树立，流水长溪。

第三块最怪，竟雕着一个古怪的实物，像是一个刻着云纹的长型玉板，上尖下方。完全不知道有什么用途。

但当把它们小心拼接起来，合成一个圆形的整玉时，一股奇异的力量慢慢从古玉中散发出来，并渐渐与朝歌体内的经脉、骨肉、风水结合起来。

朝歌一下子恍然大悟，那感觉起来似懂非懂的玉纹和山水长溪等，必然是一种利用雕刻形状而结合起来的风水古法。

虽然凭他现在的风水技艺还无法看懂其中深奥，但体内明显的异常术力流转已经非常肯定的告诉了他，此玉非比寻常。

神易在最后的地胎中留下它，也许在向后人预示着就在古玉之中隐含着解开大局的真正秘密。

就在朝歌摸搓着那三块古玉深度沉思的时候，梁库也在想着他的心事。

本来梁库一直都无法摆脱痛失姐妹花的阴影，但时间一沉下来，他那天生喜乐的性子又逐渐恢复过来。

自从那次在墓中挖出五座黄澄澄的小金塔后，就一直惦记着还能有什么新发现，现在看到朝歌打开石函摸着古玉的样子，一下子也勾起了压抑已久的雅兴。

毕竟那底下是大得怕人的古墓群，说不定那就是传说中，神易隐藏的百墓巨葬，说不定那底下埋藏着各种数不尽的奇珍异宝，再说不定在奇珍异宝中有什么可以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更说不定这灵丹妙药就能令他深爱着的姐妹花再重活人世。

梁库就这样忽而天南、忽而地北的胡思乱想着，心痒难熬中，不时的用眼睛在朝歌那张比原来更加深沉冷峻的脸上扫来寻去。但最终

到离开牧家村的时候，也没敢向朝歌提出这般连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太成熟的想法。

异想天开、凡事迳往好处想的梁库当然不懂得，如果真的有神易隐藏起来的各式百墓巨葬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原穴的基础上藏形隐位的，否则便失去了古墓的完整价值。

而且很多古物一经出土，便面临着难以避免的腐蚀损坏，只有密封的地下，才是古物的最佳保护所。

怀揣三片古玉，带着诸多疑问和遗憾，朝歌和梁库告别牧家村，准备踏上更为艰难的破解百年大局之路了。

临行前，朝歌把那五座小金塔留给了同是亲族的牧家村人，梁库心疼的万分叮嘱："千万别乱卖给游街窜巷的文物贩子！知道这值多少钱吗？"

说着，梁库对着一脸懵懂的村民举起了两双大手，在空中不住的来回翻转着："加起来能买五百万头牛！五百万头牛！"

接下来要去的方向却是让梁库高兴异常的，家乡省城。

这次回家，朝歌是有两个目的的，一是回到省城利用考古院的关系，查一下有关这块古玉的情况。

包括历史年代、产地何方、雕功玉匠，乃至有关的各个方面，以便从中摸到些有关全局的蛛丝马迹。

二就是想从梁库的外公穆启明家族查起，也许梁库健在的母亲能起到重要作用。

而在要回家之前，还要再回一次梁库外公穆启明最后生活过的地方：九鹿县文物馆。

牧家村所在地处偏僻，通往九鹿县的道路全是土道，没有通车，平时周遭农民进城不是赶车就是靠走路。

原本梁库精心打造的那辆超长巨车，却因为最后两族一战杀阵重启，导致牧家村内除了牧家的村民，其他生物几乎都一次性死绝了，所以朝歌两人也只能靠自己的双腿徒步赶往九鹿县。

几经变故，本来少言寡语的朝歌就更不多话了。原来的冷峻傲气，现在更多了些内敛深沉。

除了想事情时回到些原来模样，其余时间多是沉郁中暗暗浮着一丝淡伤。

梁库总想把气氛逗得快活些，虽然姐妹花的陨世对他的打击可能是与生第一次那么巨大，可梁库转又一想，要是一辈子都这么愁眉苦脸的，天上的姐妹花和两族的兄弟姐妹们也不会高兴。

什么事该乐的时候就乐，该哭的时候就哭，我们可爱的姐妹花、够义气的两族兄弟姐妹们在哪里呀？还不是在心里，你要是心里总郁闷着，他也跟着不舒服啊。

梁库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劝的，一路上大嘴不停，唾星乱冒，把他能想到的所有劝人方法都劈头盖脸的用到了朝歌身上，不时的还偷看两眼朝歌。

令他大感欣慰的是，朝歌的神情终于有点变化了，开始表现出对梁库这种疲劳轰炸式劝人的不耐烦。

这在梁库看来却是大大的好现象，不怕朝歌烦，就怕他连烦的心思都没有，这一烦就多少证明了朝歌的注意力，开始渐渐从沉郁中转移了。

于是抓紧机会，趁热打铁，梁库忽然停住了脚，两手抓住朝歌的双肩，两眼无比认真执着、渴望热烈的望着朝歌："朝歌，我这人从来没求过人，但这回我得求你一次！"

显然梁库这话有点故作姿态，朝歌也懒得去想这是不是第一次求他，但看着梁库如此百年罕见的认真样，想来梁库这次一定是真的有什么极认真的事。

缓缓中，梁库极认真的说出了他的请求："朝歌，看在兄弟一场的份上，你一定要教会我那个神龙首尾都不见的隐身术。"

朝歌还一时弄不清梁库到底想要干什么，早在刚进牧家村的时候，梁库就曾想学隐身术，但一听朝歌说要抛头颅洒热血的至少学上七年、八年，梁库可就没耐性了。不知道怎么现在却又忽然的心血来潮了。

此时梁库忽然幽幽的叹了口气，悔恨之中又略带惭愧的说道："朝歌，你我这一出来就是大半年了，回头一看，除了挖坟掘墓，可以说我一事无成。

“回家总要给父老乡亲们有个交代吧，也是给一向瞧不起我的邻居们看一看，我梁库不光是一个暴发户，而且是一个有着一技之长的暴发户！”

说到这里，梁库竟然激动的紧紧的把拳头握了起来。

这要是换作别人，早吐倒一地了，幸亏朝歌相处日深，免疫力颇强，也不做任何反应，只是淡淡的拿开梁库抓在自己肩膀的手，像是刚才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似的向前走去。

只是从眼底闪过的微微一丝笑意却没逃过梁库的一双小贼眼，赶紧追了上去，死缠烂打的终于把朝歌说服了。

其实梁库的本意，除了是想千方百计的把朝歌从沉郁中转移出来外，还真有学隐身术的想法，这次回家他非得给老妈和小川妹阿红一个大大的惊喜不可。

尤其是平时对自己凶巴巴的小川妹，他梁库要是练成这手神出鬼没的隐身术，还不得让她崇拜得立马当偶像供起来。

梁库的幻想越想越没边，越想越离谱，美滋滋的简直快成了神易第二。可一旦真练起来，梁库忽然发现了幻想和现实的确有一段距离，一段老长老长的距离。

不说别的，光凭练就每个人不同视觉习惯死角而达到神经忽略的隐身术，第一关就要掌握判断命里五行格局的人面风水，然后再学习八卦方位的步伐次序。没等朝歌说完五行生克的基本原理，梁库的头就已经听得奇大无比了。

不过懒人自有妙法，梁库就退而求其次的道：“好好，你也不用劳神费力的跟我说这么一大堆，干脆教我个死办法，我也只想用在一个人的身上，你只告诉我，她面东的时候我怎么走，她朝西的时候我怎么动就成了。”

说完就把小川妹阿红的面相特征、皮肤颜色、身高多少，通通告诉了朝歌。朝歌一边听一边心里暗暗有趣，要说一时半会的把从深奥阵衍中演变过来的隐身术练会，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

朝歌勉强答应也是想让梁库知难而退，但不成想被梁库想出这个虽然有点笨，却很管用的法子来。

因为隐身术虽难，但如果只针对一个固定的人来练习固定的转步换位法，那便简单多了。而且梁库又不需要判断小川妹阿红的什么五行格局，这些都让朝歌判断好，他现在需要做的，只是记住朝歌给他指定好的步伐就成了。

为了记忆方便，朝歌又针对阿红东西南北变换的八个方向，编成了八个步伐口诀，以梁库的平均习惯一步的长度为单位，例如东七震六坎进五等。只要梁库准确无误的记住这八个口诀，只在小川妹一个人前隐身估计是不成问题了。

梁库真为自己这个天才发明大大的自我满足了一把，但又马上有点担心，对朝歌道："你也知道这没几天就要回家见面了，一旦记错了一步半脚的，那不全都白费了？"

朝歌道："你只需死记住这八个口诀，临阵时不要慌，宁可慢点走，也不要踏错了，最多在她视线里时隐时现而已。"

梁库就奸出了一脸笑："嘿嘿、嘿嘿，时隐时现好，时隐时现好，那才真正叫什么……神龙见头不见尾。嘿嘿，好好……"

就这样，一路上梁库边走边苦背着口诀，朝歌边指导，两人还时不时的停下来现场临摹。

梁库虽然完全不懂什么五行阵衍，但因为这大半年来无时不刻的耳濡目染着，再加上朝歌的细心教导，没多久便搞明白了简单的八卦名词和各属方位，这个一记住，剩下的就只是进退步数和临机应变了。

虽然路途颇远，又行进稍慢，但却在不经意中让朝歌的心情好了许多。临傍晚时分在一个镇子住了一晚，一大早又搭了趟去九鹿县的顺风车，不消一个时辰，九鹿县便逐渐迎在眼前了。

望着熟悉的场景，望着这块曾经奋斗过的地方，梁库一时感慨万千，尤其经过那栋曾经豪赌过的大厦，还特意观测一番。

发现原来一楼的大酒店已经改成了一家商业购物中心，虽人来人往却全没了往日的那番气势，想来二楼、三楼、四楼的夜总会赌场也一定改头换面了。

随着大人物校长被阿光在体内封了局，导致半痴不傻的，看来九鹿县的黑事业遭到了相当严重的打击。

梁库又忽然想到了什么，就对着朝歌一脸坏笑道：“朝歌，我还真有点想那位很重视人才的校长了，要是知道他在哪里，一定去看看他这位老朋友。”

朝歌听此一说，也难得的露出些许笑意来，但转而又想到了当初引他们到此的老赌头，一下子诸多往事又涌了出来，神色不禁又暗了下去。

于是梁库也想到了那个可气又可恨的老冤家，一脸复杂的叹了口气，随又转移气氛的对朝歌道：“哦，对了，既然来一次，总得留点纪念再走。”说着就向商场外，围着几个人的地摊儿走去。

朝歌不知道这小子又要干什么，跟着走了过去后才发现，那围着几个人的地摊儿，原来是很多老城闹市区都能见到的，一种叫“翻碗”的骗赌小把戏。

这“翻碗”小把戏原本是一种杂技魔术，表演的人通常在人前扣住三个瓷碗，再把手中的染色小棉球分别放在三个碗中，然后找出一位观众来猜每个碗中的棉球数量。这种小术全靠手法快捷隐秘，往往让人觉得明明是碗内有球，翻开后却常常空空全无。

杂技变种成骗术后，除了翻碗者同样是手法敏捷外，又在围赌人中添了许多牵驴的。

牵驴是骗术中的暗语，意指同伙间互相配合，假装成围观参与者，一等有不明的过路人旁观，便纷纷下赌，造出一种这东西很好赢的假象来，从而引人入套。

就算翻碗的人手法不是很高明，但有这几个牵驴的插在中间，指东说西转移注意，外人几乎没有赢的可能。

此时地摊儿中那几个牵驴的用眼一斜，早瞥见了朝这里走来的梁库，于是纷纷加大音量，五十、一百的把钱拍到碗上，如狼似虎的就像是看到了天上掉下的大馅饼。只不过在他们眼里，这个特大号的馅饼却是梁库。

梁库当初走街窜巷的拣垃圾为生，这种小把戏也早见识过了，不禁嘴角暗撇：“靠！真当老子是赌盲啊！今儿非拿你几驴纪念纪念不可！”

翻碗这小骗局，虽然梁库见识过很多，但也全没什么制胜法宝，之所以今天这样有把握，那全是依仗着朝歌。

他在想，当初在这里，多大的赌局都被他与朝歌的奇命合局给破了，跟那次相比，眼下这不太小儿科了！

第二章 再闹九鹿县

临走进赌摊的时候，梁库没忘了往身后瞥了一眼，看到朝歌已经跟了过来，心里彻底有了自信。

等梁库刚一走进人摊，那几个牵驴壮汉便默契的把梁库紧紧围在中间，嘴角眼神的互递间，让人如同听到他们的心在奇痒无比：总算等到了一头肥驴！

跟这几个牵驴壮汉相比，蹲在地上翻碗的人显得瘦弱多了，年岁也不大，好像只有十八、九岁的样子。

壮少搭配，天下此类赌局大多如此，总结内因大概不出两条，一是少年的瘦弱童真比较容易让人轻信，从而让不明者无端的增长胜出的自信；二却是因为，人只有在少年时期，肢体是最灵活敏捷的，无论学什么东西都上手极快。

梁库先是看了几把牵驴与翻碗少年的全情表演，伸手从口袋里摸出一张五十元的票子来，他开始准备下注了。

圈外的朝歌自然也明白了梁库用心，本不想跟他一起胡闹，但一想这种街头骗局虽小，却不知道引了多少路人上当，跟巧取豪夺没什么两样，藉这个机会教训一下也是件好事。

现在的朝歌已今非昔比，上一次在斗赌时还只能藉助命局间的拆合来对解，而如今只要运转体内术力，牵引地摊的风水格力，就能轻而易举的控制整个赌局操作。

但此刻忽然心中一动，自从与土族人最后一战前，所有两族人都把各自掌诀传给了自己后，便一直没有机会进行整理。

虽然通过发生命局畸变的两族命运知道，习练阵衍就像在透支生命，而且因为术力，朝歌已经越来越明显的感觉到，自己性格在可怕的慢慢偏转。

但朝歌却一直有个想法，各有所长的六甲旬和五行族合起来，很可能是一套完整的阵衍，他们命局的畸变，也许就是因为长期习练了不完整的阵衍而导致的。

想到这里，朝歌试着把两族人的掌诀精髓融合一处，虽然各族掌诀纷杂不一，但大体都是从一个核心出发，只是路径和功用不同而

已。

再加上早前老赌头就教过他火土调用的一些经验，现在稍一整合，很快两族人的掌诀便奇妙的合成了一套完整的大掌诀。

一阵少见的狂喜从朝歌心底抑制不住的升了起来，原本各有所偏的阵衍，现在已经完整起来。

也就是说，把六甲旬的时间和五行族的地势，合成了一个完整的空间，就不知这个完全未知领域会有着怎样的奇妙变化。

左掌六甲右手五行，一套完整的阵衍大掌诀开始推起了，朝歌不知为何有点激动得手指发颤，随着掌诀加快，前面的赌局开始发生变化。

先是翻碗的少年不知为何，从没有过的手指发僵，手法变化简直比以往慢了三个拍子，操作起来连常人都不如了，自然让梁库连连猜中。

接着牵驴的几个人就像商量好般的，几乎同时把钱输给了翻碗少年，然后再由少年输给梁库。

在他们感觉，现在的每个人都像被裹在洪流巨浪中，每行一事都身不由己。

而他们却不知道，此刻有更不可思议的事情正在发生。

朝歌的左右大掌诀越推越快，眼前的人堆开始若隐若现起来，朝歌知道那是因为大掌诀的推动，已经把梁库几人的所在地从整个街区风水格局中强行隔离出来，就不知道继续下去，眼前的人堆是否会在自己的视线中完全消失。

左右大掌诀更加快了，此时的朝歌没有意识到，自己好像完全被一种狂喜控制住，直到引发的阵衍不断蔓延，竟然“喀嚓”一声，把商场临街的一面大玻璃窗震开一条裂纹，才激灵一下清醒过来，急忙收住掌诀，浑身不禁涌出一层冷汗。

而赌局一边因为阵衍控力的迅速消失，几人如同忽然在大浪中被抛了出来，一下子虚脱般的坐在地上。

梁库攥着一大把赢来的钱无力笑道：“呵呵，连翻碗都能赢这么多，奇迹！真是奇迹！”

朝歌忽然意识到，这套整合起来的阵衍大掌诀并不如他想像的那样完善，一定缺了某个重要环节，才导致诸多缺欠。

更让他害怕心惊的是，回想起刚才的莫名狂喜，又让他感受到了曾经在百骨坑被骨气逆转的那次邪恶感。

稍一冷静后，朝歌走过去把梁库扶了起来，默默的沿街而走。

经过一对乞讨的母女，梁库顺手把赢来的所有钱放到了小女孩的手中，笑道："留个纪念。"

说完，在乞讨母女的惊呆眼神，和那几个坐在地上牵驴骗棍的恐惧注视中，朝歌两人消失在街头。

刚一拐个街口，朝歌便把虚弱的梁库扶到一家颇大的饭店中。

梁库一下子瘫倒在沙发上，无力的笑着："看来我真是老了，刚玩了几把，就累成这样。"

朝歌特意给梁库要了份热奶，然后又点了几个滋补汤。

看着一贯万事不理的朝歌忽然对他如此关照，梁库浑身的热呼起来，笑道："呵呵，怎么忽然对我这么好？搞得我还真有点不适应。呵呵……"

说着就要挣扎着自己来，却被朝歌用手按住了。虽冷却又似乎带了点温度道："好好坐着。"

虽然有点虚脱无力，但一吃起来，梁库就虎虎生威了，不消片刻，便把点上来的东西一扫而光，再加上吃的时候，朝歌暗中用术力把梁库刚才因阵衍催动而乱掉的体内各局恢复过来。

很快的，梁库便又回到活力中来，还真以为滋补汤有这么大的效用，连连大赞，真把主勺的这位大厨激动得热血沸扬，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吃饱喝足出了饭店，两人直接向县文物馆走去，却没注意，身后不远的一个街角处，正有两个贼眉鼠眼的家伙盯着他们。

九鹿县虽然繁华，但面积还不是很大，没多久朝歌两人便来到了文物馆前。守门的已经换了一个中年妇女。

梁库对那位乡音浓重的老保管员有些挂念，上次来九鹿县迫不得已霸王硬上弓的拿走了考古工具，虽说留下了三倍于实物的现金，但毕竟用的是非法手段。

就不知道后来影响如何了。

旁敲侧击的打听之下才知道，原来当老保管员发现工具忽然变成了厚厚几叠现钞的时候，当时脑袋就嗡的一下，不久就得了场大病。

老伴知道怎么回事后就劝老头子，工具丢了就丢了呗，又没丢文物，等馆长回来你就把这钱全交上去，我就不信那个腐败分子能拿你怎样。

就像老伴所料，等馆长回来接到老保管的几叠大钞和辞职告退后，不但没声张，反而还暗地让老婆到老保管家问寒问暖，毕竟那些个工具不是文物，而且对文物馆来说没什么大用。

最后竟然暗语明腔的对老保管说：如果再有买家来，可以考虑馆里的其他库存工具。还是老规矩，按原价三倍。

临出门还特意反覆强调了一句：放心，亏不了你们老俩口。

老保管毕竟属于老辈人，不说德高望重，但也有老一代的办事原则，经过这事后虽然病好了，但心却凉了，从此再也不过问文化馆的任何一事。

梁库当然是向那位看门大姐使了小恩小慧的，才得知了如此详细的风言风语。一块石头落地同时，也自然明白了对付见钱眼开的馆长之法。

小使贿术，两人就很容易的得到了文化馆对梁库外公穆启明掌握的所有资料，但也像几十年前考古大队调查的一样，除了穆启明三个字和一些简单记录，就什么都没有了。

还是从一些尚在的那个时代的老人，知道些有关穆启明零碎传闻和印象，他们都称呼穆启明叫穆先生，因为穆启明不但识文断字，而且对历史很有研究。

据说穆启明不是本地人，但究竟是哪个地方的，很多人各说不一，没一个定论，因为在当时文化馆共事中穆老师就很少言，就算偶尔说两句，口音上也是摸不准的南腔北调。

独身一人的穆先生也从来不与外人来往，自认识那天就静悄悄的出现，又孤零零的消失。

总计穆先生在九鹿县独居了十年左右，也有人曾问过穆先生的一些个人历史，但都被穆启明敷衍过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六、七十年代被怀疑出身有问题，才被惨斗至死的。同时也正是因为他被斗死，才让许多同时代的老人都还记得他。

总之在几乎得到了各种有关穆启明的所有资料后，朝歌有这样一个感觉，穆启明就像偶尔路过九鹿县的一个沉默过客。

他所生活十年的每一天，都好像在努力的让人忽略他，也许他刚刚到九鹿县的时候就已经为自己选好了那座坟址，然后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来完成唤醒牧氏后人的使命。

他的行迹看起来和失去家族记忆的五行、六甲两族完全不同，他也应该属于一个神秘而古老的家族，但他们世代都很清楚一致的为完成一个任务而生存着，每走一步都刻意把自己隐藏起来。

他们生的时候没人知道他们的来历，死后就更加带走了一切可以解谜的线索。

按照许多老人的回忆，朝歌和梁库勉强找到了几十年前穆启明大概的居住范围。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九鹿县的大部分市区都已经翻建成新，许多老式旧屋都已经被高高的钢筋混凝土楼群替代了。

穆启明的老居现在是一所九鹿县妇幼医院，在打听了许多周围仅存不多的老城居民时，得到了一个颇意外的消息，这医院的建院时间，几乎就在穆启铭去世后的半年内。

其原因是听说因为那片区域曾发生过一次严重火灾，大面积民居一烧殆尽，因为死的人多，市政决定在原有的废墟上建起了一所医院。

这个消息初一听来有点让人难以理解，因为从穆启明给自己选坟的手法来看，风水技艺已经到了很高的境界，对于所居处三十年内的地脉趋势应该了如指掌。但为什么选了一处如此火煞凶地呢?

但朝歌又马上意识到，不是穆启铭没有观测到，他这样选择完全是为了在他死后，连居所都不留给后来人一点可查的线索。

这样一来就颇让朝歌皱眉了，一个高明的风水大师如果想要隐藏和销毁他的所有痕迹，而且已经到了无以附加的地步，那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人能挖掘出他的秘密了。

抛去那三片古玉不算，现在有关大局的两条线中，能解开穆启铭这把锁的唯一希望，都在梁库的母亲身上，也就是穆启铭的亲生独女。

一直在察言观色中的梁库也渐渐开始心冷，他一直想要解开的身分之谜，看来还要谜上相当一段时间了。

不过转瞬一想，既然外公的那座坟已经好好安排了他的伟大一生，解不解开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心中一喜，肚子就开始叫起来，这才注意到天已近晚。

走出街区便找人就问，这附近哪里有最好吃的，等得到了统一答案刚要前行的时候，他和朝歌同时发现了一件怪事。

入夜人丁稀少的这条大街上，忽然由逆行方向开来一辆装满人的敞蓬大卡车，乍一看还以为是挤满工人的工地用车，但随着开近就越来越有些感觉不妙。

因为这足有三、四十号的满车人不是手拿片刀就是提大棍，而且都是横眉竖目的如狼似虎状，非常一致的盯着两个人——梁库和朝歌。

这时，梁库开始彻底觉得不妙了，非常不好的莫名其妙。

直到看见人堆中有个家伙指着他们大叫："就是他们！就是他们！"

朝歌和梁库才多少明白了怎么回事，因为大嚎大叫的不是别人，正是被朝歌用阵衍破了翻碗骗局的几个牵驴之一。

看来这几人伎俩虽小，来头却似乎很大。

匡当一声，一个满脸凶肉、两眼阴狠的小矮个子踹开车门走下来，看样子像是个领头。

那个大叫着的牵驴跟着从后车厢跳下来，指着梁库咬牙碎齿的："就是那小子！"然后又指着朝歌："他们是同伙，先给我们下迷药，然后把钱全抢走了！"

看来那几位驴哥把虚脱无力全理解成被下迷药了，不过症状倒是满像。

小矮子阴狠狠一笑："兄弟们下手讲究点，连皮带骨的，给他们留半口活气就成了！"

随手一挥，满车的恶狼像是一年没吃过肉似的跳车直奔朝歌、梁库。

梁库叫苦不停，不是别的，这一场仗下来，吃饭又要延后了，饿得慌啊！

但梁库此刻还不知道，让他更叫苦的是，自从朝歌发现那套阵衍大掌诀不但不完善，而且还在体内发生畸变后，就决定从此不再使用术力催阵。也就是说，这就意味着此刻的两人要全凭肉胳膊、肉腿来抵挡这三、四十号片刀棍棒了。

眼看恶众就要冲到前了，朝歌却只是八风不动的盯着冲在最前排的几个凶徒看，手下没有任何反应，梁库就有点发毛了，手摇向朝歌道："大哥，现在相面可不是时候啊！快点起阵，搞死这帮兔崽们呀！"

朝歌仍是不动，两眼闪烁的继续盯着跑在前面的人看，直到刀尖棍头距离还只剩下不到五步远的时候，忽然道："手搭我肩膀，跟紧在我后面。"

说着便开始移动脚步起来，梁库也没空细想，总之这辈子要和朝歌打死一堆，烂死一块了，从后面两手紧紧搂住朝歌，如影随形的跟着朝歌移动起来。

步伐一动，梁库就坏笑了起来，因为他知道了，成竹在胸的朝歌正在运起隐身术了。

而在此同时，冲在最前排的几个恶徒同时发现了不可思议的现象，在他们的视觉里，明明站在前面的两个小子，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眼睁睁的消失了。

确切说，那又不像消失，而是瞬间依次在他们眼前若隐若现飘忽不定，因而像是见了鬼似的不约而同傻愣愣停住脚，后面的人因为前面的人挡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前推后拥的也跟着停住脚，头跟着众人转来转去。

前排有偶尔发现朝歌踪迹的就大叫："在那、在那！"随即朝歌就根据此人的命局视线展开步伐，瞬时隐身。

这样造成的效果真如同鬼魅似的，在昏暗的街灯下东现一身，西出半影。

梁库看着这群被耍得像呆鹅一样的恶徒，心中大感有趣，竟阴恻恻的学起了似是而非的鬼叫，随着朝歌的身影飘忽不定，让人顿时像是被扔进了鬼窟冰窖。

最先崩溃的是那个带路牵驴的，本来白天就觉得蹊跷，现在黑灯瞎火的，又是鬼影又是鬼叫的，真以为是撞了邪，扔了片刀，撒腿就逃。

已经被搞得心寒腿抖的众恶徒，本来听几个牵驴的说法就有点牵强，眼睁睁的几个大汉怎么那么容易就被下了迷药，一定有什么内情怕丢了面子给隐瞒了，但说什么也没想到竟有这样邪门。

此刻一见领路的都先跑了，当下呼啦一下子都四散奔逃，没一会，大街上就剩下了一辆破卡车，还有也不知道是愣充英雄还是被吓得腿脚发软的领头人，小矮个子了。

正当小矮个子好不容易挪动腿准备逃的时候，猛一回头忽然正对着梁库那张故意扭曲了的脸，立时一股尿水顺着裤腿喷涌而出，咕咚一声跪倒在地，不住的磕头哭腔着："大仙饶命、大仙饶命！"

梁库强忍着笑，继续一副鬼腔恶搞："嘿嘿，看你又矮又黑，是个百年难遇的鬼才呀，我是特地上来收你做鬼徒的。嘿嘿嘿嘿……"

小矮个子一听，头磕得更凄惨了："大仙饶命、大仙饶命，我一点都不黑啊，是路灯太暗呐……"

梁库为忍住笑，差点憋爆肚皮。

朝歌却觉得事有蹊跷，自从上次校长被阿光封了脑后，九鹿县的黑道应该土崩瓦解了，但从这一车肆无忌惮的恶徒来看，好像还存在一个成规模的组织，于是冷声问道："你们的头是谁？"

小矮个子猛磕头中先是一顿，然后就像是忽然找到了可以谢罪口一样，连声磕道："都是校长做的！都是校长做的！你们有事就找他呀！没我的事呀……"

校长二字一出口，朝歌和梁库都同时愣住了。互视一眼，实在想不通，难道校长又复出了？

封他脑局的阿光已经不在，又有谁能解得了呢？

事出突然，朝歌略一沉吟，又问道："你说的，可是原来的那个三县独霸的校长？"

小矮个子还是不住的磕头："是是……哦不是！现在的校长是从前那个校长的兄弟，哦哦，是跟班，是跟班。那时候道上的兄弟都称他叫：睡不醒。"

第三章 家变

睡不醒！

话刚落地，一片释然中，梁库咧开大嘴笑了：“哈哈，我还以为是哪路高人呢，原来是我的老相好呀！”

这回轮到小矮个子糊涂了，老相好？

难道大哥跟这位鬼哥有一腿？

但转又一想，今天真他妈见鬼了，怎么连这也敢想。

不知如何应答，只还不停的磕头，连自己都不知道在胡说些什么了：“大仙高人、大仙高人！”

朝歌仍有不明，这个赌棍睡不醒又如何成了校长？

再三过问之下，才知道事情的原委。

原来自打校长不行后，就由睡不醒化整为零的组织起残余势力来，虽然规模无法跟以前相比，但也算是九鹿县的地方一霸。

之所以“睡不醒”被改称为校长，那是因为自古在九鹿县流氓史上，所有成就没一个能超过校长的。

校长真可谓成了这里空前绝后的流氓圣主，校长一词几乎成了这个地区道上混的一个神，一个荣誉级别。

睡不醒联络残余，有懂事的兄弟自然用校长尊称来大拍马屁，早有此意的睡不醒，也就假模假样的半推半就了。

听完所讲，梁库仰天一叹颇为感慨道：“真是江湖代有好汉出啊！”

随又鬼笑着对朝歌道：“本来觉得就那几个小骗子也就算了，没成想搞得这么集团规模化，更让我受不了的是，他们的头子是谁不好，偏偏是那个睡不醒，嘿嘿，那我们哥俩可一定要去拜访拜访这位老相好了！”

地上磕头的小矮个子听言一顿，心里澄明：看来不是自己想法见鬼，的确是他们有那么一腿！

睡不醒自从跟朝歌斗赌惨败后就戒赌了，但却有个癖好，喜欢看人赌，而且喜欢听众人聚赌时发出的各种声音，这样他才能睡得着，

也不知道是不是当初在赌场落下的毛病。

后来手下有好事的就建议睡不醒，在自家的小洋楼里办个赌技培训班，一是让大哥的绝学得以有个传人，二是也让他们这群做小弟的长长见识。这样一来，大家就更顺理成章的称睡不醒为校长了。

朝歌和梁库来到睡不醒所在的仿欧建筑三层小洋房外，然后警告带路而来的小矮个子，如果再混黑道绝不轻饶！

小矮个子此时已经把两人看作邪神圣主一般，哪敢说半个不字，头也不敢抬的屁滚尿流而去。

要说这睡不醒的黑道功夫不如当初的校长，可摆谱的场面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说这眼前独门大院的三层小洋房，搞得就跟军区司令部差不多。一身似军非警的保安笔直护立在院口旁的一个立墩上，挡住门口的是一个铝合金自动升降横栏，稍有路人向里瞥上一眉半眼，立时招来保安大汉的一顿恶声恶气。

此时洋楼大厅内吆五喝六的赌声正旺，汇聚的全是一群知名地痞赌棍，还有浑身肌肉的保镖。

望着热闹的洋楼小院，梁库奇趣难熬，刚才紧跟朝歌身后，已经把隐身术的方位步法好好实习了一次，虽然步法会因人而异，但基本的卦位理数却是相通的。

于是想要用刚学到的隐身术，在那个看起来很可恶的看门保安身上试用试用，先是求朝歌摸清对方的面相，然后再教他具体口诀。

梁库这种玩法，朝歌本没耐心陪下去的，但既然不能使用术力，现在也只能用这种办法了。

等口诀背熟后，梁库开始行动。

先是隐身走到控制室把自动护栏升了起来，搞得保安莫名其妙，然后干脆把总电闸给关了，这下惹来的是全层楼打牌头领们的齐声臭骂。

这下恶汉保安就更觉得奇怪了。

此时梁库的步伐已经越发熟练起来，而且只针对保安一人，行使起来容易得多。开始抽冷子发出几声怪笑，然后忽然现身，默默的向两眼发直正呆望着他的保安走来。

已经脸色发青的保安，此时的反应开始迟钝了。

梁库阴着脸走上前冷森森的问：“小弟，跟你打听个路。”

保安稀里糊涂的应承了一声。

梁库阴恻恻的缓缓道：“九鹿县火葬场怎么走？”

听到“火葬场”，保安心脑里便嗡的一声，已然寒飕飕、毛骨骨的一片空白了，再当眼睁睁看着转身而去，阴魂般的梁库在面前忽然消失了的时候，眼睛一翻，便生生的被吓得晕死了过去。

于是如鱼得水的梁库故伎重施，先是把正对厅门的玩家吓住，然后又把电闸忽断忽开，搞得灯光忽灭忽暗，如同鬼域。

那最先发现梁库鬼影的玩家，僵着手捅捅身边的人一起向外看，于是他们一同看到了阴影下飘忽不定的朝歌。

发现的人越来越多，诡异气氛越来越浓，虽说混黑道的大多抱著有今天没明天的混世心态，但做的亏心事多了，一经诡异临头，不免心下发慌。

正当他们都面惊心跳的时候，梁库把电闸彻底拉下，整栋小洋楼瞬间全黑了下来，梁库更装出超出刚才十倍的凄厉哭声，这下厅内众人开始乱了起来。

忽然一个白皮惨脸的家伙窜到前来，尖声喊：“别怕！我白眼狼最不信邪了！”

眼看要惧散的众混混又都静了下来。

朝歌心下一动，附在梁库耳朵边耳语了几句。

梁库就又半男不女的凄道：“白眼狼你老婆去年横死，她要向你这个畜生来索命了。还我命来……”

那白眼狼听完，傻愣愣的不动了，只听到咕咚一声，口吐白沫被吓死在地上。

原来朝歌从人面风水上看出，此人面相寡恩薄义，再有老婆刚刚横死的凶纹，就让梁库爆爆他的家底，只是想镇一镇他，没想到被梁库上下联想地胡嘴一说，竟然给歪打正着的蒙对了。

而那个叫白眼狼的家伙确实在外面花天酒地，回家就对老婆连打带骂。老婆年纪轻轻又不敢离婚，怕地痞白眼狼找到娘家去闹，于是

就含着一腔的怨恨在自家卧房上吊了，据说那女人是肚里怀着孩子死去的。

大概是心理作用，从那以后房子里总是出现绳子索套的怪声音。［奇书网·手机电子书-wWw.QiＳuu.cＯm］

汉子就强迫自己不相信，但越是这样，心理的逆反压力就越大，现在被梁库抖出来，终于到了崩溃边缘。

最不信邪的一个倒了，其他人也就四散奔逃了。

等人都跑光了，梁库又把电闸打开了，偌大的小院里灯火通明，大厅上赌局狼籍却奇怪的没有一个人，看起来才是真正的诡异。

睡不醒因为没了赌局的吵闹声，渐渐转醒过来，推开窗向外望了一眼，奇怪保安不知哪里去了，整栋小院灯火通明的就是没有人声，于是走下楼来。

当他奇怪的走了一圈，忽然发现了背后的朝歌和梁库的时候，跟那小矮个子异曲同工的是，顺着裤腿，尿水静悄悄的流了出来。

自从大闹九鹿县那一战后，朝歌的引雷术几乎被这帮人传神了，再加上校长被封了局后变得痴痴呆呆的，想来也是朝歌这群人所为，现在又忽然的出现，睡不醒能不把他们两人当神仙嘛？

梁库过去在睡不醒的脑袋上胡摸了几把，说："还记得那个忽然变成白痴的校长吗？我已经在你脑袋里下了一个遥控双倍痴呆局，你要以后再做坏事，就让你变得比校长还痴呆！"

睡不醒自然连连点头，这一番连惊带吓的，恐怕就算不痴呆，也变得神经了。

据说从这以后，睡不醒真的退出了九鹿县黑道江湖，而这种种神奇被越传越神，从此以后，这里的黑道就再也没大规模的兴起过。

一切办完，天已夜半。两人找了家夜店狂吃一顿后安歇无话。

第二天梁库租了辆跑长途的豪华轿车，载着两人直向家乡省城奔去。一路上每过之地，梁库都要买上三份当地的土特产，一份老妈，一份阿红，还有一份是牧大师的。不消两天，后备箱内已经塞得满满当当了。

离家越来越近，梁库开始不厌其烦的幻想起回家见面那一刻的如何激动。

朝歌则眼神飘渺不定的游离在车窗外飞驰而过的景物上。

这半年多来的经历让他改变了许多，在与五行族和六甲旬的朝夕相处中，让他从没有过的感觉到人情冷暖。

尤其是姐妹花小轻隐约而执着的情义，更一度让他难以自持。他还无法分清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因为自他懂事起就已经开始压抑封闭自己了。

在人情间渐渐感觉到温度的同时，宿命的无奈和残酷，也深深的震撼着朝歌。最初只是想挑战宿命的想法已经不那么简单，揭开全局，把握命运，已经是一种责任、一个使命，也是对悲惨的五行、六甲两族人的一份慰寄。

归心似箭，日夜兼程。

终于在第四天的清晨进入到了家乡省城境界。

在一个小山冈处，梁库让司机停了车，推开车门立于冈头，贪婪的深深吸了几口久别了的家乡空气，然后对着远方仍沉寂在黎明中的省城大叫道："老妈，儿子梁库回来了！"

梁库先把朝歌送回家后，自己背着大包小裹、捏手捏脚的上楼回家了。激动了一路的见面惊喜，此刻已经快到了临界点。

可等梁库满怀澎湃的摸到家前时，却忽然发现一把破锁当在门上。

梁库就奇怪，老妈平时很少外出的，即便后来身体恢复得很好了，也不常出去，今天这是怎么了？

他又去隔壁请的那位市长保母房间，结果除了同样一把破锁看家外，更多了些老灰蛛网的，显然好久没住人了。

这让梁库很是奇怪，临走前是说好了的要等他出门回来，报酬已经付了大半的，怎么好像我前脚去你后脚走啊？

梁库满脑袋浆糊，决定再去自己的那个大网吧瞧瞧，没准阿红已经把老妈接到更好的地方去住了。

因为他临走时也是托过阿红照顾老妈的。

可一到了那个熟悉得已经不能再熟悉的街口网吧时，就发现了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往日热闹非凡得全省城都排上号的大网吧，此时竟然已经倒闭，满处陈灰，大门紧锁，就像是一座废弃的仓库，擦窗勉强往里看，空荡荡的只剩下了些破桌烂椅。

相反同街不远处的一个二层楼，开了一个更大网吧，红火异常。这时远远观望中，一个五短肚圆的中年人呵斥着网吧服务员出现在门中，梁库一眼认出那不是刘蛤蟆吗？这家伙怎么在这又开了间网吧？

满脸狐疑中，不知道这大半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又转回家，看见街坊邻居就打听看见老妈没。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每个认识他的人见了他都跟躲瘟疫似的躲他。就算梁库当初最穷的时候，顶多被这帮子势利眼瞧不起，但还不至于这样啊。

一个六十多岁曾当过街道主任的街坊大娘好心，见到梁库劈头就喝："你这孩子疯到哪里去了，这大半年的可苦了你妈了！"

梁库想再细问，大娘不容分说："快去菜市场吧，你妈大概在那呢！"

家里锁门，网吧倒闭，保母不见，人见人避，现在老妈又在菜市场，看街坊大娘的神情明显不太正常。

是有点反常，反常的都有点怪异了。

梁库实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又拐弯抹角的奔菜市场去。

现在上午九、十点钟，早市早过了，除了几个大摊位的菜商还在外，剩下的就是清洁人员开始清除扔得到处都是的烂菜叶子。

梁库走进人流已稀的菜市场，眼睛四下扫了两圈也没看到老妈，边往里走边注意看各个角落。

不觉间经过一个被清洁工准备清走的烂菜堆，正要走过，忽然一个熟悉的孱弱身影在梁库眼角一闪而过。

梁库停住步回过身，于是他就看到了一位渐近老年的孱弱妇女，正费力的低着腰，把垃圾堆里还有些青色的烂菜叶仔细的一根根拣出来，放进手挽的一个小竹筐里。

这太熟悉了，梁库记得很小的时候，妈妈就曾领过他在这里以拣菜度日。

"妈！"

梁库心喉刺热，一把从孱弱妇女的手中抢过烂菜。

孱弱妇女一时反应不过，迷茫的看着面前两眼已经充起血丝的小伙子，当她真的发现这是自己儿子的时候，老妈笑了，随又喜极而泣，死死抓住梁库的手，想说什么，却哽咽的半字都吐不出。

梁库瞪红着泪眼："妈，这到底是怎么了？"

老妈抹了把喜泪终于可以说话了："我还要问你呐，说是就走几天，可一去就是大半年的，你还知不知道家里守着个老娘！"

怕老妈承受不了，从彩票暴发到现在一直是瞒着老妈的，而老妈以前就已经过惯了这种穷生活，在她意识里这是与生俱来的，没什么好特别，比起梁库暗地请保母的那段幸福日子，现在她活的更踏实，所以根本听不明白梁库的惊讶。

梁库忽然回过味来，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憋着口气出不来，把烂菜一摔，随手抽出一大叠百钞来，对着几个菜商吼道："按原价三倍，这里的菜我全包了，一根根洗干净给我送到家去！"

几个商贩一听真如同天上掉下个超级大馅饼来，本来生意就难做，现在冷不丁的冒出这样一位爷来，能不狂喜吗！

只是还有些不信，等仔细瞧出那钱的厚度和梁库的激愤冲动后，便一齐夹筐拎篓的百米冲刺过来。

老妈却一巴掌打在梁库的手上，把儿子拽到一边，严问："这么多钱，从哪来的？"

梁库就发誓："我一不偷，二不抢，也不是骗的，妈你就放心吧，这钱是儿子凭两手赚来的！"

不管怎么说，这的确是梁库凭双手赚来的，不但是梁库赚来的，也是梁家祖祖辈辈赚来的，只不过都存给了梁库。

此刻在梁库的心里，这才是天经地义的。

老妈盯着梁库的双眼看，知道儿子没说谎后才舒了口气："有钱了也不能这样狗仗仗，再者说了，咱家从祖上就一路穷过来的，这钱娘看着就不踏实。"

说着又把地上的烂菜一棵一棵的拣起来，梁库不敢扭着老妈，乖乖的把钱收起来，扶着老妈往回走。

只是几个小贩被凉在一边，心有不甘的一同目视着这对母子一步步的消失在菜市口。

梁库试探着问：“妈，咱家住得好好的那个邻居哪去了？”

梁库指的当然是保母。

老妈：“也可能是咱们坏了人家的运气，你走后不久，邻居那个阿姨啊，不是病就是灾的。”

说着就叹了口气：“哎！都说远亲不如近邻，那可真是个好人呐！”

梁库心里嘀咕：能不好嘛！那可是你儿子花大价钱请来的。

老妈好像若有所思：“说也奇怪，不光是那个阿姨，那阵子凡是跟我们家沾点边的都开始不是出这事就是出那事，倒楣又不顺的，我就想啊，是不是咱家的楣气把周围好好的人都给影响了？”

梁库老妈虽然穷的几乎只剩下了母子两条命，但凡事却常常替人想，说到这就一脸的担忧。

听到这，梁库才明白怎么每个人都像躲瘟疫一样躲他，他就更加奇怪了，好好的都已经转了大运了，怎么又这样了？

第四章 我发誓

这时梁库妈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停住脚拽住梁库的一只手半笑半怨着问：“儿呀，你啥时候认识一个叫阿红的闺女呀？也不跟妈说一声！

“那个邻居阿姨走之后，为了照顾我，她就搬过来跟妈一起住了，妈怕咱家的楣运坏了闺女，就不让。她就说爸妈都是乡下人，早穷得不怕了。这大半年啊全靠她一个帮忙支撑着！”

此时老妈又说：“哦对了，跟妈说实话，你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开始我还不相信，我们家的傻小子哪来这么好的福气哦！”

然后就瞥了一眼傻儿子，意有所指的笑：“要是我们库子能讨个这样的老婆，妈就是饿死也甘心啦！”

因为临走时梁库叮嘱川妹阿红照顾老妈，却没想到阿红干脆搬过来一起住了。梁库心里热热的，就是奇怪网吧倒闭又是怎么回事，显然老妈并不知道。

于是就问：“那阿红呢？她不是开网……哦，她现在做什么呐？”

梁库本想问她不是开网吧吗？

一想老妈准不知道，随转又改口。

老妈：“听说是在一家什么外国的大公司，人家阿红又细心又聪明，又讲情讲义的，你一万个都比不上，一定错不了！”

刚回到家，梁库就被老妈催赶着去找阿红，因为她们现在已经住在一起，今天让她早点回来，她老人家早把三个人看成一家了。

走出门来，梁库就又是一副满脸狐疑了，他当然比谁都清楚，阿红虽然人好心善，但要论文化恐怕比自己也强不了多少，怎么可能在外国大公司做呢？想都不要想。

虽是这样想，但梁库还是按照阿红告诉老妈的那个区域找了一圈，可想而知，结果一无所获。

憋闷间无意又走回了那间曾经红极一时的大网吧，不甘心的用手狠敲了敲门，无人应答却粘的满手灰。

寻思寻思，转身向不远处新开的那家更大的网吧走去。

新开的这家网吧的确够大，几乎是梁库那间的一倍，只是装修配置差了些，而且位置也不如自己街口的那间好，梁库也曾乱猜过，自己的网吧会不会是被刘蛤蟆新开的这家网吧挤倒闭的？

但转又自己否定了，因为他临走前是见识过阿红如何经营网吧的，他虽然不懂得怎样评价，却是极佩服这个岁数不大，但天生精打细算又懂得交人的天才小川妹。凭他老鼠眼睛三寸天的刘蛤蟆应该没那本事。

正想着，和一个网吧男服务生撞个满怀。梁库怎么看都有些眼熟，就是一时想不起来在哪见过。

服务生看见梁库先是一愣，接着就马上低头走开了。

梁库就又往里走，等到处转了一圈又快到大门的时候，忽然发现刚才撞到的那个服务生，在门外的一个角落处躲躲闪闪的向他招手。

梁库心想，看来今天是注定要邪门了。

走到跟前，服务生好像还不放心，又把梁库拉到角落深处，这次对着正一双怪眼的梁库说："梁哥，你不认识我了？我原来是你家网吧的网管，兔子呀！"

这一说，梁库才恍然想起来还真有这么一个外号叫兔子的网管，忙问："哦兔子，我刚出远门回来，还正想找人问呢，这到底是怎么了？"

兔子鬼模贼眼的又向外面望了望，然后才苦着脸道："梁哥，你大概还没见到红姐吧？"

梁库点头。兔子年岁和阿红差不多，但平时大家都不跟她叫经理，红姐、红姐的叫顺口了。

兔子："哎呀，可别提了，红姐这半年可受老苦了！"

梁库有点急："你直说！"

兔子："那个刘蛤蟆太不是东西了，就是他把红姐网吧给整垮的！你走后没一个月，他就在这开了个新网吧，不知道他使了多少阴招，先是把红姐网吧的人全拉了过去，还听说他在上面买通了人情，经常有人来检查。

"不是那个卫生有问题，就是安全有漏洞，全是鸡蛋挑骨头，没事专找碴。再加上红姐那段日子特别不顺，不是网吧闹贼，就是机器故

障。人越来越少，这么大的网吧没人来，各种费用又那么大，几个月下来就支持不住了。”

阿红平时对人好，兔子也是感激这点才跟梁库说的，再加上这些日子受尽了刘蛤蟆的刻薄，一说起来就是愤恨不平了。

继续骂道：“要说刘蛤蟆坏，他都坏到家了！把红姐网吧都挤兑成这样了，还不收手，一发现外面有人看中红姐网吧想出钱顶下来的，或是跟红姐合伙经营的，就暗地使坏全搅散了。

“一直眼看着网吧欠债倒闭，还假惺惺的过来跟红姐说这里做不下去，就到他那里当经理去吧。”

呸！兔子说着就狠呸了一口，然后看了看已经快气炸了的梁库：“梁哥你也知道红姐的个性，但凡有一点希望，她也是想把网吧支撑下去的。不为别的，她曾跟我们说过，她……她对不起你。”

梁库彻底爆发了，他就搞不清刘蛤蟆到底还算不算人，他梁库曾经用大价钱买下他的网吧，这便宜已经让他占得够大了，回头竟然还趁他不在家，想连肉带骨的全吞了，他***，是不是看我梁库好欺负啊？！

眼看两眼冒火的梁库就要跳出去揪刘蛤蟆大打一番了，兔子一把搂住梁库的胳膊：“梁哥你先别着急，刘蛤蟆现在不在，等他回来我告诉你。”

等稍停住了，兔子挡在梁库前有点慌的说：“梁哥，等你见了刘蛤蟆，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呀！这损蛤蟆压了我们每个人两个月工钱，如果被开除，那可一分钱都拿不到了！”

梁库把牙咬的嘎嘎山响：“好，我就先让他过两天好日子！”

兔子连连点头，接着道：“梁哥我先回去了，那老蛤蟆一回来我就告诉你去，等红姐再把网吧开起来，我还跟红姐做。”

说完就转身往回走，刚几步又踅了回来：“哦对了梁哥，你是在找红姐吧？”

梁库点头：“你看见她了？”

兔子看了看心急火燎的梁库欲言又止，最后支吾道：“听说……听说有人常在中心区的商业街看到红姐，梁哥去那里看看吧。”

说完就再也没回头的走了。

梁库觉得兔子的语气有点怪，也没心思多想，叫辆的士直奔中心区的商业街。

省城中心区的这条商业街，大厦林立，商城簇拥，购物逛街的行人，现代时尚川流不息。只是相比起来稍有不相称的是，时常看到店门街旁紧抱着自己杂货的地摊小贩们，因躲避城管人员的追赶，而显出一脸的惊魂未定。

急急的下了车，梁库才忽然意识到这里的人海茫茫，他抬头看了看四周的高厦林立，阿红经常在这里出现又能做什么呢?

正徘徊间，忽然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不知道从哪里响了出来："擦鞋吗？"

梁库的魂儿像是被针狠狠的扎了一下，他神经似的四处转身去找，当再一声"擦鞋吗"的声音响起的时候，梁库的视线落在了街边一个，正在为伸出脚来的男人准备擦鞋的女孩身上。

梁库瞬间窒息的一动不动了，两只眼睛像疯了似的盯着那个女孩，尽管她已经黑瘦得几乎被街上所有人忽略，尽管一直低着头熟练的擦着眼前的那只鞋，但梁库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他的小川妹阿红!

就像有两只巨手把梁库的心狠狠地拧成了一条麻绳，拧成了一条滴着血水的麻绳。

梁库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一步步挪到阿红面前的，直到阿红顺着他的鞋、他的腿、他的身子，看到他的眼的时候，瞬间空白，一下子扑在梁库的胸上。

她哭，她笑，她委屈，她高兴，她甚至用牙狠狠的咬着梁库的肩，像是把所有的委屈都一下子倾泄了出来，倾泄在唯一可以承受她委屈的梁库胸前。

哽咽喉颤的梁库忽然当街大吼："我梁库发誓，此仇不报，永不做人！"

梁库开始准备报仇了，他要用刘蛤蟆曾用的手段来对付刘蛤蟆，他要把刘蛤蟆做出的恶果，九十九倍的一次性全部清还给刘蛤蟆。

他已经不管是否不择手段，因为此刻在梁库的心中，任何手段对于刘蛤蟆，都只嫌太过仁慈。

但让梁库说什么也没想到的是，正在他一步步准备展开反击的时候，厄运也正一点点的笼罩着他。

因为不想马上打扰刚刚回家团聚的梁库，朝歌这段时间开始着手研究那看似残缺的三块古玉。

好在藉助爷爷老牧三文在省考古院的影响力，朝歌能很方便的搜集到有关古玉的各种相关资料，更可以请到考古权威教授，对古玉做亲自断定。

可以确定的是，从温润细白的玉质成色上看，这三块古玉同属和阗羊脂软玉，并且从同一块玉璞刨割而成。再从古玉上的斑斑蚀痕断定，此玉最初雕琢成型的年代，应该至少在汉代以前。

但如果是这样，就有了一个令考古专家费解的地方。

从这块玉的质量来看，绝对堪称上品，但自古上品极玉都被上自皇室下至王候的豪门显贵所追捧，也注定好玉必由大师级玉匠雕琢，一旦成型定是工玉两绝，后人世代奉若神宝，哪还敢动其一、二？

但这三块上好和阗美玉的精湛雕琢手法看，虽然都是大师级别，但竟然混杂了自秦汉到宋明间上千年的雕法痕迹，也就是说，此三块古玉是历经不知道多少代人的雕改，最后在明代最终定型的。

这种例子让考古院的所有专家们大为迷惑，是他们几十年考古研究中绝无仅有的一次发现。

朝歌就暗暗想，从老赌头的叙事看，神易出现之前的身世一直是个未曾提及的谜，就只知道他一出世，便挟闻声断事的古占而惊震术界。这块遗留了了上千年痕迹的古玉，又会不会是神易家族世代的信物？

但如果是这样，这三块古玉上风格各异的饰物，又有着怎样的含意？而且据考古专家评断，古玉上的雕琢是经过历代雕改，最终才完成定型的，这又似乎否定了信物之说，因为在古人的传承意识里，祖宗传下的东西几乎如神明一般不可稍动。

基于三玉合一就发出来的惊人巨变，再加上其中一位玉器专家，对第三块古玉上的雕物推断，朝歌越来越觉得这三块古玉与风水流派有关。

因为据那位玉器专家推测，第三块古玉上那个上尖下方的奇怪饰物，很像是自周代风行而到汉代逐渐衰亡的礼器，玉璜。

玉璜是自周至汉的王室礼器，大多用于祭祀和随葬，最初源头又与远古的巫士有关。但难以确定的是，此饰物只是外型颇似玉璜，但从片体上奇特的阴文饰纹看，又与传统玉璜似是而非。

朝歌决定自己系统翻阅风水的自古源起和历代流派，从而希望能找出解开三玉所隐含的真意。

但通过对大量的古籍资料翻阅后，朝歌却越来越迷惑起来。

从风水学的源头说起，风水又称堪舆地理。主分阳宅（生人居所）、阴宅（亡人墓葬）两说。

早在商周以前就已经萌芽出现，到了春秋战国逐渐发展起来，至秦代已经有了“相地”、“土宜”、“地脉”等说，经过两汉繁衍，东晋郭璞结大成而书《葬经》，从此风水堪舆之学系统成说。

虽然到明代风水流派已经空前发展到八宅派、命理派、三合派、翻卦派、飞星派、五行派、玄空大卦派、八卦派、九星飞泊派、奇门派、阳宅三要派、廿四山头派、星宿派、金锁玉关派等等。

大有百家争鸣之势，但从其根本上无非不出两大根本源头的江西形势派，和福建理法派。

江西形势派为唐代司天监杨筠松所创，其理论主要阐述山川形势和宅形格式，其特点在于重视宅与自然的关系。

福建理法派，相传为玄空大师蒋大鸿所创，其为说多主于星卦，不过从明代风水书籍的内容来考察，不论是标榜江西派或是福建派，实际上都既讲形法又讲理法，只是各有侧重而已。

综上所述，风水之学无论怎样流派众多，最后核心都不过相通而已。要说第一块上面以纹喻星含形的手法，倒很像是福建理法派；而第二块的真山实水，就非常符合江西形势派的峦头水要了；至于第三块，还暂无定论。

但无论朝歌用自己的新学还是旧知，都无法解读三块古玉上似是而非的东西，因为如果强要按照古玉所饰来理解，其组成的山形水法格局，完全与传统风水理论不同，甚至背道而驰。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还是朝歌又走进了一个想当然耳的误区？

不管怎样，在翻阅了大量考古院的珍本古籍，和系统的风水资料后，即便没能真正揭开古玉之谜，但却让朝歌收益匪浅。

因为一直以来朝歌对风水易术的掌握，除了小时候在农民出身的爷爷，牧三文逼迫中粗略学到些风水知识外，剩下的就全靠自己的天赋悟性了。

朝歌在省城是有自己住处的，他曾一直刻意的跟他所排斥的家庭保持距离，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从牧家村回来就有些不知不觉的转变。

每次到考古院借阅古籍的时候，总下意识的在老宅旁停留一会，三次中有一次推门进来，尽管每次回来都有办事的理由，但他心里无法否认，这里有某些骨血里的东西在吸引他。

更每次于暮色下瞥见目送自己的牧大师，那瘦小和已经日渐衰老的身影时，一股封闭已久的亲情，总在心头鼻间暗暗涌动。

终于有一次在牧大师不抱奢望的挽留下，朝歌没有走，吃了一顿老爸做的饭。牧大师作饭的时候手脚有些慌乱，因激动而红光满面的脸就像过年的孩子。

从这后，朝歌回来吃饭的次数渐渐增多。于是观音寺墙根底下那群算命先生，也就经常看到老哥们牧大师在他们面前如是炫耀着他的幸福："都说人越老越怕儿女，这话是谁说的？那不叫怕，那叫爱！懂不懂？！"

每次说完，牧大师就会在一众老哥们的胃涌皮麻下，一手提菜，一手拎鸡的消失在他的幸福中。

同时牧大师更没忘了到妻子的坟前，喜滋滋的唠叨他的幸福：歌儿长大，歌儿知道回家看老爸了……

说着牧大师就把一束新鲜娇美的白玉兰放在妻子的碑前，牧大师原本是不喜欢花的，但妻子喜欢，于是他几乎成了白玉兰专家。

妻子在牧大师的眼里就像这束白玉兰，圣洁而娇美。

他也曾不止一次的想，他怎么可能就娶到了这样的老婆呢？也可能是老天觉得不配，才让妻子过早的走了。

也许整个家里牧大师才是最凄苦的，少年时就不被倔硬的老牧三文看重，惊诧中娶了个天人一样的女子，却生下朝歌就走了，等儿子一长大，忽然又远远的独立出去了。

除了偶尔的回次家，大都只是还没坐坐就又一声不响的走了。日渐老迈的他只能倚在妻子的墓碑前，唠叨着他的老暮时光。

所以每次送花来都是笑着的，他不敢落泪，也没有理由落泪，也许妻子的离去是个解脱，只是他常觉得，也许离去的是他会更好些。

但这次他忍不住落泪了，他头一次知道，原来落泪也是这般的幸福。

牧大师并不知道，看到他幸福的不只是妻子，还有身后的朝歌。

这是朝歌第一次主动给母亲上坟，他挣扎了很久才决定的，可这个闸门一开就再难收住了，自闭了二十几年的情感，像潮水一样激撞而来。

此时一阵轻风抚过，墓碑前的那束白玉兰轻轻香颤，像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在微微的笑。

晚上牧大师又要露一手了，围裙一扎，容光焕发，不要多久，一桌子的家美菜肴就一盘子、一盘子的端了上来。

等上了桌，朝歌就给牧大师盛了碗饭。

二十几年的第一次盛饭，牧大师捧着饭碗的两只手忽然剧烈的颤抖起来，他很想让朝歌看到他的笑容，但却老泪纵横。

从那天起，朝歌开始在老宅住了下来，虽然还是很少说话，但牧大师能真正的感觉到，儿子的体温是热的。

就这样，牧大师每天都精心的为朝歌忙东忙西，而朝歌也正好专下心来研读风水资料。生活幸福而美好。

但就在一天的黄昏，朝歌正潜心翻阅各代风水资料，牧大师带进来一个一脸憔悴的女孩，当女孩得知面前就是朝歌的时候，眼圈一红：“你快救救梁库吧！”

哽咽的女孩正是小川妹阿红。

第五章 有气无力

原来当梁库为反击刘蛤蟆做积极准备的时候，忽然怪事连连，不是险些车祸就是迷迷糊糊的丢钱。

而且彩票神功也失灵了，更糟糕的是，身体不清楚得了什么怪病，全身有气无力，看了医生也诊不出什么病来，最后竟然不得不躺在床上，实在没办法才让阿红找到了朝歌。

一路上，阿红已经基本把事情大概都说了，还叮嘱朝歌不要把梁库的事向梁库妈说，因为一直到现在，梁库也还是瞒着老妈的。

当第一眼看到朝歌的时候，梁库就像看到了救星一般，支撑着脱口而出："是不是我中了什么邪啦？"

朝歌问了梁库最近来的行踪，是否有接触到怪异的人，或是去了什么犯冲克煞的地方，但结果都没有。

朝歌边听边开始审视起这间简陋的、一居室的小房来，他刚一进这栋小楼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有种说不出的异样感觉，但究竟是什么异样的感觉也说不清楚，就是总隐隐的觉得，哪里一定有问题。

这时满脸担忧的梁库老妈道："哦对了，我记起来了，当初隔壁那个邻居阿姨得的好像就是这样的怪病，也不知道她搬去哪了。"

阿红忽然想到了什么："不会是什么传染病吧？"

梁库有气无力的道："别瞎猜了，要是传染病，那医生还不早看出来了？再有，要是传染病，你和妈怎没染上啊？"

说到这，像是触到了隐处，又抬头急道："哦对了，不说不知道，以防万一，你和妈今天去医院检查检查，别真是传染病。"

梁库妈道："好好养养精神吧，别胡想了，要真是传染病，我和小红早得上了！"

梁库想想也是，论体力、抵抗力、什么免疫力的，自己不知道要比老妈和阿红强多少倍，要是传染病恐怕老妈早被传染了。

阿红也点点头，随又向朝歌望去。

朝歌此时已经把居室仔细搜寻了一遍，小屋简单而又简陋，并没发现任何隐病犯冲煞的地方。

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跟刚刚走进这栋楼的感觉一样，总感觉哪里不对。

于是想起了梁库妈说的那位邻居阿姨，问梁库道：“那位邻居家还有人在吗？我想进去看看。”

梁库随口应：“早没人了，走，我带你进去。”

说着就要支撑着下床。

梁库妈看儿子的意思，显然是想破门而入，她却哪里知道，那房子早被梁库买下了，给保母住只是为了方便照顾老妈的。

梁库妈觉得不妥：“没人在家怎么进呐？你可别乱来。”

梁库这才想到，老妈还并不知道，眼睛一转：“妈，你儿子都病成这样了，要真万一是这位阿姨家里有什么传染病毒，不光你儿子有问题，就怕将来把整栋楼都影响喽！”

一阵危言耸听，老妈一时犹豫起来，阿红也劝道：“梁婶，要真从她家里发现什么问题，也是对她家好呀！”

梁库妈不言语了，阿红扶着梁库站起来，领着朝歌来到了邻居门前。

手起锤落，本就如同虚设的门锁被砸开了。

推开门，顿时一股久无人居的霉味扑了出来，小红忙把鼻子捂住，梁库不在乎的笑笑：“嘿嘿，这算什么，比起我和朝歌挖……”

梁库刚想随口说比起他和朝歌挖开坟穴时的墓气，这才积存了几个月的霉气已经算是很香了。

可忽然意识到，这种光荣历史要是被老妈知道了，非连嘴带手的教训他半年六个月的不可，忙停住口。

阿红却很好奇：“挖什么？”

梁库嘻皮赖脸的用食指挖进鼻子：“挖这里。”

阿红狠很暗掐了一把梁库：“都这样了，还不忘耍贫嘴！”

梁库妈并没跟进来，只是不安的站在自家门里大声叮嘱了句：“别乱动人家东西！”

因为保母是专门请来照顾梁库妈的，可以说这间房就像宿舍一样，比梁库住的地方就更简单了，但收拾的很规整，看不到一丝淩

乱。

朝歌很快看完了房间的每个角落，因为也是一居室的空间，跟梁库那间一样，从格局上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墙上也没有挂些什么与房间不相称的东西。

这就奇怪了，从来到门前开始，那种诡异的感觉都没间断过。那绝不是因为抵触而产生的心理反感，因为朝歌体内的术力一经受到环境里某些不规则的秩序干扰，马上就会运转起来，从而达到自动调节朝歌体内的平衡机制。

朝歌又以刚才走进来的相反方向往回细查了一遍，通常因为次序和视角的转变，更容易发现被不经意漏掉的东西。但遗憾的是仍没发现一点反常的地方。

此时阿红已经把正对街外的房间窗子打开，顿时房间内的气流为之一通，感觉上舒爽很多。

但也就在阿红开窗后的一刹那，朝歌的那种怪异感觉突的一跳，术力运行的更快了。朝歌奇怪的看了看窗子，然后走过去，这种感觉告诉他，问题很可能出在窗外。

窗子外就是一条马路，街道两旁开着几间生意冷落的店铺，窗子正对的是马路那边的一栋五层楼的私人小旅店，跟这个区域的其他建筑一样，老式而破落。看样子年代已经很久了，大概自从有这条街便有了他们。

朝歌指着这个方向道："仔细看，这个范围内有没有什么最近新改建过的，或是其他改变的地方？"

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朝歌明明感觉到怪异，可还是没发现什么引起怪异的反常地方来，也许是被隐藏掩饰起来了，于是就想通过久住在这个地方的梁库来看看，有什么近期不同的地方。

梁库和阿红挤在一个窗口前，一起东张西望的往外看，仔细了半天，忽听梁库骂了一声："靠！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朝歌以为梁库发现了什么不同处，不觉眼睛一烁。

却又听到梁库接着骂道："这鬼地方，我看八百年都不会变了！"

显然再次失望。

朝歌立在房间中央沉思不语，无奈中，三人准备往回走，阿红把两扇窗子关起来，于是破落的街景一点点的被关在窗外。

可就在最后一线街景消失的时候，一丝微弱的光线在即将关起来的窗缝中一闪，朝歌体内像刚才一样立时随之一跳，目光再次聚焦到那扇窗子上。

窗子被再次推开了，朝歌努力向外搜寻着刚才那丝光线的来源，这才注意到正对街边的那栋小旅馆的三楼上，挂着一大块写着旅馆名称的灯箱招牌。

招牌就像这间破落的私人小旅馆一样，灰暗陈旧，灯箱里的灯已经有几盏不亮了，远远看起来，旅馆的名称一半明、一半暗。

那奇怪的闪光会是这个灯箱吗?

朝歌一直凝视着对面，但灯箱破旧昏暗，好像不可能发出刚才那样有节奏的闪光。朝歌又仔细的看了遍所有这个范围内能发出光源的东西，除了昏黄的路灯，和居民区的点点灯火，就再没什么发出光的东西了。

忽然又一丝跟刚才一样的光忽闪而灭，朝歌迅速捕捉着它的来源，最后他的目光聚焦在了那块昏暗的旅馆招牌上。

梁库和阿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一齐顺着朝歌的视线望去，却完全没有发现，一块破灯箱招牌为什么如此吸引朝歌。

时间一点点的静默滑过，朝歌仍一动不动的凝视着对面那块灯箱招牌。身后的梁库不时的看看灯箱，又不时的看看侧面的朝歌。在一起这么长的时间，梁库早摸清了朝歌的脾性，他知道一定有事情发生了。

果然，就在与上一次闪光间隔差不多的时间后，又一次闪光出现了。

这次朝歌看得真切，这闪光就是在这块灯箱牌里发出的，可能是因为电路老化，灯箱内原本已经不亮的一只灯泡，随着时断时续的电流，有节奏的间隔明灭。而就是这样的每次明灭，都莫名其妙的让朝歌体内一跳。

可以断定，朝歌体内的跳动，一定与这灯箱有关。

过了一会，一个清臞冷峻的青年人，穿过马路走进了对面那家破落的私人小旅馆。而他后面三楼的一间小屋的窗户里，正有一男一女在一眼不眨的望着他。

朝歌决定独自一人上来，一是因为梁库体虚，二也是不想引起任何人注意。他走到门内一角狭窄昏暗的服务台前，坐在后面的是位正在半梦半醒打着盹的中年人，看样子既像这里的老板，又有点像帮亲戚看店的主人。

朝歌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桌面道："有房间吗？"

中年人猛的清醒过来，并没听清朝歌的问话，只是当发现面前站着位冷峻的年轻人时，不知所谓的梦了句："有事吗？"看样子大概是生意冷落久了，连主人都有点忘记这里是旅店了。

朝歌又淡淡的重复了一句："有房间吗？"

中年人这才彻底清醒过来，拿手一拍脑袋："有有有！"说着就从抽屉里哗啦一声拽出一大串挂着门牌号码的钥匙来，领着朝歌往楼上走。

只铺了地砖昏暗走廊里的脚步声，让每个房间都听得清清楚楚。

这是一间典型的没落式私人小旅店，所有简单的装修，除为了省钱外还有另一个用处，方便简单型的打扫卫生。

"是要标房还是豪华？一个人还是双人？"

中年人边领路边问身后的朝歌。

真想像不出这里的所谓"标房"是什么的配置，更不敢揣度"豪华"是怎样的标准。

朝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情："三楼有房间吗？"

中年人："有！有！三楼好啊，不高不低又清静。"

钥匙转动中，吊在一起的其他钥匙哗啦哗啦的发出细碎的金属相击声。中年人正在打开三楼靠楼梯的一间标房。

朝歌来之前已经仔细摸清了靠近灯箱的那个房间，就指着走廊中间的一个房门道："这间有人吗？"

中年人停住了手："没有。"随又问："你想要那间？"

朝歌："可以吗？"

中年人忙答道：“可以！可以！就只是……”中年人欲言又止。

朝歌：“怎样？”

中年人：“就只是那间房的窗子外面挂着块灯箱，怕你不喜欢。”

朝歌没言语，开始向那间房走。

中年人紧跟几步跑过来，陪衬着笑：“其实这房间也有这房间的好处，别看灯箱挡着窗，也正好也把靠街上的过车声挡住了，比别的房都安静。”

房门一开，又是一股霉味冲出来，中年人忙把窗子打开了，虽然外面挂着灯箱，但仍留了开窗的空间。

朝歌点了点头：“嗯，就这间。”

中年人忙道：“嗯，好好！”又试探着道：“但这间房的价钱却是和别的房一样的。”

朝歌不作答，只是手扶门柄，做出要关门的样子，中年人识趣的退出门外，笑着：“好好，等会我把热水送上来。”话刚说完，房门便已关严。一阵脚步踢踏杂着钥匙串的哗啦声，中年人下楼去了。

朝歌反锁了门，回身走到窗边，灯箱并不很大，同样为了省钱，做工简单粗糙。一整块透明的有机玻璃上，喷绘着还算工整的店名，用来照明的灯泡，就那么简单的固定在周边的铝合金框里。

灯箱与窗子只隔了半扇窗的距离，稍一探身就能仔细看到灯箱的每个角落。仔细检查过后，却仍是没发现可疑的地方。

朝歌一手扶着窗框，一手扶着灯箱，尽量把身子向灯箱探出，然后又再次仔细的查看灯箱里外的每个细微处。

这时间隔闪烁的那个灯泡再次闪了一下，藉着那快速的一闪，朝歌余光里忽然发现那灯泡上似乎有什么异样。

因为这个灯泡的头正对着前面保母住的那个房间，所以要想仔细看是有点困难。于是朝歌探出手，小心的把它拧下来。

灯泡还在微微发着余热，朝歌下了窗子，仰头对着吊灯，开始仔细的观察起这只看起来跟普通没什么区别的，已经粘满了一层厚灰的钨丝圆灯泡来。

就在圆灯泡的头部转过来的时候，一组极淡的粉红色怪异数字和符号渐渐映入朝歌眼幕，与此同时，朝歌体内的术力流飞快的运转起来。

可以确定了，问题就出在这里！

但让朝歌迷惑不解的是，看样子，这组数字和间隔排列其间的怪异符号是藉助灯光，辐射到保母的那个房间。

但究竟是依据什么原理来对人身产生影响力的，却是完全解释不出。

朝歌在翻阅风水相关的术类资料时，也曾接触过一点个别流派的山术符录类，但无论是形状还是施术手法都完全不同，这怪异的数字符号到底是什么呢？

等中年人把热水送上来，才发现房间里，除了放在桌上超出房钱很多的钞票外，那位冷峻又有点怪的年轻人已经不见了。

直到他检查了房间内没发现任何丢失的东西后，真怀疑自己是不是还没睡醒。

朝歌依据灯泡上的启发，在往回走的路上一直留心着每处可能隐藏的类似数字符号，不出所料，随着朝歌体内术力流的异样反应，在梁库住的那栋楼的门牌号码的牌子上，再次发现了淡淡的粉红色数字符号。

接着就是每层楼道内的照明灯上，电表上，就连梁库家门楣上的门牌号码上，都发现了它的淡迹。

这组新发现的数字虽然完全一致，但与灯泡上的数字和符号又有不同，而且看留下的痕迹，更是最近不久的新作。

显然旅店灯泡上的数字是针对保母的，好像故意逼迫她走，而这一组新术码，却是针对梁库的。

它们就像一层层暗暗织起来的大网，梁库就像一只被渐渐收紧的困兽。

“靠！这是他***什么鬼东西？”

这是梁库知道情况后，发自肺腑的第一句感言。

阿红反覆看着灯泡上的数迹，也忽然想起来什么：“哦我记起来了，就在几个月前我接到了一个匿名礼物，是一幅很美、当时很流行

的抽象画，画的一个角落里就写着一组类似这样的数字和符号。

“当时我还以为是网吧的人送给我的，就挂了起来，但也就是从那不久后我和网吧开始连着出事的。”

“靠……”

梁库刚想大开骂戒，但一看正盯着他的老娘，就不敢粗口放肆了，还是愤愤道：“刘蛤蟆到底在玩什么鬼道道？！”

朝歌默默的摇摇头：“没那么简单，恐怕刘蛤蟆也被利用了。从它不仅能让人生病而且还能影响运势上看，那应该是一种术类，一种我从没见过的神秘术类。”

梁库有点傻眼了：“靠！他们是谁？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完了！这下完了！连你都搞不定，那我也只有坐着等死了。”

朝歌陷入了沉思，手中慢慢的摆动着那只灯泡，在屋顶的吊灯反射下，那组诡异的粉红色数字不停的闪来闪去。

自摸清了整件事的经过后，他也一直在猜测对方的用意。

一旁听的满头雾水的梁库妈和阿红，不时的偷看面前这位冷峻帅哥，本来他的突然而至就已经大大的让梁库妈吃了一惊，现在又听他云山雾罩的说了这番话，就更加猜不出自己的那个傻儿子是怎么认识这样一个朋友的。

这两人是怎么可能认识的?

还是年轻人接受的快，再加上阿红是知道梁库谁也不服的脾性，从一开始她就感觉到梁库对朝歌的某种敬畏，那一定有相当的理由。

于是怯怯的问朝歌道：“真的就没办法了吗？”

朝歌静了片刻终于抬起头：“试试看。”

梁库乐了，虽然他还不知道朝歌的这个“试试看”究竟是怎么个试法，但他已经看到朝歌微微翘起的嘴角了。

他知道，没有把握，朝歌是不会这样笑的。

第六章 风水宝地

临走前朝歌把涂在门楣上的那组数字抹掉了，告诉梁库不要出门，好好的待在家里等着他回来。

因为只要不出这个门，楼下楼外各种针对他的那种诡异术码的作用就会减弱很多，他的这个怪病也不会继续恶化。

朝歌并不准备把所有发现的术码全抹掉，因为那样的话，很容易就让背后施术之人发觉，那样便打草惊蛇了。

梁库也不多问，因为他知道朝歌一定是在做斗局前的准备工作，而且就算他问，恐怕得到的回答也是一大堆听了头痛的术语名词，那些对他来讲太专业了。

朝歌一走，梁库妈就开始作堂审子了，先是一回来就弄出那么多不明不白的钱，接着就要和什么人斗，再来就是刚才那个年轻人。

妈不是反对你交朋友，我看你的那个朋友也不像坏人，但妈听你们云山雾罩的说了那些个话，就是心里没底，你给妈老老实实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关键时刻，梁库当然不能如实招来了，先不猜老妈听完后有什么不良反应，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天性善良忍耐的老妈，一定不准梁库去跟刘蛤蟆斗，这口气不出，那可是一辈子都憋屈的事，所以梁库连连给阿红暗递眼色。

虽然阿红也很想知道事情的全部经过，但还是以大局为重，于是两个年轻人一抬一杠，一哄一骗的把老太太安抚住了。

朝歌一直到了第二天下午才回来，进了门看看已经比昨天情况好了很多的梁库道：“走吧。”

梁库已经能下床自由走动了，早等的手脚发痒了，对老妈说了一声：“妈，我出去一会就回来。”

老妈早不信儿子的了，上一次就说几天就回来，结果一去大半年，于是急道：“你给我回来。”

刚追出门，再看两人已经走得没踪影了。

阿红赶了出来，又是一番柔声细语安慰，正要陪着梁库妈回屋，梁库又偷偷的踅了回来，暗使声音把阿红招了出来，道：“你得跟我们

去一趟，完了你再回来。”

阿红有点不解刚要问，就被梁库强拉下楼，不得以往梁库妈的屋里喊：“梁婶，我有点急事，马上就回来！”

声一落地，人就跑得没了影。

梁库妈又赶了出来，嘴里嘟囔着：“这都是怎么了……”

省城很大，从梁库住的地方坐车到郊区，都要将近一个小时。

眼看越走越萧条，马上就要出市区了，阿红忍不住问梁库：“我们这是要去哪啊？”

梁库一脸假高深道：“别乱问，一切听指挥。”说完也忍不住的瞥了眼坐在的士前排坐的朝歌，其实他也想知道。

车子七扭八拐的，终于停在了一所看样子像个废弃手工作坊的破铁门前，三人下了车来，梁库伸了个懒腰终于问道：“朝歌，这是什么地方呀？”

朝歌站在原地向四周望了望，嘴角翘了起来：“像这样的风水宝地，已经很难找到了。”

梁库一听宝地马上来了精神，阿红在乡下也多少听过有关风水啊、宝地的传说，和梁库一样，都一脸渴望的想听朝歌说下去。

既然要设局了，总要让参与的人知道个大概，一向不喜多言的朝歌简明扼要的说出了他的计画。

朝歌道：“虽然我还看不懂昨天的那些怪异术码，但我却知道术界的人，无论怎样施术控局都要讲究个此消彼涨，循环往复的平衡点。”

梁库每次都渴望能听明白朝歌的术语，但每次的结果都是头晕脑大。

相反，小川妹阿红瞪着一双大眼睛无比专注的听朝歌说，好像女孩天生就比男孩对占卜或是风水的神命学感兴趣。

朝歌接着道：“也就是说，暗中施术的人，只是暂时利用术局逆改了正当旺运的梁库运势，但这股被压抑的运势并未消失，相反会越压越强，如果不把它转接到另一个承受者的身上，整个术局就会失去平衡，而最后导致施术的人承受恶果。”

梁库又开始了他的随口应付：“哦。”

阿红却发现新大陆似的抢着道："我猜，刘蛤蟆就一定是那个被转接了的承受者，你看可不是我们倒楣他走运？！"

梁库似乎听出了些味道，提高声调中，刮目相看的视着阿红："哦？"

朝歌颇赞许的点点头："但这只是暂时的受益，施局者一旦控制不住那股被压制转接的运势，整个术局就会失控，术者后果不堪设想。"

不管怎样，梁库还是听懂了些后面那句话，拍手大叫："哈哈，压死那个烂王八！竟敢暗地害我，真是活腻歪了！"

朝歌终于进入正题了："找到这块风水奇地，就是为了加速整个术局的反转。"

梁库一听大觉痛快，四目张望，赞不绝口："风水奇地，好好，真是奇地啊……"

还没赞到一半，梁库就有点赞不下去了，因为他看了半天，不但没看出什么奇什么宝来，相反越看越有点不对劲。

指着废弃作坊问朝歌："你说的宝地，不会指的是这里吧？"

朝歌微微一笑也不正面回答，指着废弃作坊正面的一条新开弯道："门前弯道如弓对，煞气如箭在弦。"

接着转身向房后看："后面地势塌陷，污水恶沟如毒在蛇口。"

然后是左面："左面压一凶楼，楼角如锋刃，杀气冲天。"

最后是右面："秃梗上面有两棵枯死老松，似二鬼把丧。"

乖乖不得了，朝歌每说一句，梁库就心惊肉跳一次，阿红更是听得如揣了一只跳兔。

说完周边情况，朝歌开始往废弃的手工作坊里走。

梁库直嘀咕：他还真往里走，看来所说的宝地定是这里无疑了。心里七上八下的拽着阿红咬牙跟了进去。

进了东倒西歪的小四合院，朝歌立在院中停住了步，回头看着梁库："知道这里原来是做什么的吗？"

梁库一双小眼睛四处遛看，四合院几乎每个房子都没有门，往里看大多都有个用红砖砌成的灶台，可以想像的出，当初每个灶台上都放着一口特大号的锅，就是不知道这么多大锅都是做什么用的。

再看此时他和朝歌站的地方，旁边正有几个用水泥和方砖抹成的长条型平台，平台上污痕四处，早分不清什么了，就是还隐约能闻到什么形容不出来的味道。

梁库实在猜不出，就问："这以前是做什么的？"

朝歌刚想回答，水泥平台旁，正在用树枝挑着什么东西的小川妹阿红忽然大声呕吐起来。

梁库急忙窜了过去，惊问怎么了。

阿红极恐怖厌恶的向已经扔在地上的树枝指了指，梁库顺着一看，才发现阿红刚才用树枝在水泥砖缝里挑出的，竟是一团又粗又硬的黑毛。再低头仔细看，那黑毛根部还粘着一块烂头皮样的东西。

梁库知道了，这是猪身上剥下来的皮毛。

当他再回头看朝歌的时候，朝歌点点头道："这里曾经就是活猪屠宰场。"

梁库一下子明白了，那猪一定是先宰了，然后在那几口大锅里烧水退毛，最后再放到水泥台上开膛破肚。

越想越毛，忍不住再次确认的问："这里真是风水宝……地？"

朝歌点点头："对于破局来说，这块把五煞汇聚一身的绝恶之地，的确要算是难得的风水宝地了。"

然后望了一眼正迷茫得一塌糊涂的梁库，嘴角一翘："风水极煞之地大多恶气横冲，对你的命局有严重干扰，外界的术力也无法轻易渗透进来，从而也就以煞攻煞的破了暗中施术者对你的控局。

"术局一旦失控，被转接的运势必将加速逆转，到时候如果这个背后之人还不收手，后果真是难以想像了！"

朝歌本来说得颇有兴奋，但一想到不可预料的严重后果，又微微的皱起眉来。

梁库终于明白这块宝地的用处了，鬼笑道："嘿嘿，真没想到，只要利用好，恶地也能有这么大的利处啊！那可真是好有好的用途，恶有恶的功效！哦对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天生我才必有用，就看你怎么用！哈哈……"

转而对那严重后果感起兴趣，毕竟他恨得刘蛤蟆牙根直痒痒。

朝歌皱着眉摇摇头，梁库忽然意识到这是一次实验性斗局，于是更觉有趣，干脆道：“说吧，需要我怎样配合？”

朝歌看了看有点被兴奋冲昏头脑的梁库，缓缓的只说道了四个字：“住在这里。”

这一下，梁库的大嘴僵住不动了，但又一想想刘蛤蟆和施术人的可恨之处，咬咬牙道：“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我认了！嘿嘿，再者说了，这么块难得的风水宝地，我梁库能住上一住，那也算十生有幸啊。哈哈！”

一边的阿红却心里打鼓了，他们不会也让我住这里吧？但一想独自离开，又有点担心梁库，一时间犹豫在那里。

朝歌对梁库道：“只是还需要有个人观察刘蛤蟆，一有变化就过来通知我们。”

梁库就转头对阿红道：“阿红，这事就交给你了，也正好回家照顾我妈。”

阿红不禁舒了口气，虽然还是放不下梁库，但有朝歌这样的能人在，应该不怕。

送走了阿红，天已经黑了。

梁库和朝歌先是找了个馆子吃饱肚子，然后在店铺里买了两件厚厚的棉大衣，以备晚上困倦时铺在作坊里睡觉用的。

两人往回走时已经临近半夜了，梁库抬头看了看满天星和接近丰满的月亮，摇头赞道：“良辰美景！良辰美景啊！”

说完便和朝歌走进了屠宰场。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里作用，刚一走进来，就觉得周围阴森森的暗影四布，等走进院中，再抬头看天空时，就更惊讶的发现，刚才在外面明明晴空白月满天星的，现在竟然惨蒙蒙的像是漫天罩了层雾，满天星没剩了几颗，月亮也惨淡淡的失了祥色。

梁库还以为自己出了错觉，就问一边的朝歌，朝歌却回答：“你看到的都是真的，因为这里煞地横冲，导致地气浑浊，所以感觉起来很怪异。”

梁库裹了裹大衣，缩着脖子四处胆惊惊的瞧了瞧，顿觉时间难熬了。想岔开话题，便没话找话给自己壮胆：“朝歌，这地方以前一定是

个大集市，刚才吃饭的时候，我好像听有人这么说来着。”

惨月下的朝歌一脸朦胧，几乎看不清五官：“嗯，是老城的西郊市，清末民初这里曾是砍头行刑的地方。”

喉管咕噜一声，梁库不敢再随便没话找话了。

到了后半夜，困意袭来又不敢睡，四处寻了些破板烂柴的围了个火堆，这才勉强半梦半醒起来。

如此这般，一天天的艰难度日起来。

闲着无聊，就又想起学的隐身术，现在朝歌已经看到阿红的真人面相了，重新把原来的方位口诀再精修了遍，几天下来梁库已经滚瓜烂熟了。

但如此枯燥的一个人傻练，很快梁库又失了兴趣，现在每天的精神支柱，就只剩下对这次实验性斗局所产生的各种严重后果进行天马行空的猜测了。当然，这都必须是以刘蛤蟆等人是如何的悲惨无比、痛不欲生为前提的。

朝歌则趁着这个空闲，对那套五行六甲大掌诀进行了反覆推敲。通过前一时期对术数资料的系统翻阅，让朝歌越来越感觉到术数的守衡性，也就是说，这套大掌诀在理论上一定原本是均衡完善的，但究竟现实中还缺欠在哪里，却是始终解悟不出。

有时朝歌也把时刻随身携带的那三片古玉拿出来细细端详，大概是摸搓的次数多了，原本有些暗淡的古玉，渐渐更加圆润，尤其是三片合一的时候，就像忽然它们完整的活了起来，一种像玉魂样的光泽，在古玉深层里荡着润光。

更加奇特的是，就在三玉合一、玉魂生光的时候，朝歌所在的那块绝煞之地忽然也跟着柔和起来，朝歌实在不敢相信，一块分成三片的古玉，又如何有这样大的惊人化力呢？但同时也更加肯定的认为，这玉上的纹物，一定与风水易数有关。

终于在第七天的早上，也是梁库即将因无聊而发生强烈三级精神崩溃的时候，阿红兴奋的跑跳进来，她甚至好像忘记了这里的恐怖。

“出事了！出事了！”

看着阿红兴高采烈的样子，让人真猜不出到底出了什么事。

梁库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红太阳，两只大手死抱住阿红娇小的细肩：“什么事？什么事？”

朝歌也在一边静静的听。

阿红兴奋的声音发尖：“你们一定猜不到！就在我从这回去的第二天，以前的兔子就跑来告诉我，不知道为什么，刘蛤蟆新开的网吧忽然贴出公告，说是因内部装修暂停营业。”

阿红随又小姑娘式的道：“你们猜，到底是啥子原因？”

梁库差点急哭了：“求求你红姐，梁库的下半生幸福就在你的嘴里了！”

阿红小脸红扑扑的道：“刘蛤蟆被绑架了！”

这一变化，就连朝歌也震动了，默默自语道：“起作用了。”

梁库更是激动的变了音：“终于……终于出事了！”

阿红却神秘又激动的道：“真正想不到的还在后头呢！”

接下来，阿红就连珠炮似的，把这七天来绝对具备颠覆性的全程报导说了出来。

原来刘蛤蟆因为最近连连得手，事事顺心，于是为人做事就有点越发的摆谱显阔，但没成想却被几个恶混盯上了，干脆被绑了票。

赎金一开口就要五百万，刘蛤蟆一个网吧业主，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现金呢？连警察都觉得这群绑匪太离谱了。

但谁也没想到的是，刘蛤蟆的老婆怕这群绑匪真的撕票，于是竟然背着警察提着五百万现钞去和绑匪赎刘蛤蟆。

虽然最终这群绑匪还是落案了，赎金也追回了，刘蛤蟆也安全回归了，但因为有人质疑刘蛤蟆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一定是来路不明。因为事情闹得满城风雨的，就算上面有人，也没人敢趁这个风头来罩他了。

结果税务部门和警察机关对他联手调查，据说这次公检法联手调查还破了两项记录，一是办案速度；二是证据充足。刘蛤蟆不但偷税漏税巨额款项，而且还似乎跟黑社会有些瓜葛，具体细节现在还一直在调查当中。

据目前状况看，就算刘蛤蟆能侥幸不被判刑，那也绝对是够他破两次产的了。

报导完毕，梁库已经有点热泪盈眶。

朝歌道了声：“是该到回去的时候了。”

第七章 大快人心

回去后，果然不出所料，遍布在梁库家周围的神秘数字全部消失了，因为如果再斗下去，恐怕这个崩溃的运势流，就会施加到术者的身上了。

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刚回家没两天，被放出来的刘蛤蟆就哭丧着脸来告罪求饶了。往日的威风早化成了一把鼻涕一把泪，也不管自己比梁库和阿红大了将近二十几岁，刘蛤蟆一样死拉住手喊大哥、大姐。

更让人不得不佩服刘蛤蟆软功的是，一知道旁边那位一脸同情的大婶就是梁库妈时，竟然咕咚一声跪了下来，惊天地动鬼神的干嚎道："妈！我错了！"

梁库本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自听了刘蛤蟆的报应后便消了大半气，现在又惨遭刘蛤蟆泪弹的如此轰炸，早没了一丝恨意，一把把他拽了起来："靠！挺大个爷们，该干嘛干嘛去，少在这哭爹喊娘的！"

谁都听得出，梁库这句话的意思已经表明了不记前仇的鲜明立场了。

阿红外辣内柔的个性也像极了梁库，也早没了记恨，扶着梁库妈站在一边，满脸同情的就像刚看完一出专赚女人眼泪的长篇电视连续剧。

刘蛤蟆却仍不站起来，还是一个劲的哭求着："求您老人家高抬贵手放了我吧！"

梁库妈并不知道内情，刚才满心的奇怪，现在都被这"惨绝人寰"的刘蛤蟆给转移了，颤声道："你起来吧，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事我做主，你放心吧！"

梁库知道再闹下去非露馅不可，用力把刘蛤蟆拉到门外："别没完没了的，老太太都说做主了，赶快走！"

刘蛤蟆死扒住门框不放，刚才一进来就不停的拿眼睛瞟气质独特的朝歌，现在终于吞吞吐吐说出了真正目的："有……有人告诉我，只有你……你身边的人能真正救得了我。"

说这话的时候，刘蛤蟆又瞟了眼一直未出声的朝歌。

梁库得意一笑："嘿嘿，算你老蛤蟆识相，这位可是……"

说着忽然想到了什么："哦对了，你说有人告诉你，我还正想问呢，那个人是不就是这次背地里下局使阴招的人？"

刘蛤蟆心虚的点点头。

自从刘蛤蟆一进来，朝歌就在猜测他另有目的，一等他说出这句话来，便完全明白了原由。

这一定是那个背后施术人的意思，因为只有懂术的人才知道，虽然梁库已经从那个风水恶地出来了，表面上好像事情告一段落，但实际上整个失衡的大局并未恢复，还在方方面面威胁着刘蛤蟆和施术人。

如果想要彻底恢复平稳，还需要一个关键的步骤，那就是想办法让梁库的如洪运势运行起来。

这样就可以把那个转接走的运势流，如江入大海般的回归正轨了。

于是朝歌道："你还没介绍这位真正的幕后人。"

梁库一边虎道："对！你要把整件事情从头到尾给我如实招来！"

刘蛤蟆哭丧着脸，左右看看朝歌和梁库，老老实实交代了。

原来一切都是从刘蛤蟆无意中接了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开始。

当时刘蛤蟆正用梁库付给他的钱经营另一家网吧，生意很难做，但资金已经投了一部分，不能说扯就扯，也就在那里支撑着。

于是就在一天准备睡觉的时候，刘蛤蟆接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用刘蛤蟆的话来形容，那女人的声音很女人，听起来很舒服。就不知道在刘蛤蟆的审美标准中，这个"很女人、很舒服的声音"究竟是怎样的概念。

不知道是什么来头，那女人很肯定的说可以帮他度过危机，但必须先出钱出力全听她的。

刘蛤蟆就问她是做什么的，女人就说她是一位专门预测商业信息的周易专家。因为现在满大街都能找到这类靠预测骗饭吃的所谓大师专家，所以也就没信她的。

但那女人好像早猜出刘蛤蟆的心思了，当时就说出了几件他家不久要发生的事，然后留下电话号码便挂断了。

刘蛤蟆当然没在意，反倒是女人的声音却让刘蛤蟆舒服得一晚没睡好觉。

但让他惊奇的是，没过多久那女人预测的几件事都应验发生了，而且竟然连所说的时间都未差一天。

刘蛤蟆开始不得不相信，这位女人不但是女人，而且是很牛的女人！

决定与女大师合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师所要报酬的开价并没高的离谱，而且还说好事情成功后付款。

梁库就忍不住问："那女的到底是干什么的？公司在开在哪里？为了点破钱，她可把我整得好惨，我梁库可要好好的感谢感谢她老人家才行！"

刘蛤蟆就又一脸哭丧了："我们始终是电话联系的啊，我也很想见见她呀……毕竟是合伙人嘛。"

这句话倒是真话，只是刘蛤蟆急切想见见这位很女人的女大师，恐怕更多的是想一睹女大师是如何女人的吧。

这一层，却是朝歌早预料到的，一般像她这种施术骗局的人，为不留把柄，通常都保持行踪隐秘。

现在许多大公司之间的商战中，就常常各自聘请各地的风水大师助阵。

但通过此女人的种种术中手段，似乎还是个很高明的术界中人，就不明白，为什么使出这种下三滥的坑财手段。

梁库又一边没好气的逼问道："说，那为什么偏偏选阿红和我的网吧下手？俗话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你可倒好，不但吃，而且连根都拔了！"

刘蛤蟆一副委屈相："这可都是那位女大……女骗子的主意呀！我冤啊！我冤啊！"

梁库一顿劈头盖脸："你冤个屁！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要是不贪心，谁也勾搭不了你呀！"

刘蛤蟆生怕梁库不放过他，竟然一副孙子像的劈啪煽起自己耳光来。

究竟是刘蛤蟆兔子狠吃窝边草，还是那位女大师的主意，看来很难说的清了。

要说是刘蛤蟆的主意，那也不是没可能，别看他现在一副孙子相，骨头里却是个见钱眼开的家伙。

而且之所以选阿红下手，那也很可能是他了解梁库并没大有来头的背景，而且又只让一个小姑娘当家，欺压起来容易得多。

但整件事存在的一个疑点是，既然是针对网吧的，那又为何把梁库妈的保母搞走？那好像是完全与骗局无关的一个举动。

如果非想查到底，朝歌完全可以继续让大局乱下去，但那样一来，刘蛤蟆势必继续悲惨下去，搞不好真要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了。再者，也可能是朝歌自己想太多了，说不定选择阿红下手，也许真是刘蛤蟆的主意。

于是开口道："嗯，你回去吧。"

刘蛤蟆实在摸不清这位神秘酷哥这句话的真实内涵，眼睛心虚的遛来遛去。

梁库上去就是一脚："我老大说的话你也不信，他让你回就是肯定放过你了！"

刘蛤蟆立时千恩万谢，也不再敢继续纠缠，大妈、大姐、大哥的跟每位都道了谢后便转身要走。

忽又转过身："哦，有件很奇怪的事，不知道能不能帮你们找到她。女大……骗子一直没和我见面，最后让我汇出款项的那个户头，我曾查过那是一家大型慈善机构，钱是用来医助植物人康复的。"

说完，刘蛤蟆就不解的自言自语走了："奇怪，费这么大劲，就是为了捐款？"

最后这句话，也忽的为这位神秘的女人凭添了更多复杂。

让梁库的运势重新运作起来其实很简单，只要他随便摸个奖或是买张彩什么的，整个旺运便立刻运作起来。

只是梁库这些都玩腻了，突发奇想的要去参加电视台主办的，一个正在热播的综艺节目：百万有奖大竞猜。

这可有点离谱了，考的都是知识性的东西，知道的人都几乎认定梁库九死无生，却没想到梁库过五关斩六将的，竟然真的拿了头奖。

只因为那考题都是选择性的，每次梁库只要随口一选就成了，结果瞎蒙全中，而且更创了此节目的全猜记录。

当场主持人曾很好奇问，这位看起来实在比市井还市井的暴发户是什么毕业时，梁库的如实回答立时让全场石化五分钟，曾一度终止节目。

梁库的运势又恢复正常了，刘蛤蟆被没收的网吧还有阿红关掉的网吧，因为被人传说不吉利，房主就以最低价位放盘，但还是没人要，最后就求梁库来收，条件几乎已经放低到极点了。

哈哈，梁库大是得意道：真应了朝歌的那句话，越是凶险就越是大富大贵，看来我的运气比以前更好了。

但前后如此一来，梁库再也瞒不住老妈了。他就把自己的暴发奇遇都说给老妈听了，只是隐瞒了牧家村和挖坟掘墓的事。

想不到的是，梁库妈听后淡定异常，这大概是十辈人的奇穷命史早让她感觉出家族反常了，这种大起大落，反让上了年岁的她不觉得怎么样。

只是反覆叮嘱儿子，过了几十年明白了一个理，什么都有个限数，我们家也不是永远的穷，同样你梁库的这种运气也不是没边的好。

好好的珍惜现在，不能太铺张了，妈心里没底。

于是梁库就可以公开的、明目张胆的提高生活质量了。

先是在全城最好位置买了间豪宅，接着买了辆最新款、全城仅此一架的VOLVO，配了个司机，专门带着老妈去兜风。

但也在老妈的叮嘱下，买了大批的油粮米，送给了自己原来生活的那个贫民窟的孤寡弱势群体，并且答应，将一直照顾他们。

与此同时，收回的那两间网吧经过一个月的改建修整后，一间还是网吧，而另一间则改装成了豪华饭店。

明天就要一起开张营业了，全都是能干的阿红一手操办的。

梁库要让阿红放松一下，他们来到了阿红曾经擦过皮鞋的商业街，从街头到街尾，几乎把所有的名牌产品都买了个遍，足够开一个

时装店了。

还嫌不够，到了著名的西餐厅，订了三桌豪华套餐红酒，送到了大街那排擦皮鞋的人群里，和他们一起当街吃着龙虾喝起红酒来，几乎把所有自认为小资和伪小资们都郁闷得想吐血。

尤其是听到一位脸红红、手黑黑的大姐，喝了一口价值上万元的珍品波尔多，竟然说很像掺了刷锅水的酸梅汤时，立时有种天旋地转的感觉。

喝的高兴，梁库让阿红坐着，他要给阿红擦鞋，捏着阿红那只娇柔的小脚不禁心中一动，坏笑着：真软……

一直闹到很晚，梁库和阿红来到了一个正在修建中的宽阔广场上，靠在一起说着话。

看着满天的星星和一轮满月，梁库忽然想起了姐妹花。

他是喜欢她们的，他也无比的喜欢着虽然不及她们美丽，却更多了分情义的阿红，他最鄙视什么男女之间的兄妹感情，狗屁，都是胡扯，但通常这种感情都是很复杂地，只能用感觉来衡量。

他承认自己不够专情，所以他也知道自己不能承诺什么，管那么多干什么，他只要实心实地的对每个他所喜欢的人好，只要对方愿意，他就一直对她好下去，一辈子好下去。

而此时的阿红也正想着她的心事，每个女孩都有幻想，阿红也同样，她不止一次的幻想能天天跟梁库在一起。

但仅此而已，一个乡下的小川妹能奢望什么呢？梁库已经给了她这辈子都不敢想像的东西，只要他们永远这样下去，她就满足了。

梁库忽然想起来自己曾苦练过的隐身术了，觉得自己那隐身术不能白练，准备给阿红一个惊吓式的浪漫惊喜。

于是，便让阿红闭上眼睛，阿红还以为梁库要搞什么花样，不会像电视里一样来亲自己一口吧！

心里又是渴望又有点胆怯，可等了半天，却只听到梁库的声音：“睁开眼睛吧！”阿红迟迟疑疑的睁开眼睛，却不见了梁库的人，四周寻了一圈，仍看不到。

偌大个广场空空旷旷的，月光清清冷冷的洒下来，广场中间的喷水池微微地泛着水光，倒映星月。

四下里什么障碍物都没有，想躲都没地方躲啊。

正寻思间，忽然听到左侧梁库喊她，她马上转左，却又看不到人，只有微微的风荡过。接着梁库的声音又从右边响起来，马上转右，还是连衣角都看不到。

几次下来，阿红有点不耐烦了，嗔道："裤子别玩了！你到底在耍什么鬼花样！"可梁库还是没完没了。

这时，阿红注意到地上有个影子一闪，阿红灵机一动，心里想："你只是跑得快，但我总能看到月光照到地上你的影子。"

于是阿红仔细偷偷注意着地上的影子，先假装不在意的样子，瞄准后出其不意的向影子方向猛一转身，立时像是扑到了梁库的怀里，高兴得叫道："抓到你了！"但她刚想看个仔细，却瞬间又不见了。

正在阿红纳闷的时候，有人从背后蒙住了她的眼睛，梁库故做阴森的声音响起来："你在说梦话吧。"

"裤子，你转得还真快。"

阿红一把拽住梁库的手，"这下看你往哪里转！"

梁库抽回手，阿红转过身来，却看不见梁库。分明听见梁库在面前嘿嘿地笑："看不见我吧！"

阿红使劲揉了揉眼睛："裤子？"

忽一闪，梁库又出现了。

阿红仔仔细细地周身打量着梁库："裤子，你啥时候学会的魔术？"

"什么魔术，这可是隐身大法！"梁库和她坐了下来，眉飞色舞地显摆起来。这下还不以为阿红得佩服得五体投地？

阿红却不以为然道："什么了不起！不就是闪得快么！刚才还不是被我抓到了。"

梁库撇了撇嘴："那是我故意让你抓到的。要不是我蒙上你的眼睛，你这辈子也别想抓到我。"

阿红哼了一声："少跟我耍赖！我是说刚才那次！"

"你才耍赖呢！"

梁库不甘示弱，“刚刚我明明眼看你扑个空，嘿嘿，我可要找个证人，要不然我这神功大法刚一出道，就被你给废了！”

梁库四下一看，空荡荡的广场哪能找出半条人影?

经这一闹，阿红的酒也有些醒了，看者梁库的认真样，倒真不像耍赖，仔细回想起刚才扑到梁库的时候，就算他转得再快，也不可能一点影子都看不到就跑到自己后面去。

再仔细想想，连手上的感觉都不对了，梁库今天穿的是件皮衣，而刚才却好像完全不是皮衣的感觉。

这一下，不禁激灵灵的打了个冷颤：难道刚才摸到的不是梁库?

这么想着，又向四下里看了看，这新建的大广场虽然还没有路灯，但月光很亮，又空旷的很，除了她和梁库又哪来的其他人?

也许，刚才是自己有点醉了。也就不再多想，就顺着梁库的话题聊起来。

问梁库这个什么大法是从哪里弄来的，梁库顺着杆子往上爬，大肆吹嘘了一番，当然全盘隐瞒了事实。

在外人听起来，简直就是武侠小说里天降秘笈的翻版。阿红心里笑道：这裤子，又在吹了。

她存心想挤兑梁库，伶牙俐齿的没几句，就把梁库的大侠传奇给刺的千疮百孔。

正说得来劲，无意中一甩头，看到梁库身后侧的广场水池里有个影子，下意识地以为是梁库。

细一想，不对!

要说影子，也应该是她和梁库两个影子，怎么只有一个呢?

阿红忽然想到刚才扑到的那个“梁库”，立时从发稍凉到脚趾，再想回头，却是没了勇气，忍不住小声对梁库说：“这广场上，好像还有人。”

梁库不信，要回头去看，却被阿红悄悄按住了，阿红小声道：“你往水池里看。”

梁库就装着没事的样子，眼角往水池那里瞄了一眼。

这时，阿红突然觉得梁库不动了，挨在身边的身子僵硬，相握的手心里冷汗一点点冒出来。

梁库看到了，那水池里不但有个影子，而且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影子。

第八章 阴魂不散

瞥视中，那影子虽然经过水的折射多少变了些躯形，但仍能清晰的看出似男非女的高大身架。

再加上一头过肩的披头散发，就像一副高瘦的骨架外挂着一套大袖长袍。水波微动时，那影子也跟着一晃，就更像一个浮荡的孤魂野鬼了。

梁库下意识的猛一回头，快速得扫视了水池周围一圈，让他更加冷汗直冒的是周围的确没有一个人影。

再看水池，除了静静的冷月外别无他物。

可以肯定的是，刚才绝对不是幻觉，再加上阿红最初的奇怪举动，梁库有点坐不住了。

刚刚还觉得浪漫的良宵佳夜，顿时变得阴森恐怖起来，连月的柔光，都由清冷变得惨淡了。

远处那些施工了一半的建筑，像是阴影里的废墟，似乎藏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一个念头生起来，这地方不会是跟外公住的地方一样吧？无故的死了人才推翻重建？

梁库生怕吓到阿红，硬生生地挤出笑："哪有什么影子！"

阿红显然不信，盯着梁库看："真的？"

梁库又僵硬地挤了下笑："不信你回头看！"

阿红哪还有勇气回头看，拽着梁库站起来："走吧！咱们还是快回家吧！"

梁库也正恨不得一步就离开这鬼地方，要说这情景比以往挖坟掘墓实在算不得什么，可身边没了万事吓不乱的朝歌，就像没了支撑一样，硬了嘴皮装好汉："怕什么！有我呢！"身子却早跟阿红一起，快步往外走了。

一直到拐进灯火通明的正街，两人总算稍稍定了定魂，阿红的小脸吓得煞白，梁库的一颗心脏也已经像时速二百公里的发动机狂跳不止。

从梁库的表情中，阿红已经猜出刚才有反常的情况发生，恐怖得不敢再提一句。

梁库暗恨自己不中用，在阿红面前丢了面子。奇怪，平时连死都不怕，怎么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影子就让自己吓成这样？

不过就算现在把梁库打死，他也绝不会回头再去看了。

两人回到家中，立时招来梁库妈的眼审嘴问，别看梁库妈从心里希望儿子和阿红成为一对，但只要一天没办婚事，她就不能让两个孤男寡女的出了轨，毕竟梁库还不定性，别把人家好好的闺女给辜负了。

眼见两人深更半夜带着酒性回来，又一脸的反常表情，这一夜都没少了担心。

第二天，阿红又去忙开业的事情，梁库一觉醒来，也似乎早忘了昨天的一夜惊魂。毕竟大场面见多了，而且又天性喜乐不喜忧，大多影响心情的事，都会自动删除过滤。不过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有些不同了。

不是心情上的不同，而是感觉上的怪异。

自那一夜后，就总是觉得背后有人跟着他，起初还以为是那影子给他的后遗症，但几天下来，那感觉不但没有减弱，相反还越来越强，梁库不得不认真对待了。

为了证明这个感觉的真实性，他和阿红商量好，事先在他每天回家必经的一个社区篮球场，全洒上一层薄薄的面粉，这样一旦梁库经过后，发现面粉上不是只有自己的脚印时，那就证明，那种异常感觉的确异常了。

阿红就有点疑虑："那如果真是鬼怎么办？听说鬼走起路来可是脚不沾地的。"

"这些日子我也没闲着，也知道了些关于鬼的事。鬼还没影子呢！那水里的影子不就已经证明那不是鬼么！"梁库说。

阿红狐疑的说："那要是人，怎么我们两个人都看不到呢？"

梁库想了想，皱着眉："难道半人半鬼？据我掌握的资料，鬼和人就算偶尔出下轨，但大多也不会留下什么后代。奇怪……"

阿红抢着说："谁说的！我们那一直有鬼娃的传说！"

两人鬼还没抓到，就已经开始鬼话连篇，不觉得把事情闹得更加诡异了几分。

因为只有等社区的行人少了，才能做这个抓鬼实验，所以一直拖到快半夜，阿红才打电话给梁库，告诉他开始了。

阿红急急地在昏暗的篮球场上四处扬洒了一层面粉，远远看去，大半夜的空场上，隐约的一个小姑娘，在满世界的东一把西一把扬白粉，已经够怪异的了。

过了一会，尽力装得很自然的梁库，很不自然的出现在篮球场外围的树影婆娑中。阿红这个时候躲在附近的一个角落里，左手紧捂着胸前挂着的观音挂坠瑟瑟发抖，右手死握着一把特大号手电筒。

她的任务是：一旦听到有异常情况，便以最快速度向场上拧开手电筒。

梁库哆哆嗦嗦的向篮球场踏出第一步，这个自从买了毫宅后几乎每天路过的地方，现在却像鬼门关一样难过。

偏偏这毫宅社区的绿化极好，到处的茂盛的草木，微风一过，草木起伏，白天看起来心旷神怡，现在却只有一个感觉：恐怖。

人就这样，对於越是看不见的东西，越是害怕。如果鬼这东西，人人都见过，那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了。

现在梁库正处在这种状态之下，此时真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倒楣的倒楣蛋儿，遇到什么不好，偏偏遇到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愤愤怯怯中，又想到了那隐身术，不会是那东西除了隐身外还能招魂吧！

正胡思乱想呢，大半个球场已经走过了。忽然，一直吹着的小风停了，各种杂响为之一静，梁库心里也跟着咯@了一下。

当发现是风的缘故后，松了口气，继续往前走，原来的各种杂响，现在只剩下了自己的脚步声，但没走两步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静静的球场上，除了自己的走步声外，身后还似乎夹杂着另外一种沙沙声，就像是有只毛手，在搔着他的神经末梢。

他慢，那声音慢，他快，那声音也快，他停，那声音也跟着停。

当越来越证明那声音不是自己的时候，梁库的神经也越来越接近崩溃状态了。强忍着怕，终于快蹭到了阿红藏身的地方，使出了吃奶的劲，大叫一声：“阿红！！！”便一个转身，向后瞪去。

与此同时，阿红也闭着眼睛尖叫着向梁库身后拧开了电筒。强烈的灯束照射下，梁库的视觉神经里赫然出现了一个白呼呼、肉墩墩的像人形的东西。

紧接着就听到一种尖锐无比，就算梁库和阿红加起来也无法望其项背的声音响起来："非礼呀！！！"

当再仔细看时，那发出尖锐非礼声的白墩墩人形，原来是位保养得已经达到重量级的妇人。

梁库和阿红两人面面相觑。

无疑，这一惊天地泣鬼神的非礼声，鬼神不见得能被惊动，社区的保安却被惊得神经发痛了。

这胖太太是与梁库同住一个社区的，平时养尊处优，闲得无聊，便喜欢到同是闺中闲妇的朋友那里摸两把小牌。

今天回来晚了，却碰巧遇到梁库捉鬼。

这胖太太一厢情愿地把这事理解为梁库要非礼她，幸好有阿红在场帮忙解释，不然梁库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第二天非上头版头条不可——青年暴发户，深夜非礼贵妇人。

经保安调解，再加上梁库和阿红的百般道歉，这位深闺胖太太才极不情愿地放过了对梁库的法律，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又有点意犹未尽的翩翩离去，临走还没忘了婆妈一句："深更半夜的在这玩，变态啊！"

那保安赶紧安抚住有点动怒的小川妹阿红，等胖妇走远了才说："你们是新搬来的吧，这位可是远近出了名的贞洁牌坊，老公是当官的，平时在外应酬，回家连正眼都懒得看她一下，她就把怨气都撒到外面来了。

"曾有一位保安，因为无意中多看了一眼，结果又是非礼又是变态的被骂得狗血淋头。"

保安临走前也没忘小声说了句："呵呵，谁要是非礼她，那才是真变态呢。"

一场捉鬼差点变成了非礼大戏，梁库除了更加狂呼倒楣之外，便没话可说了。

阿红郁闷的是，枉费她刚才辛苦撒面粉，到现在还满头满身的不清不爽。赌气似的朝着球场把电筒一关一开，灯柱在恢复了宁静的球场上一明一暗。

忽然梁库好像发现了什么，向前走了几步，蹲下来，出神的看着一堆脚印。

“发什么呆！”

阿红气哼哼地说，“还想让人说变态啊！”

梁库跟没听到似的，一脸迷惑的抬起头：“那保安个子有多高？”

阿红奇怪他怎么问起了这个：“跟你差不多吧，怎么了？”

边说边走了过来。

梁库指着众多淩乱脚印中的一个道：“你看保安会有这么大的脚么？”顺着梁库所指，往地上看：一个长有四十多厘米的宽大脚印显眼的印在众多脚印之中。

阿红笑了：“这么大的脚印啊，恐怕得有一米八、九的高，不然不可能。”

说到这，忽然意识到如果这个脚印不是保安的，也更不可能是梁库的，那又能是谁呢？清楚的记得，刚才撒粉和梁库回来之间，是一个人都没走过的。

梁库也真疑惑这个，两人对视中，一身的毛冷顿时生了出来。

为求确定，两人打着手电筒，又从梁库最前进来的方向仔细查了一遍。两人更加震惊了，一点点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双忽左忽右一直尾随在梁库身后的超大脚印。也就是说，那半人半鬼的不知何物，以无比真实的状态存在着。

万般无奈之下，梁库找到了朝歌，全部过程讲过之后，朝歌让梁库大致把操场上的大脚印方位和行进次序画了出来。乍一看，就一惊。在移动次序上，竟然很像阵衍的风格，只是在方位上更加精妙深奥。

这许多无法参透的地方，也大概正是为什么朝歌的隐身术只针对一个人，而此人的竟能做到让所有人都看不见他，可见不知道要比自己的隐身术高明出多少倍。

震惊之余，更从两者某些相似处发现，此人应该和五行六甲两族有些渊源。朝歌心念一闪，也许这个神秘人会跟大局有些关系。

朝歌决定出手一试。

接下来，两个人就想办法如何把那人引出来。

据梁库说，他的感觉是很准的。几乎那个家伙是时时刻刻在尾随着他。但奇怪的是，朝歌和梁库几天下来，却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体内术力的异常变化。

如果那个人真的在暗中出现的话，朝歌会清楚的觉察出来，即使看不到他，也能清晰的感觉到周围风水格局的变动。

是不是自己哪里出了点偏差?

朝歌想，如果梁库说的都对，为什么自己感觉不到?

这时，他察觉到周围地气的变化不是反常，而是太正常了，也就是说，这个人不但隐身高明，而且会巧妙的避开朝歌的术力试探。

朝歌试探着，对空而问："可是五行族、六甲旬？"过了一会，空气中荡起一层模糊的波动，一个枯瘦细高、披头散发，很难确切辨别出年龄的人凭空出现了，就像没有看到朝歌和梁库似的，嘴里默默念叨着什么。

梁库看著有趣，原来的恐怖感觉已经全没了，迎上去问："你真是五行族、六甲旬？"

那人理也不理，照样念叨他的，过了好一会，才神神道道地说："你说的这些个我都不认识！我要找的不是他们！你再说出两个名字来！"

梁库差点没把嘴气歪，原来这位有点疯疯癫癫的老哥是来找人的，就问："你从哪来的啊？你找谁啊？干嘛缠着我？"

那人压根不理会梁库，又开始自言自语的独自念叨着。

忽又大惊道："哦！我记得了！"

梁库乐了，看来这位疯爷终于清醒了。

那人一脸的大悟，说："昨天玩捉迷藏的是你啊！"

梁库的气血顿时又一阵翻涌。

那人又皱着眉指着朝歌："他比你好像更厉害。"说着一下子窜到朝歌面前："你一定认识我要找的人！"

朝歌直视着那人空洞洞的眼睛："你要找的是谁？"

那人一脸沉思状，边来回走边努力想着："我到底找谁来着？"走着走着，便在梁库和朝歌的视线中消失了。

无论梁库怎样喊，那人也没再出现。

朝歌已经感觉到风水磁场已经恢复正常："他已经走了。"

梁库笑道："还好，撞个疯子总比撞鬼强！这疯子好像在找什么人。"

朝歌嗯了一声，心里揣测：这疯子身怀不可思议的术力，但明显思维混乱，行事大多凭感觉来。

缠上梁库，大概也是因为梁库在行隐身术时引起了他的注意。

朝歌回想起到家这一段时间接二连三的变化，在没有介入术界之前，一切都是那样的平静，可一旦涉足，才猛然发现：身边的每一件事物后面都隐藏着另外一个未知事件。

这是因为本身的术力增加，还是因为大局再次启动而引起的变化呢？

好端端的一个平凡世界，就这样诡异莫测起来，一个谜套着一个谜。这若是普通人，早头大如斗了。

偏偏朝歌越是复杂越是觉得浑身充满了动力，就像他怀里揣着的那三块古玉，越是琢磨就越发出慑魂之光。

费了好大的劲才弄出来的半人半鬼疯爷，却这么一阵风的轻易消失了，本来百无聊赖的梁库竟然有点失落的感觉。

又一想到疯爷那风来风去的隐身术，似乎比朝歌的还要牛，心里就更加失落了，又四处喊了几嗓，回头对朝歌不甘心道："靠！就这么不打招呼就走了，真不讲礼貌！"随又想起了什么："哦对了，你刚才跟问他五行族、六甲旬，你怀疑他跟两族人有关？"

朝歌摇了摇头："只是猜测，虽然看起来他的隐身手法很相似阵衍，但玄界各流派的术数是千差万别，总归核心却不出阴阳五行，从别的路子能悟出相类似的隐身步法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况且看隐身的手法，明显比我所悟到的深奥了许多。而且……"

朝歌又顿了顿："而且看他的思维混乱，对我所问的五行、六甲两族丝毫没有反应。"

梁库眼睛一亮："他不是说要找什么人吗？嘿嘿，也许他要找的那个人比他正常呢。他这个疯疯癫癫，不古不今、不老不少的，究竟要找什么人呢？老婆？孩子？徒弟……哦，朝歌，你说他会不会一直想找个徒弟呀？

"哈哈，我强烈建议你拜他为师，把那牛隐术学到手，哈哈，然后我再跟你学。哈哈！"

梁库就这点好，无论什么难解的事，只要让他这么胡想一通，立刻阴云全散，海阔天空。

正想的比皇帝还美，就觉得后脖子有点怪怪的痒，像是有一把微型电吹风在对着他没完没了的吹。

梁库自然反射的扭回头，顿时发现一颗人头几乎和自己鼻对鼻、眼对眼了，那股带着怪味的热风，从对方的嘴里又吹到了他的脸上。

梁库大叫一声，抽了筋似的一步跳开，刚要发火大骂，却发现原来搞恶作剧的这个人就是刚才消失了的疯子。

还是没好气的："大哥！人吓人，吓死人诶！幸亏我还算清醒，不然非一口把你鼻子咬下来不可！"

一旁的朝歌也是一惊，此人来去真像很难察觉的微风，要不是亲眼见到，真不敢想像现实生活中还有这样的奇人。

疯子一直盯着梁库有点激动的道："我终于想起来了，我终于想起我要找的人了！"

梁库看看疯子又看看朝歌，有点怯怯的说："不会是我吧？"

疯子的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不是不是！"

又转过来盯着朝歌："我终于想起来了，我终于想起我要找的人了！"

梁库又试探着："你找的是他？"

出乎意料的是，这回疯子竟然点头了，梁库一乐，朝歌则是一惊。

却听到疯子走近朝歌道："我就决定让你帮我找了！"

靠！梁库再次晕倒中。

朝歌道：“不知道您要找的人是谁？如果能帮上忙，我一定尽力。”

疯子大为高兴：“好好好！来，我只告诉你一个人。”

说着在地上寻了一截树枝，竟不合时代的握成毛笔状，在朝歌的手心里像模像样的画了两个字。

梁库伸着脖子凑了过来，却被疯子一手捂住了。梁库老大不愿意：“靠！我又不是外人。给我看看！”

疯子使劲摇头：“不行不行！”干脆在朝歌手心一通乱抹，全当是把本没痕迹的字抹去了。

梁库觉得好玩，就逗疯子：“哎呀！你写的太用力了，字透到手背去了！”

疯子还当真了，急着去翻朝歌的手背。

朝歌隐约感觉出，刚才疯子在他手心画出的像是“四柱”两个字，好生觉得奇怪，缓声问道：“这可是你要找的人的名字？”

疯子愣了一愣，随即肯定的摇头。

朝歌又问：“是他生辰的年月日时？”

第九章 推命术（上）

“四柱”是批命术语，也是八字的另一个叫法，因为一个人的完整命柱，是由年、月、日、时这四个时间组成的，所以才称四柱；而每一柱都按节气和六十甲子来配一个天干、一个地支，总和起来正好是八个字。

疯子马上裂开一嘴黄牙笑，看来是朝歌说对了。但又马上转向梁库：“你没听到，你没听到。”

边说边用手在梁库的耳朵两旁乱抹，好像这样乱抹，就能把刚说出的声音像字迹一样抹掉了。

梁库就继续逗疯子：“这没用的，已经印到脑子里去了。”

疯子有点急了，手势忽然一变，几个指间忽然快速的拨动了一下，梁库立时觉得天晕地转，脑浆翻涌，不敢再硬撑，大呼：“哎呀哎呀！抹掉了、抹掉了！”

手势一停，眩晕顿时消去，梁库心中猛靠：这老疯子的确有些邪门，看来要小心相处，搞不好什么时候他也把你给弄成疯不疯、傻不傻的。

就在疯子施出奇异手势的时候，朝歌体内的术力顷刻运行起来，不过不是以往的自我防护，而竟然是随着疯子的手势被牵引着向外泄出，在梁库体内进行了快速的堵脉封局。

这一惊非同小可，刚想自行收控，那奇异的牵引又立时消失了，此间也正是梁库从眩晕到清醒的一个全过程。

疯子的不经意举动，让朝歌更加觉得此人的深不可测，也更加奇怪，究竟是什么原由才导致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而那个要找的人又是谁呢？

朝歌道：“如果信得过，可以把你要找的人具体四柱告知我，以便寻访。”

疯子本来正为自己刚才出手斗赢了梁库高兴着，听到朝歌这么一说皱起眉，又是那副苦苦思索的样子，好像实在想不出，用力把手一挥：“找不到了！找不到了！反正在脑壳里，你只要把找到人的八字报给我听，躲起来的那个四柱就会自己蹦出来了！”

朝歌有点哭笑不得，没名字、没性别、没来历，只凭这两个没根没据的字要找到这个人，那不是大海捞针，简直就是大海无针。

一边的梁库又来了兴趣："我们俩既然这么有缘分，说不定我就是你要找的人呢，要不先看看我的八字？"

疯子最初缠上梁库，也的确是因为他行隐身术时牵动了他，再有心里一直想着那个要找的人，于是就莫名其妙的天天跟着梁库了。现在被他这么一糊弄，觉得似乎很有道理，便一把抓住梁库："快说快说，拿来八字？"

梁库向朝歌眨了下坏眼，就把自己生辰的年月日时说了出来，不过时辰却是改过的，因为早听朝歌警告过自己，不可以随便把生辰八字给人算，搞不好被人下了手脚，像个活死人似的受人摆布，那可就惨了。

看这疯子本来就邪门，当然就更不敢给他自己的真实八字，现在只是觉得一时好玩罢了。

对于八字四柱批命术，朝歌了解并不很多，一方面从小就对此很排斥，另一方面从没读过书的老牧三文，传授的也大多是自悟的风水地学，就算现在自己颇拿手的人面风水，也只是凭灵光一闪的感觉来。

而且后来因为习练阵衍，相面观人的大部分工夫，都用在了如何摸清五行生旺与偏孤上，对于四柱批命的具体星煞与大小运的精妙造化，了解得少之又少，大多都是当故事旁听而来。

看到梁库跟自己眨坏眼，朝歌心里就知道这小子要耍什么坏心眼了。再这样胡闹下去恐怕误了事，正要制止梁库，已经来不及。

别看疯子疯疯癫癫的，语无伦次、思维错乱，但一听到八字立时像是换了个人，嘴里振振有辞，什么丙辛从戊起，丁壬庚子居。

朝歌知道疯子似乎是在推梁库的时辰。

因为无论五行还是六甲旬的阵衍起局，都脱不开这六十甲子的开合，虽然朝歌并不懂得这六十甲子在四柱推命中的具体应用，但在阵衍里却是必不可少的。

疯子像是遇到了什么想不通的地方，反来覆去的重复在时辰一柱上，间或飘一眼正强忍坏笑的梁库，过了片刻终于肯定道："你不可能

是这个时辰生的，看你的五官配置，下颔稳中有力，反推四柱命局正是时辰当旺，一定应该是寅时。”

此话一出，梁库立时有点傻了，这寅时可不正是自己真正时辰！这老疯子不是有点邪门，而是太邪门了。

朝歌也正暗暗一惊，倒不是因为疯子一点未差的说对了时辰，因为很多有真本事的算命师，都可以根据某项特征来反推出忘了时辰的八字。

有的是根据问命人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有的是问有否生儿育女，有关家中六亲的信息都钜细靡遗的反映在八字的各宫里面了，两下稍一对照，就可矫正八字中模棱两可的地方。

这疯子的反推法别具一格，是根据人的面相来确定的，与八字互相对照印证，来客只须报上八字，不用开口不用询问，便百无一失的道出一生的荣辱贵贱。这门绝学若是被任何一个命师得到，都足以威镇一方，美似半仙了。

而此时朝歌吃惊的却都不是这些，他观到本是疯疯癫癫的此人，一经批起八字便立时思维清晰、精准无比。

由此可以看出一定是对八字的研究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乃至于稍一提起便自动的运转起来。

更从中断定，他要找的这个人重要至极，也许他一身惊人的八字造诣都是为了脑中的那一个八字而来。

梁库小眼睛转来转去，已经从刚才被镇傻的状态中恢复了过来，正猜测这老疯子是不是瞎蒙的，他想起来当年被牧大师骗惨的一幕，那时候对牧大师的钦佩，是要远远超过现在的。想来想去，都想着如何才能知道这老疯子到底还有多少本事。

疯子却大叫了声：“啊！不得了！不得了！”

没等梁库反应过来，疯子已经窜到身边，两手紧紧抓住梁库双肩：“你亲戚里有个老东西，可是个大大厉害的人，要是他还活着，一定能帮我找到我要找的人！”

梁库一把把疯子推开：“你才老东西呢！怎么说话呢？告诉你，你算错了，我们家满打满算十辈里也没有一个比我出息的！”

转又一想，他不会是说我懂得一手风水神术的外公吧？如果说的真是我外公，那这老疯子可真算的神准神准的了。

于是问道：“那你再算算，我的这个大大厉害的亲戚应该怎么称呼？”

疯子掰起了手指，认真推道：“你跟你妈叫妈，你妈跟他叫爸，那你应该叫他……叫他你妈的爸爸！”

梁库差点一口血吐到疯子的脸上：“你们家才这么叫呢！那叫外公，外公！”

此时的朝歌并没心思看两人无聊，仔细想着如何能帮着找到那个重要的人，也许对自己也是个意外帮助。

梁库大大训斥了疯子一顿后，心里也暗暗佩服起这个老疯子，连外公的奇异都算出来了，看来并不是蒙的。单只论这手本事，全省城的算命先生绑一块，也比不上这位疯爷的一个脚趾头。

想到这灵光一闪，鬼笑着窜到朝歌身边：“看这位疯爷的确是有两下子！不如把你的生日也告诉他，看他怎么说。嘿嘿，你可是五百年才出一个的神易接班人哪！”

对于能不能成为神易，朝歌并不放在心上，一直不甘于命运羁绊的个性才让他踏上了术界之路。

但没想到的是，本就感觉被冥冥牵引的宿命，现在一看更好像步步都在设计之中。

听梁库这样一说，心中不免有动。

左右思量，此人虽然身怀不可思议的奇术，但举止疯癫，应该不至于有什么阴险用心，便把自己的八字说了出来。

不料疯子刚掐指一算，立时跳了起来，大叫：“头痛！头痛！”话音刚落，人便没了踪影。

任由梁库怎样喊，都再没出现。

朝歌暗想：也许就像那块巨大的祖坟地一样，自己命造的本身，就是一个被精心设好了的局。

即便是最高的推命师，恐怕也是束手无策。

梁库却不这么想，说不定朝歌就是他要找的人，头痛就是证明。

但头痛究竟能证明什么呢？

望着喊着头痛消失的疯子，梁库忽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梁库想出来的主意是利用疯子的推命术，再结合牧大师那群算命先生故弄玄虚的手段，非把疯子在整个省城的算命界迅速窜红不可。要真是出了名，你不找人人找你，也就说不定疯子要找的人会自动送上门来了。

朝歌觉得有个不妥处："有一样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疯子要找的人是他的仇家又该怎么办？"

这倒是梁库从没想过的，斜眼看了看疯子，心想，看这位爷穷酸落魄、疯疯癫癫的，真没准是被仇家给搞的，如果真是把躲都来不及的大仇家给招来了，那不是帮倒忙了吗？

可如果再翻过来想，一个躲避仇家的人没道理天天满世界的去找仇家呀。

再者说了，这疯子邪门得很，连朝歌都拿他没办法，他当别人的仇家还差不多，谁又当得起他老人家的仇家？

但再换一个角度来想，就算有个倒楣的弱势仇家不小心招惹了这位疯爷，结果被追找，那躲还来不及呢，疯子一出名、一露脸，倒楣仇家逃的准比火箭还快。

一口气换了三个想法，如果再这样顺着推导下去，梁库恐怕也要疯了，嚷道："不管了、不管了！要是这个办法不成，可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法子了！"

朝歌却道："这个办法倒不是不可以用，只是需要完善些。"

看着颇有了肯定的朝歌，梁库知道他准是有了想法了，哭笑着求道："老大，你有想法了就早说，害得我刚才死了一地的脑细胞！"

朝歌嘴角微微一翘，随又皱起眉："这办法也没什么，就只是在你这个想法上稍做了些改善，都是藉助那几位熟悉本城的算命先生，不同的是不让疯子出现，有人来算命只管报上八字，前面的人稍加敷衍，等躲在后面的疯子批得差不多了再由人把结果传到前面掌案的人。

"这样一来既可利用疯子的神算打出名气，又避免了因他的露头而带来的诸多反面因素。只是……"

说的好好的，朝歌忽然停住了。

梁库正听的头头是道，心中佩服朝歌的心思缜密，却不知道又遇到了什么难处，急问："只是怎样？"

朝歌接着道："只是这出双簧，还需要一位充当疯子前台替身的掌案。"

梁库还以为什么难题，这年头有真本事的人难找，随便抓几个充数装门面的还不一大堆？把胸脯一拍："这事容易，就交给我办好了。随便从那群先生里抓一个，准保个骗死人不偿命，更何况背后还藏著有真本事的疯爷呢！"

朝歌摇头："不行，他们在这个城里太被人熟悉了。既然要想打出名气，这位台前掌案一定要是个生面孔，而且至少懂一些命相知识，否则就算疯子算出了结果，他也不知道怎样解释给看命人。"

适合这样的人选的确有点难找，梁库想来想去想不出，转眼看到也正沉思的朝歌计上心来，又现出了一脸坏笑："有个人选最合适不过了。"

朝歌抬起头，不知道这回梁库又有了什么奇思妙想。

梁库笑得更坏了："这个人不但是生面孔，而且是又生又冷；不但懂得命相知识，而且还自创人面风水。这个人选非你莫属啊，老大！"

朝歌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被自己圈在了里面，左右一想，还真是没比自己更合适的人选了。

只是平时素来不喜欢人声吵闹的他，一想到每天都要坐在那里，像当街一坐的心理医生一样接待千奇百怪各色人等，头第一次有点大了起来。

不过事到如今，也只有硬着头皮上了。

梁库为自己这个极富创意的奇思妙想美得手舞足蹈，这样一位带着西洋气质的冷峻大帅哥给人算命，而且有疯子坐镇的那种近乎百发百中的神算术，不知道会在省城的大街小巷引起怎样的轰动？

一边不知所以然的疯子呆呆的看着两人，有人笑他就笑，有人皱眉他就皱。反正在他疯爷的独特思维视线里，不管这两个年轻人有多傻有多疯，只要答应帮他找人，那就什么事都好商量。

策略敲定就等着实施了，回去的路上，梁库还在眉飞色舞的幻想着朝歌会引起怎样的轰动。

有时候他也很奇怪，不清楚为什么朝歌风光比他自己出名还兴奋。

朝歌却没忘了及时给这个天生不知愁的兄弟降降温："不要高兴的太早，这还只是个设想，一切以找人为主要目的。"

其实此刻的朝歌很清楚，这办法实在是个没办法的办法，且不说这要找的人是否就在省城里，即便就在这座城市里，又怎么肯定他一定来算命呢？

唯一寄托的希望就是人对自己命运的关注，无论困苦也好还是春风得意也罢，十有八九都对自己的未来存在着一丝极欲得知的幻想。

命运的滚滚洪轮之下，连朝歌这样的人也无法超然。

无论朝歌提出什么，牧大师都是一百二十个赞成的。

朝歌一讲完他的想法，牧大师二话没说，就领着去找还在观音寺墙根底下朝九晚五的那群老哥们去了。

朝歌并没完全说出真相，只是告诉牧大师他们，自己在帮一位长辈找一个只记得生辰八字的人，所以要他们帮忙把自己的名气打出来，也好更多的搜集八字讯息。

至于哪位长辈没敢确切说出，此刻他正按照原计画时刻隐身在朝歌左右，为了便于称呼，朝歌仔细问过疯子的姓氏，闹得疯子又拍脑袋、挖鼻孔的想了好一阵，自然没有结果。

梁库就给他取了个名：长风子。

乍听起来还真像那么回事，实际上念白了就是：常疯子。

又事先反覆叮嘱，不可以乱走，不可以不打招呼就消失，一听到叫：常疯子，马上就要靠近过来，如果八字报给你，就要以最快速度把结果告诉朝歌，但不可以露面，你一露面，要找的人可要飞了。

疯子一听说要找的人飞了，立刻急得四处蹦高往天上看，可见此人的重要性已经非比寻常的深深印在了他的心中。

几位先生听完后，面面相觑各自打起了算盘，如果按照这个计画，众人就要大力帮牧大师这位酷哥儿子捧出名气。

虽然碍于老哥们牧大师的情面不好回绝，而且就算看在梁库给的丰厚报酬的面子上也不能回绝，但关键的是这里有个不好说出的私人内因。

因为左看右看也看不出，面前这位气质独特的年轻人哪里有算命骗人的本事，如果全力捧这样一个不懂本行专业技巧的人，搞不好就会被同行耻笑揭穿，到时候名气越大，出丑也越大，那可是把自己的饭碗给彻底砸了。

还有就是那位至今还给他们留有深深印象的怪胎小子梁库，谁敢保证那小子背地里没有阴着什么事。

找人看寻人启示的多了，这种找法还是第一次，鬼才相信他们说的是真话。

几位先生低头的低头，望空的望空，他们考虑的倒不是帮还是不帮，而是如何在帮的情况下把自己的损失减到最小。

梁库早看出这帮家伙的钱脑袋、银肠子，有心让朝歌给他们露上一手，见一个出了庙门的年轻白领女子正拿眼睛往这边瞟，一定是心里有什么解不开的事，刚上完香寻思着找位先生给做做心理辅导。

于是高声招呼："免费算命，算不准倒找钱呐！"

女子一听正应了心，稍迟疑了下便向这边走来。

时下算命预测颇为风行，白领阶层的介入已不足为奇，尤其是女性，虽半信半疑的却乐此不疲，常常算了东家算西家。

算的好了，美滋滋的喜形于色，算的差了，外表一副无所谓的淡然，心里却七上八下的自我安慰：这东西一定是骗人的。

第十章 推命术（中）

朝歌也知道，如果不拿出些服人的本事，很难让这几位世故圆滑的先生为你一个毛头小子卖命。

只是没想到梁库说来就来，搞的这样突然，趁着女子往这边走时，便留心起她的人面风水来。

朝歌并未学过看相，只是从爷爷老牧三文传教的有限风水知识里，偶然悟出的一门奇学。

所谓人面风水，也就是把人的整个头面看成了一幅人生山水。

以肉为土，以骨为石，以痣为砂。两道眉毛就像树林荫蔽在状若秋潭的眼睛岸边，中间的鼻根又称山根，渐渐隆起至鼻头，如昂起的龙首，两眼的秋潭之水生出两条溪流，沿着鼻子两边低沟夹送。

而圆起的左右颧骨也正巧是拱卫龙脉的护丘，与鼻沟之溪水的一护一送，凸显鼻子的尊贵地位。

两条溪流最后环抱鼻翼而过，在鼻下人中的前面，汇入水池人口，最后收住水口之水不让留散的是下颔。

这样，站在人中位置一看，后靠鼻山，前望水口，左右颧骨溪水护送，远端有下颔肉丘的承上回顾，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面风水图。

各式人面中，有的眼露凶光，自然所生出的溪水含恶，鼻骨瘦凸，却是像极了秃石穷山，正应了那句：穷山恶水出刁民。

朝歌就是根据他们之间的起伏错落，再配合肉色，丘状，水形，骨像等的五行生克，来判定此人的命局如何。

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山水格局可以起到互补作用，就像他和梁库，但基本都只能看出大致情况，或是非常突出或是特别的地方。

当初接触梁库，就是因为发现了他人面风水中，藏的一个极特别的祖局。

女子越走越近，可以看清在她左额角靠近发根的地方有些异常，似有青白混交之色，如金木交战，近期必有祸事临身。

但奇怪的是，这颜色并未入深，肌肤底里又隐隐现出润红之光来，如同一朵桃花逐渐绽放，心中暗加细推。

他却不知道这块地方正是二十七岁的流年所在。

等女子走到跟前，梁库先怪叫了声常疯子，然后问女子的生辰，只有朝歌知道那是说给常疯子听的，但却把一群先生和女子惊了一跳。

细推之下，此时朝歌心中已有一、二数，利用疯子正在推算八字的间隙道："如果没推错，你最近一定有灾事临身，但却因为这场祸事相反有了意外之喜。"

女子本来以为这位与众不同的酷哥也是来算命的，没想到竟然是给人算命的，再听到一出口就断准了自己的来意，就惊讶的睁圆了一对杏眼。

却不知道怎样称谓面前这位比自己还年轻的专业酷哥，最后才语顿着："您……您算的可真准！前不久我真的遇了次车祸……"

女子刚想继续说什么，欲言又止改了话头："您再帮我看看这个意外之喜到底是不是真的。"

从女子的人面风水看，鼻根稍浅，但颧骨肉色润美，肌骨相宜，总体来看还算不错，只是还说不出这先祸后喜的具体过程。

正愁如何对答，忽然耳边一痒，听到常疯子的悄悄声："她不是我要找的人。"说完便没了下文。

朝歌心里暗暗叫苦，忘了叮嘱，除了看是否是要找的人，为了打出名气，还要详细算出来人的其他事情。

现在几位先生都眼巴巴的看着这场戏呢，要是演砸了，这帮人精把你看扁了不说，休想让他们全力为你办事了。

梁库一边也看出要坏事，干脆大声对空反覆念叨："上有老天，下有长风，常疯子呀常疯子，快点过来快点过来……"

然后便小声的对着空气悄悄的说起话来。

一群人眼看着神神道道的梁库像是被鬼附了体似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心里都暗想：看来这小子的确有点神经。白领女子要不是朝歌一口说中了她的心事，恐怕现在也早远避而去了。

朝歌看得出，梁库一定是在让疯子算得仔细些，当务之急不能冷场，观这女子眉间虽有暗愁，眼波却藏喜色，再结合那朵隐隐绽开的

桃花(奇*书*网-整*理*提*供)，朝歌初断这喜事似乎与男女之事有关，于是道：“这喜事应该与一个男人有关。”

刚刚说完，女子就不住的点头：“对对对！您继续说，您继续说。”

沉吟半晌，朝歌耳边终于又痒痒的响起了疯子的声音：“运行金舆来折桃花，木男有意水女含情，祸端初引，完满婚局，夫妻互补大运三十……”

常疯子真是听话，梁库让他细算，唠唠叨叨的几乎大有滔滔不绝之势，又夹带着许多朝歌听的似懂非懂的术语，不等听完就按着自己理解对女子道：“开车撞你的人，好像是以车为经营的老板，此人瘦高身材，撞你那天穿的是青绿色衣服。”

断定此人的身型着装，全是根据那句“木男有意水女含情”来的，因为木型高瘦色为青，而丰润柔美的女子也正应了水女含情。

“对对对！他人是又瘦又高的，大师您算的太准了！”从称呼的转变就可以看出女子对朝歌的钦佩程度在逐次升温。但又马上沉吟：“但那天他好像穿的是件白色衬衫……我再好好想想……”

一群人都在盯着女子与朝歌间的对答，几位先生神情含蓄而复杂，说不上那是什么反应，与女子的惊讶正形成鲜明对比。只是一听到朝歌似乎有一样断错了，眼光飘忽才有了几分明显波动。

梁库有点沉不住气，别是有什么失误，那可让人看笑话了，正要再喊“上有老天，下有长风”却听女子“啊”的一声：“我记起来了，衬衫虽然是白色的，但送我去医院时他脱下来披在我身上的外套却是深青色的！大师，您可真神了！”

此话一出，朝歌、梁库连同牧大师都同时暗暗松了口气。

完全信服后，女子忍不住的说出了事情经过。原来女子大概几个月前遇了次车祸，在护理女子的这几个月当中，两人彼此互生情愫，男子便趁着机会向女子表示相娶之意，到这时才知道，男子是家大型私人企业的老板。

等知道男子的真实身分后，女子就有些犹豫了。虽然她几乎天天在想着能有个好男人来疼她。但随着年华一天天逝去，以至于快临近

三十时，不得不把“好男人”的标准放低到“只要真心疼她就是好男人”。

可现在终于遇到一个比她最初“好男人”标准，还高出几倍的好男人出现的时候却犹豫了，毕竟自己是个普通白领，虽有几分柔美却在年华过往中越来越濒临凋谢，男子的求婚不会是有钱人的一时冲动吧。

犹豫不决之下，便想到了求神问卜。

朝歌结合常疯子的断语给了女子一个满意的答覆，更解释说，大凡人在起运时，通常都伴随着一些异兆。

异兆越大，运势越洪，就像要煮开的水必先发出轰鸣一般。

这让梁库想到了自己中彩票前的那次火灾，又是大加一番吹嘘。

女子自是欣喜异常，毫不吝惜的拿出一百块钱给了梁库，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是觉得钱要是给了朝歌，总有点失了对大师的尊敬，还是把报酬付给那个面相世俗的大师跟班好些。

等女子离去后，梁库弹着那张崭新的百元大钞得意的看着几位先生，心想：朝歌这么狠狠的露了一手，你们该服了吧！

没成想，几位先生摆出来的表情竟然比开始还要闪烁不定了。

要知道这几位先生从事这种以周易为头衔的民间心理辅导专业已经十好几年了，最拿手的就是牵驴蒙人，故弄玄虚。

起初就怀疑这女子是请来串通好的，不然怎么那么巧，算的奇准不说，而且又那么细，连穿什么衣服都一清二楚，这种神算对他们来说，那绝对就是事先编出来的，一句话：朝歌算的越准，他们越是不信。

越是不信，就越是觉得朝歌让他们帮忙找人是个幌子，说不定背地里有瞒着什么大事。

牧大师最清楚这帮老哥们的心理了，急皮酸脸的：“你们到底帮不帮？不给我老牧面子是不是？”

众先生看老牧真的有点火了，忙敷衍着：“帮帮！不帮谁也得帮咱老哥们呀！”

牧大师大声补道：“是帮我儿子！”

众先生堆着笑："一样！一样！"

脸上虽笑，眼神虚闪，分明一副敷衍嘴脸。

朝歌深知对付这群人的办法，你越是看重他们，他们就越是摆谱，只能反其道而行，淡淡对众人道："既然有难处，那我们就另请高明吧。"说着就看了眼梁库，转身就走。

这一下众先生可耐不住了，朝歌这一走，不但得罪了老哥们牧大师，更重要的是还损失了梁库的大把钞票，立刻发愿起誓代套人情的一片热乎。

不料，朝歌的话无意中刺激了隐身中的常疯子，找人可是他的头等大事，虽然在他眼里没看出这几位先生除了面相尖酸外还有什么本事，但朝歌和梁库这样求他们帮忙，也就自然跟着着急起来。

一下子窜到几个先生前挨个念叨："求求你，帮帮忙！求求你，帮帮忙！"

这样一来可把几位先生吓得脸色发青，因为常疯子死记着梁库的威吓式叮嘱，时刻是在隐着身的，几位先生只能听到忽左忽右、半鬼半人的声音，却看不到一条影子，大白天的立时阴风飕飕起来，就连不知情的牧大师都已经惊得瞪大双眼，四处瞧看。

梁库马上火上浇油，神神叨叨的对天而念："上有老天，下有长风，他们不答应，找人好难办……"

疯子闹的就更来劲了。

其中一位年岁大了些，平时就颇信鬼神附体、大仙降临的传闻，今天亲身经历古怪，开始确信神神道道的梁库刚才不是在糊弄他们，而对女子的神算更完全可能是大仙托朝歌之口而出的，得罪谁都不要紧，要是把大仙得罪了，恐怕连来世都不得安生了。

腿一软就跪了下来，不住作揖："大仙恕罪！一切照办！"

另几位也连锁反应的纷纷作揖行礼，唯恐诚心不够，落在人后。

疯子看到所有人都答应了，高兴的呵呵傻笑，竟然忘记了隐身，梁库发现不妙，大声叫："常疯子，人飞了！"

疯子忽然想到了自己一露面，要找的人就会飞走的叮嘱，马上又在众人面前隐了起来。

几位低头作揖的先生赫然发现眼前的地上出现了一双硕大无比的怪脚，倏忽间又消失不见，当下就更信了有大仙降临，已经彻底死心塌地的决定帮忙找人了。

而且从此对朝歌和梁库敬畏有加，连正面多看一眼都不敢，最多背后偷偷问牧大师，你儿子什么时候拜的仙？怎么从没听你说过？

牧大师就更加一脸迷茫，越来越觉得儿子这次回来的变化不只是惊人，而且是吓人！

快速炒红朝歌的计画开始顺利启动了。时间定在不久后的四月初八庙会，地点当然是届时人气鼎沸的观音寺前。

为了有效区别于古往今来同行业什么“铁嘴”、“半仙”类的名头称呼，并且又要让人一听就明白是算命的，经组织成员多次探讨决定，把朝歌对外的宣传形象确定为：千年等一回，百年只一次，华人首席批命巨师——朝歌！

名字的确是夸张了点，但在梁库和几位先生的感觉里，总觉得还不够味。本想再多加几个骇人听闻的头衔，都被朝歌制止了。

要按他的性格，连名字都是多余的，但非常时期只能用非常手段，两方一结合，拍板定案。

接下来就是托人在靠近观音寺旁的巷子里寻处老宅租了，根据牧大师的多年经验，为了增加巨师的神秘与古朴，这老宅最好不要过于装修，一切自然为好，用他老人家的话说：现在人太浮躁，冷不丁的发现个土的掉渣的东西，相反会当个宝。

这让梁库又想起了当初误入牧大师家里一幕，正是这种自然的感觉让他放松了警惕。

不禁两眼深情的凝望了牧大师好久，感慨道：“名骗就是名骗，不是谁都可以随便做得到的！”

梁库为朝歌请专人进行了形象设计，从着装到家具摆设，简洁而古朴，淡雅又厚重，力争做到让人一进来，还没等算就已经佩服得两腿发抖了。

这期间众先生们更是没闲着，几乎动用了自己在省城里的所有关系人脉，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

甚至把在外省的徒子徒孙都招了回来，板上钉钉的说好，四月初八齐会观音寺前，搞一场全省城乃至全国都空前绝后的“半仙”、“铁嘴”大盛会。

并且满世界的见人就传：四月初八的这次大盛会不但汇聚了全国算命大师免费为人批命，而且更有一位据说是五百年才出一次的批命巨师，也要破例点拨民间有缘人，真是千载难逢的绝好机缘啊！

有这么一群能人拼了命的折腾，在距离四月初八的短短几天内，几乎半个省城都在热热闹闹的期待庙会了。

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正是佛教教主释迦牟尼的诞辰，简称佛诞。这一天几乎是全天下佛教徒的圣日，各地寺庙都同时举行法事庆典，香云缭绕，梵唱彻天。而与此同时以寺院为中心的外围场地，正进行着具足世间之热闹能事的庙会。

而在这众多庙会之中，就要属省城观音寺的庙会最具恢弘与特色了。一大早的还不到五点，成片论行的小商贩便已经占满了寺墙外围的空地，各地赶来上香的善男信女，为了一表虔诚也已经陆续到来。

有位年年来庙会摆摊的工艺品张家小贩，发现今年的特别不同处，除了逛庙会的人比以往多了不止三、四倍，更可观的是沿着围墙一遛排开的算命先生。

平时这里常年驻扎的也就八、九位，赶上庙会的顶多达到二、三十位，但今天可不得了了，他留心数了三遍都没数清，最保守估计都要二、三百位。

还听说今天来的先生给人看命一律免费，吸引的人众左一堆右一群，连小商小贩们也凑上了热闹，万头攒动中大有越来越多之势。

远远望去，更有人特意高高吊起副金字对联。

上联：命大，福大，造化大；下联：天知，地知，我更知。

横批：不批不知。

有好奇的人就左右打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得知原来据说有位超大师级的批命巨师要破例点拨有缘之人，方圆几百里的批命先生闻风而聚，都希望有幸能听到这位巨师的批命，就算是支言片语，那也够受用一世、两世的了。

至于这些先生们绝无仅有的免费算命，全当是孝敬这位巨师的。

消息被一传十、十传百的迅速炒热了起来，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们对这位神秘巨师的议论。究竟是何方神圣，万众期待中。

对比于庙会一巷之隔的老宅，真是一闹一静判若两极。

此时朝歌正在老宅的院子里静等，梁库不时的穿梭于老宅和庙会之间，不时报上最新行情，兴奋的没一时停下。

本次行动，牧大师几乎成了全权策画师，他不急着让朝歌出去，因为人的好奇心就像被憋住的洪水，憋的越久越是水位看涨。

人潮最鼎盛的时候是中午吃饭前后，巨师朝歌的出现必须是恰倒好处，把这次活动煽到高潮。

到时候会有两个安排好的“有缘”之人出来请朝歌点拨，这样安排绝不是不相信朝歌的本事，而是因为这是一次纯粹的炒作活动，所以尽量把一切在非常有掌握的情况，达到最好效果。

朝歌却不以为然，任凭牧大师左右指挥，口溅白沫，心中在静静想着自己的事情。

这一次的动作的确很大，除了炒作名气外，同时还要保证八字的搜集完整准确。因为很多人来算命都是颇偶然性的，可能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或是很久不算，而一旦要找的人被疏忽到这群人里，那后面所做的一切都意味着毫无意义。

所有来帮忙的算命先生，头一天就已经被反覆告明此中要害，为了确保无误，梁库还遵照朝歌的意思，定制了上万页印着怎样填写生辰日期的小纸片，另再配三百多把笔，挨个给几百位算命先生分发下去，等最后搜集完毕统一交给朝歌。

朝歌一直在担心，此次行动几乎所有人都要抛头露面的站在明处，就怕会忽略很多重要的线索，而且众多帮忙人手良莠不齐，没个人暗地监督，恐怕漏洞百处。

所以朝歌又反覆告戒只有一人在暗处的梁库，绝不可以马虎大意，凡事多沉下心来冷眼旁观。

梁库哪里有那样好耐性，赶在夜里就把为网吧和饭店已经够忙了的阿红拽了来，有她帮忙看场子，不只梁库放心，朝歌也放心多了。

第十一章 推命术（下）

千年等一回，百年只一次的华人首席批命巨师——朝歌终于出场了。

此时，早已熟知整个行程安排的三百多位算命先生们，一同用含着无比敬仰的目光为在场万众期待指明了方向。

当所有人发现这位一身简约修长的冷面帅哥，就是传说中的超大师人物时，刹那全场万人息声，接着就是一阵交头接耳的骚动，续而潮水般的涌来。

那三百多位先生此时又充当了护卫保镖，拼力挡在朝歌身边。

按理说现在的人们早看多了这个大师、那位专家的炒作，本不该有如此冲动壮观场面发生的。

可见这几百位先生的煽动工作做得很到位，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百姓们不管你是真炒作还是有真本事，只要你是免费的，即便你再炒他三次、四次的，他们照样还会慷慨地凑上几次热闹的。

无疑这一次炒作是获得了空前成功，并且在几乎是大半个全城范围的人口家庭内，又创新了一句人们相遇时的问候语：“今天你算了吗？”

而在实际的成果方面也是远远超出了估计，光是从先生那搜集起来的八字就有三万多个。

他们之中好多都是一次就把全家人都算上了，这还不包括忘了时辰的命造，因为朝歌和疯子都无法前往看到他们的面相，再加上人多手忙，也忘记了问其他家庭特征，也就无从推倒出确切时辰了。

不过这些不完整的生辰还是保存下来了，等在所有完整八字中实在找不出时，再考虑这些。

稍做休整后，在庙会后的第三天，朝歌和常疯子双簧坐堂在老宅，开始对外开放了。虽然每天都定下人数绝不多算，没算上的就都先把八字登记起来排队再算。但每算必准的奇高命中率却越来越把朝歌的名气打响了出去。

只是如此一来，疯子有些耐不住了。

每晚除了要全部看完登记下来的八字外，白天还要寸步不离的守着朝歌给人批命，这不跟要了他老命一样！

忽想出一个好主意来，要是把这些绑身子的批命法诀全教会朝歌，以后他只管看搜集来的八字，那不快活的要上天！

疯主意打定，就不管朝歌愿不愿意，像填鸭似的，硬把全天下批命术师都梦寐以求的推命奇术传给了朝歌。

因为朝歌的基础极好，没多久就已经掌握了这门推命奇术的基本框架，通常一个八字打开，命中之事多有十之七八。

这个概率虽然还无法跟百无一失的常疯子相比，但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如此境界，已经是世间罕见了。

这样一边扩大影响，一边把搜集来的八字给常疯子看，同时有这么多的实际命造提供学习参考，又有绝世高人疯大师的点拨指引，朝歌的推命术正一日千里的提高着。

并在其中悟出许多风水中无法窥知的玄奥，生辰八字就像一个人的生命代码，从一生下便确定了你一生钜细无遗的人生轨迹。

看那天干地支间的生克刑冲，便基本断出贵贱之分。

但判断定出命格本局的贵贱还只是“命运”中“命”的部分，所谓“命运”还要根据八字本局起出大小运，才算真正合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生信息。

如果再参照每年一过的流年，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六亲远近、儿女旺衰等，几乎都可以精确细致到以天为单位。

相比起来，面相就不如八字的一览无余，精细通根了，这也是历代改命为什么都以八字为依据。

就像流年，面相中流年的吉凶变化如果精确，就必须等到当年到来，才能通过诸多如血色等变化才能具体断出。但也正是这一点，让面相有了随机性，它可以灵活显现出人通过后天努力而带来的变化。

恰巧弥补了一生下来就已经固定了的八字局限，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像一里一表，一实一虚，一体一用的完美融合变通在一起。

就在每天朝歌都深度陷入推命奇术的玄奥妙趣中时，几位先生在牧大师的带领下也正忙着搜集每天慕名而来的命者八字。

感觉起来只有隐身中的常疯子最为清闲，大家休息空隙时，梁库就不时的暗中逗使常疯子弄出些古怪踪迹来。

一是逗逗乐、解解闷，二是让这群时刻准备偷懒的先生们有个惊醒，大仙在时刻盯着你们呐。

午饭过后，表演的时候又到了。

这回加大了表演难度，他事先暗中叮嘱好常疯子取一样稀奇古怪，平时人人难得一见的东西过来，也是为了不断提高大仙在众先生心中的分量，接着又是一阵装模作样的似咒非语，然后就和几位先生一样等着仙迹出现。

因为没有指明常疯子具体作什么，所以连梁库都不清楚这一次常疯子会弄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出来。

转着一双小眼胡猜乱想之余，同时也注意着周遭变化。

大概还没到一碗饭吃光的时候，梁库脖子一痒，知道常疯子已经站在他身后了，只是怀疑，这么快就回来了，不会是空着手吧。

还没等暗中去问，就听到轰的一声，一只一米见方的白钢手提箱子，忽端端的像是从空气中扔出来一样轰然落在地面上。

仙迹出现了。

不光是众先生盯着那闪亮的白钢箱子面面相觑，连梁库都有点犯晕了。

让他弄件稀奇古怪的东西回来，怎么是只白钢铁皮的箱子，难道这里面装着什么宝贝东西?

梁库开始有些眼热手痒了，和众人围上前来左看看右瞧瞧，觉著有点眼熟，可就是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摆弄着无意间看到箱子侧面印着两个字和一个图案标记，待仔细看来，那两个字竟然是“汇丰”两字。

匡当一声，梁库手中的白钢箱子重又掉落在地上，他终于明白了，这白钢铁皮箱正是汇丰银行运钞车上，用来装大钞现款的钱箱。

晕！一定是常疯子刚出去，就看到银行边几个荷枪实弹的武警，在护持着银行人员提送钱箱，白光闪亮的箱子，再加上这么多大兵守卫，常疯子准是认定这里面装着人人很难一见的稀奇宝贝。

于是乎窜上前去，就像是在自家田里摘个黄瓜似的，把个装满大钞的箱子提着就走。

先生中也有看出这是什么东西来了，立时眼皮狂跳，看这箱子面积，再度量一下百元大钞的面积，这里面最少也有他个几百万现钞。

不用说都知道，人要是拿了这钱铁定犯法，但就不知道大仙拿了这钱属不属于法律范畴。如果不属于，那大仙又会不会分发给他们做奖励金呢？幻想之下几双手都不自觉的摸起那只白钢钱箱来。

梁库虽然不缺钱，但对于这种非常人所能办到的东西，对他有着相当强烈的诱惑，就像挖坟掘墓一样，完全是一种心理在作怪。也正用手摸搓间，忽然一只怪手凭空伸出，把箱子一提便风也似的消失了。

梁库忍不住喊了声："喂！常疯子，你去哪？"

回头看见同样无比惆怅中的几位先生，梁库清醒过来，手指挨个点着："瞧瞧你们那副贪婪样！知道不？这是大仙给你们上的一堂教育课：命里有时终需有，命里没时别乱求！"

说是这样说，梁库心里也在嘀咕着：这疯子不会是真的又把钱送回去了吧！一等感觉常疯子再次回来，就暗中严审那箱子弄哪里去了。

疯子理直气壮道："当然是哪里来哪里去了，再晚了天老爷会罚我的！"

梁库气的咬牙："你别蒙我，这跟天老爷有什么关系！"但无论再怎么问，疯子反覆都是这句话。

无奈之下，梁库也就懒得纠缠了。

想想刚才这事，又后怕起来，常疯子思维混乱不通人情，要是下次胡走乱闯的跑到女更衣室里拿出些什么不伦不类的东西，那可就坏事了。赶紧警告常疯子，哪里都可以去，就是不准去有女人的地方。

整件事情朝歌都已看到了，他自然明白疯子话中含意。

别看运术之人具备常人没有的能力，但他们却更加严格受着物质守衡的规律控制，此消彼涨，一失一得，如不遵守，必遭奇祸。

否则以梁库外公家远祖的风水奇术，发财赚钱还不容易？但却煞费苦心的积十代人的恶运，只为了成就梁库这一人，可见术之慎用。

这段日子对玄奥推命术的参悟，就更加验证了这个道理。忽又想到常疯子的隐身术，结合八字命数，朝歌有了全新理解。

他在诸多的实际八字推命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玄密，凡是能在同一个区域出现的人，在八字上都奇妙的隐藏着某些内在联系。

或是家族亲戚，或是老师朋友，或是生意往来，就算是冤家对头，他们的八字里都有着千丝万缕的纠合处。

而常疯子的隐身术很可能就是利用了风水地势，再结合了同一时区人的这些共通处，就把隐身术发挥到了极致，可以让所有人同时不见。

想到这，朝歌一震，显然常疯子的这种隐身术就是很好的结合了风水时区和命宫八字，不知道自己那套尚待完善的五行六甲大掌诀，与命宫八字结合，会出现怎样结果。

此想法只是忽而一闪，正要继续深想，牧大师亲自介绍一位看命的中年人走了进来。思路中断。

来巷子老宅算命的人，大都是有些来头，或是先经过观音寺外围的几位先生筛选，觉得命相有所奇异难解的才领到朝歌这里来。

命局有异，自然多奇。

虽然要找的人还没线索，但每天都经历这么多的奇人异事，真如同观赏着一场场人生大戏。

梁库觉得有趣之极，几乎每天都到。

日子一长也学到了些小窍门，比如看年上与月上地支的关系，便能断定家里祖上有什么变故。

最简单易懂的就属年月地支的对冲了。

地支中对冲最严重的有八对，子水与午火对冲，卯木与酉金对冲，巳火与亥水对冲，寅木与申金对冲。而对冲的结果通常都是爷爷奶奶有过早去世的，大多非正常病故，甚至横凶暴死。

梁库就曾听朝歌断过这样一个命例。来人是个女子，八字中年为辛酉，月为辛卯，正是卯酉对冲。

再看八字的具体配置，酉金虽旺，但卯木为月令，又得日时相助木气旺盛，年上酉金被卯木反冲而破，断定此女的爷爷一定在地支为卯的流年过早去世，横死于木。

女子便大为叹服，爷爷的确在父亲很早的时候去世了，那年正是卯兔之年，而且承认，爷爷是自杀上吊在家里木梁之上的，正应了“卯兔流年，横死于木”的朝歌断语。

梁库记了这简单几招后，逢人便显摆自己也快够半个“梁铁嘴”的称号了，尤其是遇到那些本不太相信八字的人，便定要免费一测，一经发现对方的年月相冲便现出一副悲天悯人的高深状，十人之中竟总能蒙对个三、四。

看着对方的惊讶表情，梁库酣畅淋漓的陶醉在云端之中。

但年月相冲并不一定就代表着祖有早亡，还要看具体斟酌日柱和时柱的配置，再加上八字排定的准确与否，都影响着命局推断。

所以朝歌不止一次告戒梁库，人之八字不可儿戏，乱了人的心情是小，泄了人的斗志却大。

梁库不敢逆了朝歌，以后行事多收敛。但很快又发现了更大的推命乐趣，那便是女命中的桃花。

因为梁库发现，好多漂亮女孩来批命的，十之八九都是为了感情一事。

年轻点的就问自己爱情如何，稍大一点的就关心何时动婚，结了婚的便问老公是否花心，虽然这并不都是跟桃花有关，但无论已婚还是未婚，大多四十岁以前的女性，都很在意自己对周围男性的吸引力，这可就紧密关系到桃花一事了。

如果把这手学到了，那还不把漂亮女孩们说得心花怒放？听得长了，也懂得了什么吉桃花、凶桃花，墙里桃花或是墙外桃花的。

况且每次看到这些美女们对朝歌既好奇又爱慕的神情，真是羡慕得梁库像是心中有个蚂蚁窝般的痒痒。

“桃花”又名“咸池”，是八字命宫里的一个印记，作用可好可坏，如果与命局配合得当，多主为人聪慧漂亮，人缘极好，容易吸引异性。

如果与命局配置失合，再赶上桃花氾滥，多主为人风流好色，容易在男女之事上招惹是非。

所以有桃花吉凶之说，很多女性动不动就想旺一旺桃花，却不知道如果命里桃花犯煞，这桃花一动，可就是灾星临头了。且不看历代

许多红颜薄命者，就有桃花过旺之嫌，虽红极一时，却总不免多人践踏攀折。

这一天又来了位看桃花的女子，端庄大体，衣着简约，却掩饰不住雍容贵气，虽已经年近四十，但仍是风韵不减，尤其是秀眼里善察人意的聪慧，更让人一见难忘。

朝歌打开八字一惊，此妇人八字中，天月二德逢印，主丈夫必为大官大贵之人，再看此妇难以遮藏的官贵之气，一定大有来头。

只是她的八字中有一凶桃花，幸好这凶桃花临在空亡之位不起作用，但再一对照流年才发现，此居空位的凶劫桃花正与流年地支相冲，现在被冲开填实凶桃显露，恐怕定有虚假男女之凶事来缠。

恰巧这位端庄贵妇问的正是有关男女感情之事，语句含蓄闪烁，显然另有隐情。

朝歌本不想多说，但看此妇的夫星旺而纯清必为好官，便点出来。你现在一定被一件感情事缠绕，想断却不忍心断，乃至于不知道如何是好。又根据流年地支的特征，一语惊人的说出这男子是否是个搞艺术的?

贵妇顿时慧眼闪亮，一贯的淡雅得体中也不免一脸惊讶。随即说出男子的确是搞艺术摄影的，正是他的作品让贵妇一见动心。

朝歌观到贵妇八字中的桃花正是阴木之性，最喜有水来润，一旦遇水必会盛开怒放，也正是贵妇心花摇曳之时，于是断道：“男子的摄影作品一定以水居多，如溪流江海湖泊。”

这次贵妇的表情更加微妙，笑意慧目中凝视朝歌良久才轻声道：“虽然不是江海湖泊，但还是被大师言中了。雨，他最让我心动的就是江南春雨。”

朝歌心中微荡，感受着越来越浓厚的玄妙之趣，造化之繁。

一边旁观的梁库就更加傻了，心里反覆念叨：神了！神了！这东西我一定要学!

朝歌并未继续深问，因为凶桃氾滥必有暗昧劫数，只是认真点道：“今年桃花当劫，劝您多加提防，不如回去调查一下，也许对您有所帮助。”

贵妇对朝歌的本事已深信不疑，不再多问，礼退告辞，言谈举止稳中有节，想来平时一定是位自持力很深的贤妇，只是流年不利，乱了心绪。

这一去不久，大概就能有个结果出来。

果然过了三天，那贵妇便回来了，看神情暗伤之中又似乎解脱，才道出实情。

经过托人调查，那男子的确受一家大企业所雇，想通过控制夫人再控制有些官位的丈夫。要不是及时发现，恐怕丈夫这一世清官就毁在她的手上了。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但最终贵妇没说出自己的真实身分，从精致小包里掏出崭新的一万块钱来，朝歌不收，早表明机缘点拨不为钱财。

贵妇也不强求便离开了。

巧合的是，她没走多久，电视台和报社的人就来了，说是要采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还有青年大师。

众人不明所以，最糊涂的就属牧大师，在这个行当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最清楚政府的态度，明里不管，暗中却是控制的。毕竟周易还属于神秘科学，再加上被很多人利用行骗，当然小心控制在传媒上的宣传。

现在竟然主动找上门了，这样一来，有媒体帮忙宣传，朝歌的名气可就更无法抵挡了，真是千金难求啊！

最后来采访的女主持人才偷偷泄漏，听说上面接到了省长夫人的电话，说是点名扶持传统文化，你们还真有门路，竟然打动了省长夫人。

晕！先前来的贵妇原来竟是省长夫人！

第十二章 赌命

人怕出名猪怕壮，这名气一大却触犯了一个人。

此人姓齐名天，也算是在省城颇有势力，本来同是以“周易大师”名头混名骗利的他，与朝歌一方井水不犯河水，但因为朝歌的兴起，而且是不求利只求名的迅速兴起，非常事态严重的影响了他的利益。

所以他很不爽，所以他决定要朝歌这个的后生小子知道，让齐天大师不爽的后果是什么。

这一天，朝歌、梁库、牧大师，还有隐着身的常疯子，像往常一样，大概上午九点的时候来到小巷老宅里，准备开门迎客。观音寺墙根底下的先生们也陆续准时就位，一切都没什么不同。

大概就在九点半的时候，门外静静的走进来三个人，走在头里的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个子不高，但全身上下的肌肉都像长在了一块，尤其显眼的是脖子，粗壮的让人误以为长错了地方。

后面跟着的两位身子颇单薄，但阴着一张惨白的刀条脸告诉大家，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对你造成人身威胁。

他们虽然长相各异，但行动出奇的一致，都是静悄悄的走进院来，不急不缓的保持着一前两后的品字型，先是站定看了一圈院内[奇书网|Qisuu.Com]，然后就向朝歌所在的厅内走来。看起来就像是一头小型号的犀牛，后面静悄悄的跟着两条凶狼。

牧大师相面的本事没多少，但看人的本事还是有的，一搭眼就知道这三位不是什么良民。迎上来一脸的笑：“三位是要算命吗？有预约吗？”

三个人理都不理一眼，继续往里走。牧大师又不好硬挡，就像是一只无处下口的蚊子，无力的与犀牛和狼共舞。

朝歌和梁库顺着厅门也看到了向院内走来的三个人，此时正在为早约好了的两位青年人推命。

梁库发觉事情有点不太对头，站起来往外走，还没到门口，一牛二狼就鱼贯而入了。

梁库把脸一扬：“大哥，有事吗？”

三人还是不看梁库一眼，径直沿着厅内走，对房内的摆设东看看西瞧瞧，就像是面无表情的挑选家具。

梁库又问道："这不卖家具，三位出了这条巷子往北走，那有。"

三人继续自顾自的走，绕了厅内一圈，最后停在了朝歌面前。领头的犀牛抬起头一眼不眨的盯着朝歌看。

样子有点像发呆，眼睛又像藏着两窝毒蛇，让人看了就心里发慌。

朝歌却淡定冷漠的看着他，就像真的在看着一只有点发呆的犀牛。

人很静，厅很静，院子很静，静得能听到发稍飘动的声音。

良久，犀牛才又一声不吭的带着两条狼穿厅过院的走出门去。

每个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三个人整得发懵，梁库忽然想到了什么，快步跑到院门前对着一牛两狼走去的方向大喊："喂！要是真想买家具，你过两个月再来，这房子还没到期呐！"

牧大师还以为梁库要喊什么呢，一听是这，二话没说拍了拍梁库肩膀："牛！你比他还牛！"

房内的朝歌继续给那两个年轻人算命，微锁眉头中也在想，这奇怪的三个人究竟是什么来头，看那三个人的面相，典型的好勇斗狠、混世光棍，尤其是那个领头的，打起架来有万夫不挡之勇，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招惹了这般人物。

正寻思着，几位先生中的一个急冲冲的跑了进来向牧大师耳语了一通，看紧张的神色表情，似乎跟刚才的那几人有关，说完向朝歌瞟了一眼就又走出去了。

梁库在一旁听着，神色倒没先生那样忧国忧民，反是笑道："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一群小混混。"

牧大师显然没那么乐观，一等送走了那两个年轻人，担心的对朝歌说："就怕要有麻烦了！"

朝歌："听到什么了？"

牧大师："那三个人是省城出了名的混混！尤其是那个走在头里的，叫牛大，平时不出声，一出声就要有事情，是出了名的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

朝歌沉静道：“我倒是很想知道，究竟是怎样个无事不来。”

直到第三天，阿红拿着一张本地报纸急急的走来找梁库和朝歌，才多多少少知道了些要发生的事情。

正是那位齐天大师出钱买了张报导，大致意思是说，自己身为周易古术的传人，对市面上只凭看了只言片语就来自称大师的骗子们深恶痛绝，一定要用自己的真材实料来揭穿他们的丑恶嘴脸，让省城的人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古术。

报导通篇都是声讨骗子的激动言辞，因为头一回看到这种新奇事，已经被城里人炒得沸沸扬扬了。

本来阿红并未留意的，只是看到报纸里隐晦的称要被揭穿的骗子，是一个自称华人首席巨师的姓牧的小子时，开始觉得事情有些不对了。

梁库破口大骂：“他***，这个齐天到底是什么鸟人？想比比真材实料，老子用隐身术玩死他！”

阿红急道：“不行！他现在已经指名道姓的针对我们了，如果他出了什么事，就更有借机炒作的理由了，还说什么定好了日期与朝歌单挑。”

朝歌淡淡道：“不知道是怎样的单挑法？”

阿红：“听说两天后就选在观音寺前，请公证人随便在围观者中选出几个男女老少来，然后他和你当众批命，命稿一出就知道谁是真材实料了。”

梁库笑了：“哈哈，这鸟人不是送死嘛！”

朝歌却皱了下眉：“恐怕没那么简单！”

阿红盯了眼还在傻笑的梁库：“没那么简单。你们听说过牛大这个人吗？”

此话一出，梁库就“哦”了一声：“这么巧，你说的是哪个牛大？”

阿红：“还能有哪个牛大呀！”

没等阿红继续说，朝歌已经完全明白了齐天大师的用意，问阿红：“那个牛大是不是已经被那位齐天大师收买了？”

阿红惊奇的道：“你早知道了？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虽那牛大没明着说，但话里话外就是那个意思。”

梁库一拍脑袋恍然大悟：“哦！我明白了！这样一来，被选出来的人就算是中立的，但怕得罪地痞牛大，朝歌算得再准他们也不会承认的。这齐老鸟实在是够阴的了！”

一直旁听的牧大师担心朝歌吃亏，毕竟惹不起地痞，就劝道：“我看还是忍忍算了，要不求求大仙帮忙？”

牧大师指的当然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常疯子，这一下提醒了梁库：“哦对对！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刚想念咒似的把常疯子叫来，却被朝歌止住了，朝歌主要想的是，毕竟还要在省城找人找下去，要是硬来，搞不好控制不了，如果去找省长夫人出面，也很容易解决这事情，但那绝对不是朝歌的性格。

低头想了想，微微露出一丝笑意：“我们试试用另一种办法。”

通常发现朝歌笑的时候，梁库也一定会跟着笑的，因为那代表着信心。

吃过晚饭后，朝歌和梁库按着白天就已经打听好的路线，人不惊鸟不动的向牛大家的方向走去。

一路上，梁库把朝歌要打听关于牛大的事都一件件的说给他听，要说牛大这个人也挺苦的，还没脱了开裆裤老爸就死了，他妈就守着寡把他拉扯大。

说到这，梁库停住道：“他***！这牛大的身世和我还真有点像，他要不是混混，没准我们能成朋友。”

然后又接着讲：牛大天生是个野性子，虽然老妈管的严，但最终还是没管住，牛大从小就背着老妈在外面混，因为身体壮敢下手，很快在省城的混混里有了名号。

但谁也想不到，就这样一个成天游手好闲，打架生事，靠无赖手段混世的光棍却是个少有的大孝子，平时对老妈百依百顺，没任何人敢告诉牛大妈，牛大是全城出名的混混。

牛大妈从大概十年前就得了一种顽固血亏病……

梁库想再继续说下去，被朝歌打断了：“能确切点时间吗？”

梁库回忆了下白天打听消息的对话过程："应该是十年了吧，我问的那个人也不太肯定。"

朝歌没出声，梁库继续讲述：那病怎么治都治不好，没走两步路就乏力的要摔倒。而且最怕见到鸡，一看到鸡就休克。牛大为这几乎见鸡就杀，害得街坊邻居没人再敢吃鸡，就算吃也是连捂带藏的偷偷吃。

梁库嘿嘿笑道："要说这牛大孝顺还很挺孝顺，可就是苦了邻居。呵呵！"

说话间，两人已来到了牛大家外，这是间掩落在城禺一角的老旧青砖瓦房，省城像这样的老房子已经越来越少了，只是这里聚居着大批无能力迁居的老年人，所以被一直保留至今。

梁库一直不明白朝歌来这干嘛，难道要找牛大单挑？

嘿嘿，那可是绝对令人期待的。

但奇怪的是，朝歌丝毫不像是来打架的，更相反的，在街上买了些老人滋补品一类的东西，在知道牛大还没回来的时候就敲响了牛大家的那扇老木门。

少顷，房间里传来一个老太太虚弱的声音："谁呀？"

朝歌答道："我们是牛大的朋友，是专程来看您的。"

梁库就更糊涂了，看样子朝歌是专程来看牛大老妈的，真搞不懂他要做什么。

朝歌本就不是多话的人，礼貌的说了几句话就不出声了，反是梁库没话找话的跟老人家聊的极欢。

临走，牛大妈还说什么要下床送送的，紧握着梁库的手，分明已经不当外人了。

一出来就道："哎！真想不到啊，挺好的牛大妈，怎么就有那样个儿子！"一提到牛大，梁库马上又道："我说朝歌，怎么看你就跟没事人似的呢？后天可就要和那个齐老鸟在观音寺前大斗法了！你到底是怎样想的呀？"

任凭梁库的一路唠叨，朝歌都一句未吭，好像在整理着脑袋里的一些思路。

等快到家了才对梁库道：“明天去准备五百只鸡，最好是纯色的白鸡或黄鸡，一定保证在后天我与齐天斗局时运到。

“然后在后天你再把牛大妈请到观音寺前来，在来之前你一定要把牛大的真实情况告诉牛大妈，让她越生气越好，同时记住，那五百只鸡就是专为牛大妈准备的。”

朝歌几乎是少有的一口气说完，梁库听完已经傻在当下，他真不知道朝歌究竟想干嘛。

第六集 广元古镇

第一章 病里乾坤

"我齐某一生下来就最痛恨两种人：一种是欺世盗名，另一种是盗名欺世！

各位应该不难看出这两种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就是欺完了世又盗名！

"身为周易的正宗第一千零八代传人，为了捍卫国粹的名声，为了捍卫省城的父老乡亲，我齐天齐某人今天站出来，要彻底揭穿那些以周易为招牌的骗子。

我要让他们清楚的知道，有我齐某人一天在，他们就休想取缔我！"齐天齐大师正对着电视台特地来实况采访的摄影机镜头，唾沫四射的发表着他的激动演说。

齐大师说到最后一句，忽然觉得有点不妥。

"取缔"一词大多都用在政府打击非法社会组织上，如果换成"取代"还是不妥，那不成了对方名正言顺的更他的新、换他的代?

既然"取"字后面这样难配字，干脆只留一个"取"算了，但等连起来默念一遍后，又隐隐觉得哪里有问题，"有我齐某人一天在，他们就休想取我！"究竟哪里有问题，却一时找不出来，齐大师不禁僵在那里，脸上阴晴圆缺，心下怯潮澎湃。

摄影师趁着齐大师入定间，偷偷摸出几张纸巾，仔细擦了一遍已经溅满大师唾液的镜头，然后调转角度，我们就在画面一点点扩大中，看到了波澜壮阔的场景。

此时的观音寺前已经被围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周边有看不到的就爬到庙墙上去，结果被寺院的和尚们撵下来，说是这样会有因果报应，结果还是这个下去，那个又上来。

后来和尚们干脆也懒得管了，连小和尚都搬了一个长凳出来，高高的站在上面，往人堆里看。

更有预感到商机的小商小贩们，闻风而动，云集而来。

现在正是上午将近十点，卖早餐的干脆连锅带灶的都端了来，远道赶来看热闹的则和众商贩连吃带聊，热热闹闹，比庙会都夸张。

卖豆浆的矮子，瞪着一双绿豆眼道："我可见识过那位叫朝歌的超级大师，不但算命算得那叫一个神！你看人家那长相长得……那才叫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呢！"卖包子的大个有些不爽了："废话！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那是包子！就像你真算过似的。"矮子马上圆滑一笑："嘻嘻，听说，我也是听说。大伙都是来看热闹的。嘻嘻……"中间正吃包子、喝豆浆的这位吃客接话了："我可听说这位齐天大师也是位高人！真不知道那位年轻巨什么师的，是不是对手啊！"卖包子的大个子："你还别说，这位齐天大师长得还真有点与众不同。别的不说，咱就看他那双腿，明显就比身子短了一大截。齐天我看是有点困难，不过入地倒是绰绰有余了！"豆浆矮子刚被包子大个揶揄了一顿，还以为他站在齐大师一派呢，现在琢磨琢磨这话，又有点不像，一时间小绿豆眼上下猛转。

吃客却不管那套："你懂什么，上长下短家有金碗，听说那可是富贵相！"豆浆矮子忙出来打圆场："哦？真的？我说我家里怎么都是瓷碗呢，原来是咱腿还不够短呐！哈哈哈哈。"一句话，三个人都哈哈的乐了起来。

原来三个人都没坚定立场，为的都是来凑热闹瞎起哄的。闲着无聊的吃客图个开心，矮子、大个则是盼着多卖一碗豆浆、多卖两只包子。

正笑着，忽听到阴恻恻的一声："谁嫌腿长找我，免费上门，包治到根！"三个人一回头，立时急速冷冻，不知道什么时候，牛大带着他的两个兄弟出现在人堆里。左右人群像是避瘟神似的，呼啦啦左右让开一个空场，这在人满为患的此时此地，的确是个不小的奇迹。

这期间，梁库按照朝歌吩咐，也正紧锣密鼓的张罗着。

昨天整整跑遍了五个有活鸡卖的农贸市场，才刚刚凑足白鸡一百五十只、黄鸡二百只，又跑到郊区养鸡场，花高价凑全了各二百五十只、而总数共五百只的鸡。

其中有二十只冠红身巨的公鸡，和母鸡分装在二十个巨大钢丝笼子内，外边用黑布罩好，请了四十个壮小伙子，约定好把这些鸡在第二天的上午十点，准时运送到观音寺，听他梁库吩咐行事。

一切安排就绪，现在梁库该去接牛大妈了。

为了方便出行，梁库特意弄来一辆电动轮椅，让牛大妈坐上推出门来，说是带她老人家出来走走，说不定多吸吸新鲜空气，病就好了。

梁库左一句大妈长，右一句大妈短的，把老太太哄得合不拢嘴，早忘了前晚牛大回到家时怀疑起两个人的来历了。

没想到儿子交了个这么好的朋友，当时还教训儿子不懂人情，受了人的好处不知道是谁也就罢了，竟还胡想瞎猜的，我们家一穷二白，人家又能图你个什么。

牛大则有苦说不出，他哪里敢跟老娘说自己是混黑道的，要是把老娘气出个好歹来，他牛大活不活的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梁库推着牛大妈，一路行来有说有笑，外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母子俩呢。

正走着，就听到不知从哪里飘出来一句，比惨绝人寰还惨绝人寰的声音："行行好，给口饭吃吧！"牛大妈奇怪的四处看，却没找到声音的来处。

梁库忽然觉得脚后跟像是被什么抓住了，低头一看差点吓得跳起来，一个蓬头垢面、人不人鬼不鬼的乞丐爬在地上，正一只手死拽住梁库的脚不放。

牛大妈也发现了，一脸同情的道："哎，真是苦命的人！有话好好说，怎么不站起来呀？"乞丐听人这么一问，还没回答就先咧开嘴，惨嚎着诉起血泪史来："大妈！

我站不起来呀！就因为替被欺负的人说了句公道话，我的腿、我的脚、我的腰都被人打断了呀！

"老婆跟人跑了，孩子被人领养了，老妈卧床不起了，每天还都等着我要一口两口的剩饭活命呐！大妈，我好惨呐！"牛大妈本也是个刚烈的性子，只是岁数大加上顽病缠身，脾气弱了许多，现在一听到还有这等惨事，火气腾腾的升了起来："还有这样的恶人！你怎么不去找政府啊？"乞丐一听，又是几声干嚎："那牛大是全省城出了名的混混，谁敢呐！不报警还好，一报警就更惨了！大妈，我惨呐！"听到"牛大"两字，牛大妈一愣，怎么还有跟我家那个牛儿子同名的？

乞丐一边干嚎，一边用手捂脸，趁着牛大妈一愣神，偷偷向正看着他的梁库挤了下眼。

这下梁库可真的跳了起来，不是吓的，是完全没想到。

这乞丐正是昨天找来帮忙的几个闲汉之一，说好了让他们装得越惨越好，主要是为了旁敲侧击的说出牛大是混黑道的，只要能惹牛大妈生气就成了。可说什么也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装成这个惨样！

牛大妈就问："你说的是哪个牛大呀？"乞丐干嚎："还有哪个牛大呀！全省城找不出第二个牛大呀！"梁库看着差不多了，脚一甩，脱开乞丐死拽着脚跟的手，吓唬道："别在这胡说八道，骗钱要饭的乞丐我见多了！"说着，急三火四的推着牛大妈就走，背后传来一串撕心裂肺的惨嚎声。

牛妈怎么想怎么有点不对，叫梁库停下，问问那个牛大到底是哪个牛大。

梁库却推车离开得更快了，支吾着："大妈，别……别听那人乱讲。牛大哥除了脾气暴了点，身强力壮，没人敢惹之外，那……那可是大大的好人！"不劝还好，梁库这一劝，跟火上浇油没什么区别，本来牛大妈还只是怀疑两个牛大是重了名，现在就直接感觉这事似乎跟儿子有关系了，更要让梁库把她推回去问个清楚。

别看牛大平时在老娘前瞒得滴水不漏，但老娘最了解自己儿子了，跟外人像不出声的横牛似的，从小就担心走了歪路。

一个专注得气火正旺，一个成心火上浇油，正往前走，又一个声音飘了出来："奶奶行行好，买下我吧。"顺着声音望去，拐角处的垃圾堆旁依偎着一对母女，女人一脸病容，无力的搂着大概十一、二岁大的一个女孩。

两人身上的破衣，就像拼凑起来的无数块烂麻袋片一样，更恐怖的是，女孩的头上竖着一根枯稻草，这在八、九十年前象征着穷人家卖儿卖女。

靠！梁库顿时两眼一黑，脑中狂晕。

不用猜，这准是那几个闲汉为了能拿多点钱，竟然把老婆、孩子都动员起来了。亏他们敢想，只有在电视剧里看到的惨景，也能拿出来骗。

如果说以前梁库对钱的力量还理解不深的话，从现在开始已经深不见底了！

上了年纪的人却通常没这么理性，再加上常年不出外，牛大妈早被眼前的惨景揪心扯肺的了，颤着声不停的念叨着："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梁库推车到前。

那女人半合著眼睛如在弥留之际，却没忘了至关重要的台词："我男人的铺子被人使坏骗去了，一时想不开，撇下我们孤儿寡母的就上吊走了，我……我也快活不长了，求……求您收留下这可怜的孩子吧！"不等说完，牛大妈已经流下泪来。

梁库也差点掉下泪来，靠！这帮家伙实在是太专业了！就顺着接话问："你……你别跟我说，这也跟牛大哥有关系吧？"这一引领，牛大妈也糊里糊涂的被拐带了，抹了把泪，满眼疑惑又担心的等着女人回答。

女人喘了好几口气，才缓缓的摇了摇头："不……不叫……牛大哥……"听到这，牛大妈不禁松了口气。

梁库转着一双小眼问："那叫什么？"女人几乎是有进气没出气的，勉强接着道："叫……叫……牛大！"这回梁库二话没说，推着车就走。

牛大妈也奇怪的没再要求梁库把车推回去问个究竟，因为她老人家被连哄带骗的，早认定了那个牛大就是自己的混儿子。

十几年没生的气，现在一并补回来了，此时连梁库推车的手，都已经感觉到老太太的身子在发抖。

"你跟我照实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梁库其实等牛大妈这句话已经很久了，偏又一副欲盖弥彰的躲闪状，只等到牛大妈的火气快要爆发的时候，便一古脑的把牛大连有带无的英雄事迹，一干二净的全倒给了牛大妈。

听完后，牛大妈只烈火熊熊的说了三个字："他在哪？"在往观音寺的一路上，牛大妈没再问梁库一个字，也没说一句话，大概是憋足了劲，要在牛大一人身上爆发。

梁库心里直嘀咕，看样子事情是越闹越大了，就不知道朝歌要如何把这场大戏收场。

就在梁库连哄带骗的带老太太往观音寺进发的时候，朝歌独自一人入场了。

朝歌的进入立时引起了一阵骚动，有趣的是，引起骚动的主要原因是，不知道忽然从哪里冒出来相当多的大姑娘、小媳妇，为了一睹传说中的帅哥大师，使出了全身柔劲，拼命往前排挤。

而看到有便宜可占的大小爷们，也跟着如影随形的拼命挤，吃足了豆腐霜淇淋。

但他们还是自动的给缓步走入的朝歌让出条道来，就像狂波人浪中生生的分出一条人沟，突显出动者越动，静者更静。

记者们的闪光灯也开始忙活起来，当七嘴八舌的问到朝歌的相关问题时，却只听到朝歌淡淡的一句回答："出来走走。"明显朝歌虽然一人到来，瞬间引起的轰动远远超出了齐天大师不知多少倍，齐天大师本来刚才还是焦点中心，现在却被干干的晾在那里，好像他们先前的努力，全是为了迎接朝歌出场，不禁一阵心里狠骂：我付钱吃饭的请你们来，可全***当我不存在！

还是牛大颇讲义气，毕竟收了钱的。三人还是一前两后的走近朝歌，和紧紧围着采访的一群记者。走到哪里，哪里都自动解散。

城里人都知道，宁可把员警打一顿，也千万不要惹这三位爷半根寒毛。正所谓阎王好说，小鬼儿难缠，眼下他们俨然成了公证人。

在牛大三人的强拉硬拽下，刚才那位笑齐天大师腿短的豆浆矮子被选中了。

哭丧着一张脸，像是被拉去砍头一样的拉到了空场中心。

齐大师开始当仁不让的给豆浆矮子批命了。

在牛大的虎视眈眈下，豆浆矮子对于齐大师的断语哪有半个不字，就算现在齐大师说自己是他亲爹，恐怕也要坚定无比的应承下来。

这样一来，齐大师就更加信心十足的信口开河了，他每断一句，豆浆矮子就重重的点一次头，接着，他就得意的看一眼这边风浪不惊的朝歌。

等已经算完，豆浆矮子还在一个劲的点着头。

朝歌并未急于参与批命，而是对着正一脸得意的齐大师道："既然大师批得这样准，我就换个人来陪衬一下吧。"此时场中的主动权都在齐大师和牛大的掌握中，就算再找出个人来批，相信牛大眼睛一瞪，朝歌要找的人必定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嘿嘿，不管怎样，这场赌，朝歌是输定了！

围观中多数倾向朝歌的，都已经看出此暗套，纷纷为朝歌惋惜，尤其是大姑娘与小媳妇们，叹出一片娇声。

齐大师与牛大交换了下眼神，暗暗的露出一丝阴笑。

当然，重新再找出个人，一定要由中间人来抽定的，也当然这么重大的任务，还是需要身为公证人的牛大来完成的。

牛大刚要吩咐两个兄弟进人群，再拽出一位软桃子来，朝歌却道："这个人不需要向外找。"齐大师好像没听明白，牛大也正琢磨朝歌这句话指的是什么，却发现此时朝歌那双闪烁着冷淡之光的慧眼正看着他，接着就听到朝歌静静道："就是你。"齐大师、牛大两人更糊涂了，这小子究竟想搞什么，就算想自杀，也没必要这样着急。

朝歌看着两人，嘴角微微一翘："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说出来没意义；将来的事又太远，印证上来不及。不如我们就算算这位牛大身上，即将要发生的事。"朝歌嘴角这一翘不要紧，就像是秋肃的天空中略过一抹彩虹，在他一直淡而冷峻的脸上，突地多了一丝琢磨不透、而又牵动人心的复杂。

这一刻杀人无数。

牛大的眼睛比牛还大了，实在猜不出面前这小子的心意，反而一哂："好啊！

你就算算在我身上就要发生个啥。"一边的齐大师没混混那股泼劲，正在心里上下盘算着，会不会掉进朝歌的什么套子。

只听到朝歌接着道："你母亲是不是患了将近十年的顽疾？"牛大一下子联想到前天晚上的事，本能的意识到，对面这个捉摸不透的小子，会不会拿老娘来威胁他。脸唰的阴了下来："前天晚上是你？"朝歌凝视着牛大点点头，好像存心把牛大的神经绷起来。

牛大开始不自觉的摸向别在腰后的那把二尺尖刀了，多年的混混生涯，已经让他养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一旦感觉到严重威胁，他随时

都会准备全力反击。

何况这一次的威胁更加严重，因为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想过，会有任何一人敢动自己老娘的主意。

而这种处境对朝歌也实在是极其危险的，如果他一直不肯动用术力的话，面对牛大还有他两个兄弟的致命攻击，是很难全身而退的。

此中凶险，在外人看来就更加心惊肉跳了。

朝歌却依旧不紧不慢的，给已经一触即发的牛大神经，继续上紧发条："我断准，马上，你的母亲就会出现。"牛大已经不再细想朝歌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涵义了，不管是正话反说的威胁，还是真有此事，他都需要以最快的方式，把朝歌控制在自己手中，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老娘的安全。

暴光一闪，牛大的雪亮二尺尖刀已经砍向朝歌了。

这么近的距离，就算朝歌临时决定动用术力，恐怕也要慢上半拍，围观人众中已经有人发出了尖叫。

第二章

笑的像妖精忽然，千钧一发之际，人群里传出一声断喝，虽然声音不算很大，但在牛大听来却如同霹雳一般，刀顿在半空，转头向喝声望去。

人群纷纷闪让，一个市井小子推着一辆轮椅走来，轮椅上那位怒气升腾的老太太，可不正是牛大妈。

牛大顿时大脑一片空白，就那样举着刀僵在场中。

牛大妈本就一肚子暴怒，又亲眼见儿子耍混，一腔火气立刻脱口骂出："你这个混帐东西！"牛大像是被抽去筋的瘫牛，当啷一声，尖刀落地，双膝跪下。

梁库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弄来个导游话筒，一手推车，一手举起话筒喊道："各位让一让，好菜上桌了！"随着话筒声，梁库身后鱼贯走入四十个壮汉，两人一组，都抬着一个罩着黑布的大钢丝笼。

众人交头接耳，疑声满场，都猜不出这拿着话筒的小子在搞什么怪。

待四十个壮汉把二十个大笼全部抬入，并紧挨着牛大妈放下来后，梁库对着牛大和众人一笑："这二十笼东西，是我老大送给牛大妈的礼物，哈哈，这东西可好啊！炖汤补心，吃肉补身，老少皆宜，家庭必备！"说完，便对守在笼边的四十个壮汉大声喊："注意了！听我口令：一、二、三……献宝！"梁库这边声落，铁笼那边布起，呼啦啦、齐唰唰的露出满满二十巨笼的五百只鸡来。

平时听到一声鸡叫都心惊肉跳的牛大妈，现在忽然突地被五百只鸡围在其中，顿时一口气涌在心口，全身僵直。

牛大被眼前这种作梦都没想到的情景给震呆了！

围观的所有人众也暂时性的大脑缺血。

挤在周边的人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怎么忽然都没了声音，各个都大眼瞪小眼的，竖起耳朵往里听。

梁库就在一片寂静中清了清嗓，再次举起了导游话筒，这次的行径就更加古怪了，他没有说话，而是大声的学起了公鸡打鸣。

带动下，鸡笼内分装的那二十只健硕的大公鸡，也跟着叫了起来，先是此起彼伏，接着连成一片，离得近的人众第一次感觉到，连鸡打鸣都会让你震耳欲聋。

可想而知此刻牛大妈是如何感受，气塞在胸，血脉翻涌，一张本来惨白的脸，现在一阵紫一阵红。

看着痛苦中的老娘，清醒过来的牛大开始发狂了，抓起刀，疯了似的冲向梁库。

本来这头牛打起仗来就有万夫不当之勇，现在这头牛已经变成了疯牛，没人可以想像他这一冲之后，会有什么后果。

梁库也有点傻了，第一反应就是看向朝歌，心里一声：老大救我！

奇迹总是发生在最后一刻。

像火车头一样的疯牛，就在不可阻挡地狂奔向梁库的时候，牛大妈憋在胸口的那口恶气一贯而通，化作比先前更加响亮的暴喝。

世间之事就是这样奇妙，水能穿石，柔能克刚，一环套一环，一物降一物。

疯牛一样的牛大最怕老妈，只因为一个"孝"字了得。

于是，万牛狂奔之势被再次点穴挡下。

如果说，这次奇迹几乎让梁库全身的液体都化成了汗水，瞬间涌出，那接下来的这个奇迹，则是让牛大差不多把全身的沸血，化成了眼泪，夺目而出。

因为牛大忽然发现，几乎瘫痪了十年的老娘，竟然从轮椅上站了起来，不但站了起来，而且竟还走到他身边，一巴掌打了下来，啪的一声重重落在牛大身上。

这一巴掌让牛大说不出的高兴，真恨不得这巴掌再重些，因为这说明老娘好像已经回到了十年前的样子。

看着蛮牛儿子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流泪，牛大妈也忽然意识到，现在发生在自身上的这个奇迹。

就在这一怒、一惊、一气之下，身体里好像被冲开了一道关口，瞬间气机畅流，全身络通。

梁库已经转回魂来，看着眼前一切，虽然还不懂朝歌用了什么法子，但可以肯定，朝歌吩咐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这位牛大妈治病。

他对着惊喜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牛大母子，无力的干笑两声："呵呵，我们老大这次出……出来，不是为了跟人斗术，而是……而是给牛大妈治病。"说完，就一屁股瘫坐在那张电动轮椅上，刚才的惊吓太过度了。

牛大母子一齐转头向朝歌望去，才发现，朝歌已经一声不响的，默默向人外走去。

围观人众齐唰唰的让出一条通道来，看着一路走去的这个瘦高而冷峻的年轻人，就像看着一位刚刚力敌千军的大将军，静默着，震惊着。

而先前就已经被朝歌深深吸引的那些女人们，此刻魂魄摇荡，可望而不可求中，一双嫩手捏的生痛，一颗芳心疼得发颤。

这边厢的牛大，对着朝歌背影咚咚几个头磕了下去，又对老娘发誓："从今天起，如果牛大再混黑道，就把一双手剁下来！"牛大妈这才稍稍消了点气，她知道，儿子虽然浑，但说话算话，言出必行。

却又听到儿子有点支吾："只是……只是在这之前，儿子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办。"别看牛大平时横行街市，打起架来像疯牛一样，但在瘦弱的老娘面前却乖得像绵羊，这在怕惯了的众人眼里，真是说不出的不可思议加有趣。

看着儿子有点心虚的样子，牛大妈心想这浑小子又要做出什么浑事来，刚要发怒喝问，牛大赶忙说出来："妈，我牛大从今天起，全省城只认朝歌一个人！

所以……所以我现在要去拆一个人的招牌。"说着，就转头向正发呆的齐天齐大师看去。

牛大妈顺着儿子的目光方向看了看，忽的又一声暴喝。

牛大吓得一哆嗦，心中忐忑不安，不知道老娘会怎样。

惧了片刻，没想到却听牛大妈喝道："那你还等什么！"原来，一路上梁库早把牛大和齐天勾结一起的事情，加油添醋的说给牛大妈听

了，生性刚烈的牛大妈，最看不上那些挂羊头卖狗肉、仗势欺人的家伙，这齐大师自然堪称此类人物的典范。

等牛大终于明白老妈的话意后，呼的站起来，领着两个兄弟，就直奔齐天的周易相命馆去了。

经过齐天身边时，齐天一屁股瘫在地上，哭道："这下全完了！"真是机缘凑巧，造化弄人，谁也没想到，这一次汹涌袭来的风波，却让朝歌的名头更加如日中天了。

很长一段时间内，全城上下都在津津乐道着朝歌的神奇逸事，那用来治愈牛大妈十年顽症的五百只黄白纯鸡，也真的一鸣惊人了，被传得神乎其神，争抢着要买回家当宝物珍藏。

梁库也越想越好奇，非要朝歌告诉他究竟施了什么奇术。

朝歌耐不住梁库的死缠烂打，便颇费了番唇舌，解释事情的原委。

原来，早在第一次看到牛大时，朝歌就发现，牛大虽然是个混混，但骨相中却是个难得的大孝子。

而且他人面风水的母宫中，还观出有隐隐气淤之色。

当和梁库去了趟牛家后，闲谈和观测中就明确的知道了，牛大妈的这个顽症，完全是因为八字命局中的时辰，行到晚年大运被合住，导致原来的命局五行发生阻塞，命机不通，暗病渐生，再加上没有明眼人的指导，起居饮食都不懂得如何避讳，结果久而久之气血双亏，卧床不起。

而牛大妈一直很惧怕的鸡，却是起着微妙的作用。

牛大妈之所以怕鸡，那是因为鸡的属相，正与合住命局时辰的凶煞对冲，每次对冲都会引起牛妈的神经恐惧，本能的就越来越怕起鸡来，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大运把命辰越合越牢，病情加重。

重病要下猛药是一个道理，朝歌就是利用那五百只纯色鸡，把对冲的力量提高到极点，从而把阻塞命体的合局冲开，再加上盛极一时的那一惊一怒，彻底把牛大妈体内淤积了近十年的气脉，刺激运转起来。

"听完老大话，胜吃十头猪。老大，你真牛！你比十个牛大还牛！"梁库听完解释，竖起两个大拇指，开始猛拍马屁。

转又回想到疯牛挥刀的惊险处，随后感到害怕道："哦，对了朝歌，你只要随便起个局、掐个诀的，就可以制服牛大了，还用得着费这么大的力气？"梁库当然还不知道，朝歌那套大掌诀因为有个致命的缺欠，每次擅用都可能导致不可预料的后果。

而这次更多了另一个原因：一是想借这个机会给本是善良的牛大妈治病，二也是因为如果用强，虽然可以暂时把牛大制住，但以牛大的性格一定是身服心不服，最后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所以决定以柔克刚，巧施妙局。

如果要解释这些，不知道又要浪费多少唇舌，朝歌不再作答，又去潜心研究各式命局了。

梁库一时无聊，忽然又想起了常疯子，不知道当时他在不在场，这惊心动魄的两天，老家伙都干什么去了。

大喊两声："常疯子！常疯子！"见没反应，就又喊着向外找去。

随着朝歌的名气越来越大，八字功夫也渐渐增长，朝歌越来越有一个强烈意识，他很想知道自己的八字，又蕴藏着怎样的奥秘。

对于研究命相的人，通常都是先给自己算，但因为朝歌的种种特殊原因，无论是面相还是八字，都给人一种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感觉，即便是神算非常的常疯子，都头痛不已。

但从那与生俱来的感知力上，又让朝歌清楚的察觉出，冥冥中一直有根绳索在牵引着他，以至于让朝歌陷入到痛苦的命运挣扎之中，越是想拼命挣脱，就越是深缚其中。

这一晚，独自一人时，他终于慢慢推演开自己的八字。

这本是极其简单而普通的事情，在朝歌身上却表现得如此沉重。

但绝对出乎意料的是，就在朝歌怀着复杂心情，一点点推演开自己八字的时候，他忽然发现眼前的这个八字，普通得犹如一个贩夫走卒。

他真开始怀疑这是不是自己的八字了。

抑或是另有原由，因为如此平凡普通的八字，又怎么会使得常疯子大喊头痛呢？莫非是自己的功夫尚浅，还无法窥其命奥？

反覆思索间，又从头推了几次，结果还是一样。

难解之下，不禁生出几多心烦意乱，就像忽然堕进了一个黑暗无光的空间，没有声音，没有时间，没有边际。

沉郁中，朝歌无意识的在夜街中游走。

看着一张张迎面而来的脸，有沉迷，有快乐，有痛苦，有迷茫，就像挂载着几十年的命运长列，闪着光，带着声，一个个擦肩而过。而自己又与他们有什么不同吗?

即便是掌握了并非普通人可以窥见的命运玄奥，但在滚滚的命运洪流中，彼此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都像在黑暗中摸索的盲者，不知何处来，更不知将何去。

无意间，朝歌又来到了那曾释放自己无数躁动的创世夜总会，再次步入，恍若隔世。

朝歌独自找了个角落处坐了下来。

这里的一切几乎都没有改变，一年的时间，在这里好像只是一首狂躁的舞曲，一场狂躁的舞会。

一个相识的乐手发现了朝歌，他向已经非常狂热的人群宣布："创世夜总会建成以来，最让人疯狂的乐手——朝歌，再次重现了！"朝歌就在一片狂热的叫喊声中，一步步登上了乐台，巨大的舞厅内，再次响起了熟悉的声音："朝歌！朝歌！朝歌！"他并没走向风靡一时的架子鼓，也并未坐在钢琴旁，而是拿起了一个乐手们平时自娱自乐的口琴，慢慢吹了起来。

口琴发出的悠远风笛声，静静的，悄悄的，独奏在整个巨大的舞厅内，所有人都不禁一愣，他们不约而同的静下来，静得只剩下了口琴的乐声和朝歌。

悠远而宁静的口琴，就像是一只春来秋往的大雁，在草地，在森林，在远山，在溪流，在大地，在天空，在宿命的迁徙中，快乐着，悲伤着，激动着，平静着，迷茫着，完成一个生命的历程。

没有所谓的人生誓言，也没有矫情的看破红尘，完全是对生命的一种美好而无奈的感知，朝歌用自己的写实心情，用一种宁静的力量，再次征服了每个人。

太阳初升，晨光明媚。

蛰伏了一夜的人们，又开始了新的一天。

今天的老宅比较清静，牧大师嫌外面的饭菜不如自己做的好吃，决定在家里做完午饭送过来，朝歌吃着顺口，他比什么都开心。

常疯子因为朝歌的八字功夫日见纯熟，而梁库也不怎么注意他，每天只是早出晚归，大部分时间都疯得不见踪影。

朝歌两人刚刚进了老宅坐定，就看到观音寺的一位先生，领进来个极妖媚的女人批命，那位先生边走边用一双苍蝇般的贼眼，在衣鲜肉艳的女人身上左右翻飞。

女人越是被看，就越是一扭一摆的媚得起劲，眉眼隐约的俏人标致，却被浓妆艳抹的全失了本来模样。像只春情荡漾的大花蝴蝶，招摇着一路扭来。

梁库看着魂不守舍的先生暗骂："靠！这女人不见得八字如何奇特，但媚功一定了得，把老家伙迷得大概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等女人走进房来，一眼看见朝歌，笑的就更加妖精似的了："哎呀，大师呀！

你可得救救我这个苦命的人呀！

"人都说红颜多薄命，我那可是红颜中的红颜薄命中的薄命了！虽说追我的人，没一千也有八百了，可不是有老婆的，就是有好几个老婆的！求您帮我看看，是不是桃花还不够旺、魅力不强，到现在我的那个真命天子还没出现啊！"女人一步两扭，边说边走，本来在视觉上就已经够刺眼的了，没想到声音更加的要人小命，穿过耳朵就往骨头里钻，要是抵抗力不强的，恐怕立刻酥得没一根骨头是硬的了。

还好，在场的除了先生已经无可救药外，其他人都还抵挡得住。

虽说梁库本也是个一见美女就腿脚发软的人，但眼前这位妖姐，却不是他感兴趣的那种类型。

此刻他颇忧心忡忡的想：就凭这位妖姐的媚力，逆风十里都能招来一群苍蝇，要是再把桃花旺一旺，那还不天下大乱啊！

梁库随即上前一步，挡在女人面前："要想见大师，先过我二师这一关。"趁着女人一愣神，梁库回身，小声把朝歌拉到一边："我看这女人的桃花不灭一灭，恐怕是要氾滥成灾了。为了天下家庭的幸福着想，这次就让我来吧！"朝歌虽然控心能力极强，但对这类女人的纠缠

也实在感到头痛，于是微含笑意，转身向里屋走去，无声中已经默许了梁库。

妖姐见朝歌走进里屋去了，有点着急："大师大师，还没给我算呢，怎么就走了？"此时梁库摆出一副十足的大师腔："怎么？信不过我二师的本事吗？"妖姐看着朝歌走入里屋的背影，稍愣了片刻，马上又一脸媚笑的转向梁库："信！信！您二师要是没本事，那不丢了大师的脸。我信！"梁库听出了妖姐的话外音，把嘴一撇："实话跟你讲，要论别的本事我可能不比大师，但要说着批八字桃花的功夫，那可是一绝呀！"不管梁库这句话里的水分有多大，但多少还是说出了些实际情况，这些日子跟在朝歌身边，别的没学到，这关于女人桃花一事，的确一鳞半爪的懂了些。

他平时见人就以桃花专家自诩，加上花言巧语的见机行事，十个倒有九个被蒙得半信半真。

妖姐一听"桃花"二字马上来了精神，当下就把一个年月日时报了出来。

梁库沾着唾沫，翻开厚厚一本万年历，因为排人八字是看农历的，他可没朝歌的本事，千变万化的八字、天干、地支，不用看历书就能随手推出。

一干一支的艰难查寻中，梁库眉头直皱，汗水直流。

对面等着结果的妖姐，一脸期待中又似乎多了点不易察觉的幸灾乐祸。

就差把脚趾头都用上了，梁库终于根据年月日时排好了八字，不禁长长的吁了口气："靠！这东西还真是个体力活！"梁库正要准备找出八字中的桃花星位所在，然后大加炫耀一番，却忽然发现这个八字中，竟然没发现半个桃花。

第三章 命蛊

梁库怀疑是不是自己看错了，又念叨着口诀："咸池四位五行中，遍野桃花门嫩红；男女遇之皆酒色，为其娇艳弄春风；子午卯酉占中天……"

重新排了一遍，可还是不见桃花踪影，心里暗急，这可是第一次顶替朝歌出头，别搞砸了，自己没面子倒是小事，要是传出去，那可是丢朝歌的脸。

此时妖媚女人偏又催着："哎呀，二师小哥呀，是不是算完了？快给我讲讲。"

梁库就更有些慌了，心想再重新排一遍，如果还是没桃花，就胡编出些桃花艳遇来应付了事，反正看这妖姐情眼春眉的，准少不了这些男女事。

可就当第三遍查完八字的时候，梁库忽然一阵眩晕，眼前八字重重叠叠、晃来晃去，连妖姐眯成两条细缝的媚眼，都像是变成了无数只狐狸在幻动。

这时，感觉朝歌的一只手抓在了自己肩头摇了摇，梁库这才渐渐恢复清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傻愣愣的看着朝歌。

原来梁库刚才眩晕时，不小心弄倒了桌上的一个茶杯，掉在地上的碎裂声，把朝歌引了出来。

看着双眼浑浊、刚刚转醒的梁库，朝歌奇怪他怎么了。

梁库使劲晃了晃还在隐隐发昏的头，干笑了两声："呵呵，可能是脑袋经常闲着不用，偶尔用用功就跟不上速度了，呵呵。"

朝歌让梁库到一边休息休息，自己看了看梁库排出来的八字，重新问了女人的生辰年月日时，对照并没错误，开始仔细研究起来。

朝歌细看之下，也和梁库一样，本来从女人妖媚的气质看，一定是命里桃花太过氾滥导致的，但现在这八字中竟然没有一点桃花星煞的踪迹。

朝歌心中有疑，暗暗观察妖姐的人面风水，看是否与八字契合，如果两者不同，那就说明妖姐给的八字大概是错了。

可朝歌刚一把八字与那女子的面相对照，便立时感觉到微微一晕，更古怪的是，平时身体上一有反常表现，体内的术力就会自动的流转开来进行恢复，这一次却好像被麻醉了一样，懒懒的滞留各处。

每看一次那女子的八字，这种感觉就有所加重。

在一边已经恢复清醒的梁库，看到朝歌有些反常，就走过来，也像刚才朝歌的样子，抓住肩膀晃了晃："喂！老大怎么了？"

说来奇怪，梁库这一晃，眩晕越来越重的朝歌为之一醒，顺手把写着女人八字的纸，翻盖在桌面。

妖媚女人一直紧盯着朝歌，表情虽是不知所措的样子，瞳孔里却像藏着一根针。

她见朝歌清醒了，作出一副惊讶状："哎呀！是不是我的命真的很薄呀？大师有话直说，我不介意。"

如果只是梁库一人眩晕还不算什么，可连自己也跟着眩晕起来，朝歌已经隐隐察觉出这八字有些古怪，而且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但究竟古怪在哪里还说不清楚，毕竟时间短暂，对八字的研究尚有局限。

"这个八字，年月日时报得准确吗？"朝歌的眼神又恢复了冷静。

妖媚女人马上重复刚才所报的日期时辰，一一对照后好像有点疑惑："对呀！一点也没错！大师，是不是我这个命有点……有点和别人不太一样呀？"

朝歌没点头也没摇头，只是回道："明天这个时候你再来，应该有结果给你。"

妖媚女人显出有点失落："哎呀，还要等明天呀？也好，那就麻烦大师帮我算得仔细点，虽说你这是免费点拨有缘人的，那我也一定重谢！"

说完站起身，妖精似的留下一串媚眼，又像一只大花蝴蝶一样，摆出了院子。

梁库看着女人消失的方向："人长得妖，连生的八字都能迷糊人，真是个活妖精！"

朝歌也望着院门方向："恐怕没那么简单。"

刚想说已经多少对照出，这八字与女人的面相多有不符，很可能这女人报出的是另外一个人的八字，但转一想自己的八字，不也是完全与自己的面相不吻合吗?

朝歌凝神沉思，一时无语。

梁库还想知道，朝歌说的究竟是怎样的不简单，一见朝歌沉思的样子，就知道这个不简单的程度了。

他自然就想到了常疯子，对朝歌道："这八字一定得让常疯子见识见识，嘿嘿，说不定就是他要找的人呢。哈哈，疯子找妖精，有意思、有意思。"

不到万不得已，朝歌总想依靠自己的能力解决问题，一直不能深入的批解这个八字，很大原因就是因为眩晕，现在又回想起刚才两个细节，那就是他和梁库彼此在摇晃对方时，本来越来越严重的眩晕，竟然顿时减轻了。

会不会因为自己和梁库的命局互为补充，产生了什么奇妙的平衡效果，所以对那似乎可以干扰人的古怪八字，起到了拆解作用?

想到这，朝歌叫梁库把手放在自己的肩膀上，然后自己又重新把桌上写着妖媚女人八字的那张纸翻了过来。

梁库不知道朝歌要做什么，一脸不解的把手搭在了朝歌的肩上。

果然，这次再深看那八字，除了稍稍的有些不适一闪而过外，身体便再也没什么异常反应。

但随着八字格局的一点点摸清，朝歌却越来越心惊。

这八字极其古怪，如果按照这个命格，此人刚刚出生那一刻就已经死了，就算勉强活下来，也一定是精神异常者，绝活不过五岁就会夭折而亡。

但现在的问题是，说出这个八字的女子不但活着，而且还真实无比的出现在朝歌和梁库眼前。

这不禁让人大大的生出一个疑窦：这八字真是那个妖媚女子的吗?

如果不是，她又出于什么原因，把这几乎不为人有的八字报给朝歌呢?

时间很快到了中午，牧大师准时把做好的饭菜送了过来。原本古朴淡雅的老宅，顿时满处菜香。

牧大师的手艺的确堪称一绝，虽没有名师大厨的精致，但充满家庭式的火候味道，却又是大厨们永远无法做得到的。

这让梁库想起了第一次在考古院里，见牧大师炖的那锅什么五行罗卜汤来，就边吃边和牧大师打着趣："老牧，什么时候再炖锅汤来喝喝呀？"

牧大师龇牙一笑："那还不容易，只要你掏钱，你想吃什么，我都炖给你。"

梁库眼睛一翻："老牧，你这人太俗了点吧？别动不动就跟我提钱。哦对了，这顿饭该是免费的吧？"

牧大师异常爽快的把手一挥："别担心，你先吃。"

梁库刚要夸两句，总算做了点脱俗的事，却又紧接着听牧大师道："等吃再一起算。"

梁库差点一口饭噎住，把筷子一放："得！你还是先算完我再吃，不然心里总没底。"

两人边吃边你来我往的嘴上不停，朝歌仍是吃得很少，众人刚饱了一半他就已经吃完了。一个人走出院子，顺着胡同慢慢踱步。

从牧家村出来眼看又半年过去了，虽说这段时间奇人奇事不断，有关坟局的线索，还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朝歌有时候也存着一丝期望，也许周围发生的这些事并不是偶然的，但现实的结果最后究竟怎样，他却没有一点把握。

朝歌现在思考事情的时候，越来越喜欢在手里不停的摸搓那三片古玉，掌指间偶尔闪现的温润玉光，就像一只深邃的眼睛，眨了又开，开了又眨。

牧大师看到朝歌的饭量日见减少，心中堪忧，跟梁库也没了斗嘴的兴致。

而梁库心里也存个事，他一直留意着常疯子有没有出现，好把那个古怪八字给他看，说不定能看出什么更惊人的东西来。

终于，盘子里一只不翼而飞的鸡腿，引起了梁库的注意，看来常疯子回来了。

梁库怕常疯子又跑不见了，忙放下碗筷，怪声念叨："上有老天，下有长风，常疯子常疯子……"

直至感觉到一股带着鸡腿味道的热气，往脖子里吹的时候，梁库便走到院外的一个角落，低着声："常疯子，你要找的人有着落了。"

话音刚落，一支啃了几口的鸡腿，就砸落在梁库的脚面上。紧接着一双大手

用力抓住梁库猛摇，常疯子已经顾不上隐身了，不停的急问："在哪里、在哪里？"

梁库被抓得有点痛，边哎呀哎呀的叫着，边从口袋里取出了那张写着妖媚女人八字的纸。

常疯子一把夺过来，手忙脚乱的翻着看，可刚看了两眼，嘴里恐怖的念叨着

什么，人嗖的一下就没了影，那张写着八字的纸飘荡荡的落在地上，一切都是瞬间发生的事。

梁库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身后就传来"碰"的一声，回头看才发现，常疯子急不择路，竟然和朝歌撞个满怀。

此刻常疯子也不再跑了，手掌结印，就地盘腿一坐，就像道人入定一样，一动不动。

身体天赋异秉的朝歌被这一撞，差点飞了出去，五脏六腑都像是错了位，翻涌不停。

梁库拿着那张纸几步跑过来，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看着正行气导引的常疯子嘿嘿一乐："嘿嘿，真没想到，常疯子比我们还反应剧烈！"

幸好没过多久，常疯子导引完毕，两眼睁开，一看到梁库就想立刻跳起来消失，多亏朝歌和梁库早有准备，一边一个勉强把常疯子拉住了。

常疯子挣扎着，嘴里仍不停的重复着一个字，无论梁库和朝歌怎样努力，都无法让他安静下来。

后来梁库干脆把手一摔："靠！你走吧，你再也不要回来了，是给你找人，又不是我。"

这样一来果然有效，常疯子不挣扎了，但还是像小童似的，既委屈又害怕的默念着什么。

梁库又把那张纸拿了出来，在常疯子眼前一晃："一个八字就把你吓成这样，快说说这里有什么古怪。"

常疯子一看到那张纸，就跟见了鬼似的，一转身躲在了朝歌身后。

这回朝歌隐约听出了常疯子反覆念叨的那个字，很像是"鼓"的发音。

他知道常疯子必须要顺着来才成，便把梁库手中的那张纸拿过来，当着常疯子的面撕成几片，然后搓成一个团，远远的扔到一个垃圾筒中。

常疯子终于不怕了，看着垃圾筒的方向拍手笑，好像摆脱了一件极厌恶的东西。

朝歌问："你很怕看见这个八字吗？"

常疯子使劲点点头："鼓鼓！"

朝歌继续耐心的问："鼓又是什么？"

常疯子挠着头想了一会，似乎是在努力想解释什么，但最终没能想出来，又不停的重复那个字："鼓鼓……"

梁库听的早没了耐性："什么鼓鼓的，是敲鼓的鼓？还是屁股的股？"

朝歌没再让梁库追问下去，担心再把常疯子给逼急。

他想起当初常疯子告诉自己要找什么人的时候，是悄悄写在手掌上的，包括长时间的隐身，好像他什么事都喜欢一种隐秘方式，便摊开自己的手掌，对常疯子慢言道："那是什么字？可以悄悄写在我手掌上，只有我知道。"

果然常疯子眼睛一亮，又是背着梁库，在朝歌的掌心上歪歪扭扭的写了一个字，这次没忘了上次的教训，写完了用力在朝歌的手心手背抹了抹，生怕再被梁库看到。然后又一阵风的消失了。

梁库骂道："靠！防我跟防贼似的，我招谁惹谁了？"

梁库回头正要问疯子写了什么，就看到正陷入沉思中的朝歌。按以往的经验，现在最好不要打断他的思路。

朝歌一路沉思着，并没回老宅，而是直接朝考古院的方向去了。

梁库跟待在老宅里没走的牧大师，还有几位先生打了招呼后，也尾随朝歌去了考古院。

考古院的巨大资料库中，古籍陈列，浩瀚书海，陈旧的油墨香掺杂着一种淡淡的霉味，给人一种古老的嗅觉。

每次朝歌查找资料，都是从这里借阅的，管理员那里还有一台可供参考内部网路资讯的电脑，那里随时都可以调出有关各类考古的第一手资料。

几乎整个下午，朝歌都埋头在这片古老的霉味里，从朝歌异常严峻的表情，可以清晰的感觉出一种急迫感。

真不知道常疯子写了什么鬼字，让朝歌变成了这个样子。

梁库闲着闹心，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又没办法问，实在憋得难受，随手抱来一叠也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线装书，枕着头就睡着了。

梁库昏昏沉沉中，感觉自己跟一个陌生人在挖墓，明明是上了千年的古墓，可一挖开，却看到一口崭新的棺材，等棺材盖一揭开，里面还躺具像是刚刚死不久的尸体。

不同的是，这具尸体是脸朝下，趴卧在棺材里的，梁库就跟一同挖墓的那人，把尸体翻了过来。

当死尸的脸被一点点翻正的时候，梁库惊觉那死尸竟然在对着他笑，更可怕的是，死尸的笑脸和带他挖墓的人，完全就是同一个人。

梁库一个激灵醒了过来，刚才恶梦情景仍历历在目，惊得一颗心脏突突乱跳。

此时已近黄昏，巨大的古籍资料库内光线昏暗，原来淡淡的那种古书霉味，随着阴气上涨，也越加的浓重起来，在此时的梁库看来，简直就是座阴森森的巨大古墓了。

无意中，看到刚刚枕着睡觉的线装古书，名字竟然是"招魂"两字，心中大喊邪门，不知道这怪梦是因为平时想挖墓想多了，还是的确跟这诡书有什么牵连。

像是被蝎子叮了一口似的，梁库一骨碌爬了起来，转头四望，正巧朝歌已经查完资料过来，叫他一起离开，这才稍稍安了安神。

梁库并没敢把那个怪梦说出来，怕朝歌怪他毛手毛脚。

这考古院的资料库是不公开的，因为牧三文的老关系才放朝歌进来的，随便一本古籍都几乎是绝本，要是被管理员发现梁库竟然枕着睡觉，恐怕连带朝歌一起，下辈子也休想踏进一步了。

梁库只是问朝歌，这里怎么竟都是些平时看不到的稀奇古怪书。

朝歌就告诉他，在出土或传下来的历代古籍中，内容千奇百怪，很大一部分都已经不适合公开出版，只能作为历史文献保管起来。同样在这里，也珍藏着大量有关古术的一些稀世记载。

临出资料库，朝歌又在电脑室里列印了两张彩图，边卷成筒状，边和梁库往外走。

出了资料库大门，一股清新空气迎面扑来，顿时让梁库有种重获新生的感觉，刚才的恶梦已淡了大半。

梁库这才注意到朝歌表情，虽然已经不像刚进来时的紧迫，但疑惑之情似乎又加重了几分。

回到家里，牧大师已经做好了饭菜等着。

梁库不管三七二十一，坐上去就是一顿狂喝猛吃，害得牧大师担心朝歌不够吃，自己几乎一筷未动。没少了暗骂：这小子怎么赖在这里不走了，我得狠敲他一笔才划算。

梁库当然不能走，如果没弄明白今天这前前后后，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一宿牵肠挂肚的可不好受。

再说了，回去也是闲着没事，早抱定了赖着不走的准备。

让他没想到的是，吃完饭，朝歌竟然主动的把梁库叫到了自己房间里，这让梁库兴奋之余，也隐隐的察觉出一点事情的严重性。

房间内的布置很简单，只有一张床，一个写字台，一把没有靠背的椅子。朝歌已经把那两张在资料库列印的彩图在桌面上铺开，示意让梁库看。

这是两张老旧的考古资料照片，一张上面是一个造型奇特、绘着古怪饰纹的古陶器；一个是巨大的铁制香炉，炉壁锈迹斑驳，隐约也像是铸有符号字迹。

梁库看不懂就去看朝歌，朝歌让他再仔细点看，于是梁库把第一张举到灯光底下看。

梁库留心看后才发现，那陶器上的饰纹很有趣，一个方型器皿上，画了三条像是虫子的东西在蠕动，站立在旁边的好像是一个披着长发的人，腰肢摇摆竟也像虫子一样在蠕动。觉得有趣，心想：人、虫一起在跳舞。

"看明白了？"朝歌问露出笑意的梁库。

梁库笑着："呵呵，好像是一堆人和虫在跳舞。"

朝歌摇了摇头："那不只是虫子，而是最原始的一个象形文字：蛊。"

梁库还记得曾零碎看过拣来的武侠小说，里面就常提到什么蛊术的，咧嘴笑道："哦，原来是下蛊啊！这我知道，听说把一堆毒虫放在罐子里让它们互相吞吃，最后活下来的那只就被拿来做蛊王。

"嘿嘿，据说西域苗疆有好多高手哦？嘿嘿。"

正得意着，忽然意识到手里彩图中，那个古怪陶罐很可能就是用来养蛊的，赶忙把它又扔回到桌面。

朝歌点点头："说得不错，知道吗？白天写在我手心的，正是这个蛊字。"

梁库呵呵傻笑，像是看到了白天常疯子的糗样："呵呵，常疯子一直鼓鼓鼓的叫着，原来是这个蛊呀！"

忽又一下子联想到了白天莫名其妙的眩晕，脸色转青："不会吧，老大！你的意思是……是说我们被人用虫子下蛊了？"

朝歌摇了摇头并没马上回答，从桌面上缓缓拿起了第一张绘着古怪陶罐的彩图，夜灯下，神情更加凝重了："那是一种更加极其可怕诡异的命蛊！"

第四章 老不正经

命蛊又叫术蛊，是一种利用数术来操控人命局八字的手段，性质有点像现在的电脑病毒，对于电脑的系统来说，病毒是一种破坏程式，同样命蛊对于人的八字系统来说，也是一种八字程式。

命蛊虽然也源自周易术数，但因为其性质诡异，又常被图谋不轨的人利用，所以被正统术界排斥为邪术。

追其前身，这种术蛊最早在巫术盛行的汉代就有了雏形，那时候的手法为很多人所熟悉，就是根据被施术人的特点，用特制质料制成人形木偶，再由邪士作法，从而达到远端遥控的各种目的。

历史上最出名的案例之一，就是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乱了，先后发生在西元前一三０年的元光五年，和西元前一二八年的元朔元年，都是因为太子之争而引起了后宫大乱，朝野上下前后牵连十万之众。

曾有史学家认为，汉武帝晚年久病不愈，很可能与巫蛊之乱有极大关系。

但这种巫蛊真正发展到可怕地步，还是在唐宋之后。

随着八字推命术的逐渐完善，术蛊已经发展到了惊人地步，原来用作操蛊的木偶，已经被活生生的人偶来代替了。

许多命术大师在研究八字命学时偶然发现，把个别极特殊命局八字中的天干地支，位置稍作调动后，就推导出很多可以对人起到操纵作用的诡异八字，他们把它们起名为命蛊，但大多禁止门徒使用，生怕为祸世间。

可此术最终被邪士掌握利用，根据推导出来的命蛊八字来制作人偶。

他们通常以走街窜巷的算命先生身分出现，一遇到有人求问怎样生男生女的时候，便趁机按照他们的方法受孕生人，常常为了按照命蛊八字准时下生，不是提前引产，就是延后拖产。但成功率极低，通常还未生下，孕妇与胎儿双双暴亡。

在人偶中，最难得的就是那些自然具备命蛊八字的人。

但因为这部分的人，大多因为命局太过古怪，总活不长，再不就是疯癫痴傻，所以必须要趁着还小就拐走，利用各种强制性的反常手

段让他们活下来，苦不堪言，惨不忍睹。

常常听说孩子有丢的，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被做了这个用途。

这种命蛊人偶万中无一，他的八字一旦被人看见后，就像无形、无状、无色、无味的食心毒虫，不知不觉的镶入你的命局当中，腐蚀你的意识。

而另一方就可以通过控制人偶来遥控，被下了命蛊的人，如同没有意识的行尸走肉。

就算术力奇强，一旦被下了命蛊，就像是如蛆附骨，挥之不去。

"哈哈，怪不得常疯子一看那八字，像见了鬼似的！"

梁库明白了为什么常疯子吓成那个样子，但又奇怪："哦，对了，你说那个什么命蛊八字，看过的人就会不知不觉的被下了蛊，但我们为什么有那么明显的眩晕啊？还有，更奇怪的是，你拿手一扶我的肩膀就又好了？"

朝歌道："那是因为你我命局有一种奇妙的合局互补性，如果我们离得稍远，合局相应变弱，不能以强大的合局瞬间分解命蛊的镶入，所以反应起来比较明显。如果换作其他人，早不知不觉的镶入了。"

梁库两眼放光："哦？这样一说，我俩的这种奇合命局，是不是比万中无一的命蛊还要难找？"

朝歌并无夸张，只是照实说道："不是万中无一，而是百年无一。"

梁库就更得意了："哈哈，看来我们俩是注定要做奇兄怪弟了！"

又颇懊恼的皱起眉："靠！会不会因为我们哥俩名头太响了，招来许多高人存心跟我们比试比试？你看我们这次回来，不是这事就是那事，靠！挖墓专业户没当上，倒快成了是非基地了！"

此时朝歌又拿起了桌上的第二张彩图："答案也可能就在这张图里。"

梁库赶紧凑了过来，重新仔细的看了一遍，开始察觉这张彩图，铁锈香炉壁上的数位记号有点眼熟。

梁库再想一想，惊讶的瞪圆了一双小眼："哦哦！这不是……这不是很像你从我家对面旅馆灯箱上，抄下来的邪门东西？"

朝歌深邃的眼睛在闪着幽光："这张彩图上的怪异香炉，是一九八二年在一个祭坛遗址中被考古挖掘的，内部资料显示，这是古代的一个巫蛊家族，那些神秘的数位记号组合，很可能是某种数术换算方式。"

梁库听的来了精神："哦？看来帮刘蛤蟆对付我们的那个女人，大大有些来头！和下命蛊的这位妖精姐姐，完全有得一比呀！"

朝歌抬头看向漆黑的窗外，继续讲着那个怪异香炉："事情没那么简单。过了一段时间，凡是一同参加研究香炉壁上铭文的，都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

"一有风吹过香炉顶端，发出嗡嗡的响声时，他们就同时产生了一种幻觉，仿佛听到琴乐袅袅，香烟缭绕中厅院古朴、道众绰约，而香炉的正前方就会涌现一座高大的神像，金光四射。"

梁库忽然找到了一点小时候听老妈讲故事的感觉。

朝歌："这时考古人员才隐隐察觉出，香炉上的数位记号一定另有作用，于是请来相关的专家，结合陆续出土的其他器物，和零散残缺的文字记事，才终于大致弄清真相。

"这个古老家族是秘密主持巫蛊的民间组织，他们可以把一种有着奇妙作用、叫做命蛊的八字，按数术转换成一组数位和特殊符号，所以每当有风或是燃香发热的时候，就会让人产生出各种幻觉，从而让无知的民众深信控巫者的神秘力量。"

梁库"啊啊"的张大了嘴，脑中景象随朝歌的讲述飞来飘去，似懂非懂。

而朝歌沉思中越讲越细，好像一边讲，一边悟通了曾一时解不开的谜题。

"从这上看，两者都是同一个源头。"

朝歌把两张彩图叠在了一起："两者都是利用八字命局来作文章，一个是通过转换成数位记号，不经意间慢慢渗透，虽然隐秘，但起效较缓；一种是直接下蛊，利用人偶操纵，虽稍明显，但作用奇快。"

经这一说，梁库忽啦啦的联想起很多，记得当初刘蛤蟆，曾形容过打电话找他的那个神秘女人，声音是如何的动听、如何的女人，再

看看白天下蛊的这位妖艳女人，靠！以刘蛤蟆的鉴赏标准，那还不是女人中的极品了！

梁库不禁脱口而出："你是说，先前网吧作局的女人，和白天的妖艳女人，是同一个人？"

朝歌目光炯炯，缓缓的道："我也很想知道。"

梁库倒吸一口冷气，急忙给阿红打了个电话，叮嘱千万不可以把生辰八字乱给人算，否则被下了命蛊那可糟了！而且要留心最近周围有没发生什么异常变化。

听着梁库为自己着急担忧的声音，阿红心中很是甜蜜了一阵，偏又问是担心网吧还是担心人？

梁库正心里有事，哪有心思打情骂俏，故意大声道："当然是担心网吧了，那可是钱呐！"

话还没说完，那边的小阿红就匡当一声，把电话挂了。

究竟作局和下蛊的两个女人，是不是同一个，她们又究竟怀着怎样的意图，这是朝歌一直在想着的疑问，也是梁库特别关注的。

但问题是，如何能找到她们。

梁库很简单的以为，朝歌不是告诉那妖艳女人，第二天上午再来一次吗？那就多安排几个人盯梢，几个人不够就几十个人。

朝歌却苦笑着摇头，那女人既然直接露面来下蛊，很可能根本不用等到明天，今晚半夜就要在暗处催动人偶，招引我们上路了。

梁库高兴说那不正好，省得麻烦去找了。但马上又想到刚才说的，他和朝歌两人八字的合局力量，正好抵销对方命蛊，即便对方催动人偶，这边也没什么反应，那岂不也意味着无法顺藤摸瓜的找到她？

朝歌为难的也正是这个问题。

虽然他可以通过拉开与梁库两人的距离，来弱化掉合局力量，从而让对方的命蛊发生作用。但又用谁来作这个引子呢？

即便他很想用自己亲身来做，但那不是危险的问题，而是毫无胜算。剩下一个梁库，根本顶不了用。

如果用梁库也是不妥，毕竟朝歌要始终紧紧跟着的，这样一来，合局还是发挥著作用，如果与命蛊再次发生对撞，很容易让对方发觉异常。

如果跟得远了，又可能被下蛊者钻了空子。

而任何一个局外人，谁又神经的愿意来冒这个险呢？就算有人愿意，朝歌和梁库也过不了心里愧疚的那一关。

一时两难，束手无策。

这时，外边大门隐隐传来几声敲门。

一直在朝歌门外偷听两人说话的牧大师，蹑手蹑脚的走开几步远，又假模假样的开了一下自己的房门，然后才敢大步出声走去开门。

朝歌一直知道牧大师在偷听，他也理解，那是牧大师在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他对朝歌的关心。只是奇怪，这么晚了还有谁来登门?

想着时，就听到牧大师先是正常的开门声，但紧接着就猛然听到一声巨大的关门声，然后一片死寂。

朝歌觉得有些不对，推开门向厅外的大门处看了看，只见牧大师的背影直愣愣的僵立在紧闭的大门内，一动不动。

奇怪中，朝歌和梁库走到门前。

此时的牧大师两眼圆睁，一张本来就其貌不扬的脸，现在因为惊恐已经变形得有点其貌飞扬了。

见到朝歌和梁库出现，牧大师颤颤抖抖的小着声："门……门外有鬼！"

梁库不觉可怕只觉好笑，心想一定是老牧平时骗人的亏心事做多了，才总怀疑半夜鬼敲门，竟然不当回事的要去开门。

朝歌不信有鬼，但又怕门外真有什么古怪东西吓了牧大师，就用手挡住梁库开门的手，眼神示意梁库先把牧大师带回房，最后自己才慢慢拉开门。

心里做好了应变准备，这一刹，体内术力不自觉的快速运转起来，虽然朝歌怕引发异变，早决定不再滥用术力，但每每感觉到危险时，体内术力还是会自动运转起来。

吱扭一声，手动门开，随着渐渐拉开的房门，昏暗的房门外完整现出一个身形瘦长、披头散发的怪物来，再仔细瞧这怪物正龇着一口长牙，疯不疯、傻不傻的对着朝歌在笑，可不正是常疯子！

已经又回来的梁库笑骂："靠！老不正经的，学什么不好，你学鬼！"

原来因为今天朝歌回来得早，常疯子没看到搜集来的八字，于是就找到这里来。

别看平时常疯子疯疯癫癫没有一时是正常的，但这看搜集来的八字，却是雷打不动每天必行的。

常疯子平时都是以隐身状态出现的，就连牧大师也未曾窥过一面，所以过往做了很多亏心事的牧大师，今天真的遇到了半夜鬼敲门。

房内抖个不停的牧大师听来听去，外面都不像是闹了鬼，于是在恐惧挣扎中，决定开门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最终还是难免又吓了一跳。

梁库赶紧介绍，这是自己的邻居加朋友，是老妈看他还没回家，就让他来帮忙找。

牧大师哪里会相信梁库的鬼话，就算是穿开裆裤的孩子也能看得出，面前这位半夜来客，先不说他是不是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绝对不是正常人！

朝歌带常疯子进了自己房间，让梁库从牧大师那里，要来从老宅搜集回的八字给常疯子看，又去厨房找了点吃的给常疯子。

牧大师一直注意着朝歌的一举一动，又抓紧时机把耳朵贴在门上进行窥探。

牧大师本来就觉得朝歌这次远门回来变化了很多，虽然大部分都是好的，但自从被观音寺那群老哥们，认为自己儿子有大仙附体后，就开始担心了。

现在大半夜的，又闯进来这么位人物来，更隐约听到梁库跟他叫"常疯子"，就不知道这个"常疯子"和那个"长风子"有什么关联。

牧大师越想越怪异，越想越担心，心情复杂地回了房，对着墙上那块祖孙三代合影不停祷告：爹呀爹，在天之灵可要好好保佑你的宝

贝孙子朝歌。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平平安安，要是有什么坏事化解不开，他宁愿自己替朝歌承担。

隔壁房内，常疯子已经看完今天所有搜集来的八字，没什么新发现，正吃着朝歌拿给他的食物。

说也有趣，常疯子神神秘秘、鬼祟鬼祟的习惯，已经深入到行为的每个角落，就连吃东西都是别具一格。食物摆在那里他不吃，偏等朝歌和梁库假装不注意时，偷偷的摸来吃，还好像很得意的偷笑。

梁库憋着一脸笑，捅了捅朝歌，小声道："老家伙没疯前是不是贼王呀！现在回来找他的贼子贼孙了。"

随即又生出一个主意来："朝歌，我们用他来做引子，你看怎么样？"[奇书网|Qisuu.Com]

朝歌不是没想过，以常疯子的术力，即便被下了蛊，也应该很快就恢复回来，不会有什么副作用，而且有朝歌跟在身后，更多了层意外保障，可以说是最佳人选了。

只可惜，常疯子神智失常，一见那命蛊早逃得没了影子，哪里还管你什么顺藤摸瓜、引蛇出洞！朝歌当下无奈的摇了摇头。

梁库见朝歌不赞成，自己瞎折腾也就没了意思，更何况万一把老疯子惹火了，在自己身上瞎抓两把，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已经过了半夜，梁库怕自己单独回家被人下了蛊，干脆倒在朝歌的床上睡着了。

常疯子盘腿坐在窗边的地板上，又像老僧入定一样，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正在行气导引。

朝歌稍稍有些困倦，关了灯，侧卧在床角一边闭目养神。

房间里很安静，只能听到梁库粗壮的一呼一吸声。看上去一切都是那么正常，正常得让每个人都很想好好的睡上一觉。

朝歌就在这种安静正常中，渐渐进入到半梦半醒的状态，隐约中最后一个念头在想：如果今晚下蛊人没有任何动作，明天上午她又会不会准时出现呢？

大概是朝歌一直想着下蛊人，却忽略了正常状态下的常疯子。

既没有一贯的隐身，也没有疯一样的消失，忽然有点反常的常疯子，今天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就在朝歌的意识准备再深一点进入睡眠状态时，忽然被一阵怪异的"嘎吱嘎吱"声磨醒过来。

朝歌身子没有动，只是慢慢的睁开了眼，很快发现这"嘎吱嘎吱"的声响，是来自常疯子的嘴里。

他闭着眼睛，正在异常用力的咬着牙，"嘎吱嘎吱"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已经把牙一点点的磨碎在嘴里，让人听了难受得骨头里长毛。

即便如此，让朝歌感到怪异的并不是咬牙，而是常疯子的表情，此刻五官在用力咬牙中几乎扭曲得变了形，在半明半暗的窗影映衬下，显得更加恐怖异常。

续而，常疯子两眼诈尸般猛的一睁，呆了片刻，如同梦游似的站了起来，细碎声中像是在房间内摸索着什么。

自始至终，侧卧在床上的朝歌，身体一动未动，眼睛一眨不眨，他努力想弄清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要是换成梁库，在那怪眼一睁间，恐怕早昏厥过去，做超深级睡眠了。

如梦游中的常疯子，终于摸到了一样质感很强的东西，是朝歌那把没有靠背的椅子，虽然设计简单，却是用坚固的硬扎木做成的，木质坚硬，条框粗大，常疯子浑浑噩噩的提着它，向床边走来。

朝歌马上意识到了什么，悄悄用身子护住了睡得正酣的梁库，又把被子蒙在自己和梁库的身上。

失了魂的常疯子已经走到床前，高高的举起硬木椅，稍停了停，再举了举，然后便猛力的向床上砸了下来。

朝歌抱住梁库机敏一闪，硬木椅砸在床被上发出一声闷响。

常疯子紧接着又猛力的砸了几次，每次都几乎落在相同位置，如果不是朝歌警觉得早，恐怕现在和梁库就算不死，也必定骨断筋折了。

常疯子停住手，立在那里不动了，脑袋僵硬的四处转动，好像是在注意有没有其他动静。呆滞的动作就如同被控制的木偶。

朝歌终于可以肯定，常疯子一定是被下蛊操纵了。

朝歌万万没有想到命蛊如此阴毒刁钻，即便像常疯子这样的奇术高人，只是看了一眼，也没能摆脱被镶入命局。

心惊之下不禁疑问：这下蛊的女人是谁？究竟又是为了什么目的?

第五章 花娘

下蛊的女人一定是冲着朝歌来的，但她一定没有料到被蛊迷了魂的，却是常疯子。

而且利用人偶操纵，只能遥遥感觉出这边被下蛊人的大致情况，所以在黑暗中，朝歌躲闪并未被对方发现。

又静了一会，被操纵的常疯子确定床上的人已经没了反应后，开始僵硬的向外走去。

朝歌把仍在大梦酣睡着的梁库慢慢放到床上，并没叫醒他，因为这一次去实在凶险难料。然后就跟着常疯子走出了家门。

夜深人静，街区的暗影中一前一后走着常疯子和朝歌。

朝歌不敢跟得太近。

远远的看过去，高大枯瘦的常疯子就像是用纸扎成的人形幌子，带着长长的拖逦声，有如一个幽魂在叹气。

大概走了半个小时后，拐入到一个很破旧的街区。

即便这里是省城，也像世界上很多大城市一样，或多或少的都在某个角落，保留着一些与现代气息格格不入的老街区。

狭窄的街道两边，大都是二、三十年代遗留下来的建筑，二、三层楼高，窗子细窄，砖瓦破败，经历了近一百年的风风雨雨，如今就像一群行将辞世的老人，静静的坐成两排，守着自己的墓地。

又拐了一个弯，常疯子消失在一座破落的老戏院前。

朝歌跟上前，虚掩的门缝泄出一缕淡淡的光。

再近一点，就能隐隐约约听到一个女人唱戏声传了出来，没有伴奏，声音很细，飘渺得就像是隔了一百年。

朝歌凝神仔细探测了下周遭的风水格局，沉静且安稳，没有丝毫被改动设局的迹象，也并没发现有暗藏的术力，便悄悄透过门缝向里看去。

跟这里的老街区一样，这座老戏院有着同样的历史、同样的破败。

不大的戏厅里，除了一排排从影院里退休下来的硬板座椅，还有点空荡荡的现代气息外，其他几乎一成未变。

此刻整个戏厅暗无一光，只有最前面戏台的顶棚上独亮着一盏舞台灯，投射出的灯柱，在舞台中央形成了一个圆圆的光圈，在一片黑暗中显得刺眼。

而更刺眼的是光圈中穿着戏服的一男一女，女的正在对着男子一字一句的清唱，男的呆立在当下，没有动作也不出声，样子倒是像极了穿着戏服的人偶。

朝歌心中一动，难道他们就是下蛊之人？

脸谱描浓，彩墨勾抹得已经很难辨认出真实面目，虽然听不清女子唱的是什么，但能感觉出一腔一句唱的很认真、很动情，就像一个痴女子，正哀哀泣泣的倾诉着她的爱怨情愁。

很让人有种身临戏境的感觉。

只是夜深人静的此刻，仅有两个观众，一个是黑暗中僵直坐在前排的常疯子，一个是门缝中朝歌的眼睛。

原本的戏境，忽然变得说不出的诡异恐怖。

朝歌暗暗把唱戏女子与白天妖艳女人拿来对照，一脸戏妆已无法从容貌上判断，身段倒是有几分相似，但痴情的唱腔却又和妖艳女子的轻佻，有着天渊之别。

会不会另有人藏在暗处？

想到这，朝歌向身后四周望了望，又加强了防备。

这时，女子唱腔为之一变，节奏加快，像是重复唱着一句什么，而且是转过身似笑非笑的，对着台下像死人幌子一样的常疯子唱着。

更怪异的是，本来静坐不动的常疯子，听了女人的唱词后，竟然僵硬的拍起手来，可以想像得出，此刻他那一张疯脸，也一定僵硬诡异的笑着。

朝歌凝神仔细听，似乎隐约听清了一两字耳熟的，却一时连贯不起，再接着听，又有一两字耳熟的，还是无法连成句子。

朝歌心中起疑，为什么唱字这样熟悉，却都无法连成句子？

于是再仔细听。

可想着想着，听着听着，那女子的戏词却越来越模糊、越飘渺了，等朝歌试图捕捉它的时候，眼前的戏厅一下子亮了起来。

不但亮，简直就像维也纳音乐厅一样灯火辉煌，原来暗小的空间已经成了豪华宽阔的千人座席，此刻正贵宾云集，所有人都站立起来向他鼓掌，样子就像在欢迎一位世界级的音乐大师。

一切都那样真实而自然，更重要的是，这也正是朝歌曾一直深深向往的生活。

他不自觉的推门而入，脚下的红地毯一路延伸到舞台中央，那里的一位女士正在向他招手，仿佛走到那里，也就走到了世界中央。

就在掌声、赞美声和诱人的招手中，朝歌一步步走向舞台，直觉里涌出的一丝不安，很快被淹没在这种向往已久的沉迷中。

他还在继续向前走着，踏着他的红地毯，迎着他的欢呼声，每走一步都好像距离他想要的生活近了一步，也向沉迷入深了一层。

终于就在朝歌彻底陷入不能自拔的时候，直觉中发出的最后一丝不安，在他眼前撕开了一瞬清醒。

眼前的一切忽然消失了，红地毯变成了黑漆漆的戏厅甬道，鼓掌的只是僵硬傻笑中的常疯子和台上人偶。

而向他缓缓招手的，正是那位戏服浓妆的诡异女子。

就在这瞬间，朝歌终于明白了。

刚才女子的唱词一定是种可以迷惑心性的命蛊，不经意的引朝歌倾听，越是想听得仔细，就越深入蛊中，朝歌千般提防中，却万万没有想到对方竟然在戏词里埋下陷阱，布局之巧妙隐秘，实在惊人。

可没等朝歌再细想，眼前幻觉重又恢复过来，掌声更响了，灯光更亮了，女人的招手更加诱惑了。

朝歌挣扎在一种矛盾心情中，一边是痴迷的渴望，一边是不安的警醒。

更可怕的是，这种渴望随着女人的招手越来越浓烈。

朝歌的脚再次抬了起来，但他还能在所剩不多的几分清醒中知道，这种蛊的厉害，是彻底诱发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如果继续任由这种欲望蔓延，自己最终会落在下蛊人的手中。

朝歌已经没有选择了，要想在还没有彻底陷入痴迷前清醒过来，只有一个办法，施展五行六甲大掌诀，以最快速度制服台上的下蛊女。

可以想像，任何一个人在亲手毁去一生所追求的生活时的痛苦，尤其被术蛊越迷越深的朝歌。

体内渐渐运转起来的术力，就像挥起来的一把锋利巨刀，慢慢向自己的美好渴望砍去。

也许痛苦中的朝歌并不知道，正在他艰难挣扎的时候，台上的下蛊女完全被朝歌惊呆了，她从没遇到过具备如此惊人意志力的年轻人，在她的经验里，命蛊的强大操控力是无坚不摧的。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朝歌和下蛊女都万万没有想到的。

就在朝歌集中术力，准备向台上发出的时候，忽然周围的所有一切都消失不见了，像是完全到了另外一个空间，取而代之的竟然是一片枯黄的乡村旷野。

似曾相识的漫空惨雾中，渐渐出现了一个老朽的身影，土黄干瘦的面皮，一脸阴郁的表情，他的身后是一个微微隆起的地胎土丘，正是最后一战中的土守望，出现在朝歌眼中。

顷刻，在那一战中所有壮烈而死的两族人，一一在朝歌的脑海中闪过。

尤其是小轻带着花香、带着微笑，渐行渐远的时候，朝歌的一腔怒火迅速在体内爆开，他不再想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再想自己为什么又突然回到了一年前的牧家村，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拼尽全身的术力，倾泻在这个两族罪人的身上！

现在的朝歌已今非昔比，凝聚了两族人完整力量的大掌诀，真的就像婉姨、

姐妹花、阿光、午火、子水等等，全部的两族人并肩站在了一起，百术齐运，万钧力敌，这一发出势如江河奔流，泰山石崩。

可朝歌并不知道，为了摆脱命蛊迷惑，他狠心运术力想制止对方时所生起的一刹杀心，让命蛊的诱导发生了转变，从而让压抑在体内的仇恨，像刚才对美好渴望一样，无限膨胀起来，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而那倾尽全力的一击，则全部倾泻在自己身上。

随着术力发出的一声闷响后，就在土守望瞬间汽化蒸发的同时，朝歌自己也眼前一黑，失去了意识。

不知道过了多久，朝歌才昏昏沉沉的醒来，全身巨痛中，又看到自己吐在胸口的一块殷红。

天已经蒙蒙亮了，带着薄雾的晨光，从老戏院的各个角落透射进来。

四周的任何东西几乎都没有改变，只是戏台中央多了两滩血迹，那一对唱戏男女已经不见，常疯子倒在一边昏迷不醒。

朝歌坐了起来，努力把之前的事回想一遍，大致明白了七八分，虽还不能完全肯定昨晚台上女子就是那个妖媚女子，但也差不多，至于为什么外表差异如此之大，一定另有不为人知的内情。

眼看台上的两滩血迹，一定是只懂下蛊而无术力的她，在朝歌自我术力的强烈对击下，被严重震伤，想必出不了省城。

再从戏装上看，两人似乎与这老戏院有些关联。这回想要找到他们应该不难，还是先把常疯子弄醒再说。

常疯子虽然术力奇强，但因为体内被下蛊，神智模糊，又被朝歌术力爆发时震得重伤，无论想什么办法都没把他弄醒。

朝歌不再停留，拖着常疯子往考古院的家里走回。

牧大师和梁库已经急得团团转了。

昨晚的几声闷响，当时就已经让睡梦中的牧大师醒了大半，等再听到常疯子和朝歌两人相继走去的脚步声时，就彻底清醒了。

但他因为有点害怕，而没有马上出去看个究竟，等下定决心终于推开门的时候，朝歌跟随常疯子已经走远。

之后，悄悄进到朝歌房中一看，就觉得有点不对了，怎么只剩下梁库一个人？

立刻把他弄醒，却问不出个究竟。

朝歌知道没必要隐瞒了，回来后简单把经过说了一遍，包括常疯子的真实来历。

这让牧大师为儿子更加担心起来，本是习惯的去老爹牧三文的照片前念叨念叨，一想到所有的事情，还不都是因为那块闹心的祖坟开始的，求助老爹是没用了，决定抽空去观音寺好好拜拜，求观音大士保佑朝歌平平安安，发誓许愿。

常疯子还是没有醒来，朝歌不敢耽搁，稍作休整后，就又去老戏院寻找那两个人的线索了。

梁库很想跟着一起去，但被朝歌留下来，一是常疯子需要人照顾，另外对方下蛊手法诡异，梁库去了只会是朝歌的负担。

沿着老戏院周围的民居一打听，终于有了重要线索。

老戏院隶属于省城地方戏协会的，身段好，腔调足，三十岁以后唱悲戏的不多，女名角就一个，艺名叫惠花娘，不过男的就不清楚了。

朝歌一想很合，那同台的男子，看样子是用来操控的人偶，应该不是唱戏中人，问了这位惠花娘的大概住址后，就准备前往探个究竟。

最后离开前又停下来凝视这片老区良久，因为刚才向很多老居民打听线索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件事，靠近老戏院周围，几乎所有住宅里的居民不知道为

什么，也没听到任何声音，就在昨晚的某个时刻同时惊醒，并且一直到天亮也再没睡着。

朝歌按时间一算，众人惊醒的那一时刻，正好大概是自己术力爆发的时候，没想到竟然引起了这样大的副作用，而且每次应用都让自己的情绪完全失控，不安中更多了愧疚。

朝歌却不知道，这些还都只是表面反应，因为朝歌的那次爆怒发威，整个老街区的地理时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扭曲了，许多家里养的猫、狗体内生

物钟发生了紊乱，常常走出后无法再认出回家的路。

而受创最严重的，还是那座首当其冲的老戏院，在不久后的一次台风中，忽然坍塌无一整瓦，幸好发生在半夜，无人殃及。

按着地址，朝歌很快找到了惠花娘的住处。

门没有锁，地上的几滴血迹，就像是指引着朝歌的路标。

惠花娘还是那一身戏装，好像她早料到朝歌的到来，并不回头，一直一眼不眨的看着床上昏迷不醒、奄奄一息的戏装男子，已经淡去的戏妆下，标致眉眼，寻不到丝毫妖媚，更多的是深情哀怨。

朝歌没有问话也没有说话，就那样静对着，好像生怕惊扰了花娘眼中的情怨。

"父亲把小东子带回来的时候，我刚八岁，他九岁。"

花娘终于说话了，眼睛却仍那样看着床上："说是专门给我玩的，不用当人看。后来稍懂事些才知道，那是父亲为了教我命蛊，而找来的人偶。"

朝歌知道女人在讲她的故事了，也许人只有在极其绝望的状态下，才有这样的神情。

花娘："父亲大部分时间，都给小东子吃一种可以昏睡的药，说是这样可以延长他的寿命。只有每次用他下蛊的时候，才让他偶而醒来一次。可这又有什么好玩呢?

"因为家里世代是巫蛊氏族，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跟外界封闭的环境里。有一次趁父亲出门，我就忍不住把小东子弄醒了。"

花娘说到这，秀目中笑意盈盈，好像又回到了从前。

朝歌心中一触，自己从小也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虽说那是自我强迫式的，与女人的环境不同，但对于孩童时期的诸多闷苦，却是感受无异。

更隐隐察觉出，女人似乎与用来练习下蛊的人偶间，有着一段很深的情牵爱意，但又不知为何牵扯到了自己，这其中必有一段曲折故事，一时猜测不出，更加凝神静听。

花娘："醒来的小东子可真是有趣，陪我玩，陪我跳，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他竟然还会唱戏给我听。我就问他，没来我家前是不是戏子，他却说什么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几段戏。"

花娘用手轻轻撩起人偶小东子额前的一缕乱发，指若兰花，深情爱意。

"就这样，父亲一出门我就把小东子唤醒，我们俩一起唱戏，他唱我随，我唱他听，那几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说着，花娘就微笑着清唱了几句，腔若游絮，藕短丝长。

"可最终还是被父亲发现了。"

花娘的情绪开始沉下来："很疼我的父亲头一次训斥了我，他说这样做会令人偶过早死亡，再想找到一个来，恐怕终生都难。

"父亲最后对着小东子，再次向我重复了那句话：人偶终是活不长的，不要把他当成人。可我当时并没能听懂父亲的话，直到有一天，我终于理解到了这句话的深意……"

花娘沉了沉，淡雅裹体的古装，看上去就像一朵憔悴的白玉兰。

"那一天父亲又出远门了，刚把父亲送走，我就迫不及待的把小东子唤醒，

真希望他永远都不要睡过去，我和他一唱一和，永远的唱下去。

"他就跟我说了一个秘密，大概是醒来的次数多，其实他已经记起小时候的事情。他就向我发誓，他一定不会因为知道了真相，而偷偷离开我。他求我不要告诉父亲，因为那样他就再也醒不来了。"

花娘的笑很甜："我就问他，为什么已经知道是被拐来的，还留在这里？小东子可真是坏，他竟然说是因为我有一段戏总是唱不好，他家里可是很有名气的戏剧大族，如果不把我教好，将来传出去那是很丢脸的事情。"

花娘就像是又回到了十七、八岁的样子，娇嗔着又有点羞红："小东子呀小东子，你说你坏不坏？其实就算你不说，我也知道你为什么留下来，那是因为……"

花娘最终没有说下去，即便隔着一层粉妆，也能感觉到透出的一脸羞红。

"那天我们就一起唱，所有的唱段都唱过了，还嫌不够，就又从头唱，可忽然他吐出了一口血……"

花娘戛然而止，一只手紧紧的握住了小东子："因为频繁的醒来，小东子终于命力不长了。我终于懂得了父亲那句话的深意，但已经晚了，从那天起我就已经下定了心，就算拼尽自己的命力，也要想办法让小东子活下来，即便……

"即便最终无法挽救，那我就把自己的命寿变得和他一样，呵呵，这样一来，也就没所谓多留两天、早去几日了，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始终都是在一起……"

此情此景，让朝歌想到了梁库跟他讲述姐妹花小轻，在最后一战前的诀别，虽然各有不同，但强烈感觉到女孩对情之一字，无不柔婉中执着到极点，不禁心中一颤，感触长深。

花娘接着道："父亲早逝后，我就带着小东子遍访奇士名医，为的只是能延长一命，但费尽周折后，也只是勉强多活了几年。

"直到十几年前我听人说，有个叫广元古镇的地方，奇人汇聚，也许能帮得了我。

"于是我就带着小东子去到了广元古镇。"

第六章 道别

一提到广元古镇，朝歌很觉耳熟，稍一想，便回想起在翻看两大风水流派时，见过的一个地名，正是这广元古镇。

据资料记载，广元古镇是风水流派中，理法派的核心地，想必历代高人辈出，惠花娘因为各种办法都尝试过，最终想到了自己所不熟悉的风水。

只听到花娘继续说道："刚到广元古镇不久，就偶然遇到了一位佩戴奇玉的老婆婆，她给我讲了一个有关那块奇玉的传说。就是根据这个奇玉传说，我带着小东子，终于找到了这里。"奇玉?

花娘语调轻声哀婉，却如同一个惊雷震动了朝歌。

听花娘的言语，她与朝歌和梁库间的纠葛，好像全与这奇玉有关，而此刻朝歌的怀中也揣着一块奇玉。

就不知道花娘所说的奇玉，到底是怎样个奇法，那个传说又是如何个传说。

花娘："据那位婆婆说，她的那块奇玉是祖宗留下来的，其实是块仿制品，真品掌握在几百年前的术界里、一位神乎其术般人物的后人手里，找到了那位后人和真品奇玉，才有希望救到我。"所说的这个几百年前的神术人物，完全就像是在说神易，再加上那块奇玉，朝歌真是越听越心惊，却不知道那位神秘的婆婆到底是何许人也，终于脱口问道："能让你如此相信的这位婆婆，一定不简单。"自始至终，这是朝歌的第一句话。

花娘还是那副样子，只是淡淡一笑："虽然我并不知道婆婆的来历，但她老人家却是位大大不简单的人。你可知道，就是她运用风水的力量为小东子续命，才得以勉强支撑，不然我们哪里会活到今天。"朝歌已经把怀里的古玉拿了出来，伸向前："可是跟这块一样？"等看仔细了朝歌手中之玉，花娘先是极度惊喜，但随后又想到，经此一战所受的重创，即便对方答应出手相救，恐怕也有些晚了，转而深深无奈："看来我没找错人。"朝歌无法看到花娘的面容变化，此时心中却是在想着另外一个疑问。

当年神易为了保全坟脉不被发现，无论选址还是两族人的隐居护卫，都是极其隐秘的，况且自己又是随爷爷后来到省城的，那位远在广元古镇的老婆婆，又是怎么得知自己行踪的？如果不是有人指点，完全无法想像惠花娘是如何找到这里。

朝歌于是又问："你们又是怎样找到这里的？"花娘："要说能找到这里也真是偶然，实际就在还没看到这块古玉前，我还是不敢完全肯定，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就算朝歌这样聪明冷静的人，也无法猜出其中原由了。

花娘："婆婆说，这块古玉和古玉传人出现的地方，必然会有各种奇象奇事发生。我就带着小东子像大海捞针一样游走各地，寻找奇人异象。

"就在大概一年前路过此地时，偶然间听到了有关一场油罐奇火，和屡中彩票的奇人梁库。于是我就以唱戏为生，定居下来，想探个究竟。"朝歌真没想到还有如此机缘凑巧的事情，同时也终于明白了，惠花娘最初利用刘蛤蟆来逼迫网吧，完全是为了引出梁库，所以除了经济上面，其他并未对梁妈和小红施加伤害。

而之所以只发现了梁库，没注意到自己，大概除了梁库把遇到朝歌一事始终没对外宣扬，更重要的是，朝歌一向处世不会像梁库那样高调。

偏偏梁库离开省城的这段时间，谁又都不知道他的行踪，他一日不出现，花娘就一日不甘心，于是就闹出了刘蛤蟆大吃回头草的糗事。

至于后来针对自己的命蛊，一定是因为通过那次"风水宝地"大斗法才发现，很可能他们要找的人是自己。

说到这里，花娘愧疚的叹了口气，苦笑着："本也想直接跟你们明说这件事情，但是还不敢确定你们就是那古玉的传人，二也是因为身为命蛊邪士，又怎么敢奢望你们出手相救。

"出于种种无奈，做了很多对不起你们的事！哎，闹到今天这个地步，也算是我的报应。"一声哀叹，天可怜见，从把钱款尽数捐给慈善机构，到处处下手留情，心本善良的惠花娘，所做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了爱上的人偶，出身命蛊邪术世家，真只怪生错了地方，投错了胎。

此刻已经把整个事情首尾说完，花娘就像了了件心事，幽幽道："花娘所做的事，罪有应得，如果想要惩罚我们，就请动手吧，唯一的企求就是能让我和小东子同时死去。死后野火一把，扬灰一处……"说着，俯首躺在了小东子的胸前。

让花娘说什么也没想到的是，就在她闭上眼睛，准备和心爱的小东子一同死去的时候，却听到朝歌的话声："正与邪，全在这一心善念，也许事情还有救。"花娘一时还听不懂朝歌的话意，直到睁开眼，看到朝歌递过来的掌中古玉时，真不敢相信朝歌不但不惩罚人人唾弃的邪士，竟然还肯出手相救，在那瞬间，眼神激闪，欣喜若狂。

朝歌曾试过，在自己的手上把这三块古玉合并，就会与身体间相互融合，产生出不可思议的变化。

他心想，如果把合并后的古玉，放到小东子的身体上，也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奇迹。于是便又试着把古玉合并后，轻轻放在了已经气息奄奄的小东子胸前。

但遗憾的是，无论花娘如何在期待中度过一分一秒，那三块合成圆碧的古玉，仍是不见有丝毫异常变化。

朝歌更是不解，古玉一到了小东子的身上，不但没有了自己手上的奇异变化，而且连原本的润色盈盈，都变得黯淡无光。就像是个独特的生命体，只有对朝歌一人才能发出生命的活力。

看着迫切焦心等待的花娘，朝歌不得不说道："也许只有找到那位广元婆婆，才可能知道这古玉的究竟用处。"花娘一下子绝望了，无力的惨笑着："我和小东子一步步支撑到今天，命力已经在朝夕之间，就算还能找到那位可遇不可求的广元婆婆，恐怕我们也绝对等不到那一天了……"说完，花娘又重新慢慢把头俯在了心爱人的胸前，已经没有了奢望，相反露出一脸的幸福笑容，凄美的让人不忍再看。

朝歌默默的拿起了两人的手，用强大的术力，把两人体内正在渐渐虚弱消失的五行命力汇聚一处，强行激发起来，这样他们就会在短时间内像正常人一样恢复过来，但这种状态只能维持一天，然后就像生命中的昙花，用最美丽的一现与世永辞。

此时此刻，这是朝歌唯一能做到的，也是最后能做到的。

剧烈的术力激发下，花娘渐渐恢复到往日的生命活力，与此同时，她也听到了小东子胸腔里，那颗渐渐勃发振动起来的心。

猝不及防的，小东子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从睡梦中醒来，轻轻一声"花娘"后，两人深深相拥。

朝歌收起古玉，转身走出，背后轻轻关上的房门，把一对有情人留在了瞬间的永恒。

房外，两片残叶飘落，一轮红日当空。

常疯子一直没有醒转，等到朝歌回来，他还是那样昏天昏地的昏迷着。

这之前，梁库和牧大师吵吵闹闹、七手八脚的几乎用尽了办法，但全都无济于事。

而且就在朝歌刚回来不久，常疯子的耳朵开始慢慢往外流血，看来这次对他的双重重创，严重非常。

如果再这样一直拖下去，恐怕正渐渐耗尽命力的常疯子，再也无法醒来。

唯一唤醒他的办法，既要保证对他产生出足够的刺激，又不能在已经受损严重的体内雪上加霜。

朝歌想到了自己的八字，曾让常疯子拍着脑袋喊头痛的八字。

牧大师稍稍垫高了常疯子的头，梁库找来棉纸把流出来的耳血擦净，朝歌微微低头，开始念出了自己的八字，语气平缓，字字清晰，终于在念过五遍的时候，常疯子的脸有了一丝抽动。

朝歌未作停顿，继续不停的念着，常疯子的脸越发抽动起来，忽然在一口血涌出嘴角后，眼睛慢慢的睁了开来。

常疯子眼神迷茫的像是个沧桑的新生儿，在每个人的脸上努力寻了一遍，最后停在了朝歌脸上。

"朝歌！"以从来没有过的语气，第一次喊出了朝歌，醒转的常疯子已经没了一丝疯气。

"我……我终于想起来了……"还没说完，常疯子又一口血涌出来，显然已经清醒的他，记忆上还不能完全恢复，每每努力回想起一件事，都要付出一成命力的代价。

常疯子抓住朝歌的手，艰难的在上面写了一个字，这回梁库看得清楚，几乎和牧大师同时脱口而出："牧？"梁库已经忍不住："你要找的人姓牧？你要找的人是不是就是朝歌？"常疯子笑了，他只看着朝歌："你知道吗？我也姓牧，为了这一天，我们等了快五百年！"朝歌的心跳，不同寻常的开始加速了。

常疯子语速缓慢艰难："快……五百年了，除了神易，没人知道牧氏还有我们这另外一支。

"可，可好像哪里出了问题……"常疯子神色忽然变得忧郁，强迫回忆中又一口血涌出，仍艰难说着："为了等你出世，我们这一支远离祖脉不问世事，可不知道为什么自从神易灭世后不久，我……我们这一支的人，就开始疯疯癫癫起来……"朝歌马上想到了有着类似遭遇的五行六甲两族人来。

奇怪的是常疯子的术力风格，并不是可以导致命局畸变的阵衍，为什么也发生了这样意想不到的突变呢?

再有那提前启动的大局，和地胎开启后灭掉两族人的诡异杀阵，这中间究竟隐藏着什么可怕真相?

常疯子缓了几口气："这种变故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那块祖脉坟局被人……

被人做了改动……"如果牧大师能听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他就能体会到朝歌此刻内心的震惊程度了。

神易是何等人物，能不知不觉在他亲手设计的绝世坟局中任意改动的，又是怎样的可怕人物？具备那样惊天神技的人，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

由于牵动过度，常疯子连续吐出几口血来。

朝歌知道再这样下去，很可能有性命之忧，便有意让常疯子先休养好再说。

常疯子却紧紧抓住朝歌的双手不放："如果今天不说出来，恐……恐怕再没机会说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完好保存一样东西传……传给你……"三双眼睛都在急切的盯着常疯子，只不过朝歌更想知道，要传的这样东西，是否能揭开全局。

常疯子却不说话了，紧皱眉头，好像在极努力的想着那样东西，可没等想出来已经连连呕血不止了。

朝歌心念急转，忽然就想到了那三块古玉，即便可能这与常疯子想的无关，但这样重要的遗物，说不定能帮助常疯子想起什么东西。

却没想到，常疯子刚一接过三块古玉，便猛的坐了起来，豁然彻悟般大笑："哈哈，我终于想起来了！我要传你的东西，正是与这古玉有关，你只有掌握了那样东西，才能开启古玉，才能真正成为冠古绝今的神易！记好了：齐伯壬子……"更没想到的是，就在常疯子大笑着还没说完最后一句，须发俱颤，两眼一瞪，就此命力嘎然而断。

望着表情未改、坐姿没动、却已经命绝气断的常疯子，三个人都成了石像。

很可能对全局最至关重要的一个人，就这样一鸣惊人的去了，但却还没来得及说出一族人奔波了几百年的来意。

那句只说了一半的"齐伯壬子"，究竟有怎样的涵义呢？那一定就是开解大局的关键。

朝歌怀着沉重心情，选了处好穴，埋葬了这位有点可爱、又有点可悲的牧氏族人。

虽然常疯子的溘然而逝，让全局真正的陷入到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境地，但他所留下的两个线索，却给了朝歌新的提示。

曾一直让朝歌无法理解的灭掉两族人的杀阵，现在多了一个解释的可能，但大局如果真的被人改动过，又给原本已经迷雾深锁的大局，添了一层诡异的杀机。

最后就是那三块古玉了。

"你只有掌握了那样东西，才能开启古玉，才能真正成为冠古绝今的神易！"常疯子最后这句话仍然响在耳畔，他所要传给朝歌的那样东西，似乎永远随他而去了。但至少再次证明了这三块古玉的关键。

而眼下，广元古镇的那位神秘婆婆，成了唯一的一条线索。

又到该上路的时候了，大局一起，天下皆动。沉寂蛰伏了几百年的术界之争，再次风起轮转了。

牧大师忽然心血来潮的想跟朝歌合个影。

已经知道了整件事情的牧大师，也许感觉出了朝歌这次所去的凶险。

但也许真如他所说：自从朝歌出生到现在，只那张爷孙三人的黑白照外，就再没一张单独的父子合影了，他觉得很亏，所以他一定要跟朝歌合个影。

至于到底是哪个理由，只有牧大师自己知道。

朝歌请来了一位很出名的摄影师，牧大师却忽然说没准备好，就跟朝歌商量三天后再拍，他要练习在照相的时候笑，因为那群老哥儿们，说他这张老脸笑起来能把小孩子吓哭。

于是，牧大师在这三天里，除了每天三餐使出了毕生绝活给儿子做饭吃外，还一有空就对着镜子练笑。

不笑不要紧，一笑吓一跳，牧大师还真的发现自己笑得很难看。

他就更努力的练笑了，自己练怕不标准，每次练好一种自认为很不错的笑，就去笑给观音寺前的那群老哥儿们看。

老哥儿们就很实话实说的劝他：都这把年纪了，别没事找事的跟自己过不去！

可牧大师的倔脾气上来了，他一定要笑出个样子给他们瞧瞧。

皇天不负有心人，就在脸部神经快被折磨得集体罢工的时候，牧大师的笑终于颇见成效。

他很得意的笑给老哥儿们看，这回老哥儿们服了，服的不是笑，而是牧大师少见的倔。

第三天到了，摄影师架起了相机，拍照前牧大师梳整了一遍，又拿出那个经典笑容给朝歌看，问儿子：这笑容不错吧！

朝歌微笑。

牧大师就保持着这个笑容和朝歌并肩站在一起，摄影师调好焦距，打开灯光，摆好位置，就在快门按响的一刹那，牧大师却忽然哭了。

和朝歌正相反，梁库怕老妈和阿红担心，并没准备实话实说，一切都在不经意中悄悄的进行着。

他买了颗全城最大的钻戒送给阿红，阿红的脸就唰的一下红了起来，推推却却，欲言又休。

梁库就笑，别担心，送钻戒不代表求婚，就是看每个女孩都喜欢，就凑合买了个送你。要我看，这跟碎玻璃没啥区别。

这么一说，阿红的脸唰的一下又阴了起来。

梁库带着老妈去逛街，回来又跟着老妈一起摘菜、拌馅、包饺子。【云霄阁http://www.yunxiaoge.com

www.yunxiaoge.com整理收藏】

老妈悄悄趁梁库不注意，包了一个大枣在饺子里，等阿红回来了三个人一起吃，按着风俗，谁吃到了，谁就是喜事临头，当然这个喜事在梁库和阿红来说，一定是早早结婚生子了，所以这个饺子一定要包得大一点，馅多一点，一定要让梁库和阿红吃到。

梁库早偷眼看到了老妈的举动，为让老妈高兴，又趁着老妈不注意，多包了七、八个大枣在饺子里，这样就可以确保自己或是阿红能吃到了。

可没曾想，不知情的阿红一连吃到三个包了大枣的饺子，阿红是知道这风俗的，每次咬到必然高兴的叫出来。

可她却不知道梁库作了弊，惹得老妈先是高兴后是怀疑，怎么多出这些个大枣来？一定是梁库这小子干的好事，注定这一餐是充满了连笑带骂的天伦家宴。

就在悄悄关门离去的那一刻，不知为什么，梁库忽然有一种再看一眼老妈和阿红的冲动。

两个青年再一次踏上了解局之路。

与上次离开稍有不同的是，他们不约而同的向身后的城市凝望许久，好像有了什么预感，他们这一次踏上的，也许真的是一条没有回头的路。

第七章 这小子太坏

广元古镇之所以叫广元古镇，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它本身的确有着近千年的历史；二是现在即便已经到了飞船上火星的年代，它的城市面貌仍保持着古老的建筑风格。

这从居民们相当顽固的生活习惯就能看得出，他们宁可耗时费力占空间的去盖青砖灰瓦的四合院，也不愿意住到充满时代气息的高楼大厦里。

从而让广元古镇的面积无休止的向外扩张，除了名字，早已经不是小镇的级别了。

在全镇上下的这种超乎统一的建筑氛围中，只有一处例外，那就是这里象征着绝对权力的检察院。

虽然设计者考虑到与全镇的格调和谐，把楼顶处理成古代宫殿式的飞檐翘宇，但底下支撑它那十几层的生冷城堡式建筑，又让它在整个城市中，如同虎卧羊群般特立独行。

负责监督法律公正的检察院不是随便设立的，只有够级别的城市才有。于是自从它设立那天起，这里就成了周围方圆百十里广大平民百姓的诉冤中心。

来的大多都是上无关系、下无门路的农民，他们依旧用最古老的方式来诉说各种不公，在他们的眼里，这检察院就是古代的衙门，不同的是，这个衙门没有可供喊冤的击鼓升堂，而且想进入那扇有荷枪实弹武警把守的大门，简直比登天还难。

但含冤的老百姓们仍是对之锲而不舍，就像工厂里的导班轮休，今天李家，明天张姓，真是风水轮流转，冤情永不断。

今天来喊冤的还是位农民，准确点说，最近一段时间都是这个农民在这里当班，而且是位上了年纪的老农，破衣烂裤的提着一个脏提包。

检察院门前是不准许逗留的，老农只能蹲在检察院门前、横街的对面人行道上，把自己的冤情歪歪扭扭的写在了一块拣来的破纸片上，大概内容是这样的——老农仅有的一个儿子到城里建筑工地打工，因为包工头没有足够的安全设施，又逼迫民工高空作业，老农的

儿子在高空作业时坠落，导致双腿瘫痪，却没得到包工头的一分赔偿。

儿子倾家荡产的筹钱去打这官司，却被包工头子里外买通，一纸判书下来，说是因为双方没有签定雇佣合约，老农的儿子无权索赔。

真是没了道理，不签合约本就属于包工者的违法行为，却硬是算在了老农无辜儿子的身上。

老农一股肝火冲脑，下定决心要给儿子讨个公道，于是风餐露宿的赶到这里，期待着过往路人的关注，期待着深居在检察院里的青天大老爷，能有朝一日开恩关顾。

一连几天，没等出青天大老爷的半个屁，却等来了一个瘦得像麻杆一样的青年。

那青年人长得虽然有点其貌不扬，但鼻梁上架着的一副眼镜，却让老农顿时感觉出这青年的分量来，因为在老农的意识里，凡是有资格戴眼镜的都是读书人，会读书的人当然不是普通人。

青年不说话，把夹在腋下的一卷东西在老农面前铺开，这是一大张压着塑胶薄膜的厚纸，上面写满了激情奋扬的血红大字。

老农是认得几个字的，张眼一看，上面写的竟然很像是自己的冤情。不同的是，这冤情被这成片的血红大字一衬，再加上后面一大段的凄惨身世，不知道要比自己的冤情惨上多少倍了。

原本以为自己是天下最冤的老农，看了这片血书后，真觉得自己这点冤情实在是很幸运了。

心想原来还有比自己不幸的人，抬起一双深度同情的老眼，看向干瘦的青年。

而青年此刻也正以同样的眼神看着老农："大叔，这是给您的！"老农有些迷糊。

青年："大叔，没看到您以前，我真不敢相信在现在的社会里，还有这样的冤情。虽然我帮不上太大的忙，但我要让更多人知道，所以我就写了这篇东西，上面的塑胶压膜是防水的，不怕下雨。"老农终于有些明白了，眼睛就像看到了活菩萨，只是觉得写的身世内容有点太惨了，惨得很不像自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说，还给人感觉就像是倒了八辈子大楣，又做了几世的乞丐，就支吾着："我、我好像没那么

惨。"青年立刻紧紧握住了老农的手："大叔！难道您不想为儿子伸冤了吗？您一定要明白，不惨没人管呐！"一句话说到了老农的要害，马上又对青年看重了几分，读书人就是读书人！

青年又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只破瓷碗，来压在血书上。

老农怕实在麻烦这位青年活菩萨了，赶忙掏出一个铁皮罐头盒来："装饭的东西我有，不麻烦了！不麻烦了！"青年却摸出一枚硬币来，当啷一声放落在破碗里："大叔，这是装钱的，如果有路过的人给你钱，你就收着。"老农看了看血书，又看了看放了一枚硬币的破碗，忽然有了种要饭的感觉，一脸老农式的迷茫。

青年再次握住了老农的手："大叔！我看过许多像您一样远地来这的，最后都坚持不住回去了。您要想一直坚持到底，就得有钱吃饭呀！这不丢脸，为了儿子，这算什么？"好像青年的每一句话，都是专为老农设计的，让这位大叔听了没一点反抗的余地，更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才好。

青年把话说完，站了起来："大叔我走了。"说着，就真的站起来走了。

老农很感激，却一时想不出该说什么话才好。

已经走出半步的青年又停住，犹豫的转回身，已经是一脸为难的样子："大叔，我想求您件事。"活菩萨一样的青年已经帮了自己这样大的忙，老农正愁找不到感谢的法子，当然不停嘴的应承："您说您说，可不敢当这个求字。"青年人竟然有点羞涩了，看了看那只已经开始有过路人往里投硬币的破碗："大叔，我还是个在校的大学生。为了帮您，我花掉了这个月的伙食费。"这可让老农有点为难了，自己全身上下也翻不出几个钱来，如何能付得起一个大学生的伙食费。

"大叔，我没别的意思。"青年又看了看装硬币的破碗，对老农道："只要您每天把要下来的钱借我一部分，我就可以勉强生活了。"本来看起来就有点营养不良的青年，再这么可怜一说，几乎要让老农感动的掉下泪来，在活菩萨一样的基础上，又多增添了无数的亲切，不住口的道："全给你！全给你！可要记得每天来呀！"看着青年干瘪的瘦脸，又想起了什么，抓起破碗里的所有硬币，塞在青年的手里："早饭还没吃吧，快去快去！"干瘦青年紧紧攥着那几块硬币，感激又有点不好意思的走了。

老农望着青年离去的身影，就像看着自己的一个至亲晚辈，心里热乎乎的有种冲动，从今以后已经不简单只为了儿子讨回公道，还有另外一个神圣责任：为这个同样像亲人一样的大学生，讨回伙食费！

在老农一直注视着青年消失在不远处街头拐角的时候，老农身侧一座豪华茶庄二楼的临窗雅座里，正有一对母女同样在注视着青年。

母亲四、五十岁，保养得很好，女儿二十出头，肤白样好，只是眼神看起来有点刻薄，着装打扮一看就是大城市里来的。

她们注视青年的目光却与老者完全不同，很明显看得出，她们正以一种很怪异的有趣眼神，注视着刚才乃至现在发生的一举一动，样子就像刚刚看着一个很熟悉的地痞混混，忽然摇身变成了一个救苦救难的大英雄一样，不可理解。

如果老农能看到干瘦青年消失在视线后发生的变化，所产生的怪异感一定比这对母女还要强烈。因为刚刚还一脸正义加可爱的有为青年，刚刚一转过街口，立时变了一副嘴脸，应该说恢复，恢复成一个标准的猥琐无赖。

茶庄很大，几乎占了小半条街，正门开在街口的这一边。有为无赖青年刚一转过街口，就走进了与之身分极不相称的豪华茶庄。

这座茶庄是全镇属一属二的级别，装修豪华，品位高等，好多政府里的大人经常在这里饮茶会客。

明显不是这位穷酸大学生能来的地方，他却不但进了门，还走上了二楼，一路走到了那对母女的桌前，老远前就两眼熠熠生辉了，一屁股在女孩对面坐了下来。

女孩的母亲露出一眼的赞许神情，拍手笑着："啧啧，真不愧是大名鼎鼎的地区首骗呀！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都不放过，而且一出手，就让人家心甘情愿的把钱送到你的手。"

"写字用的红墨水、笔、纸，防水用的塑胶压膜，再加上那只缺了碴的破瓷碗，不算人工，总记成本十元零五角二分。"旁边的女儿，此刻就像是一家跨国集团的财务师，既专业又有点刻薄的继续算着帐："如果按本地物价标准，总记成本还要降低些，大概十元零三角左右。

"按最低估算，老农每天接到的施舍五十块钱。三十天一个周期就是一千五百元，对比成本，回报率大约百分之一万五千，简而言之，比抢还容易。"干瘪青年嘿嘿一笑："二位也不简单呐，我要是地区首骗，你们这对母女搭档，可就是全国响当当了！几年来建立了庞大的全国资讯人脉网，随便一人一事，几乎都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调查到位，专找贪官下手；"所有人员都是临时招募，钱一骗到手，一拍两散互不相认，贪官更怕财产被查，就算被骗也不敢声张，这些年来，你们可真是财源滚滚、生意兴隆啊！"女人笑的更开心了："哪里哪里，彼此彼此嘛！以后叫我吴姨吧。"女儿："小叶。""哎呀，幸会幸会！叫我胡里奥。"干瘪青年向小叶伸出了手以示相识，一双色眼在小叶身上四处流窜。

"胡里奥？想考我们吗？"小叶冷漠中略带不屑，打开一个精巧的掌上笔记型电脑："你的真名叫古傲，原名古凹。本来是老爸给你起的，但后来你觉得这名字有点土，就把凹换成了傲。

"你是中大历史系的高材生，成绩很差，却有个出奇的天分，那就是自小跟混在古董街老爸学了一身的本事。尤其在玉器上，恐怕已经不次于当今全国任何一位专业的考古学者。但偏就不务正业，喜欢凭这本事在古玩行靠窜空子骗钱，被学校提早开除。

"个子不高，其貌不扬，说起话来还有点阴阳怪气，为人小气吝啬、好色、贪钱、狡诈、奸猾、好吃懒做。哦，别介意，这都是调查你的人给的评语，我照实念。"古傲真不愧是圈里混出来的，脸皮早比鞋底还耐磨，嬉皮笑脸的对着小叶又伸出了手："圈里混的，谁还没几个假名字。呵呵，如果小叶妹妹不见外，就叫我古哥哥好了。"小叶妹妹也不愧是见过大风大浪的，对这类催呕大法免疫力颇强："说正题吧，我没时间。"古傲把手收了回来，左手摸着右手，就像摸着小叶妹妹的嫩手，干笑两声："专业！的确够专业！我古傲最喜欢和专业人士合作。好，我们就说说这次合作的正题吧。"母女俩精神一振，正要听古傲下文，古傲却挺了挺腰，转身把服务生叫了来："这有什么吃的吗？"服务生赶忙拿着一本精致的食谱走过来，古傲随手一点，什么蟹黄汤包、竹节虾饺、鲍鱼汤面的，可最好最贵的上了一桌，目中无人的狂吃起来。

看得母女面面相觑，无话可说。真怀疑这小子三天没吃饭了。

古傲在一顿奋战中，稍稍缓出一两口空隙来："我让你们调查的人应该有结果了吧？嘿嘿，没结果，相信也请不动二位的大驾光临。"小叶用手指尖点了下掌上电脑的触摸屏，开始进入正题了："闻广清，男，五十一岁，广元地区检察院院长，多年来利用职权之便，收受的青铜、玉器、古玩等，几乎快成了半个故宫。无一不是绝品中的绝品，总价值我们估算过了。"古傲抬起两只水汪汪的贪婪眼睛："多少？"吴姨笑盈盈的反问："如果有人想把整座纽约买下来，大概需要多少钱？"古傲随口："那怎么算得清！"小叶："对，就是无法估算。"古傲开始瞪眼了："乖乖！果然不出所料。据我掌握的资料看，这老家伙一直以买纪念工艺品的方式，用最低廉价把他想要的绝品珍玩，连蒙带骗带欺压的买下来，古董这东西就这样，不认识的垃圾一堆，认识的价值连城。

"就因为这样，从他买来的总价值看，所有加起来不过是几千块钱，根本还谈不上贪污受贿，所以一直没有人来查他。"吴姨淡笑着眯起了眼睛："我们这次目的也并不是全部骗光，因为那样的话，恐怕他会狗急跳墙，三分之一是正好的分量，既让他痛，却又能忍得住，而这三分之一对于我们，却差不多够用了。"古傲掰开手指头，颇迷茫的问小叶："那又值多少？"小叶很简单的回答："三分之一的纽约。"古傲的口水已经流到了裤腿，就不知道是因为点心好吃，还是纽约好吃。

"现在就说说你的计画吧。"吴姨打断了古傲的口水梦。

古傲抹了下嘴："计画是这样的——我们必须要找一个托儿（作者按：意即骗子的同伙，通常装做局外帮骗子拉人下水），把闻广清老狐狸引进我们设好的局里，让他相信我们发现了一座完整的春秋王侯墓，用他的三分之一珍藏来换。"小叶有点顾虑："光是闻广清自己的收藏，就已经绝世罕见了，什么样的墓葬又能换他的三分之一珍藏呢？"古傲鬼笑："举个简单例子，你们知道邮票中有一套的说法吧！古董中也有这种说法，很多瓷器、玉器都是成套的。

"就像战国时期，普通高官佩戴的一套玉佩就至少二十多块，又分上朝见客、祭祖外出等等不只七八套。其中每一块无论是工艺还是历史价值，都已经是稀世珍品了，如果能得到全套的，那还了得！"母女能做高骗这一行，本质上实在与古傲没什么区别，都是财迷，一听马

上来了精神，齐声的道："你是说做一个局，让他觉得这墓里埋了几整套的玉佩？"古傲不屑一顾："切，这算什么！还要让老狐狸知道，这个王侯巨墓中不但玉佩齐全，就连两千多年前的生活用具、陪葬礼器等等，都完全是一整套的埋在那里。"这回该轮到母女流口水了：那得值多少钱呐？

古傲故意卖了个关子："买下整座纽约可能要费点力....."接着："但要买下伦敦，应该绰绰有余。"很快，吴姨又恢复到清醒状态："不过据我们掌握的资料看，闻广清本身就是一个古玩高手，想在他眼皮子底下蒙混过关，恐怕没那么容易。"古傲又是嘿嘿一声鬼笑："这就要看我找的这个托儿的本事了。"母女俩这才又想起，整个计画起着最重要引子作用的托儿，看样子古傲似乎已经胸有成竹了。

"其实这个托儿你们刚刚还见过。"古傲说着，把头转向窗外的街面。

母女两人随着古傲视线，也向窗外的街面看去，这里与斜对面的检察院大厦有着一街之隔，街两旁是人行道，此时人来人往，除了不时见有人扔硬币到那位喊冤老农的破碗里外，实在找不出第二个见过的人。

母女俩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惊讶的看了看街边老农，又看了看古傲："你说的不会是他吧？"古傲笑的更鬼了："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看着母女两人错愕的表情，古傲实在有种很受用的感觉，面前这对母女可是高骗里精英中的精英，能被他弄得摸不着东南西北，当然得意。

古傲："大家都是行内人，你们也知道，从古到今的骗局里都缺不了托儿，也就是无托儿，不成局。相信常在古玩道上混的闻广清老狐狸也比谁都精，这就增加了托儿的难度，因为骗局里面的托儿大多都是假的，蒙人的。

"但如果找的这个托儿是真的话，嘿嘿，那这个局经典得可就快没一点漏洞了！"母女两人在努力的想弄明白，这小子究竟想说什么。

古傲又看向了那位破衣烂裤的老农："你们如果经过他身边就能看到，在他衣服第三个钮扣，是一块被磨成半圆的玉器。这种玉器明显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王侯级别佩戴的。

"也就是说，给圈里人的感觉，这老农说不好就是在自家锄地时刨出来的，再进一步联想，更完全有可能老农的田底下埋着一座……"没等古傲说完，母女已经齐声的叫着："惊天古墓！"就在这一刻，母女俩终于明白了古傲的大致用意，他是想利用这个老农引起对古玩、玉器极度敏感的闻广清注意，而老农的真实背景，又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令闻广清消除疑虑，从而一点点的把老狐狸引局入套。

母女两人在明白了古傲用意的同时，也开始不得不重新审视眼前这个干瘦不起眼的青年了。

刚才对街头老农上演的那一幕，原来不单是为了钱，而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箭三雕的绝妙用计，一方面可以通过这个办法长期稳住老农，从而引起闻广清的注意；一方面可以增加与老农间的沟通，方便引导设局；最后一方面才是顺手牵羊的，捞那几个要饭钱。

所费之心，所用之力，没有一丝一毫是浪费的，母女俩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她们面前这个看起来有点萎缩加猥琐的古傲。

勉强的话只有一句：这小子简直太坏了！

第八章 不太正常

就在这时，楼下走上来两位跟古傲差不多大的年轻人。

听步伐，走在前头的性急声大，一上来就四处张望，好像在找着什么人；后面上来的却很沉稳，有着一股超乎常人的冷静。

古傲正好背对着他们，从小叶的眼神变化中，古傲警觉的闻出了危险信号，原本全被自己的高招妙计征服的小叶，忽然一下子望着他的身后走神了，瞬间能引起女孩子这种春情荡漾的走神，只有一种可能，一定是看到了让她发生心电感应的男人。

古傲扭过头，一眼就看到了正慢慢坐下的那两个人，马上又转回头来，心中虽然还是有些醋意，但更多的还是一喜，因为除了这对母女，他今天要见的另两个人到了。

吴姨正准备接着问古傲下一步的具体计画，古傲却神秘的使了个眼色："看到新来的那两个人了吗？"吴姨看了看点点头，小叶不用问，一副杏眼含春的神情，早回答得一清二楚了。

古傲："这两人关系到下一步的全局，帮我彻底查查他们的来历。"再想问详细点，古傲已经站了起来，转身准备向那两个年轻人走去，与此同时，那两个年轻人也看到了古傲。

小叶终于回过神来，对着已经走出半步的古傲冷道："你想不买单就溜吗？"古傲停住了，一脸痛心："你们还太不了解我古傲，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给你们看的！"说完，撇下一大桌的狼籍和母女俩，向那两个年轻人走去。

吴姨很奇怪的自言自语："看这两个人的气质完全不像是我们行内人，虽说其中一个大手大脚的有点像暴发户，但看上去也至少是个善良的暴发户。怎么和古傲这坏小子搭上了关系？"小叶一听也注意到了这点，暗暗调转了掌上电脑的方向，在它的翻盖外面有一个高精度远端摄影镜头。

三个人大概谈了二十多分钟，几乎都是古傲在说话，以母女的职业眼光，一看就知道古傲在蒙人呢，但究竟在说什么却一点都听不到。

三个人站起来准备走了，看样子笑前笑后的古傲，是要送这两个人下楼。临走竟然像全把这边忘了似的，半眼也不瞟一下过来。

小叶面无表情："妈，我看这小子八成回不来了。"吴姨深不可测的笑笑："没关系，这笔帐总归有人算的。"转又若有所思："我担心的倒是另外一些事情。"小叶疑惑的看着母亲。

吴姨默默自语："闻广清一直隐藏得很深，连我们调查他都费了很大的力，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到的消息。这小子一定有很多事瞒着我们……"古傲等把那两个年轻人送走，就顺着墙根，一路小跑的远离了那座还等着他付帐的茶楼。一边跑一边阴笑："我古傲什么时候付过吃饭的帐！"不过这次借故逃脱，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他并不想马上把计画全盘告诉这对母女，长期的职业生涯告诉他：没一个人可以相信。

古傲走着走着，不知不觉的走到了闻广清的住处。

虽然才来了一个月，但整个古镇的地形街区分布，他都已经滚瓜烂熟了，尤其是检察院通往闻广清住处的这几条路线。如果不是发现了那个喊冤的老农，也许整个计画还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

古傲开始沿着马路，边走边打着他的如意算盘了。

没有跟那对母女说出的下盘计画，已经渐渐完备成熟，用老农来吸引闻广清还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要问清老农那块玉的来历，如果真是地里刨出来的，那就好办了，如果不是，那就要费番功夫，来对老农进行一番思想教育加引导了。

但这些都还不是问题，更重要的是，还要造出一座可以乱真的春秋战国王侯古墓来。因为闻广清那只老狐狸，肯定要先看了古墓外况，才肯真正的相信。

能造出一块几可乱真的古玩单件，就已经够难得的了，如果要造出一座乱真的假古墓来，那简直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每次一想到这里，古傲就会得意的嘿嘿阴笑，在行里混了这么多年可不是白混的。

早些年古傲就已经留意，结识了一个绝对独立隐秘的仿墓团伙，要说这个团伙可不得了，除了后台老板是个有官方背景的大财阀外，

其他几乎清一色的由下海捞外快的考古专家组成，最初仿造假墓还只是为了骗骗洋鬼子，后来才渐渐意识到，这东西利润空间大得可怕。

只要先找处没被公开发现的真古墓，盗没盗过不要紧，因为他们只利用外壳，先把一些按年代准备好的废古烂物，填充到墓室内，这主要是防备对方用洛阳铲提取墓室土样。

然后，利用高超的手法采土补形，把曾经被盗墓的痕迹全都掩饰起来，再通过人工泼水夯实，移载草皮树木，自然风干一月半月的，整个一座比真墓还真的古墓，就被生产出来了。

但手法高超、工程巨大，必然运作费用也要相应倍增。

古傲想完了得意的事，现在也该想想头痛的事了。

头痛并不是因为运作资金没筹到，而是准备用大笔资金来入股这次大骗局的三家老板，都是古玩行里不好惹的人物。

可问题就在这，如果普通的老板一是没有这种财力，二是担心被古凹骗，又没办法找回损失。

这三位老板可不同，黑白两道全罩，只要你古凹跑不出地球，他们挖地三尺也能把你给揪出来。所以这次要是搞不定闻广清，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而正是因为这个担心，他才结识了那两个跟自己差不多大的年轻人。

古傲是在镇上的一个古董店里偶然遇到他们的，以古傲的灵敏嗅觉，立时判断出三件事情来：一，这两个人好像在找着什么玉器；二，他们好像并不是很懂；

三，其中一个看起来像暴发户的家伙，一定有钱得一塌糊涂。

为了以防万一，如果一旦搞不定闻广清，就一定要拉个有钱的冤大头来垫背，而这两个人基本符合了垫背的条件，只要把他们引上勾，狠狠的骗上一笔，也许能顶了那三位老板的追命债。

只是有一样颇让古傲担心。

从这段日子跟这两个人的对话探底中，他越来越不安的发现，这两个人要找的东西，似乎和自己要找的东西非常相像。

这是他个人的一个秘密，是个不可以跟任何人说的秘密，也是他真正来到广元古镇的原因。

所以，他正巧今天借着母女两人专长，顺便摸摸这两个年轻人的底细，然后再决定如何进行下一步。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走了多少街，古傲仰头看了看已过了晌午的太阳，一个饱嗝打上来，涌得满嘴满鼻子都是早点的气味，满意的吧嗒吧嗒嘴，看来，这顿饱饭撑得一直能顶到晚饭。

古傲一想到中午可以免了一顿掏钱的饭，刚才的郁闷稍稍有些散去。

对比普通人，古傲一点都不缺钱，但要命的是，他一花钱，心就像刀割的疼。

古傲先给吴姨母女打了个电话，定好明天同个时候在老地方见。

然后又给那两个年轻人打电话，也约好了相同的地方，但时间上稍比吴姨母女晚了半个小时。

接着，他又回了趟检察院外，一副天生的干瘪模样，不用装就已经够苦大仇深的了，还没说话，老农已经把存起来的施舍钱，全硬塞进了古傲的衣兜，还一个劲的叮嘱："孩子，别不舍得花，身体要紧！"古傲最后要去的，是个很有些技术程度的地方：真古斋。

真古斋不但没一样是真品，而且还是个远近出了名的造假基地。

古傲在这里定了块假玉。

真古斋汇聚了一批仿古高手，有的甚至三代同堂、一脉相承的传习着仿古秘技。

不管是铜器、玉件还是陶瓷，也不管你要的是春秋、唐宋还是明清，只要你把想要东西的材质、造型到年代写明白了，真古斋保准按期交货，把仿的和真的往那一搁，先别说外行们，就是瞪出一眼血来，也分不出个上下，连考古专家们都得费出一股子牛劲，最后还不一定敢断定。

真古斋的颜老板更是仿古一绝，据说二十年前刚出道的时候，就仿了一套几可乱真的清代宫廷玉果八件——红玉蟠桃、青玉苹果、黄玉香瓜、白玉雪梨、玛瑙荔枝、紫玉葡萄，还有两个杂色裂纹核桃。

要说这玉果八件，那可真是件件质正色润、琢工精湛，当时刚一露市，立刻被炒到百万天价。

就当着争购的几位富豪买家，颜老板把真的那玉果八件拿了出来，这下可把所有人都镇住了。

按理说这玉果八件可是宫里的珍品，绝无两套呀，可亏在场的几位，都算得上是收藏玉器的行家，对比了四、五遍，才从红玉蟠桃底部的一点老痕，断出这一套是真的。

因为这老玉流传一久必有伤痕，如果伤痕处摸之也跟玉体一样温润适手，那就证明此玉已经不下百年了。

可谁也没曾想，就在所有人为颜老板的精湛技艺，佩服得五六七八体投地的时候，颜老板竟然抬起手来，把那真品玉果八件摔个粉碎，从此这套清宫玉果八件的仿物，却成了独一无二的绝品。

而且这一摔不要紧，摔出了仿品五百万的天价，从此真古斋和颜老板也因这一摔成名。

按理说，就古傲这点可怜形象，别说在真古斋定块仿玉，能不被店里师傅和店员们的轻蔑眼神折磨，就已经很不错了。

可古傲有古傲的本事，虽然还是那副干瘪猥琐的德性进了真古斋的大堂，但还没过三分钟，古董师傅就给古傲让了座，还沏了茶。

不是别的，古傲虽然气质长相有点对不起观众，但脑袋里是绝对有料，眼睛暗里一瞟，就挑出连行家都要仔细看、才能看出来的仿玉瑕疵。

能在真古斋坐堂的古董师傅，当然也不是白吃饭的，一眼就认定这干瘪青年是位高人，哪里还敢怠慢。

古傲就要了纸笔写道：和阗羊脂玉一块，两寸见方，玉面三等分浮雕，左下东周奔马，右下盛唐仕女，正上敦煌飞天，衬底空白用商代云雷纹。

古傲写完，又底下标了一笔：七天后取货。然后就又是那副德性，怎么进来就怎么出去。

说也奇怪，按他这身鬼才，本应该是个很潇洒嚣张的主儿，怎么会是这副德性呢?

后来有熟悉他的人就推测，古傲这个样子多半是装的，因为虽然才气嚣张颇引人注目，但形象猥琐，却好在不被那些自命不凡的有钱人重视提防。

骗门之徒，实在应该视古傲为一代楷模。

但也有从小看古傲长大的前辈一口咬定：这小子从小就这副孬样！

今天已经是第七天，古傲静悄悄的走进真古斋。

古董师傅一眼就认出了他，这回直接让进了内堂，里面早坐了个人等他，正是真古斋的颜老板。

原来自那天古傲离开这里后，古董师傅就赶紧把那张纸，连同古傲的一言一行禀报给了颜老板。

古傲如此年轻就有这样造诣，当然也着实让颜老板讶了一讶，于是亲自动手刨璞琢玉，也是想见识见识这位传说中的年轻高人。

此刻那块已经仿好的羊脂玉，正端放在茶几上。

要说古人传下来的名言，十句里只有一句是真的话，那一定是这句：人不可貌相。

这句话在古傲身上得到了真理般的证实，同样在这位传奇般人物的颜老板身上，也得到了不可质疑的印证。

当古傲看到颜老板秃得只剩下几根毛的头顶，还有那副不笑自哭的尊容时，立时有了种强烈的惺惺相惜亲切感，而这边的颜老板似乎也正英雄所见略同。

落下坐来，颜老板就急于想看看古傲的真实本领，古傲却轻轻的叹了口气："哎。不看也罢。"颜老板就更想知道，这个"不看也罢"到底是怎么个不看也罢了。

古傲："刚才从门到坐的这九步里，从光线间远近变化中，我已经对它观了三遍。"实在新奇，别看平时古傲猥猥琐琐，一提到玉器、古玩，也似乎玉面文采起来。真乃天生一块骗才。

古傲："第一远观，玉周围的茶几桌面上，隐约有一层灰雾，大概是玉料取自石根，玉质不纯，混了石粉，光线不透，玉颜灰浊，此为玉之无颜。"颜老板脸色一红："惭愧！上等和阗羊脂美玉实在稀贵，所以取了次品。""理解。"古傲："第二中观，玉表面那层光晕凝结，气韵不通，应该是饰纹、浮雕与玉体三者间并没浑然调谐，玉气横陈，此为玉之无气。"颜老板已经微微出汗："如果三者完全调谐，没有一年功夫，恐怕难成一半。""明白。"古傲："第三近观，但凡美玉

成料开琢之前，玉匠多取山泉水浸泡洗涤玉料，因为只有这种近岩之水才最能吃进玉体，清澈柔润，再把玉贴藏在玉匠胸前三天，美玉最有灵性，吸收人气后，自然在玉内生出玉魂一般神韵。

"可是现在近观此玉，腹内如包黑铅，此为玉之无神。无颜，无气，无神，哎，不看也罢……"此时的颜老板已经在擦汗了："兄弟实在是见解独到精辟，实在是因为时间仓促，无法一一完善。虽然这块玉瑕疵诸多，但在当今市面上也还勉强算个中上，少也能价值个万八千，就当交个朋友送给兄弟你。等有时机我再琢块好的，偿还兄弟心愿。"古傲此刻的心里可要乐疯了，刚才这通横挑鼻子竖挑眼，本来也就打算多压低几个价钱，没想到颜老板这么够哥儿们，万八千一块玉说送就送了。

古傲心里虽乐翻了，脸上却仍旧钢筋水泥："这，这怎么好意思？"颜老板非送不可，退让两下，古傲自然最终还是纳玉入怀了。

古傲又聊了几句准备走人，颜老板最后道："兄弟，有件事想和你商量商量。"古傲听。

颜老板："如果兄弟有兴趣留下来一起经营真古斋，我愿意让出三分之一的股份。"这可更出古傲意料了，刚才自己一番故作高深的大道理，很多古玩行家都懂，只不过在他古傲的临时提炼，再冠上些神呐气呀的玄玄乎乎的形容词，才一时唬住了颜老板，要论真实本事，虽然自己有料，但也绝不会高过面前的仿古高手颜老板。

别搞不好多说几句走了嘴，再把这块玉要回去，那可就亏大了。

古傲随便支吾了几句："我考虑考虑……"便转身走去了。

后面的颜老板，似乎还在不住的惋惜摇头："人才呀人才！"古傲一出了真古斋，又是沿着墙根一路小跑，等七扭八拐的，真确定了后面没有真古斋的人追过来，这才习惯的阴阴偷笑。

精神一放松，肚子就叫起来，这才发觉天已将黑，不禁有点后悔了，刚才不如在颜老板那多坚持一会，说不定还能混顿饭吃。

现在掰指一算，距离明天上午去茶庄与吴姨母女会面，还有十多个小时，看来远饭解不了近饥啊。但一想到要自己掏钱买饭吃，实在又心如刀剜。

就这样在饥肠轰鸣与心跳声中，古傲走过的饭店一间又一间，忽然，一个不用花钱、又可以解馋不饿的绝妙主意冒了出来。

他急急的往镇中心走去，选了一个巴士站坐了下来。

现在正是上下班人流高峰期，也正是夏季高温期，一群群的等车人龙在这里拥来摆去。许多穿着短裙、低腰裤的时尚女性，不时让沉闷的空气闪过一丝清凉。

古傲就是要依靠这种肉色女香的清凉，来抵御饥饿的袭击。

古傲对女性的审美，是相当具有卓尔不群的品味，他不像很多色男人只知道女人有前胸和后臀，古傲对此是极鄙视的，在欣赏的时候如迫不得已，他甚至连女性大腿以上的部位都不会瞧上一眼，他只对女人那双妙不可言的小脚感兴趣。

他认为，女人如果能拥有一双不长不宽、不肥不瘦、五指均匀、色泽活润的灵巧美脚，那人也是一定错不了的。

首先，脚是身体的最大承重部位，体重偏肥的人，体格蠢粗的人，一定脚掌肥厚，虽然色泽可能红润，但形状上有失可爱。

而体重枯瘦的女孩，脚一定色暗少肉，青筋暴露，脚趾漏风，当然无美可言了。

古傲甚至已经到了只看脚，就能准确判断女人年龄的高深地步。

一双涂着指甲油，脚面白皙，但脚跟已经渐渐白黄的脚，大概应该是二十六到三十女人的脚，她们已经开始用指甲油来掩盖变色的指甲了，而发白淡黄的脚跟，也在预示着她们走多了社会路后的疲惫之态。

肉色白中淡粉，很喜欢用漂亮的凉鞋来衬托美足的，应该是二十二到二十五这部分女孩，她们大多刚从学校毕业，她们的脚就像对社会一样，充满了幻想和美好。

最美好的脚，应该属于十八到二十一这个阶段的女孩了。她们无忧无虑，粉嫩鲜活的小脚上，没有一处不充满着青春光华。

古傲这个以毒攻毒、以色攻饿的妙法，的确管用，一直看到巴士停运，可憎的肚子里，一直充满了美好的清凉。

趁着肠肚还没造反，古傲紧了紧裤腰带，赶紧徒步奔向火车站。

因为火车站里不但有免费的水，还有候车室里免费的睡觉长凳。他要在那里渡过漫长黑夜，然后重新迎接明天的太阳。

用正常人的眼光来看古傲，的确很怪异，谁能想像一个绝对比普通人富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什么用如此吝啬来折磨自己，几乎已经到了某种变态的程度。

就像没人能真实知道他在想着什么一样，大概只有他自己才懂得这个秘密。

喝了一肚子水，躺在候车室长凳上的古傲，在进入梦乡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咬牙切齿的："他妈妈的！明天那顿早点，一定把两天的饭吃回来！"

第九章 见谁灭谁

第二天的太阳终于出来了，而且也终于照在了已经开张营业的茶楼大门上。

今天古傲没再让吴姨母女等，而且是提前了一个小时就到，因为他急需足够分量的早点，来镇压正发生在肠胃里的世界大战。

就在吴姨母女准确按约定时间，出现在茶楼大门的时候，古傲还在吃第六笼，也是最后一笼的灌汤包，不是很小的桌面上如发生了一场空难，碟盘横飞，残汤四溅。

可就当母女俩迈著有节奏的女人步子，一级级的蹬上二楼的时候，展现在她们面前的，却是倚靠在座位上、像是睡着了的古傲，桌上空空如也，唯有的一个盆景摆设一丝未动，就跟这里已经有十年没客人光顾了似的寂寞。

母女奇怪的对视一眼，小叶更向四周扫视了一圈，早时已过，客人寥寥，心里犯疑：这小子今天怎么这么规矩，不会是昨天吃得太多，到现在还没消化吧?

再或是怕我们不来，一旦吃了还得自己算帐买单?

古傲还是被小叶坐下来时故意发出的声响弄醒的，眯着眼一看到母女身影，立刻坐起来招手，把服务生叫过来，瘦臂一挥，五指乱擢的点了一大堆吃的，活像是八个饿死鬼，误投到他这一个人的胎里来了。

小叶嘴上轻撇，心里暗笑，果然不出自己所料，这小子真的是怕我们不来没人买单，等古傲终于点完，冷着眼对服务生道："记好了，现在点的这些都是他本人买单。"古傲立刻像是正充气的皮球，被狠狠的扎了一针，对服务生有气无力的道："那还是算了，现在点的这些，都不算这位小姐的。"服务生稍稍愣了一下，古傲又惨兮兮的一字一句补了一遍："我都说过了，现在点的这些都不算。"服务生终于明白，"哦"了一声走了，他当然听明白了，现在点的不算，刚才点的当然要一个不漏的算在小姐头上了。

看着古傲被自己揭穿，小叶暗暗出了一口恶气。

小叶虽然善于理财精打细算，但对人经验上却比妈妈嫩多了，可也正好有个互补。

吴姨就没那么简单了，无论古傲怎么装出一副熊样，都无法掩饰两片嘴唇因吃完饭暂时的饱满生理反应，心里有数，脸上仍是笑容不变。

古傲："饭不给吃，请喝一杯茶，总归没问题吧？"小叶看着古傲一脸哀求样，说不出的舒服："可以，就一杯。"古傲眉头皱得越惨，心里越是想乐，这个小姑娘可真是单纯的可爱，你就是给我两杯还喝不下呢，吃得这么饱，一杯茶正好。就只是吴姨笑的让他有点浑身不舒服。

吴姨一直就那样笑着看古傲点了茶，喝了茶，放下茶，道："这下该可以说说你的下半盘计画了吧？"古傲刚一张嘴就一个饱嗝涌出来，立时引起小叶的一脸狐疑。

凌厉眼神逼视下，古傲又皱了皱眉，一只手慢慢摸了摸肚子，叹了一声："哎！

胃病饿得越来越严重了。"有种胃病叫胃气涨，的确越吃不下东西越打饱嗝，小叶轻而易举的又被古傲这坏小子糊弄了，解气的轻笑："活该！谁让你暴饮暴食、骗吃骗喝。"小叶终忍不住心软，叫了碗最便宜的阳春面，说是以后再跟古傲算钱。

古傲立刻一副英雄凛然状，说不吃就不吃，让小叶意外同时，眼中的古傲形象多多少少有点提高。

古傲转头对吴姨道："吴姨，昨天帮忙查的那两个人，怎么样了？他们关系到整个计画，等我摸清他们的底，再结合计画说给你们听。"吴姨又笑了笑，向女儿小叶点了点头。

小叶就打开掌上电脑，调出资料。母女俩一个工于心计，一个擅长资料，配合的很有默契。

小叶气得不知道怎样好，转头对着吴姨："妈！这小子又这样笑诶！"古傲既然这样说，当然有他的把握，不然还怎么叫古傲！

几次的交往，他早看出梁库的性子，拿钱不当钱，好像花不完。

再结合刚才得到的资讯，他料定这位彩票王，准是被叫朝歌的大师，用什么骗招给套住了，这顿饭的应急方案，自然是算在财大脑小

的彩票王头上了。

就算那个叫朝歌的，看起来不是个好惹的人物，但他们想要的东西却被自己摸准了，不信不被我牵着走。察言观色，揣摩人心，可是骗术的必修基本功。

可梁库早看这小子不顺眼了，倒不是因为古傲长得比自己有特点，而是说话总是鬼鬼祟祟又没个准信，从第一次见面拖到昨天，又从昨天拖到现在，每次都山盟海誓的许愿说把那块玉拿过来，可没一次准的。

总而言之，对他的评断就一句话：衰人一个！

朝歌也早看出这小子的不可靠处，很可能就是为了骗钱，但眼下只有这么一个线索，不管怎样，是真是假，今天总能有个结果。

古傲挨着梁库坐下来，自以为笑的很甜，在梁库看来却起了一身疙瘩，下意识的把刚喝了一口的茶杯，往自己方向挪了挪，总感觉这小子好像浑身都是坏毛。

朝歌静静的看着古傲，在等他说话。

古傲看起来比昨天自信多了，因为此刻身上已经多了那块颜老板送的仿玉，对朝歌道："放心！我说话算话。"说着，轻轻拍了拍揣着仿玉的口袋。

梁库："少废话，拿出来看看。"古傲嘿嘿一笑："钱呢？"梁库："我梁库也从来说话算话，如果真是我们要找的东西，随便到哪家银行，立刻取他个百八十万的不成问题。"古傲不笑了："闹了半天没钱呐？没钱还想要东西！"朝歌说话了："见了三次面，没有见到一次玉。"古傲知道朝歌这是在反说他拖了几次没信用，哈哈几声干笑："好，我信你。"说完，一只手慢慢摸进自己口袋里，眼睛却像贼一样四处瞥寻。

梁库不耐烦了："别装戏了，你要是再不拿出来，我们可走了。"古傲嘘声道："这东西可是稀罕物，可是我花了五十万才弄到手的。"梁库鼻子没气歪，心里骂：就你这德性，砸骨卖髓也不见得值几个钱，还五十万呢。

古傲终于摸出了玉，两手捂着给朝歌看，一双死鱼眼紧盯着朝歌，哪怕只是一丝抽动，他都能摸出朝歌的心理活动。

但朝歌看玉，自始至终脸上连根汗毛都没动一根，接着便一言不发的起身就走。

梁库明白，准是这小子又骗人了，不知道弄了什么东西来糊弄。哼了一声，也站起来要走。

古傲却装作一脸无辜："价钱好商量，坐下来谈嘛！"朝歌已经走出了三步。

古傲忽然静下来了："好吧！你看这是什么？"朝歌听出了古傲话中异样，停住了，回过头，看见古傲正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面上快速的画着什么。

再走近些，朝歌的眼睛亮起来了，古傲此刻画在桌面上的，隐约正是自己要找的那块奇玉，虽然茶水线条简单粗大，而且第三部分的那块有点模糊，但比喻的山水却极相似，看来这小子刚才只是在试探。

朝歌于是紧逼道："真东西在哪里？"这一刹那间，古傲也完全知道了，朝歌要找的，也正是自己要找的那块古玉，沉吟道："这个……说实话吧，这东西虽然不在我手上，但我却知道在哪里。"梁库一把抓住古傲："在哪里？快带我们去！"古傲咧着嘴挣脱开："别……别急，有话好好说。"三人于是又坐了下来。

古傲继续左搪右塞，目的无非是想进一步摸清，朝歌是如何知道这块古玉的，以及寻找这块古玉的目的。

朝歌也知道，想从这小子嘴里掏出东西，比给老虎拔牙还难，而且你表现的越是想要，这小子就越是水涨船高，索性淡下来："好吧，既然这样，你回去考虑考虑再找我。"说完，站了起来准备走。

梁库知道那块奇玉所代表的重要性，同时也了解朝歌的心意，临走扔下了句话："钱我多得是，无论谁出价，我都高两倍。"说完，刚要随朝歌走，却一把被古傲拉住了。

古傲一脸哀相："大哥，我一看你就是个爽快人！等我把这玉弄到手，准第一个给你送去。"梁库嘿嘿一笑："是看我钱爽快吧？不过这倒是真的，记住了，我出双倍价钱。"古傲使劲陪笑："一定找大哥！一定找大哥！"紧跟着又一脸哀相："不过还要求大哥先帮个忙，最近

手头紧，能不能帮我先把茶钱垫上？"说着，怯怯的向吴姨母女方向望了望。

梁库是典型的吃软不吃硬，再加上还惦记着古傲有关玉的线索，于是一脸不屑："这点小事，我包了。以后没钱就别学人家请吃饭！"说完结了帐，就去追朝歌了。

一顿饭又骗过去了，古傲却没多少高兴的意思。

原本以为只有自己知道的秘密，现在发现竟然还有人知道，而且还似乎是个同行。对方究竟还知道多少呢？

情况有点复杂化。

梁库没跑几步，就追上了为等他慢步而行的朝歌，两人并肩往住处回去。

梁库："我看这小子不牢靠，估计就为了骗钱。"朝歌："从画的看，他至少跟那块奇玉有点关系。"接下来朝歌就有点像自言自语了："他也是外地人，忽然来到这里，是不是也为了那块奇玉呢？他又是怎样知道那块奇玉的呢？如果能找到奇玉，离婆婆也就不会远了。"梁库："要不要我们盯着他，他要是没了，这根线可就断了。"朝歌摇摇头："他既然肯前后三次主动找我们，就说明他像我们需要他一样，也需要我们，他一定会再找我们，过分在意他，更容易适得其反。"梁库还是有点担心，他可没朝歌那么沉得住气。

很快就回到住处了，为行事低调，朝歌特意找了处不起眼的私人旅馆。说是旅馆，其实就是临街带院的一个仿古二层楼民居。

因为这条街不是交通主道，来往车辆不多，既干净又安静，只有几只鸟不停地在树上屋檐飞上飞下，扰得老猫无法安睡午觉。

两层楼的房间加起来总共七八套，房东住在底楼，是个有点古怪的孤寡老太太，喜欢在角落里背后看人。

那房东平时话不多，但谁要惹到她，不但惹她的这个人不得安生，所有的邻居住客也跟着倒楣。

因为别看老太太六、七十了，但依然极其执着，她会拄着根烧火棍差不多的拐杖，见人就说，逢人就讲，七传八扬的，保证没多久，惹她的人可就成了全镇的是非基地。

还好，朝歌和梁库都没惹过她。

朝歌两人住在二楼，房子很宽敞，前面看到街，后面看到成片的四合院民居。

紧挨着的一家四合院，是家装点得很不错的八卦掌拳馆，像这种几乎在大城市已经绝迹的场所，在广元古镇却到处都是，太极拳、武当剑、六合枪、青龙棍等等，虽然大小不一，但都门房精雅。

学员竟也不少，着装青一色的仿古练功服，早晨游掌捧日，晚上挥拳月光，不见得多大用处，倒是格外的赏心悦目。可见广元镇人对怀古的一种超常表现。

广元古镇并不算什么旅游胜地，因为除了是风水重要流派的核心地外，就没什么出奇的地方了，上千年也没出一个两个的社会名流，而且地段稍偏，侥幸成了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特例。

因此来古镇的人，大多都是找亲戚或是办公事，像朝歌和梁库这样以旅游名义入住的，尚属少数。

房客里除了朝歌和梁库，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样子像是个大城市里即将毕业的高中生，也住在二楼。

没人知道他来这里是干什么的，他也不说。成天就知道扪着劲跑步、俯卧撑、仰卧起坐，再不就是像拳击手一样，对空不厌其烦的挥拳。给人感觉更像是国家集训队的运动员，只是好像不小心来错了地方。

不过今天这个小伙子有点反常。

按平常，这会儿他应该正在院子里做俯卧撑，或是其他什么剧烈折腾，但现在居然不知道从哪里搬来把四方椅，闭目端坐在院子里的树荫下，腰板挺直，双手叉腿，小背心绷着健美肌肉，运动裤衬着硬骨腿，样子三分运功，又像七分静等。

他在等什么呢？

梁库平时就觉得这小兄弟有趣，多次在他百忙的锻炼空隙中，试图找个闲聊的机会，但都无一例外的吃了闭门羹。

今天好像是个机会，梁库没同朝歌上楼，而凑到小伙子跟前："嘿！干嘛呢？"没反应。

梁库又凑近了些："午睡？"再次没反应。

梁库："练功？"还是没反应。

"哈，我知道了！"梁库很是自作多情的："你一定是在等我！"大热天的，梁库撅着屁股，嬉皮笑脸的逗着就是没有反应的小伙子，一看就知道是闲得闹心在找乐子。

梁库刚要再继续逗，就听到一阵劈哩啪啦的怪响，抬起头仔细一听，才分清原来是后院的八卦掌拳馆，午休后又开始操练起来了。

等梁库转回头再想逗的时候，却忽然发现小伙子不知道什么时候睁开了眼，而且是圆睁睁的一双虎眼。

这让梁库实实的吓了一跳，不过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小伙子又慢慢从口袋里取出一条红布条来，横系在额头上，就像那种常见的赶死队或是抗议团。

梁库这回可是真心在问了："你到底要干嘛？"小伙子极干脆的只说两个字："踢馆！"接着，梁库只能傻着两眼，看着小伙子出了院门，一步步直奔八卦掌拳馆。

嘿！那气势真得叫一个赞，真真实实的叫做：见谁灭谁！

第十章 全职偷窥踢馆?

靠！是不是这小子看武打片看多了，都什么年代了，竟然还有踢馆？竟然还是西方拳击要踢东方八卦掌的馆。

哈哈，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梁库三步并做两步跑上二楼房间，风似的窜到正对着后面的窗前，回头大呼小叫的喊正在前窗站着的朝歌："快来快来！有好戏看了！"朝歌莫名其妙，心想梁库准又发现了什么无聊的事，但看激动的程度，又似乎真有什么大事发生，于是慢步走过来。

二楼居高临下，离的又近，可以清楚看到八卦掌拳馆里外的一切。

此时拳馆四合院的空场上，有五、六个中学生大小的师兄弟正挥掌挪步，前后相连的围着一个圈子在转，每一圈的步数都是相同的，像是踏着一个八卦图。

圈子外站着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看神情像是他们的大师兄。

那位见谁灭谁的小伙子，已经走到了拳馆门前，梁库指手画脚，早把刚才的事讲给了朝歌听，于是，刚才还只是梁库满头雾水，现在又多了个朝歌。

拳馆的大门是开着的，上面一块横匾：八卦掌拳馆，左右两挂对联：易分六十四卦，掌有七十二拳。

小伙子像只牛犊一样冲了进去，一步步走向正在转圈挥掌的几个师兄弟。

这看得梁库激动不已，这小牛犊的一身健壮和气势，虽说见谁灭谁是有点不合时代的夸张，但这场仗却一定是热闹非常的。

看来梁库是当一场闹剧来观赏的。

但接下来的进展却有点无法理解，只见小牛犊横冲气壮的走进院子，逼近人圈的时候，包括大师兄在内的所有师兄弟，就跟当他透明一样没反应，该干嘛的还在干嘛。

这不但让梁库大出意料，连朝歌都察觉出了异常。

就小伙子这身装备，额头的那条红布，还有气势汹汹的派头，任谁看了也得给予应有的重视呀！可在这里全失灵了。

更有趣的是，小牛犊好像对此早有预料，在转圈的几个人前挺了挺胸的挑战后，发现没人搭理他，就又走到大师兄身前。

大师兄终于给了点面子，挥手叫几个师弟停下来，好像说了几句什么，其中一个看起来和小牛犊差不多大年龄的小师弟站了出来，小牛犊立时低头架起两个拳头，脚下前后有节奏的跳动着，样子就像是在拳击台上。

梁库一乐："哈，终于开始了！"和他对垒的那个小师弟却没那么紧张，而且竟好像还有点不以为然，懒懒的挥掌踏步，开始绕着小牛犊转。

小牛犊不等对方转满一圈就出手了，嗖地一记刺拳打向小师弟，无论从速度、角度、进退步伐还有时机，小牛犊这一战术试探性的刺拳，都还马马虎虎过得去。

但却被游走中的小师弟步伐一错，轻易躲过去了。

然后小师弟还是那样不紧不慢的绕着小牛犊转圈子，不管小牛犊怎样急于近身搏击，小师弟都像只滑不溜手的泥鳅，只是偶尔趁对方的步伐身形，没来得及调整才快速出掌上前，顿时逼得小牛犊手忙脚乱。

梁库就骂："靠！这算什么？障眼偷袭法？没劲没劲！"梁库无意中的一个形容，却让朝歌心中一动。

虽然他两人都不懂拳法武术，但很明显这八卦掌的拳法，完全是根据周易八卦而来的，刚才小师弟利用踏着卦位的不断游走，一旦小牛犊的步伐调整不过来，而出现防守死角，便出掌相击，小牛犊当然险象环生。

从八卦的原理上，非常相似于利用视觉死角而隐身的隐身术，不禁慨叹周易之学千变万化，却不离核心的应用玄妙。

此时场中的小师弟越转越快了，随之小牛犊的状况越来越不妙，步调拳路渐渐失了章法，没几下就被欺进身来的小师弟脚下一绊、掌上一推，就远远的摔了出去。

小师弟完全是利用小牛犊自身失去重心的力量把他放倒的，手上并没下力，所以小牛犊虽然扑通一声，被摔得灰头土脸，但并没多少疼痛，一骨碌爬起来再战。

结果没过几招，又扑通一声灰头土脸。

接连几次如此，每摔一次小师弟就撇嘴笑一笑，而四周围观的一众师兄弟，就会发出更大的起哄蔑笑声。梁库这边就"靠"一声，失望并忿忿着。

小牛犊开始发狂了，也不管什么拳法不拳法了，张开两只手东扑一下西撞一下，憋得脸红眼凸，恨不得上去把小师弟咬上两口。

小师弟却狡猾得很，嘴角阴着笑，小牛犊越是发狂就越是乱了阵脚，扑通扑通的真像一头傻牛被一众人耍着玩。

梁库实在看不下去了，本以为小牛犊会在拳馆里大闹一番，却不曾想反被戏弄了。

更可恨的是这帮拳馆里的坏小子，仗着手下会点功夫，就拿人家耍着玩，明明可以收手了，还没完没了的使坏。

梁库刚要破口大骂，然后冲下去论理，却忽然发现已经有人先出手了。

只听得一阵强烈敲击声传来，所有人转目一看，房东老太太凶霸的出现在众人眼中，手中的一根拐棍正狠命的敲打着大门，也不知道她老人家哪来那么大劲。

"你们这群有娘生没娘教的小兔崽子，想合伙欺负人是不是？"房东老太太的尖锐怒声，就像几十把刀在对着一万分贝的扬声器同时刮着玻璃。

全镇的人有哪个不认识她老人家的，话音刚落，一圈人就嗖的一下，只剩下了一脸陪笑的大师兄。

小牛犊好像是被长辈发现自己出糗似的，羞怒着一股气的冲出了大院。

大师兄尴尬的陪笑："大……大娘，您认识他？"房东老太太把拐棍又狠狠一杵："大酱头，别跟我装傻，街里邻居谁不知道他是我的房客？等我跟你师父去算帐……"房东老太太回头看了看已经没了影的小牛犊，又狠狠的骂两句，就颤颤微微的往回走。

楼上的梁库对着朝歌，一脸哭笑不得："真没想到啊，她老人家竟然还这么够义气！看来我们的人身安全绝对不用担心了！"此时，楼道

里一阵咚咚咚的急步声上来，紧接着隔壁小牛犊的房间"匡当"一声重重的关了起来。

梁库颇忧虑的摇摇头，问朝歌道："知道年轻人现在这种情况下，最需要什么吗……安慰。"要说梁库这人，除了人长得市井点，说话常常损人点，花钱大手大脚点，但大体上绝对要算是个感情丰富、外加一副热心肠的好人。

此刻他决定要去对小牛犊进行一次失败后的心理辅导，除了那三分好奇之外，剩下的七分真的是有着大哥式的关怀。

第一声敲门很轻柔，但显然没什么反应。

第二声敲门稍稍重，里面还是很静。

梁库像是看到了此刻躺在床上、倍受失败折磨的痛苦中小牛犊了，看来只是这样敲是没作用了，于是说道："其实你的实力并不差，只是好像输在步法上。"话音还没落，门就被"哗"的一下拉开了，小牛犊正满头大汗的，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速食面，眼睛睁得牛大，嘴里还挂着几缕面丝："你说什么？"面对如此巨大反差，梁库此刻也只能在心里靠了一声："牛！这小子恢复得真快！"梁库实在没有想到，他只是观战的时候，觉得使八卦掌的那小子完全是因为步子转得快，才屡屡偷袭成功的，哪里有懂得什么拳啊步的，却因为自己乱猜的一句话正说到要害，从此和小牛犊打成一片。

梁库也渐渐知道了小牛犊叫李闯，家是外地的一个大城市，高一学生，从小就爱看功夫片，从初中开始就参加了学校的拳击课外班。

据说自己家以前祖代也是练八卦掌的，但大概是因为时代不同了，许多传统的东西都衰落了，到了他这辈，祖传的八卦掌就几乎绝传。

在小闯的脑袋里是有自己看法的，他认为八卦掌的衰落是合理的，实用性不强，搏击起来根本无法像拳击一样拳拳到肉，简单说，在骨子里，他是看不起似乎只有老年人才练的传统武术项目的。

但他的这种自负观点，在两年前的这里遭到了一次挫败。

其实自从记事起，小闯就记得爸爸经常借出差的机会，带他到广元镇来玩，而且每次来都住在这家店里。

小闯虽然看着古镇什么都新奇，但真正注意起这间八卦掌拳馆，还是从自己开始参加拳击班开始，他想用自己学到的本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结果他输得很惨。

从那次起，他几乎每年的寒暑假都要来这里一次，目的只有一个：用苦练的西方拳击来打败不中用的传统武术。

也就是踢馆。

至此，梁库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小闯气势汹汹的走进八卦掌拳馆的时候没人理他，原来早认识了；还有失败后，为什么能如此神速的从痛苦中走出来，满头大汗的竟然吃大碗面，原来早失败惯了。

刚才梁库敲开门的那句话，实际也是小闯一直在想的，他是懂技击的，也自然懂得自己除了输在心浮气躁外，重要的是无法破解对方的八卦步法，所以他开始准备认真的研究一直被自己看不起的八卦掌步法。

但有点困难的是，八卦掌的体系完全是架构在神秘古老的周易基础上，对受全盘现代教育的小闯来说，那无异于天书。

梁库立刻拍胸：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他！ ［奇书网-wWw.Qi Suu.cOm］

这倒的确不是吹得很大，梁库在跟朝歌学习隐身术中，多少还是记了点东西。

随即顺口背几个口诀，又画一个八卦出来，指明卦位方向，顿时让小闯肃然起敬，从此改称梁库为老大。

但梁库并没意识到，他正在不知不觉中，把隐身术的部分玄妙精华，结合到了小闯的西方拳击之中。

就在梁库成天和他新认的小弟私混的时候，朝歌一边等待古傲的再次出现，一边想着用其他办法探知那块古玉传说。

而古傲那边，则因为终于等到三位老板的运作资金，就要开始对闻广清展开全盘完美的计画了。

但稍稍让古傲感到美中不足的是，跟随后台老板们的资金注入，同时也来了两位名义上是帮忙、实际是监督古傲的钦差大人，一个叫老王，一个叫蝎子眼。

古傲立刻通过吴姨母女，对这两位进行了调查。

老王是退了休的老员警，具有丰富的盯梢经验；蝎子眼是曾被判过刑的黑帮打手，心狠手辣，但通常对雇主忠心耿耿。

这让古傲很不舒服，这一文一武，成天的在自己周围阴魂不散，真的就像脖子上缠着条蛇，屁股上叮着只蝎，行事总不自在。

但调查中，又得到了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资讯，大概连背后这两位老板都没顾及到，当年亲手送蝎子眼进监狱的，就是这位老王。

因为筹措资金的这三位老板虽互相耳闻，但都无交往，所以自然没有配合。

老王和蝎子眼也是到了广元古镇后才彼此发现的，两人握手时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笑"，之所以是笑，那是因为为了钱，他们必须合作。至于笑的后面究竟藏几把刀，鬼才知道。

这又让古傲乐了起来，毕竟只要鸡蛋上有缝，他这只苍蝇可就有空可钻了。

三位老板的钱怎么花、怎么用、怎么贪，还得是他古傲说了算。

只是让他担心的是第三位老板，虽然没听说他委派了什么监工，但凭古傲的直觉，和这第三位老板的脾性，暗中一定还有第三双眼睛在盯着他。

这让他时刻都没忘了这个骗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凶险性，从而也更觉得把朝歌和梁库拉进来垫背的必要性，毕竟他古傲的小命只有一条。

但现在还不能过于心急。

不管怎么说，他古傲对自己的这个超完美骗局还是有信心的，他现在要先专心把骗局运作起来，看情况再说。

于是一个定名为"玛丽莲梦露"的超完美骗局，开始启动了。

首先，古傲通过与老农亲人式的闲聊，知道了那个由残玉磨制成的钮扣来源，原来是从已经去世的父亲衣服上拆下来的，因为这东西比塑胶的要耐用，所以从父辈沿用至今，至于究竟从哪里来的，不得而知。

古傲马上加以引导式的猜测："会不会是您父亲种地的时候刨出来的呢？"老农立时恍然大悟式的点头："嗯！八成是！我们那经常有人在地里耕出东西。"古傲很容易的就完成了引导任务，这很简单，在老

农本身就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利用他平时熟知的生活环境，稍加引导就成了。

古傲又不时的提上那么一两句："您爸爸就没再刨出其他什么东西？"老农努力的想，最后竟然也有点遗憾的回道："没有。"注意，这是绝不可缺少的强化引导，从这一刻起，连老农自己都深信不疑的认为，这东西是从地里刨出来的了，当任何人问起的时候，尤其是闻广清问起的时候，答案只有一个：这东西是从地里刨出来的！

这东西的来历解决了，仿墓团伙就开始进入指定范围内，进行运作了。

而与此同时的古傲这边，也开始了全计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全职偷窥。

第十一章 面无人色

要想对一个人进行深入了解，除了他的社会背景，更重要的还有日常习惯，及连他自己都注意不到的生活细节，因为社会背景大多是经过掩饰的表面，而只有生活细节才更容易透露出真实的内心世界、性格倾向、喜好憎恶。

其实一个高级骗子，和一个好的谈判专家，或是广告策画人做的事情大同小异，都是在通过对目标者进行深入了解后，以目标者所喜好的方式，让他们自觉的、很乐意的、很不提防的走进你的圈套。

而这部分被美其名曰为"全职偷窥"的调查程序，其工作量是庞大的，往往占据了整个计画的三分之二，但同时它的成功机率也是巨大的。

这部分的工作，是由吴姨母女和古傲亲自出马完成，因为这关系到了整个计画的具体制定。

三员名将的亲自出马，再加上身为前员警的老王配合，很快，从吃饭到睡觉，从喝水到撒尿，从外衣到内裤，从电视到看报，一个完整无比、钜细靡遗的闻广清，被活生生、赤裸裸的挖了出来。

闻广清，无儿无女无老婆，甚至都没听说过有什么亲戚。为人很低调，除了古董更没发现有什么其他爱好。

他就住在检察院的宿舍大院里，生活简朴，甚至达到了与之职务不相称的清苦状态，除了那部单位配给的黑色进口轿车还算勉强过得去，其他没有一样高档的东西。

但可以肯定的说，闻广清不是守财奴，而是个古痴。

之所以没人告发他，大概也有这个原因。

他收集古董不是为了钱，而是一种要命的嗜好。所以在关键时刻，他宁可赌，也不能忍受遛走的机会，这也大大增加了本次计画的成功指数。

在经过认真反覆仔细的研讨之后，一个更为明确的行动步骤确定下来：首先第一步，要设法在极其自然不经意的情况下，引起闻广清对老农身上那块残玉的注意。

与此同时，向闻广清的上级伪造一封联名告发信，内容是控诉闻广清多年来以权谋私，身为检察官，却严重的影响了司法公正。这些当然是莫须有的罪名，闻广清虽说不是个很为民办事的好官，但至少还不是那么严重的坏。

这封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他点压力，会自动的多点动力为民伸冤，从而向上级来证明自己的廉明，当然就增加了受理老农一案的机率，从侧面配合了引起闻广清发现残玉。

一旦闻广清受理此案，以他对古玉的专业水准，就算是闭着眼睛，也能闻出那块残玉的古味。

但他无论怎么探听，从老农嘴里也只能得到一个模糊答案：这东西是从地里刨出来的。

这样，他势必借着调查老农的冤情之便，开始更加卖力的调查这块玉，究竟是哪块地刨出来的。

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因为老农的家里，正有一个比真的还真的假墓在等着他。

这时候，古傲得到老农家里仿墓团伙传来的确切消息，已经找到一个类似朝代被盗古墓，仿制工作正在进行，预计最快半个月后完工。

这是一次多工协同作战的大局子，尽管多处有小小的不如意，但总体来讲，还算很顺利的进行着。

古傲不禁为自己超强的策画组织能力飘飘然起来，不过他也时刻没忘了对朝歌和梁库保持监视及联系。

虽然照目前的形势看，完全不需要费力找冤大头来帮自己垫背了，但一是为了以防万一，还不能完全放弃梁库这个大财库，二是还不清楚朝歌的真实来意。

毕竟都是为了同一块东西来的，如果稍不留神被他坏了事，那时候哭都来不及了。

正在古傲热火朝天、飞速运转的时候，朝歌这边依旧花香鸟语，一派悠然。

梁库每天和小闯混在一起研究八卦掌的步法，先由小闯每天早晚趴在二楼窗户上，把八卦掌一帮师兄弟，练拳走架子时的方位步数和

变换画下来，用记号标号先后顺序左右脚，然后等到白天和梁库一起研究。

还别说，有梁库对术阵的一知半解，加上小闯对技击进攻位置的熟悉，两个家伙竟然摸索着，渐渐接近了古今技击的最核心部分。

小闯脑袋聪明悟性好，虽然还不完全懂得术阵的诸多玄奥，却能从实际搏击的角度去理解，没两天，攻击进退的步法迅猛提升，当然对搏击技法的理解也是一日千里，但他却仍浑然不觉。

朝歌这些日子一方面等着古傲消息，一方面几乎徒步走遍了全镇的每个角落，样子真像是个游览者，在古老的街道屋宇间走走停停，偶尔与院门前的老人问些建筑上的典故。

实际上，他是在留意着镇子里每户庭院的风水格局。

朝歌的想法是奇人奇玉必落奇地，以奇玉婆婆的风水造诣，所居之地应该是个与众不同的奇穴，但观遍全镇下来，这种奇地没找到，却发现了另外一个有趣现象，全镇屋宅虽没有极特殊的奇穴，但每一家的阳宅风水都很平均。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概是古镇建立在平原之上，由古至今的建筑，都规矩的顺着最初的街道格局延伸，真给人一种错觉：几百年来，整个城镇的规画都是早制定好的，和谐而均匀。

也许，如果不是古镇居民那种固执的怀古生活习惯，整个古镇早已经成了一个横七竖八的现代怪物。

古镇活人居住的阳宅里，没有找出特别之处，朝歌又想到了埋葬死去人的阴宅。

根据坟相坟脉，完全可以顺推出其人后代的发展。再根据选脉的手法风格，又能看出选脉人的造诣如何，流派哪个。

如果奇玉婆婆就是本地理法派的代表人物，无论怎样刻意低调，或是因为某些特殊原因而突然衰亡，相信总会在坟相上露出踪迹的。因为能保持一个术数家族几百年来都能一脉相承，绝对不是一、两代祖坟脉力所能达到。

但就在朝歌走出镇区，沿着几处或零散或集中葬地观测之后，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让他震惊了。

在所看到的这些坟穴中，无论是新坟还是旧墓，年代横跨百年间，几乎有三分之一脉相，竟然全都法度严谨厚实，即便其中有个别受到地势限制的，也能巧妙的进行修整，一石一树无不手法高超，远远不是镇里那些所谓骗饭吃的风水大师所能办到的。

那么，一个巨大的疑问摆在了面前：是谁一直以来在指点着几乎全镇人的阴宅风水？

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人的话，确切说应该真有这样一族人的话，怎么可能全镇的人无一提及呢？

如果不存在这样一族人的话，眼前的现象就更加不可解释，除非有一种可能：这庞杂坟脉所属古镇里的不同姓氏，各个都是深谙风水的术士。

但，这又怎么可能呢？

此时一阵乱风在几座坟茔间，对撞汇成数个小卷，旋着几片草叶从朝歌的裤脚滚过，像是几个带着风一穿而过的人，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朝歌回头，向远处坐落在地平线上的广元古镇望去，青一色的灰砖灰瓦，就像是一块灰蒙蒙的浓雾凝聚不动。

朝歌忽然意识到，平淡的广元古镇绝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就在朝歌惊然发现了古镇异样后不久，古傲的超完美骗局也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变故。

这一天是星期二，昨天夜里的一场大雨，把早晨的空气和空间，刷洗得清爽透彻，让太阳的光线更具备了穿透力。

古傲之所以选择今天，而且是早晨上班时间，是有三大原因的：一，三天前得到消息，五天后仿古假墓完全竣工，可以交付使用。从闻广清受理案子，到派亲信下乡调查，这期间的时间间隔恰到好处。

二，选择早晨上班时间，是因为闻广清的轿车，从南北方向的车道上拐进检察院大门，闻广清习惯坐在那侧的车窗，正好对向街边老农，而这时蹲在大门西边对面的老农，正处在东方天空太阳的照射之下，衣扣上的残玉最容易发出独特的折光射向轿车。

三，今天是农历的好日子，就在老农身后不远处的住宅区里，有一对新人办喜事，就算闻广清轿车拐进检察院时，没赶上他们婚礼鞭

炮，但停在街边的一排花车，却应该能引起闻广清的注意。

这就足够了，只要他稍稍往这边望一眼，老农胸前那块闪着折光的古玉，一定对他产生不可避免的吸引，因为这对古痴的他而言，太熟悉了。

一切都那么真实自然，一切都必须保持真实自然，否则任何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貌似偶然，都有可能引起闻广清的猜疑，也同时让他对老农产生提防心理。

而同处在检察院大门对面的茶庄二楼，此时正坐着悠闲享受早点的吴姨母女，她们放在靠窗桌面上一个特制女式小皮包里，正打开着一个已经调好焦距的高清晰数位摄影机，它的镜头透过皮包拉开的锁链，对准著闻广清轿车将要拐进检察院的位置。

在那瞬间，它可以清晰的捕捉到，轿车内的闻广清是否注意到了老农的那块古玉。

当然，古傲更肩负着一个重要任务，他率领两位钦差大人老王和蝎子眼，临时弄来三辆廉价脚踏车，分别把守在这条街的两端。

他们要负责的任务是，一定确保在闻广清扭头向老农方向望的那一刹那，不允许有任何车辆在道中驶过，以免在那宝贵瞬间遮挡住视线。甚至必要的时候装作摔倒，把脚踏车横在路头，不惜一切手段，保证计画的顺利完成。

现在的准确时间是上午八点十五分六秒，距离闻广清出现还有十分零三秒，远远骑车守在街头的古傲已经是第五次看时间了。

他破天荒的自掏腰包，花钱买了一块精确电子表，没有办法，这次行动太需要精准配合了，必须要忍痛出血。

在行动前，所有人都像特种部队一样对了次表，如果谁出现一秒钟的误差，都可能意味着承担起整次计画失败的严重后果。

时间是上午八点十八分十秒，距离闻广清出现还有六分零五十八秒。

一辆计程车驶过古傲身边，车内播放的ＦＭ传出主持人对司机们的问候。好在这条道并不是主要交通干道，古镇人的生活习惯又决定了汽车总量的稀少，所以对于控制短时间的街道，古傲还是有相当的把握。

时间是上午八点二十四分整，距离闻广清出现还有一分零八秒。

新婚队伍开始鸣放鞭炮，成串的劈啪闪光在花车前倾洒，引来路人驻足观看。

不一会鞭炮停，一团浓重红药烟雾四周蔓延，虽然失去了一个可以吸引闻广清的机会，但没想到这层浓雾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妙效，它在老农的身后形成了一个显眼的烟雾区，更加让古玉折光变得入眼。

时间是上午八点二十五分零八秒，闻广清的汽车准时出现了。

古傲迅速看了眼对面由老王把守的街面，无车少人情况良好。

但就是这稍不留神中，一辆崭新的计程车从古傲身边向前驶过，这下可把古傲惊出一身冷汗，如果按这个速度，计程车很可能与闻广清的车擦身而过，就是这一瞬间就可能完全把所有计画葬送。

古傲急中生智，把手中新买的电子表使劲向崭新的计程车投去，崭新的表与崭新的车相碰，"啪"的一声碎成几块。

计程车噶的一下停住了，司机忙走出来，左右上下的看车有没有伤到，而古傲则长吁了口气，笑了，他竟然没为那块表感到一点心痛。

但马上，他的脸唰的一下变得没了一点血色，因为就在这时，也就是恰好闻广清的车，就要拐进检察院的这一关键时刻，一个戴着墨镜的中年路人，慢慢在老农的身前站下来，他的身体正好挡住了老农身上那块残玉的折射。

第十二章 全都说出来

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太没准备，任何补救办法也已经来不及，眼睁睁看著闻广清轿车拐进检察院，然后那个中年人才转身走开。

还没等古傲从错愕中彻底反应过来，中年人拐进一条小巷子，转眼消失的无影无踪。

准备得如此缜密完美的计画，就这样失败了，仅仅因为在一个凑巧的时间，在一个凑巧的地点，凑巧出现了十几秒钟的中年人。

是疏忽吗？还是在众多的凑巧背后，隐藏着什么可怕的未知东西?

着手准备重新再来一次并不是很难，但如果不弄清楚今天这十几秒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恐怕他们会陷入到一个危险境地。为此，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反覆回忆起刚才所看到的每个细节。

现在有两个假设，一，这个中年人只是个普通的过路人；二，这个中年人不是普通人。

这个中年人是普通人吗?

抛去众多太凑巧的凑巧先不说，单有一点就非常值得怀疑。

在众多人对细节的回忆中，给人的感觉，中年人是忽然出现在老农身前的，这就是说他一定原本是从老农身后的人行道上走来的，像众多行人一样，并未引起古傲等人的留意。

但问题就在这里，按正常习惯，如果一个偶尔经过的过路人，他想看看老农纸上写的是什么东西，一定是选择最近、最方便的形式，先从老农的背后观看，然后为了更进一步看清楚纸上的内容，才可能走到老农的身体正面。

可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更不可理解了。

因为古傲就怕在行动的时候，有人驻足观看而挡住老农，今天一早，就特意让老农把那张写着内容的压膜纸倒扣过去了，轿车里的闻广清是看不出这个异常变化的，但这个古怪的中年人，为什么在看了一眼毫无内容的白纸后，还要转到老农的正面呢?

这只有一个可能，他根本不是为了看纸上写的内容，而是早策画好了的，按准确时间挡在老农的身前。

如果按这样推论，这个中年人一定不是普通人。

那么他又是什么人呢?

如果他的行为是预谋好的话，就说明了一个可怕问题，古傲等人的计画早被人窥视了，然后在关键时刻进行破坏。

这又是出于什么目的?

不会是员警，如果是想抓获他们这些出名骗犯的话，员警一定会悄悄的在暗中，让古傲等人把所谓完美计画进行到底，直到最后一刻人赃俱获。

如果不是员警，那只有一种可能了，他是为了争夺利益的骗子同行。

很可惜，由于当时情况的过于突然以及短暂，有关中年人的任何正面图像也没捕捉下来，他究竟来自何方，背景如何，根本无从着手调查。

正当思维陷入僵局的时候，古傲的脑子里一直重复着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人和自己一样都是骗行里的人，从他对自己所有计画熟悉掌握的情况看，他绝对不会是一个人。

而且，如果把这个破局的人换做古傲自己，他也绝不会单纯的就那么一套方案，也就是说，在中年人挡住老农那几秒钟的前前后后，一定有他们的同伙在替他打掩护。

古傲忽然不自觉的想到，那辆被自己手表砸中的崭新计程车。

全古镇的计程车加起来没多少辆，怎么在短短的十分钟间，在这条并不是主交通干道上出现两次呢?

再进一步推想，会不会这是对方互相掩护的两套方案?也正是因为计程车的异常，在瞬间吸引住了古傲等所有人注意力，以至于当中年人忽然出现的时候，所有人都暂时陷入一种思维落差状态，最终导致机敏的吴姨和小叶，没能来得及用数位相机捕捉资讯。

古傲越想越对路，越想越惊心，最后竟忍不住脱口急呼："是那辆计程车！"虽然神秘的中年人已无从可查，但那辆崭新的计程车，很快落入到众人视线。

古傲还印象深刻的记得，这位让他出了一身冷汗的计程车司机，经过旁敲侧击的套话，终于得到了一资讯：他那天驾驶着他崭新计程

车出现在检察院前，并不是无意的，而是有人出了钱，特意叮嘱在指定时间经过指定地点。

终于可以确定了，古傲他们遇到了一伙同样技术高明、策画严密的专业骗子。

只是这伙人没想到的是，他们露出的马脚，是在完全无法预料的情况下，被古傲的一只新表砸出来的。

神秘人的身分是确定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摆了出来：是谁向他们泄漏了整个骗局？

三位老板？

不可能！他们不会拿自己的钱开这个国际玩笑。

老王和蝎子眼？

也不太可能，他们都已经不年轻了，都是有家世的人，谁都知道那三位老板惩戒内奸的手段，给的报酬已经够丰厚了，他们绝没必要冒这个险。

吴姨和小叶？

更没可能，身为高明骗士的她们比谁都懂得，骗局介入的人越多，就越有暴露的危险，更何况得罪三位老板，就把自己陷入了死地，这样做对于她们真是百害无一利。

剩下的就是古傲了。

按理说，最不可能的就是古傲了，从最初发起到整个策画，乃至最后承担严重后果的，都是他一人，他又怎么可能拿自己的小命来耍着玩呢？

但如果都不是，那又会是谁？不但知道骗局，而且还非常深入的了解他们每个行动细节。难道见鬼了不成？

"这个问题，恐怕还是由古傲本人才能解释得清。"吴姨的话，把众人的目光都汇聚到古傲那张有着极其复杂表情的脸上。

"基于对地区首骗的专业信任，我们才选择了跟你合作。"吴姨继续她的平和式逼问："我从调查出闻广清资料后就开始有个疑问，这样一个偏僻古镇，这样一个隐藏至深的闻广清，你又是怎样得知他内幕消息的？

"现在突然出现了另外一伙知情人，而且是非常了解我们行动的知情人，让我不得不这样猜想：如果问题不是出在你这里，那么就一定出在你的讯息源上。"古傲真的开始流汗了，尽管在他出道以来，这是仅有一次因为心慌而出现的冷汗。

他除了已经意识到吴姨推测的这个可能外，同时也终于一下子明白了，那个一直隐藏不现的第三位老板监督人，就是吴姨和小叶。

回想起以往诸多细节，这对非常财迷的母女，怎么可能一分钱没提的情况下，就那样卖力的配合？他太小瞧她们了。

一切的合理解释就是，这对远近闻名的母女，一定是在接到自己邀请后不久，同时又接受了狡猾的第三位老板的雇佣。

而她们之所以对古傲有求必应，那是因为早有人替她们买单了。

"你一直在瞒着我们许多事情，说出来吧，否则受雇于人，我也帮不了你。"吴姨这句火中含冰的话，算是明确的回答了古傲心中的猜测。

老王和蝎子眼似乎很平静的旁听，但他们可以向任何人保证，除了把现在的每句话，一字不漏的传达给两位老板外，还会把古傲完好无损的送交到他们手里。

古傲彻底绝望了，现在的形势他几乎没了一点选择。

"好！我就把整件事情讲给你们听。"古傲终于说出他一直想保守的个人秘密了："其实我这两年来，一直在寻找着一块很神奇的古玉，据说它关系到一个巨大宝藏！"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但当你看到古傲此刻的神情时，没一个人不相信他在讲着一个比真实还真实的故事。

吴姨轻轻问道："能讲得更详细点吗？"古傲进入到一种催眠式的回忆状态："知道我为什么被学校开除吗？盗卖古董只是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校方怀疑我跟一位校内知名考古教授的死有关……"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太阳怎么就那么圆，天空怎么就那么蓝，连那个很坏的八卦掌小师弟现在看起来都那么顺眼，尤其是他被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又不得不死撑面子挨打的时候，在小闯眼里，他简直比一份巨无霸汉堡还顺眼。

小闯没办法心情不好，因为憋了几年的气，受了几年的屈，在今天总算一次性的清还了。

就在今天早上，小闯的心里还有些七上八下，这些日子关在屋里，整天和梁库研究怎么破解八卦掌，虽说自我感觉上信心十足，却实在没有必胜的把握，这两年来每次踢馆前都信心百倍，结果一上场，还不是被扁。

另外一个让小闯造成没有太大把握的原因，是老大梁库。

虽然老大好像对玄天玄地的八卦有两套，而且按着他教的那种步法，在技击上好像的确有着不可思议的妙用，但老大本人却对技击一窍不通，小闯学到悟到的东西，只能自己理解，却不能找个真实的对手练一练。

小闯终于憋不住，他要准备第二次踢馆了，但这一次要冒着再次出糗的风险。

不管了，学了的东西不用出去，实在憋得难受。

既然决定再次踢馆，赶早不赶晚，就趁早上拳馆晨练的时候出手。

早晨六点刚过，小闯又身穿小背心、头扎红条带，像头小牛犊子似的，出现在八卦掌拳馆的四合院里。

这让在场的一众八卦掌师兄弟颇感意外，通常这小牛犊子都是半年踢一回，当场出糗后就回去城市里，边读书边练习，再等放假踢第二回，当然其结果都是一样。

不过这回怎么没过几天，就又皮痒了？

而小闯冲进拳馆后，也是先愣了愣神，场子边上多了位眼睛炯炯、双手后背的中年人。

小闯是认得的，他就是这里的八卦掌门周天易，不一定每天都出现，大部分时间都让大徒弟带着一帮师兄弟在练，今天凑巧让小闯给赶上了。

赶上就赶上了，小闯可不管那么多，直接走向了他的冤家对头，八卦门小师弟。

有师父在场，小师弟可不敢应战，平时师父就三令五申的警告，不许动不动就跟人家比试，把心给比野了，将来进社会想收都收不

住，那时候要出事可就是大事了。

虽说现代的门规家法，都没法跟古时候比了，可毕竟师父的威严在，所以只能背地偷偷的拿小闯过过手瘾。

无论小师弟怎么装作没看见，小闯却是盯住他了，小师弟走到哪，小闯的胸脯就挺到哪。

大师兄急得没办法，上前就去想把小闯拽走，却哪里能弄得动这头正卯足了劲的小牛犊。

师父就问大师兄怎么回事，大师兄还没回答，小闯却吼了句："踢馆！"这一嗓子吼的，那叫一个天雷脆响！

连在二楼上观战的梁库，都不禁赞了一声好。

他却哪里知道，就是这次踢馆，踢出了一场掩藏在古镇表面平静下的旷世诡战！

第七集 炼烟老太